

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city street, likely Shanghai, with buildings and a large red banner. The banner is the central focus, featuring the title in large yellow characters. The background shows a perspective view of a street lined with multi-story buildings, some with classical architectural features like domes and columns. The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mid-20th-century propaganda art.

# 战上海

战

ZHAN

上

SHANG

海

HAI

原著 群 力

改编 林凯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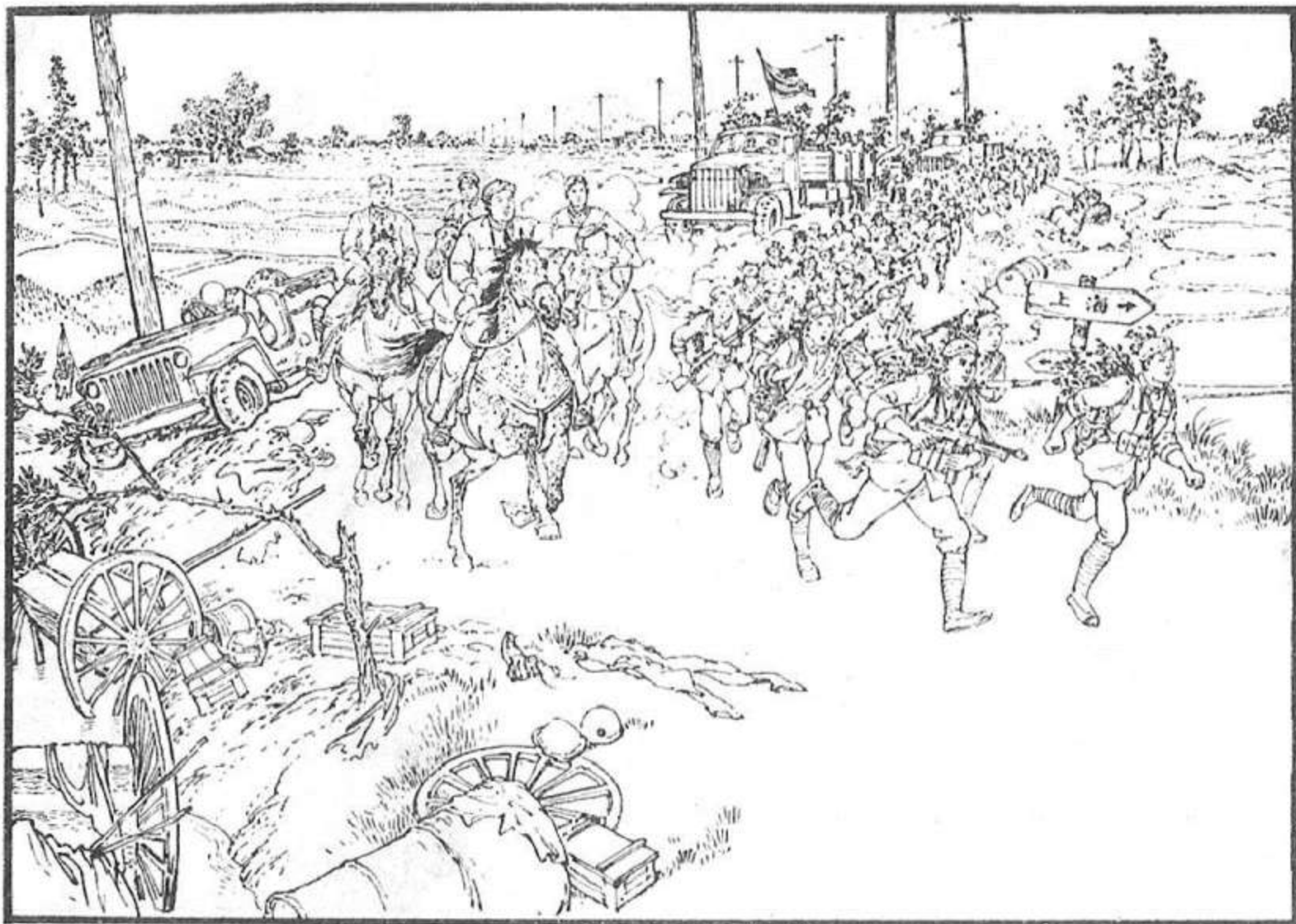
绘画 罗 盘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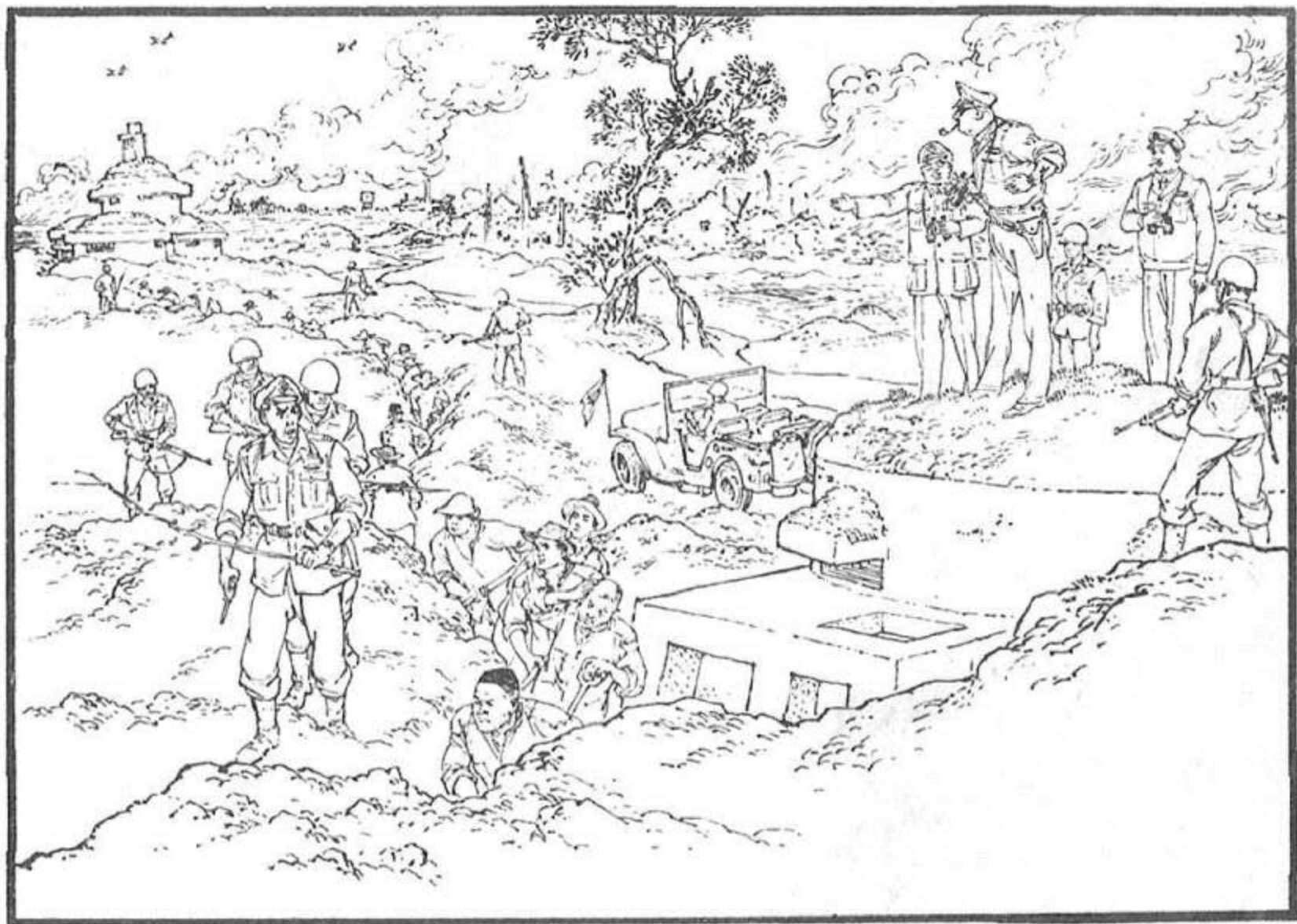
**【内容提要】** 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后，我英雄部队奉命乘胜飞骑东进，解放上海。蒋介石的残兵败卒，妄图负隅顽抗。在胜利解放上海的战役中，我军与上海人民及地下党取得密切配合，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指示，歼灭了残敌，保全了城市。



(1)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淮海战役胜利后，一九四九年四月，横渡长江天险，直逼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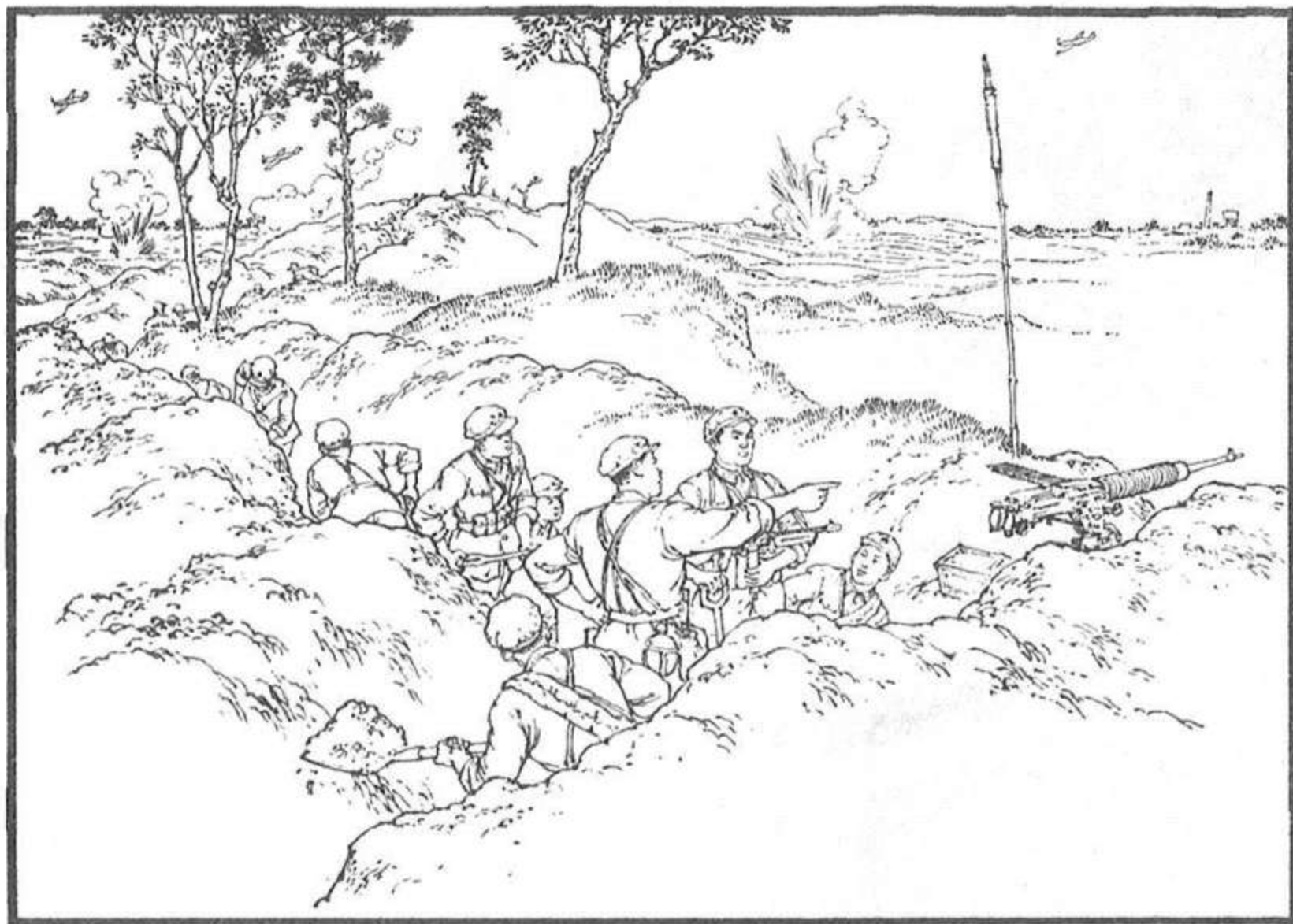
(2) 南京很快就解放了。解放军东路大军，乘着胜利形势，飞骑东进，解放上海。



( 3 )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纠集了二十多万残兵败将,修建了纵深三十公里的防御工事,梦想作垂死的挣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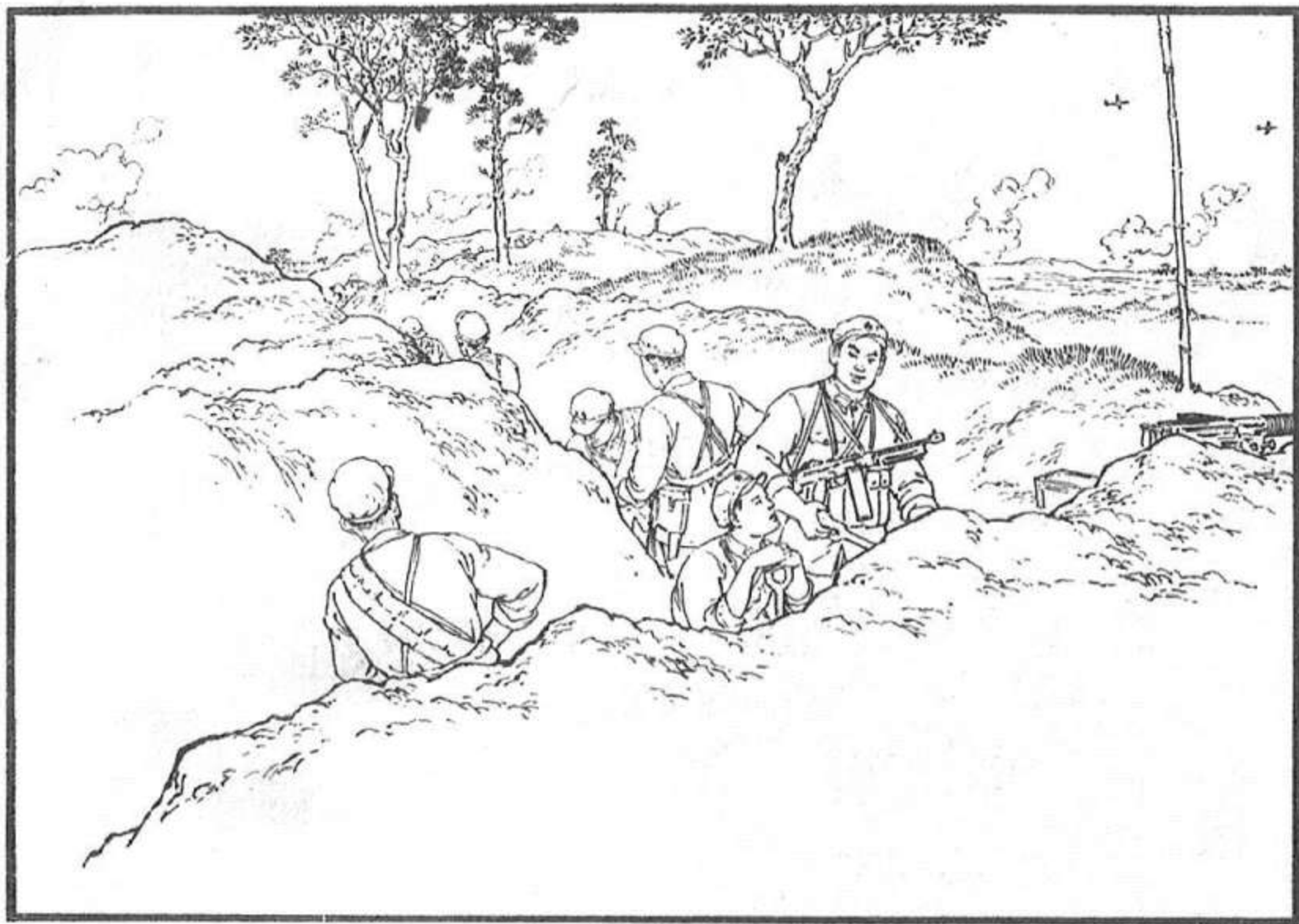


(4) 一天，东线大军由上海西南方解放了七宝、泗泾镇，迅速到达上海西南郊，同北面和浦东方面夹击吴淞口的兄弟部队取得密切配合，三面包围了上海。



( 5 ) 某部三连“猛虎班”班长赵强,望着隐约可见的市区,心情十分激动。三连长走过来,指着上海远处对他说:“多好的城市呀,我们党就诞生在这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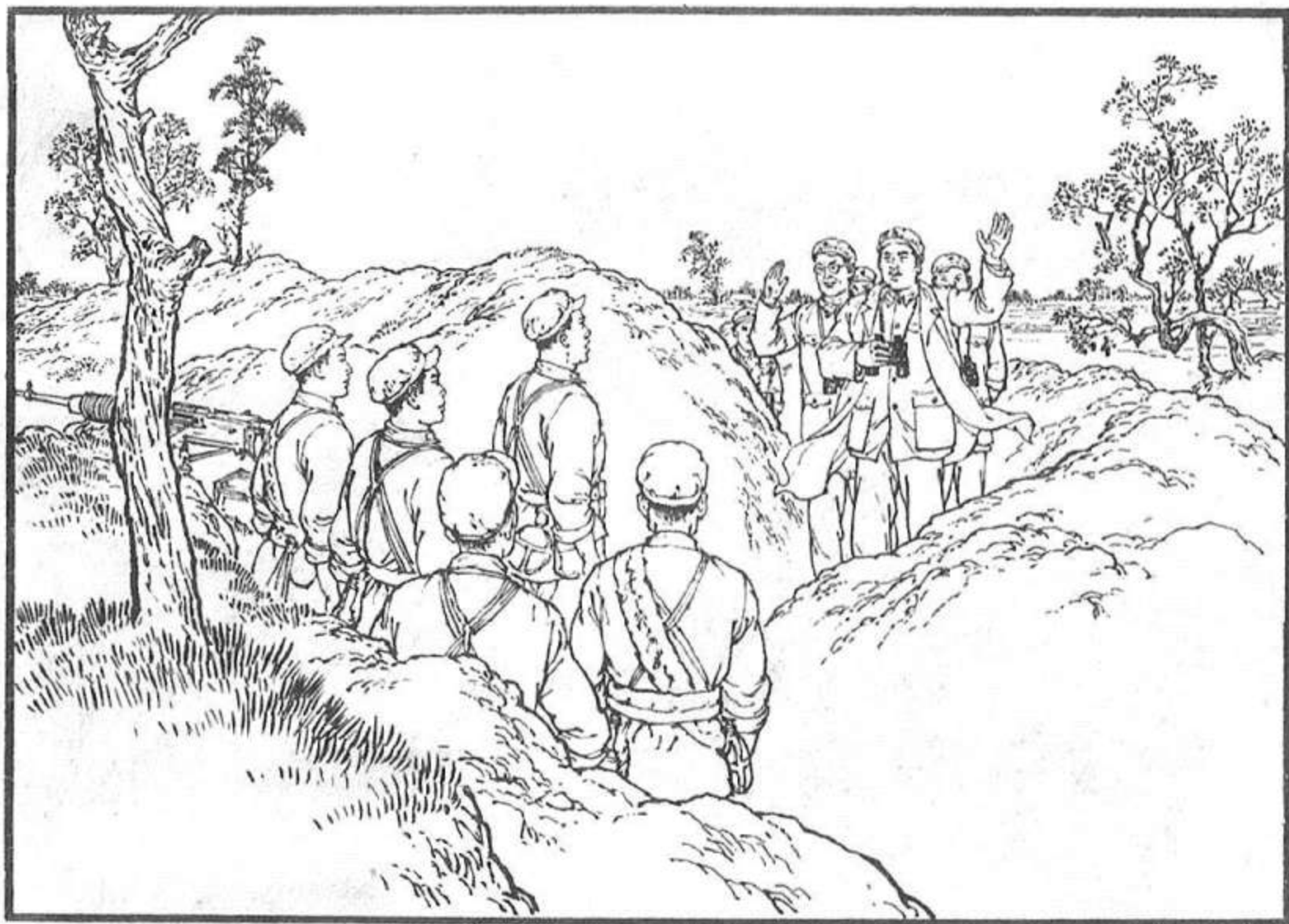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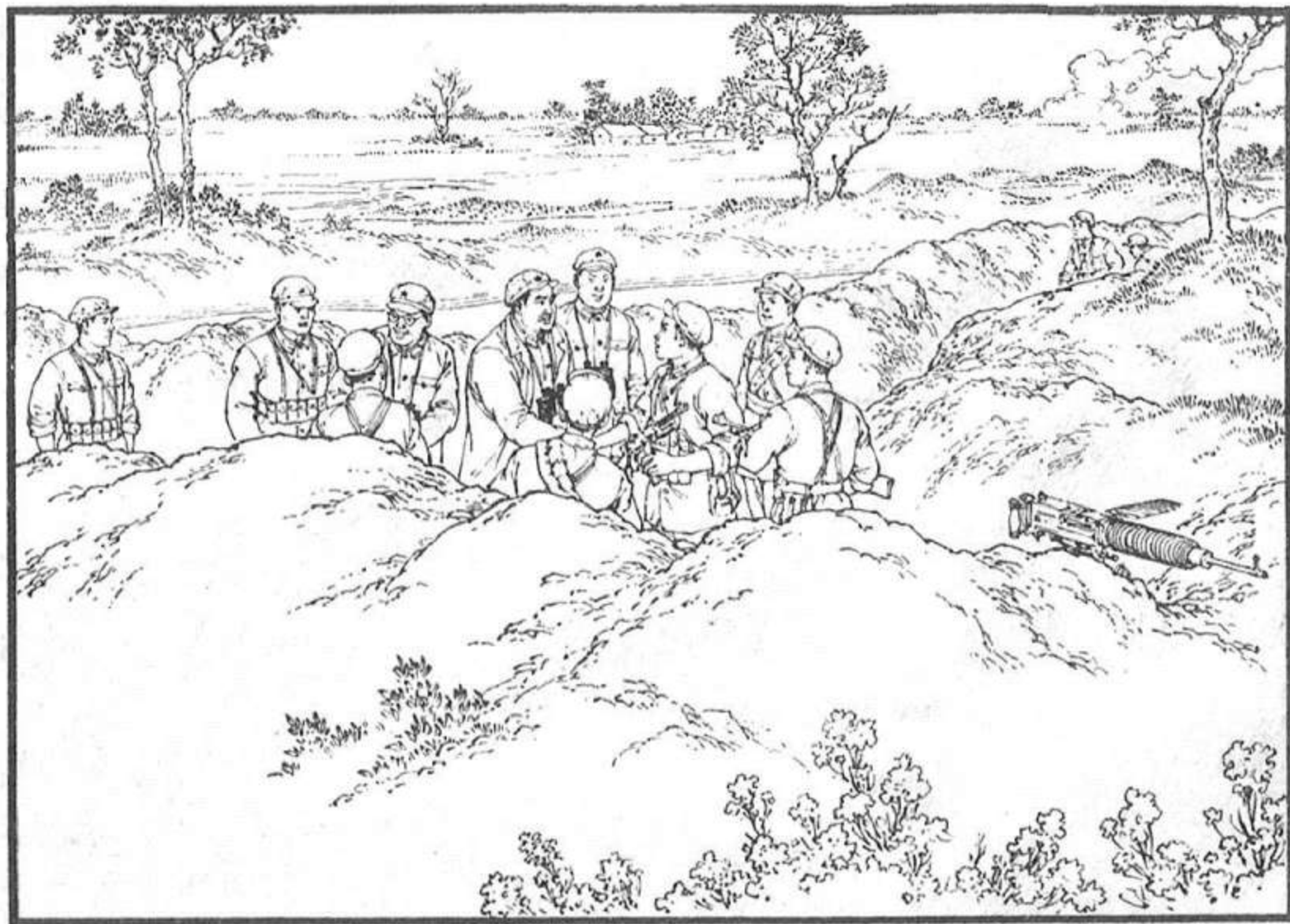
(6) 赵强应声说：“是啊！真是个好城市！我从小就生长在这里，我多想念它呀！”忽然远处一阵闪亮，接着，炮声轰响，他的思路被打断了。连长也匆匆地走了。



(7) 不一会，只见几个首长上阵地来了。赵强望去，认出其中一个是萧师长。再看并排走在前面的两个人：一个中等身材的是军副政委；另一个俯着头在和副政委说话的高个子是军长。



( 8 ) 大家霍地站直身子,拍拍身上的泥土。转眼,首长们来到了他们面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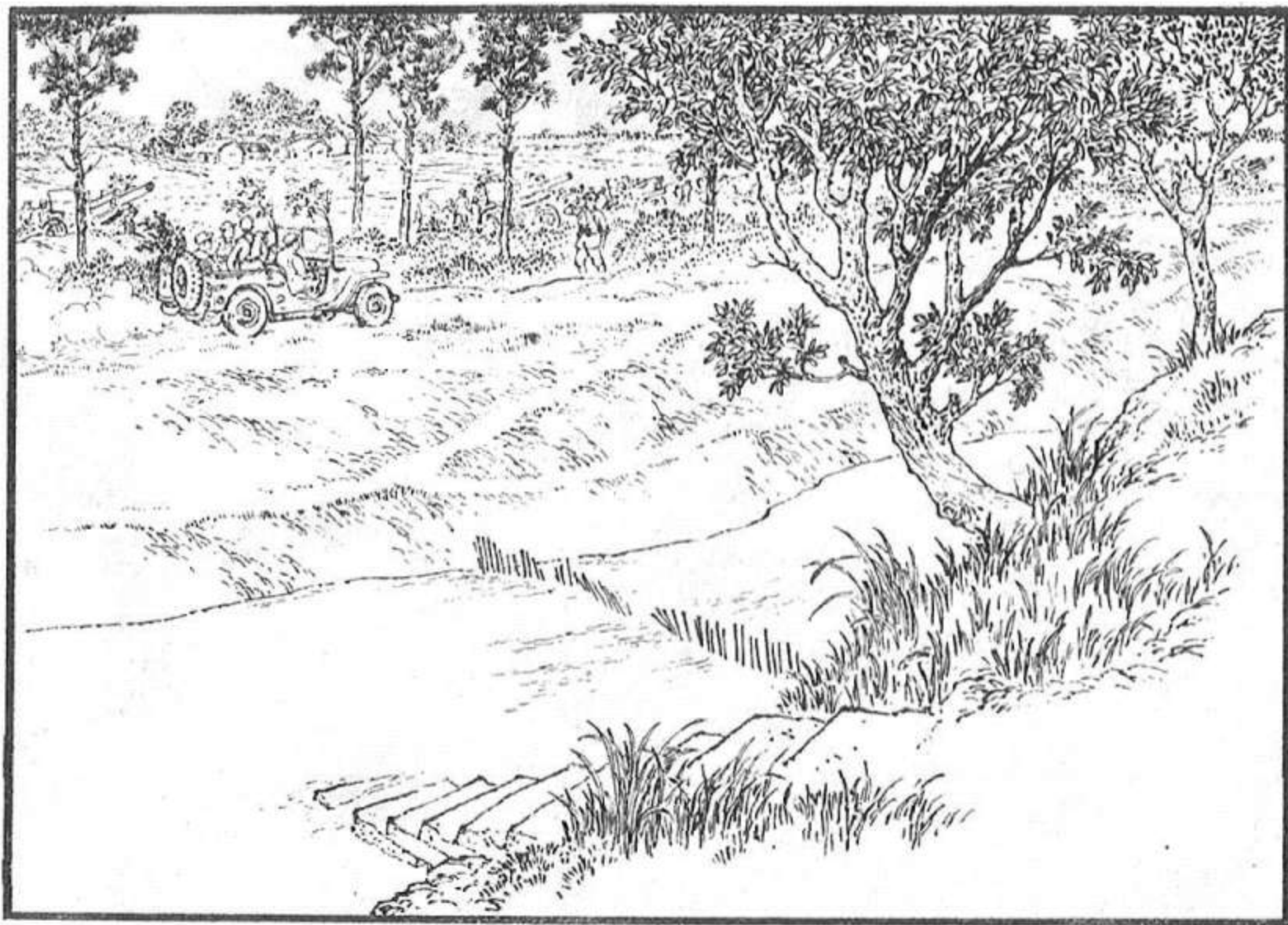
(9) 军长看看“猛虎班”的战士，笑着说：“你们这群猛虎，这会该显威风了。”又握着赵强的手：“我们的战斗英雄看到了家乡啦，上海马上就要回到我们手里来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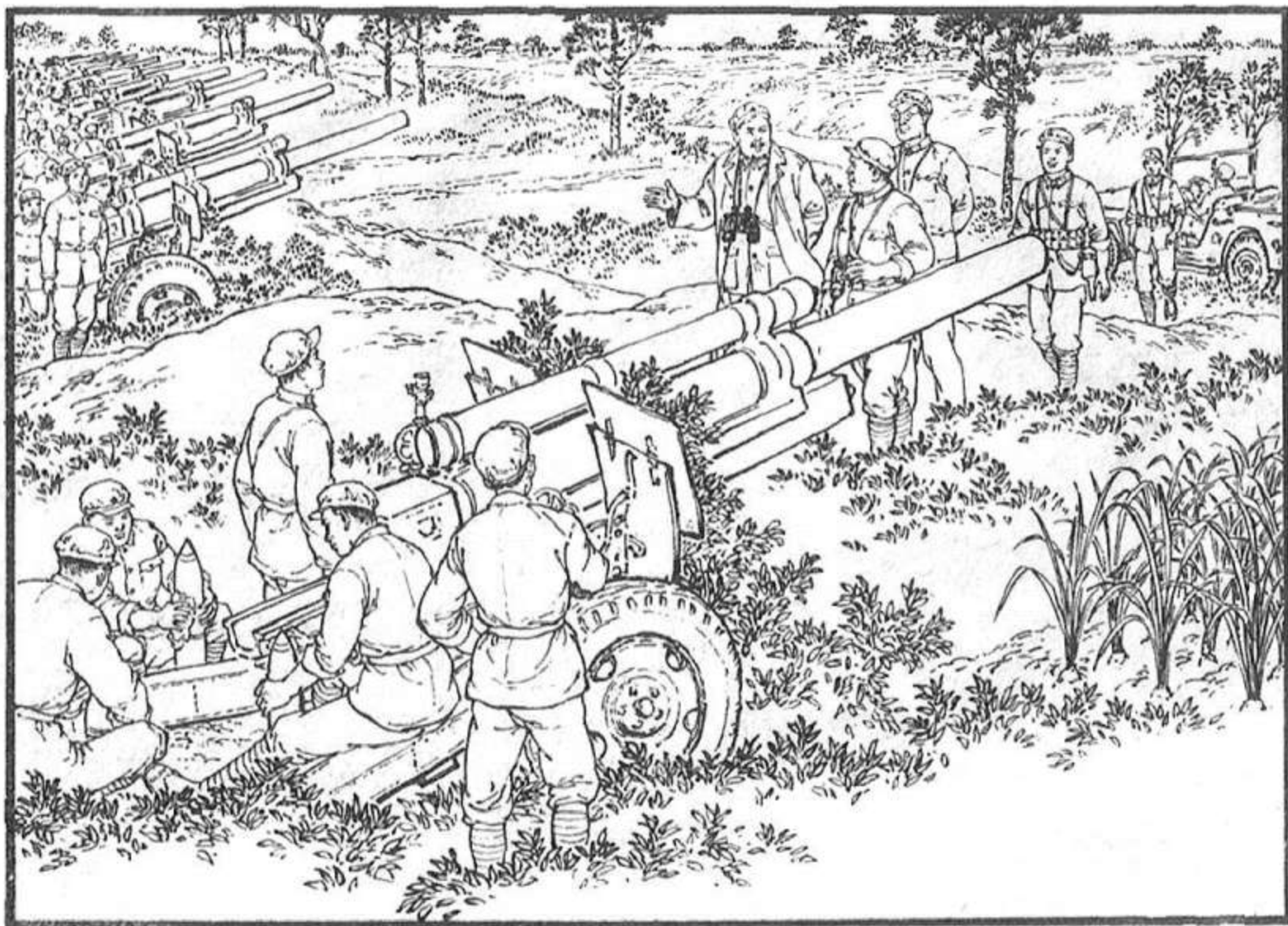
(10) 军长接着说：“可是这一仗不容易打。我们要消灭敌人，又要保全这个城市。现在，上海人民在等着我们！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北京等待着我们的捷报！”



(11) “有没有信心呢？”军长用手往北边一指：“我们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。”又向正前方一指：“有几百万上海人民的支援，我们一定能把这座城市完整地交给人民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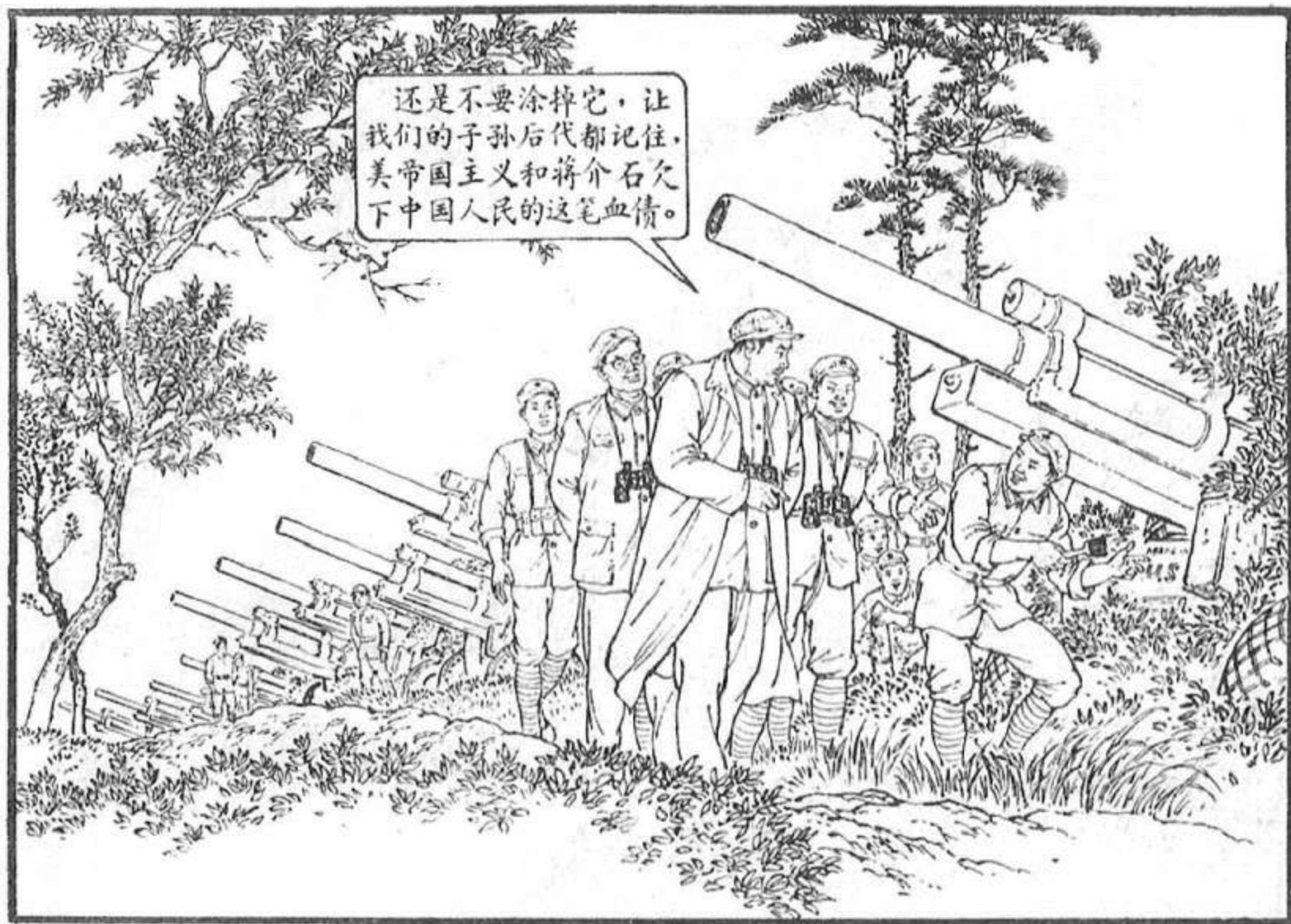


(12) 赵强听了，大着嗓子回答：“坚决完成任务！”班里的战士也一条声地回答军长。军长很满意，就同副政委来到炮兵阵地视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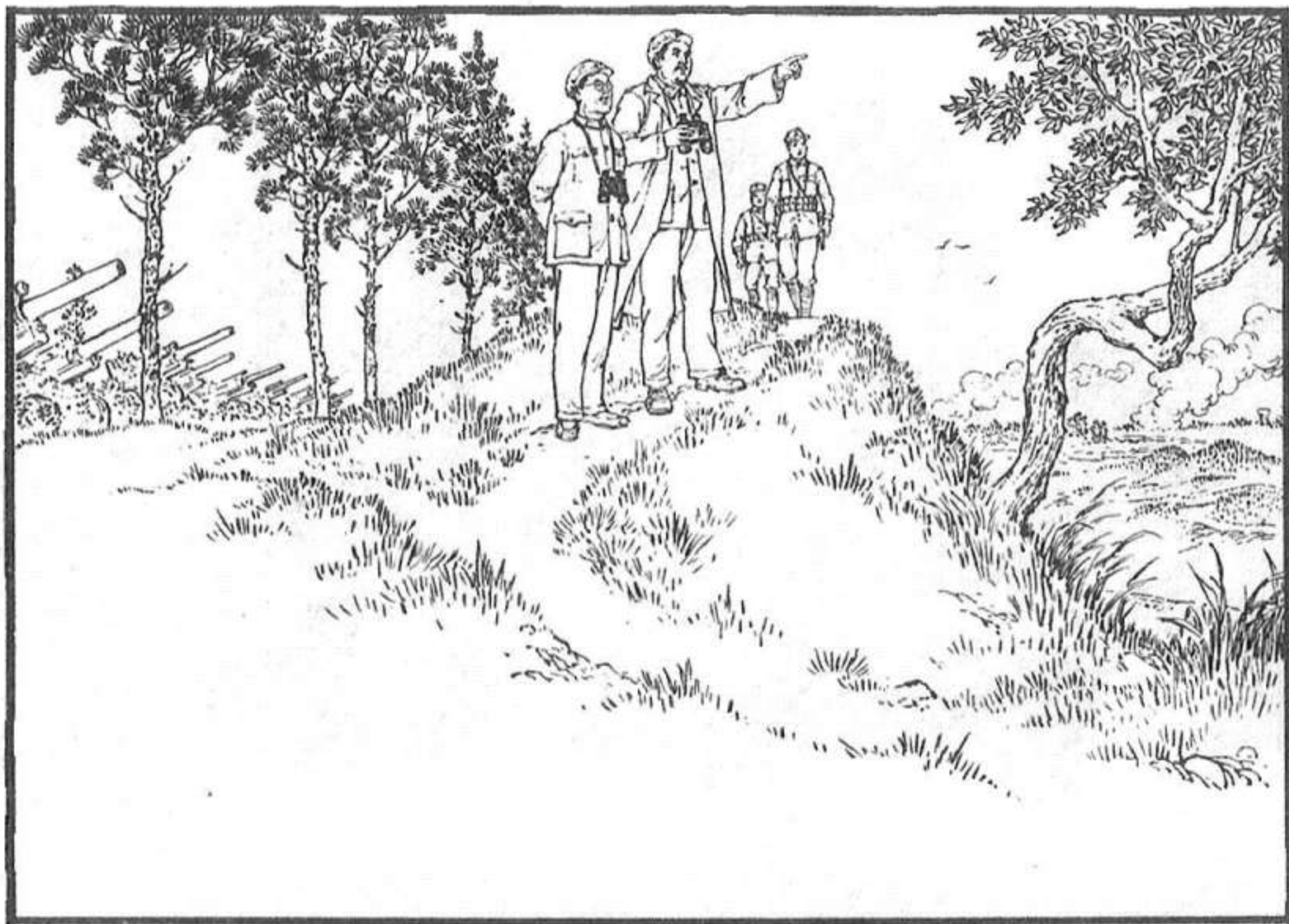


(13) 矮胖的炮兵团长对两位首长说：“我们的大炮早就饿了，只要命令一下，保证在二十分钟内叫敌人的坦克、大炮变成一堆烂铁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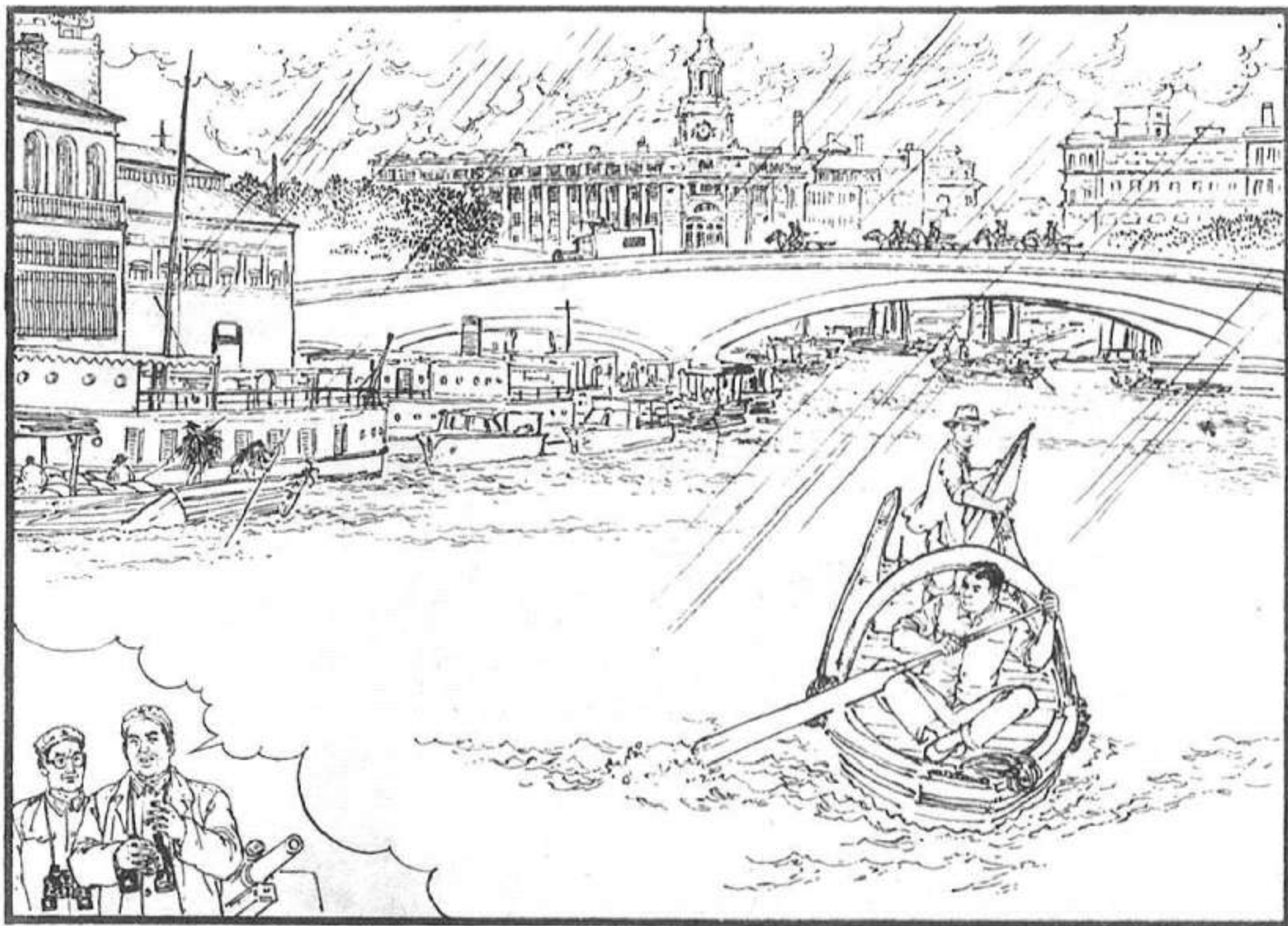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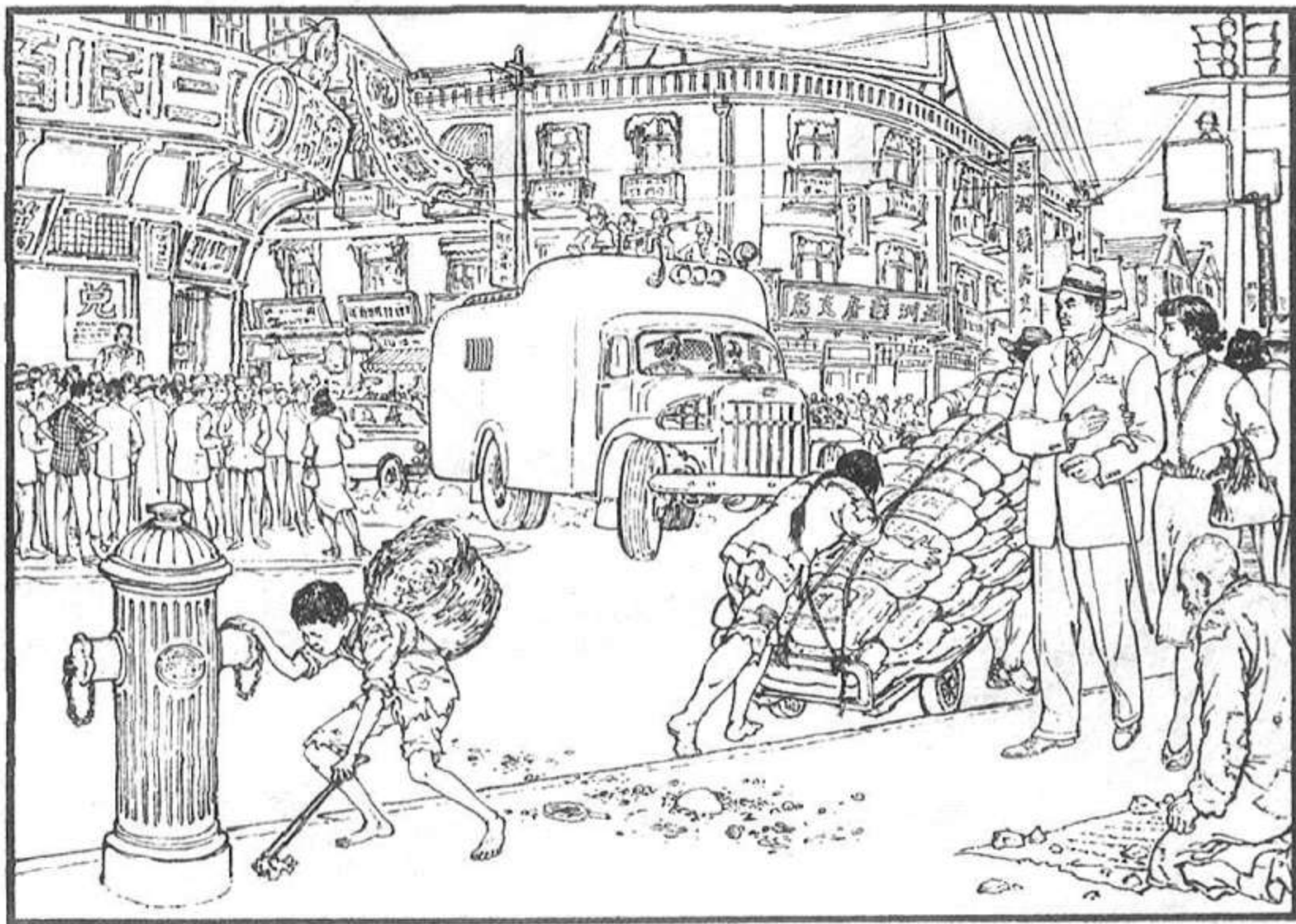
(14) 军长和副政委一面听他讲话，一边沿着炮兵阵地走去。有一个炮兵在涂抹大炮上“USA”标记，军长站住问他：“为什么要涂掉它？”那炮兵直起腰来说：“军长，我看到这玩艺就恶心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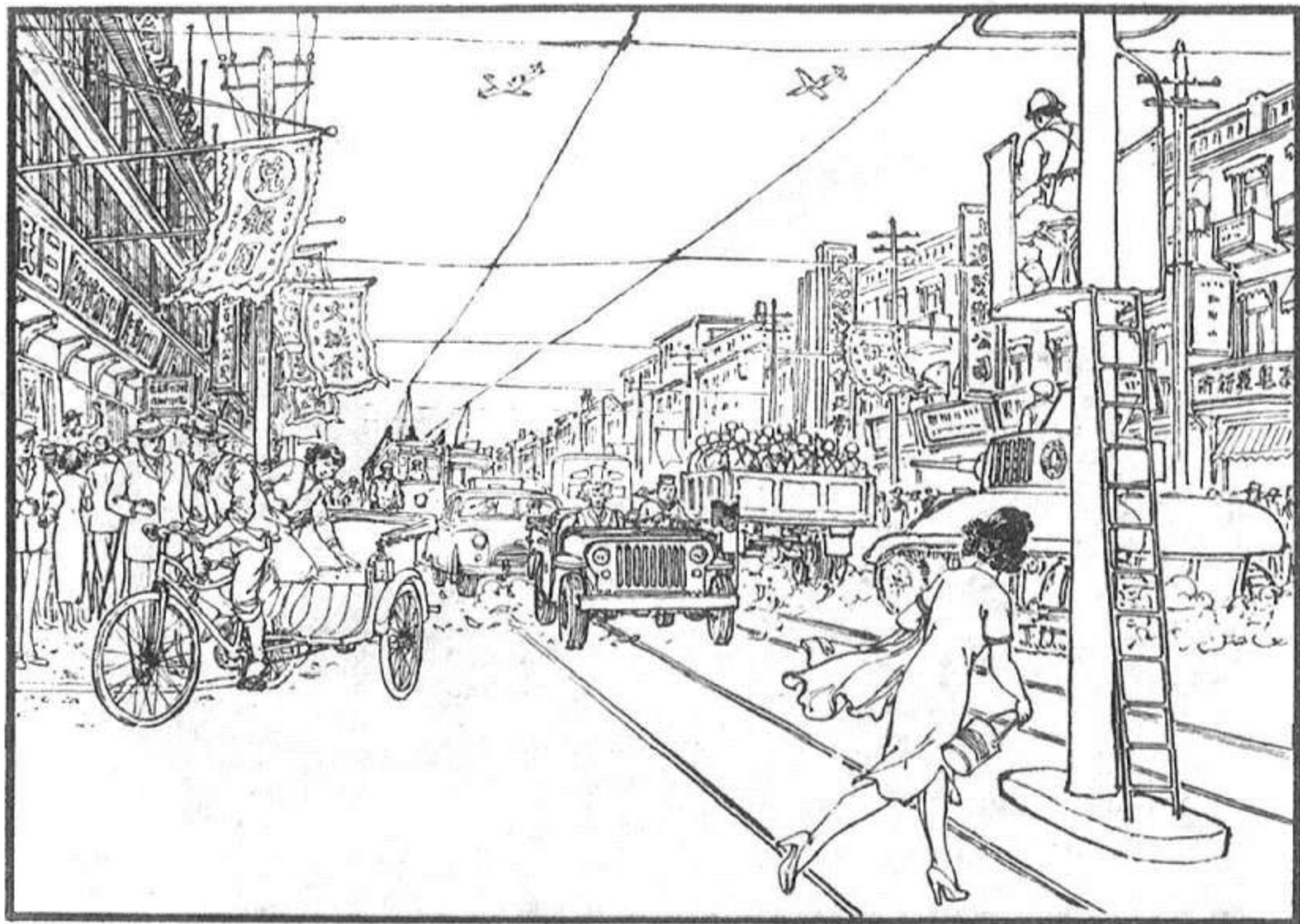
(15) 军长和副政委又来到一个高处，观望上海市景。军长举着望远镜，看了一会，又看了一会，激动地对副政委说：“看到啦，这一带我过去很熟悉，现在又回来啦！”



(16) 军长不由得想起了往事：二十二年前，蒋介石在上海大屠杀，他的处境很危险。在一个下雨天的晚上，有个青年工人林凡，帮助他逃出了虎口。想到这里，他轻轻地说：“不知这个林凡，现在在哪里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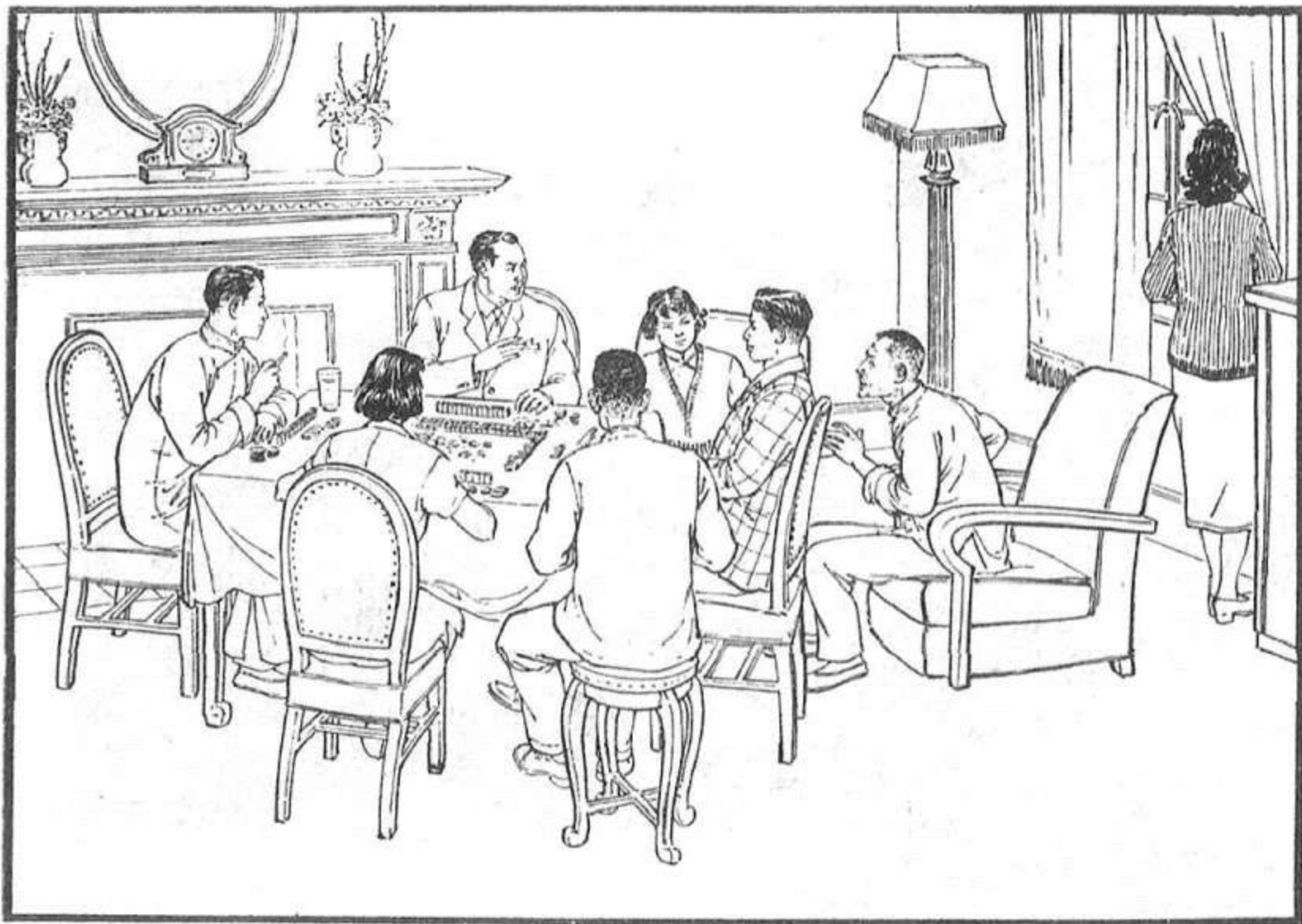
(17) 林凡还在上海，担任了地下党区委书记。这时，他在一位女同志——赵春的掩护下，到虹口去开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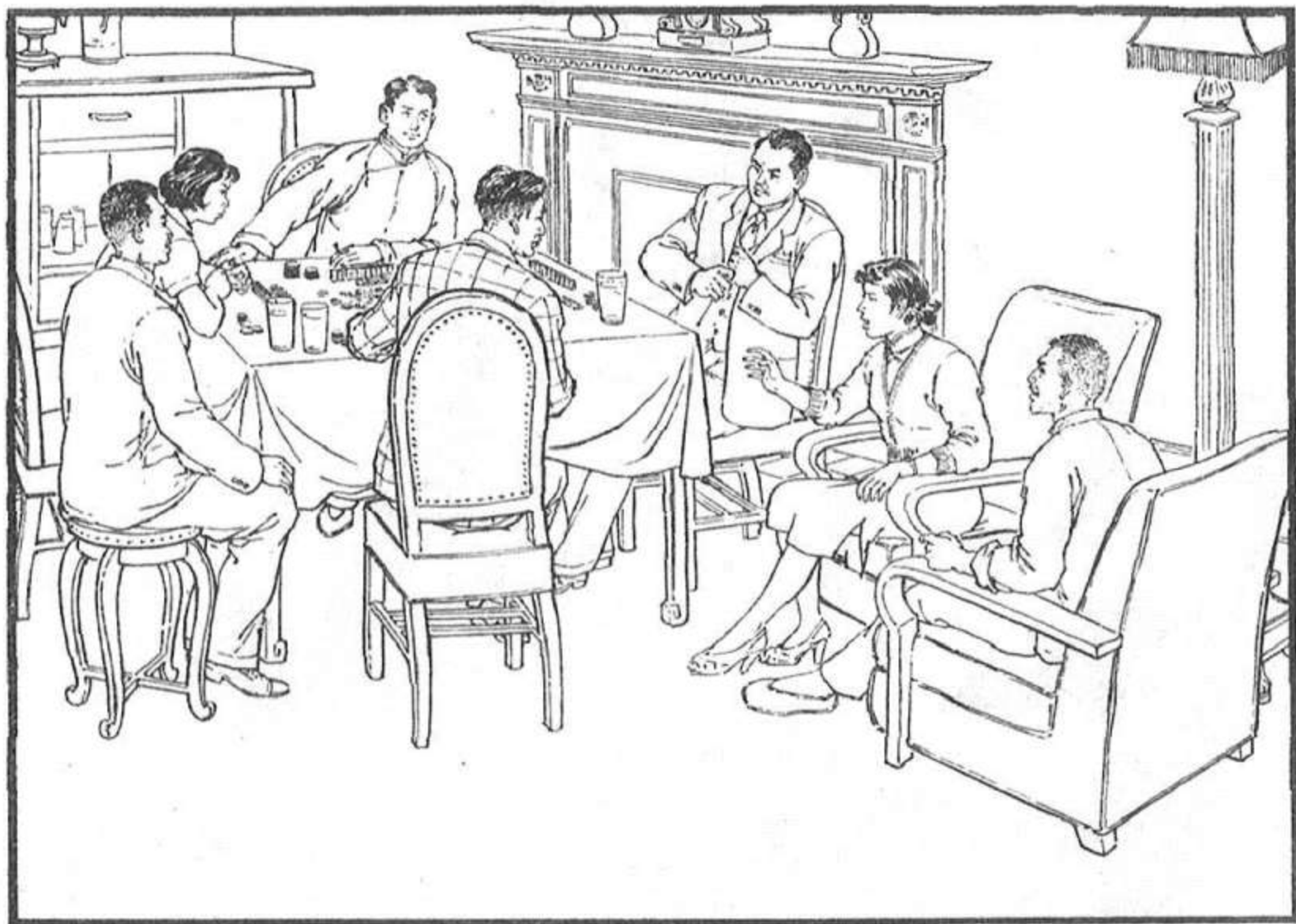
(18) 林凡和赵春正要转向另一条大街，突然，一辆三轮车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：“先生，三轮车要哦？”林凡一看，原来是党的一个老交通员，连忙坐了上去。



(19) 三轮车踏到一条僻静的小街上，老交通员放慢了脚步，回过头来，低声对林凡说：“原定的开会地点已被敌人发觉。现在全体人员已转移到西区去开会，我这就送你们上那儿去吧。”



(20) 老交通员把林凡送到一条里弄里。不一会，党的秘密会议就开始举行。林凡传达上级指示：立即做好一切准备工作，配合人民解放军，解放大上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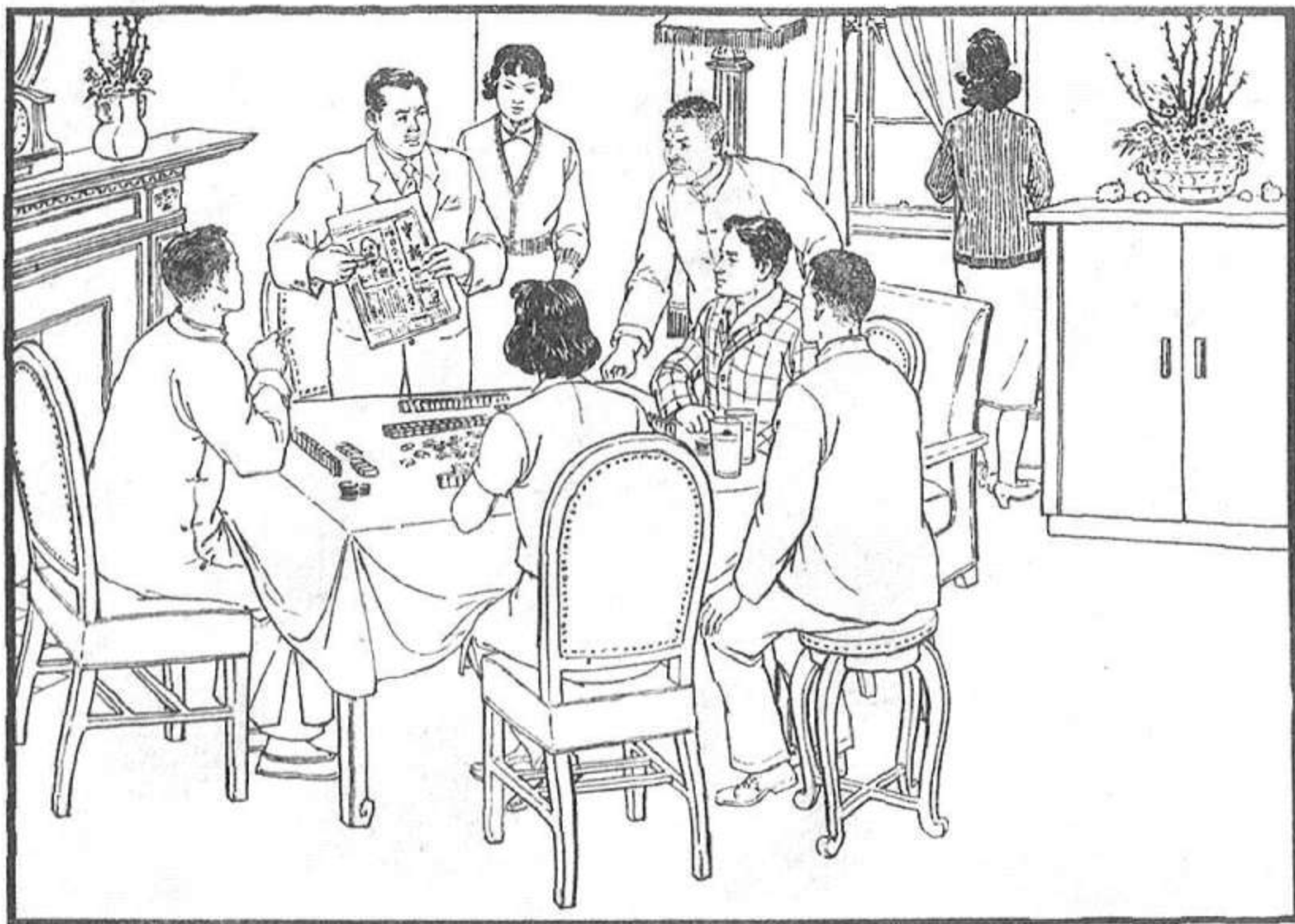


(21) 话音刚落，赵春接口说：“为了粉碎敌人破坏和抢劫的阴谋，必须赶快组织工人纠察队，保护工厂、企业和其他公共财物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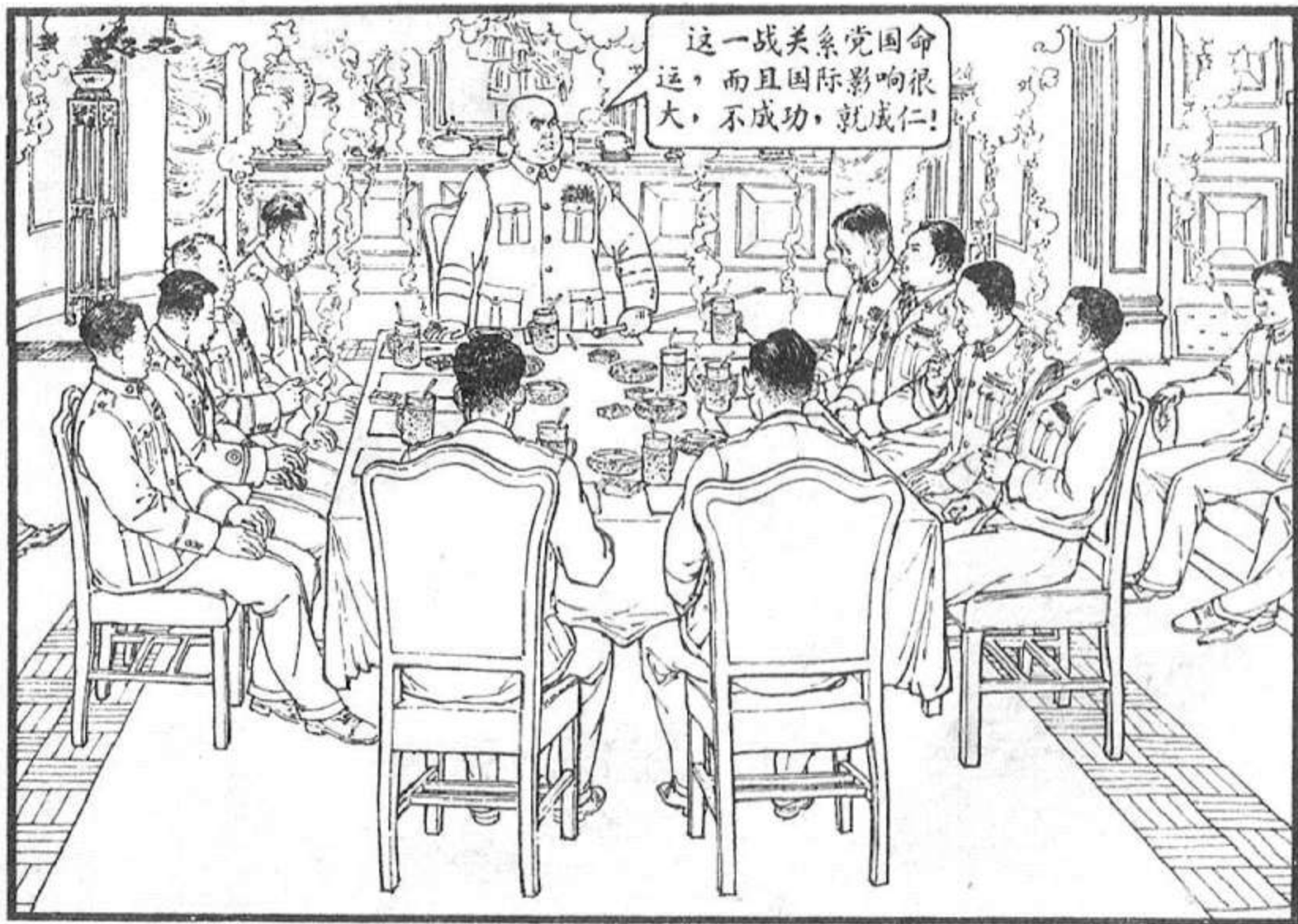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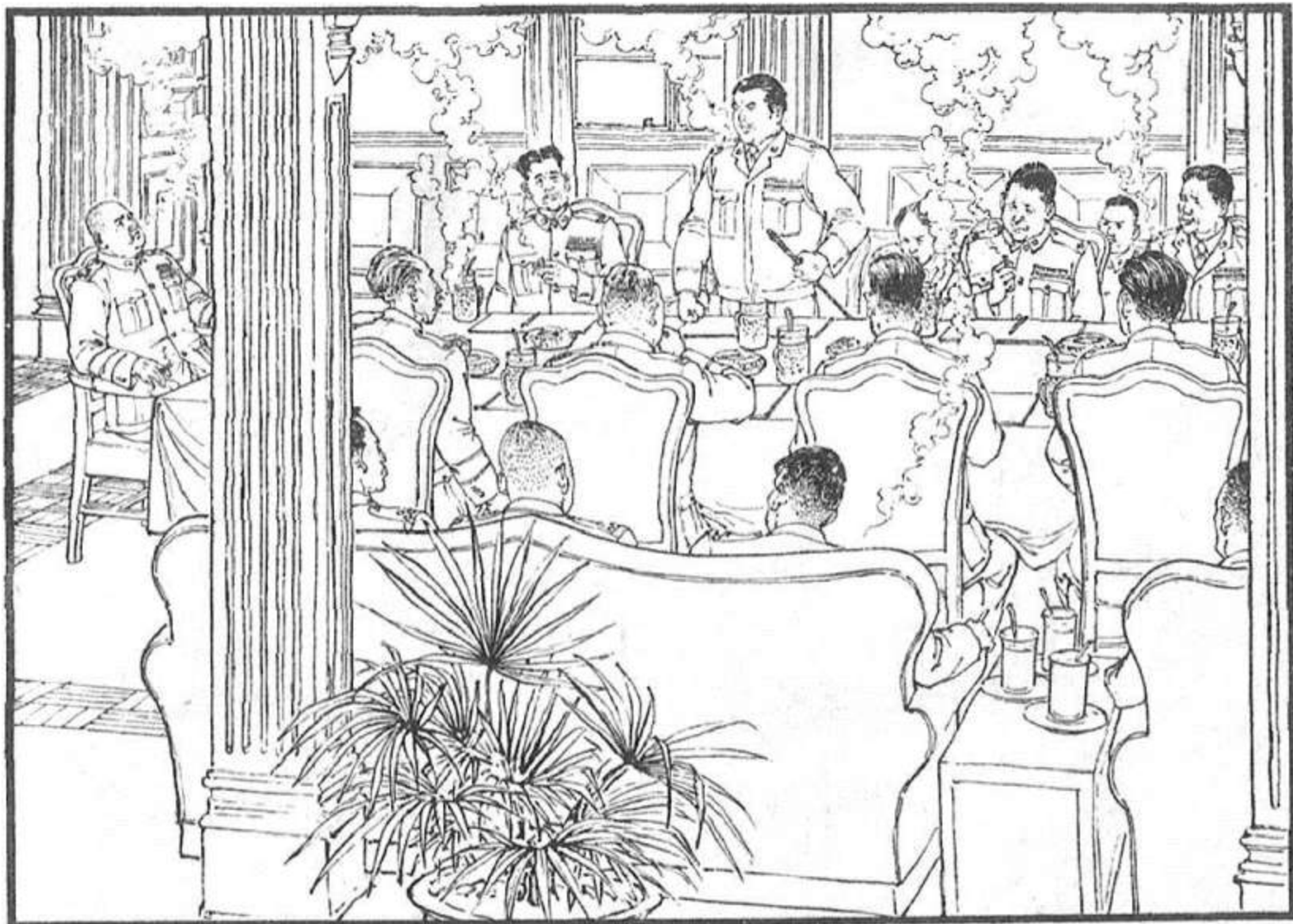
(22) 林凡点点头,说没有成立护厂组织的要赶快成立。并且要做好政治宣传工作: 保证市区内生产正常进行, 电话畅通。



(23) 最后，林凡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号外，指着汤恩伯的半身照片说：“你们看，临死的疯狗咬人才狠哪！绝不要因为快要胜利啦，就疏忽大意。”



(24) 再说国民党上海卫戍司令汤恩伯见形势危急，慌忙召开紧急高级军事会议。他满面惊惶，狼嗥似的嘶喊着说：“共军夹攻吴淞口，断我归路，我军必须在市郊外围给共军以致命打击！……”



(25) 伪军长邵庄自豪地说：“我军拥有美式配备，况且市郊外围工事坚固，足够与共军周旋半年。”正在吹夸，一个老年军官说话了：“邵军长的高论确属正确。只是，军情火急，清谈无益，兄弟倒想发表一点意见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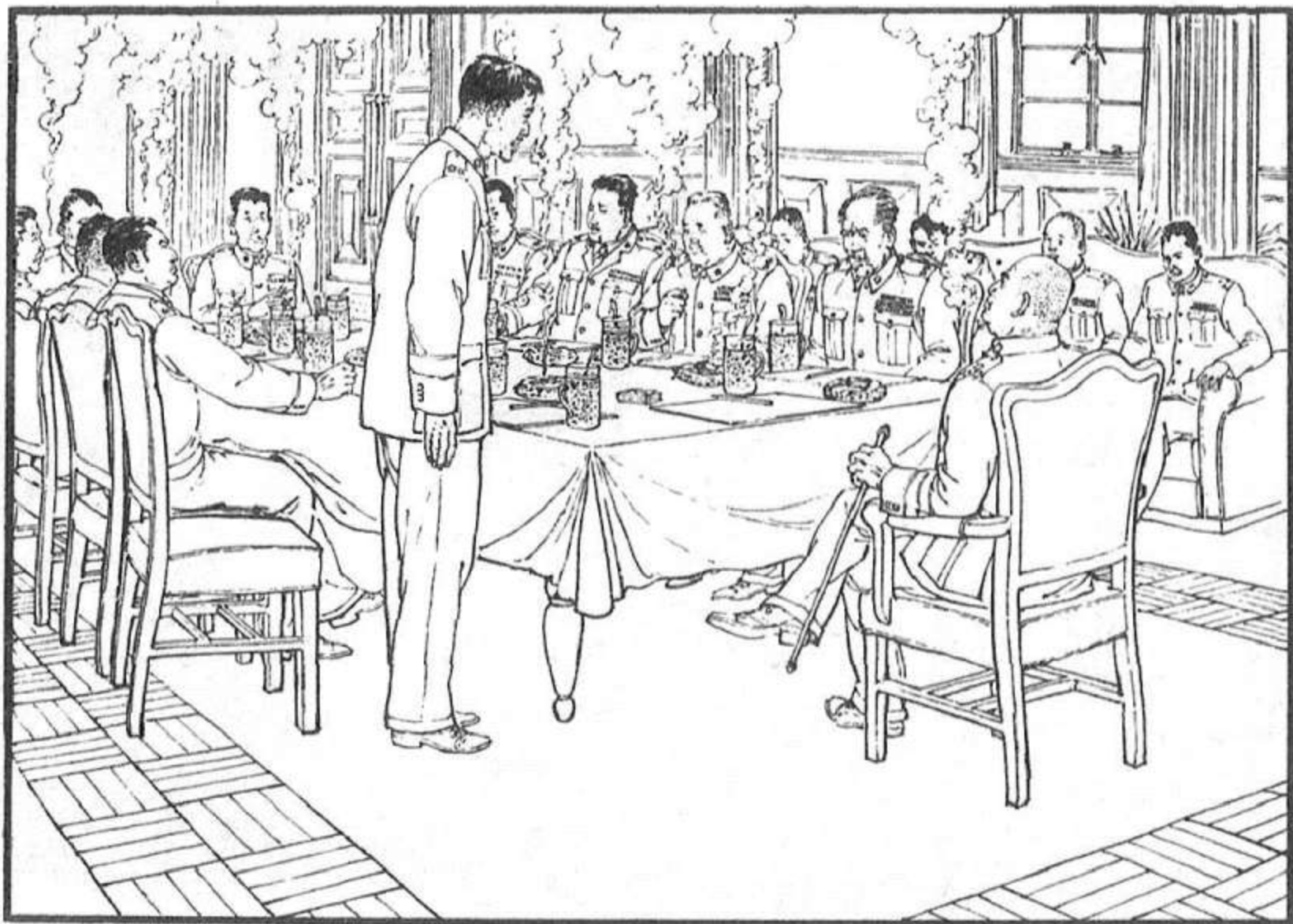
(26) 这人叫刘义，是地方系统的老军人；邵庄是黄埔系，蒋介石的嫡系，他们派系不同，互相倾轧。邵庄狠狠的白了刘义一眼，勉强压住怒火，听他说话。

一、东线是否守得住？二、盟国能不能及时出面支援？三、市区内的共党分子是心腹之患，怎样想法肃清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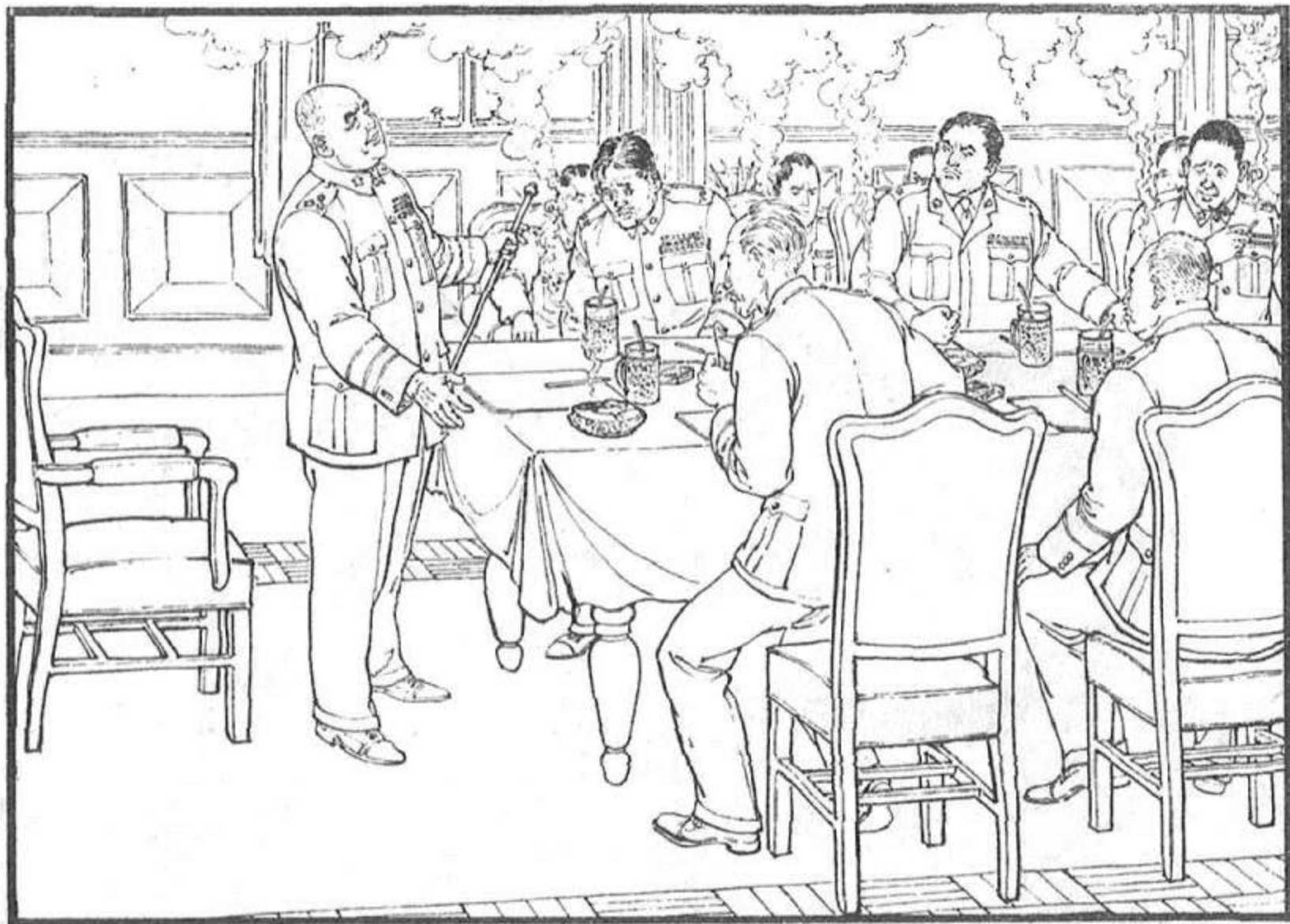
到底姜是老的辣！老将军所见甚是。我们不妨就此商议商议。



(27) 邵庄一听，气更大了：“老将军可也不能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呀！”汤恩伯怕会议弄成僵局，便向邵庄丢个眼色，叫刘义继续发言。刘义说：“我提三个问题请大家研究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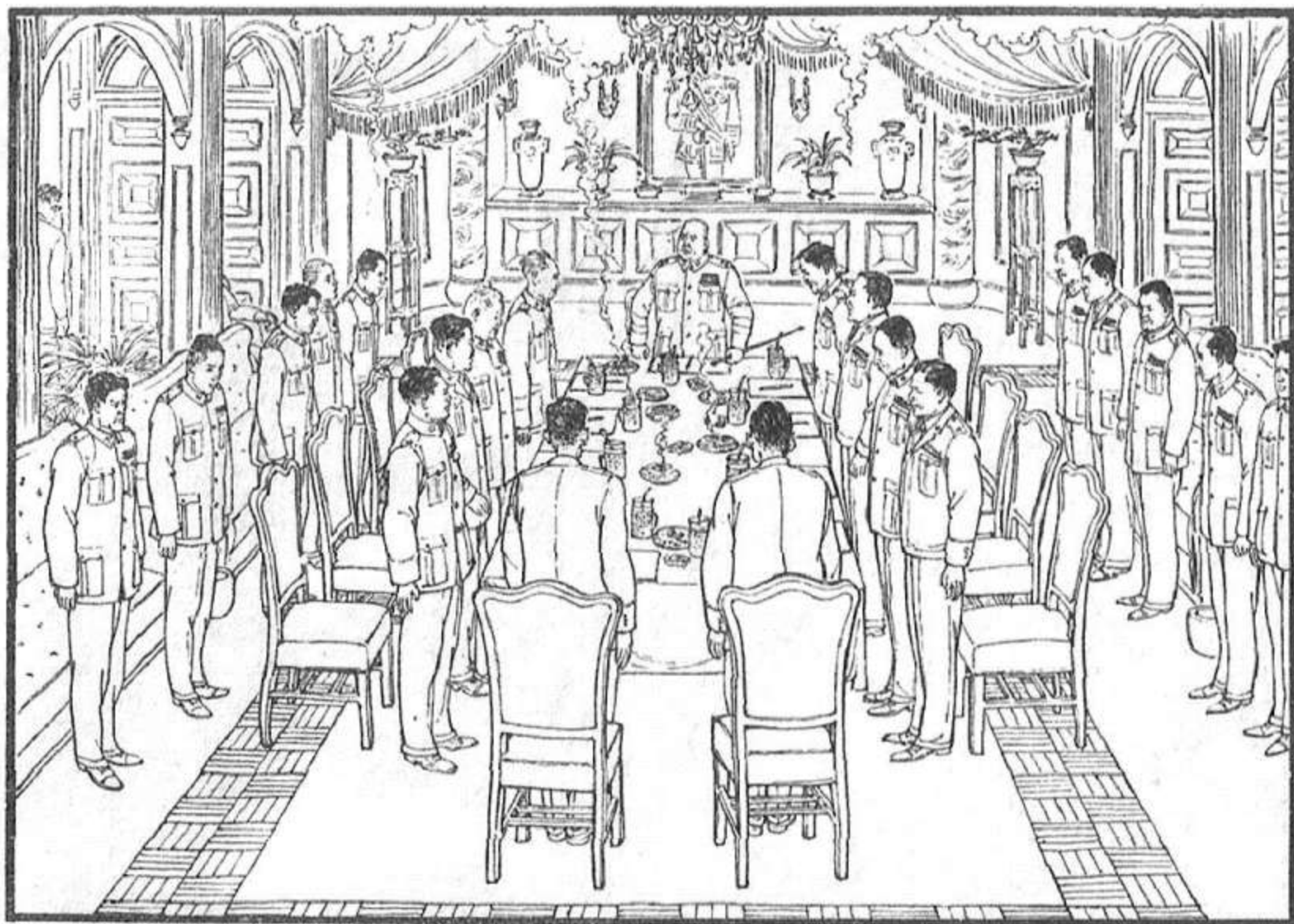


(28) 这时，伪军长韩孟慢慢地站起来，说：“美国朋友能助我一臂之力，乃我党之万幸，不过……汤座，吴淞口是我军唯一通向盟帮的大门，看在你我多年老交情分上，还是再拨一个师给我吧！”



(29) 汤恩伯皮笑肉不笑的说：“有韩兄站在吴淞口的外围，有刘老将军守在西南的大门上，我心安矣！……”他拒绝了韩孟的要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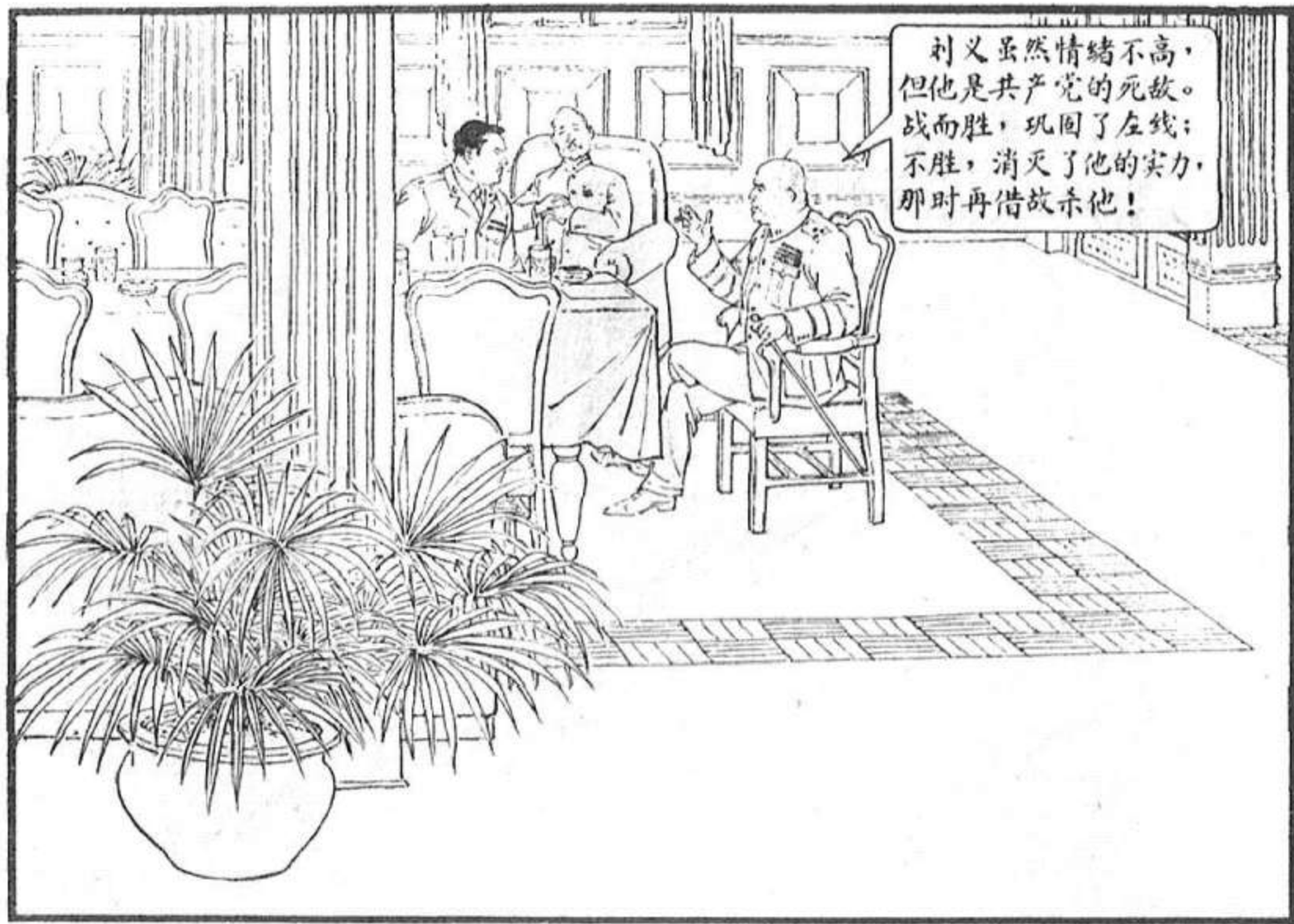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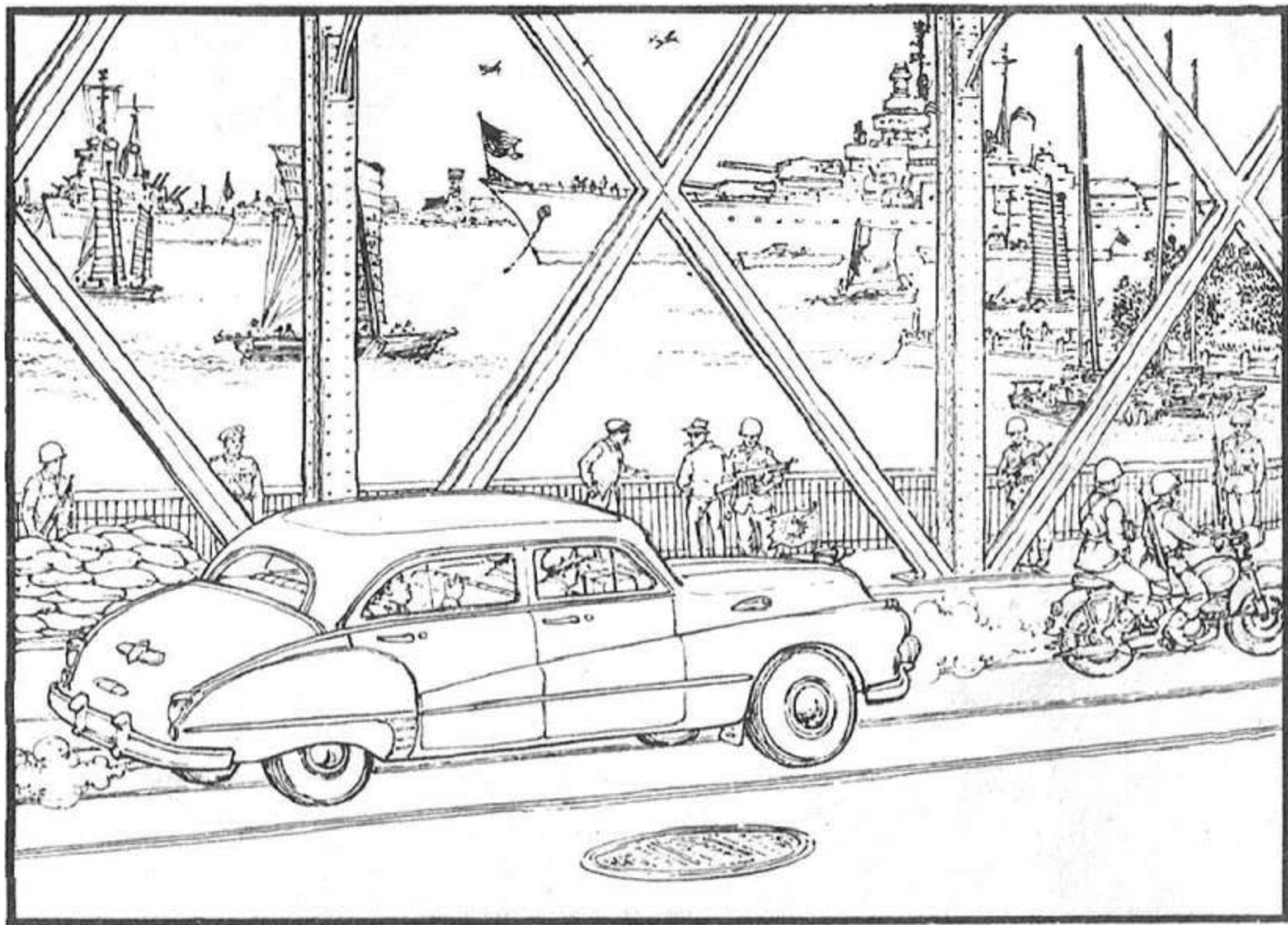
(30) 会议开了三个多钟头，决定由汤恩伯去争取美国支援；伪警察局长毛森负责市区治安；伪军长韩孟死守吴淞口；邵庄负责西南防务左线，刘义负责右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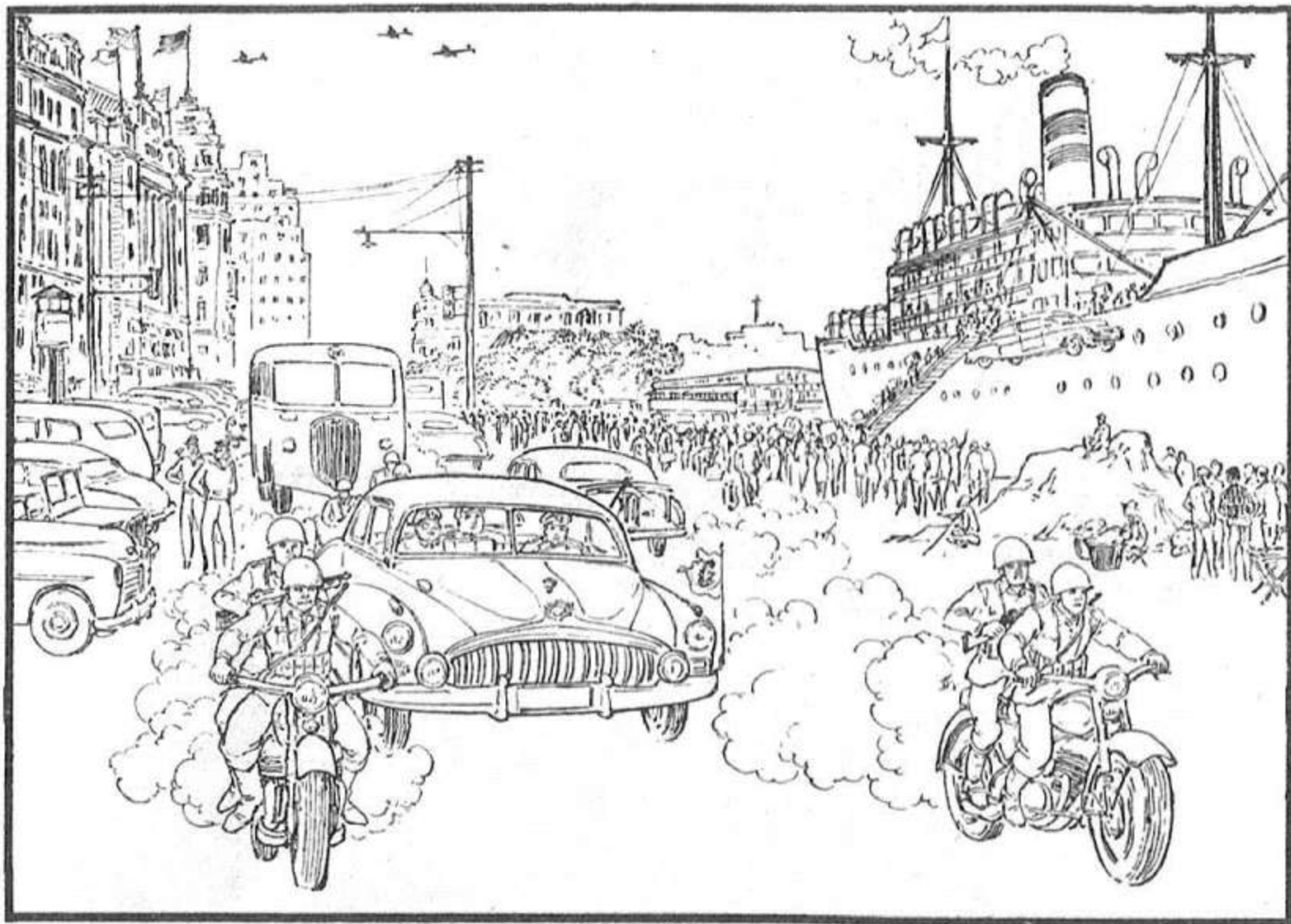
(31) 会议结束，刘义先退。他走出会场，满腹狐疑：右线压力不轻，如果抵挡不住，邵庄哪肯全力援救？邵庄抗拒共军力量不足，打我刘义倒可能有余。再说，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本事早已领教。他越想越觉得不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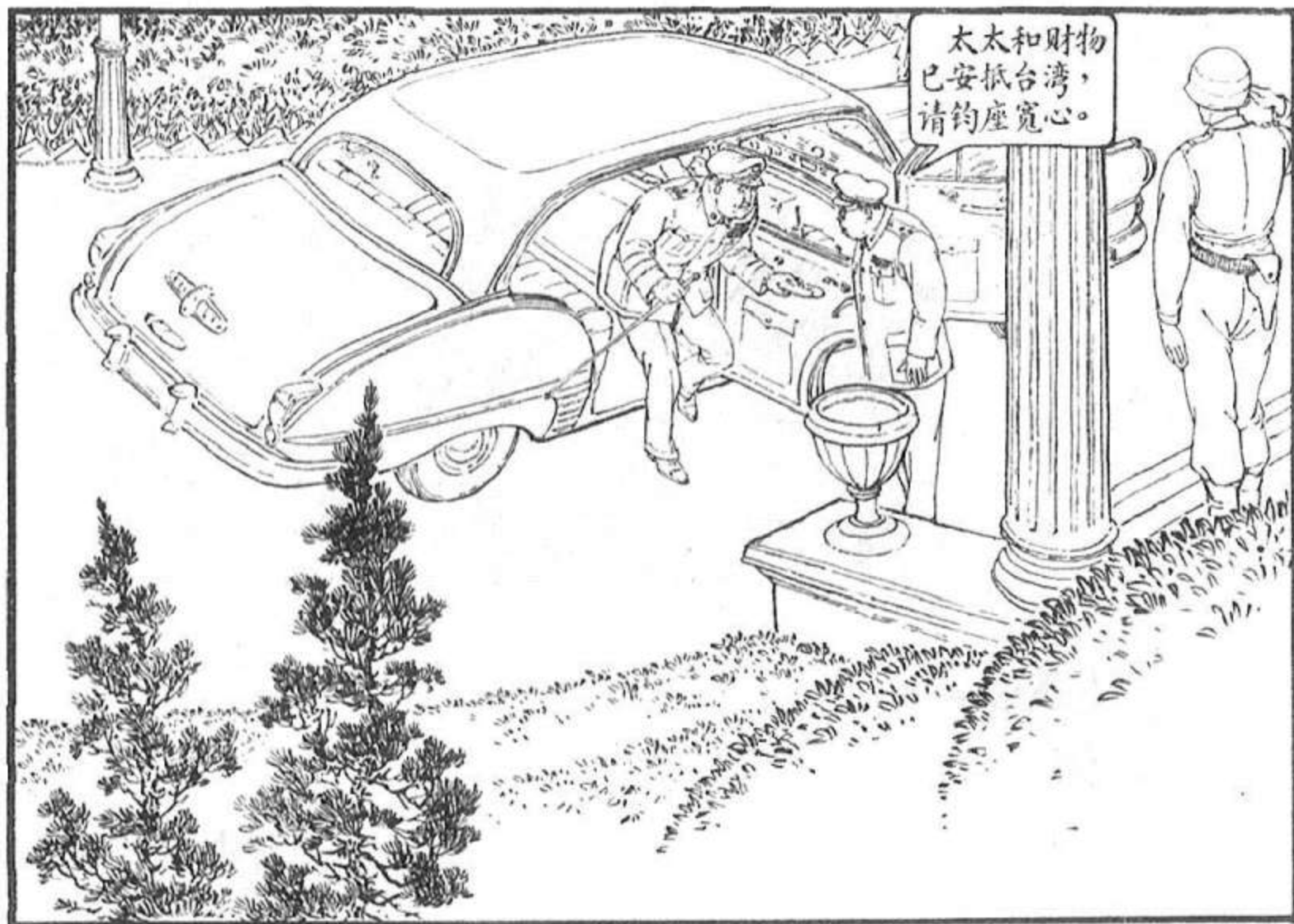
(32) 汤恩伯留下邵庄与毛森两人继续密议。毛森主张马上扣押刘义，夺去他的兵权。邵庄也一口赞成。汤恩伯却不同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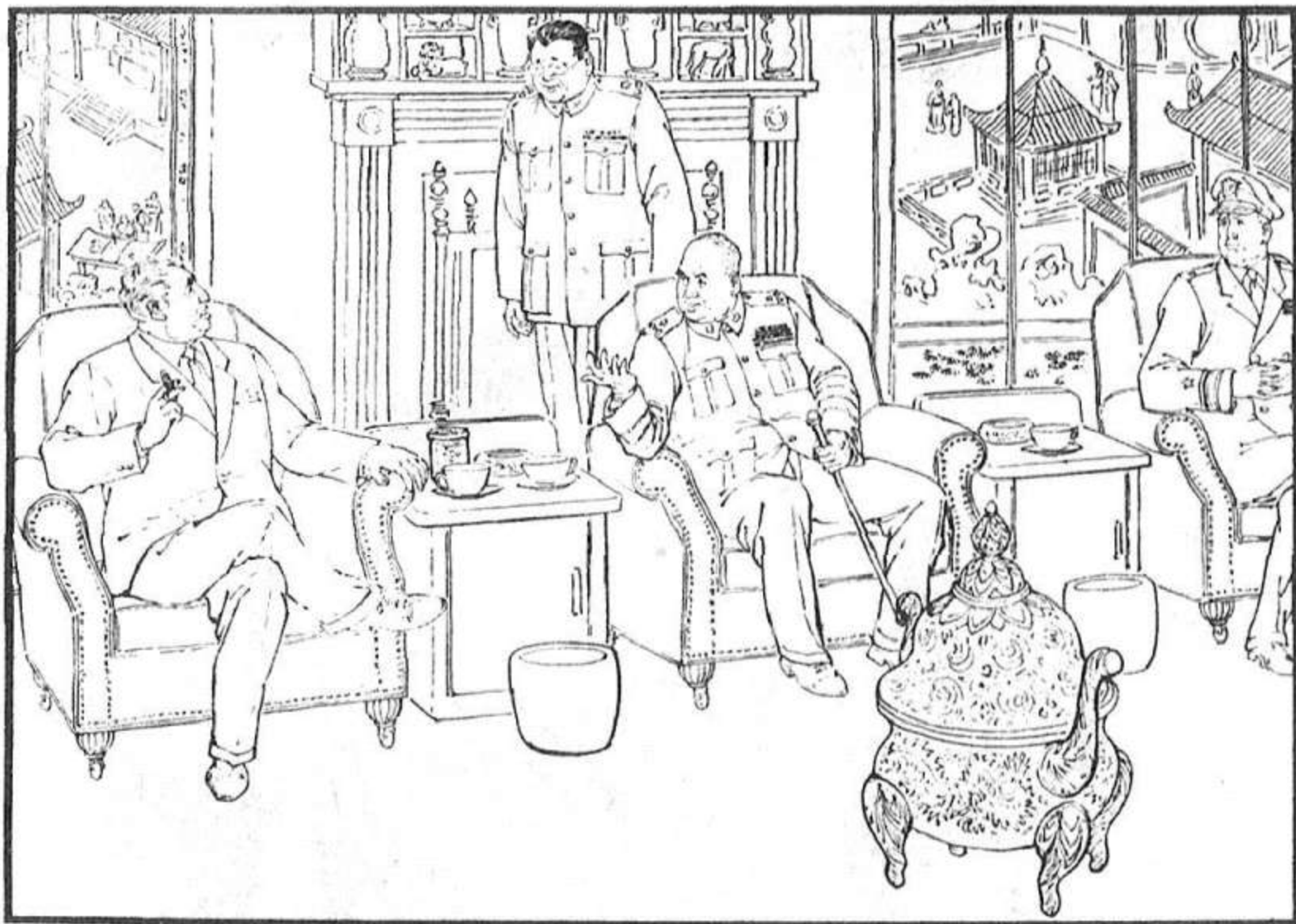
(33) 三人秘密谈话结束,汤恩伯坐上汽车直向外滩驶去。他在车内向外张望,看到黄浦江上停泊着的美帝军舰,顿时精神焕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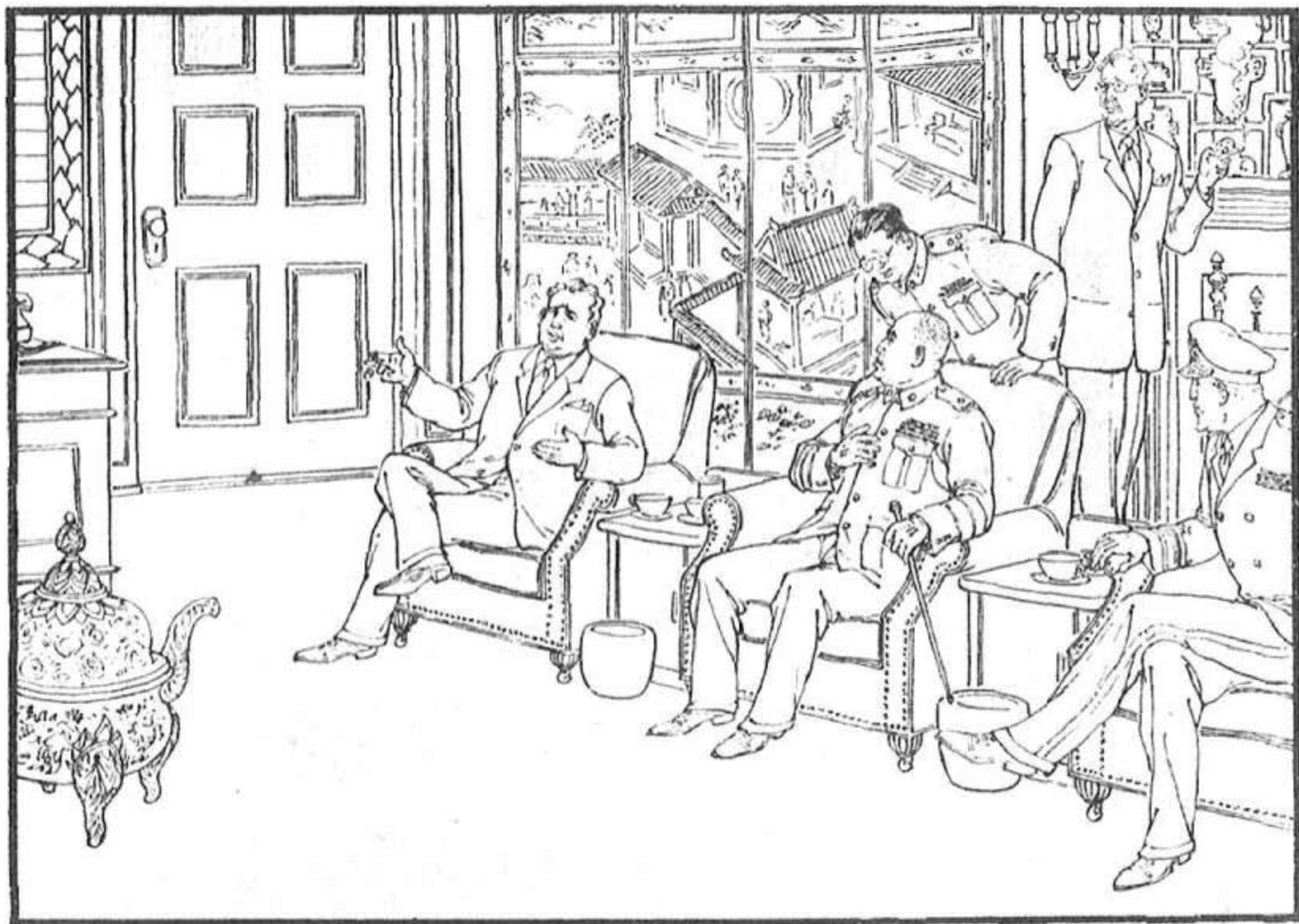
(34) 忽然,又看见码头上满堆着“运往香港”、“运往台湾”的大木箱,一群阔老带着太太、小姐,在抢着上船逃命,不禁叹着气,苦恼地把眼睛闭上了。



(35) 不一会儿，汽车到了美国领事馆。有个亲信拉开车门，一面偷偷地说着话。汤恩伯满意地点点头，大踏步进门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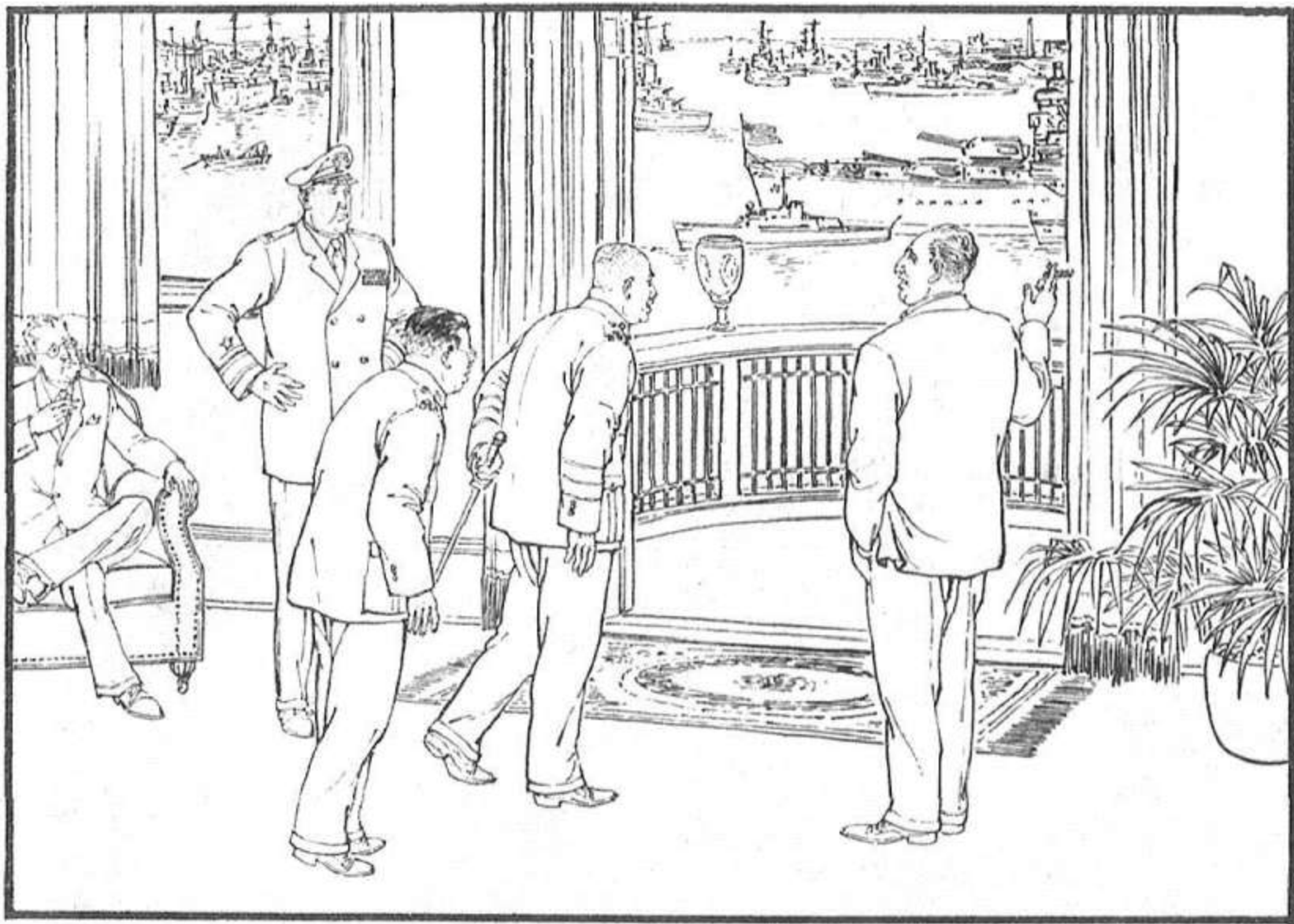


(36) 汤恩伯和美国领事打过招呼,苦笑着说:“领事先生,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上来啦,局势……”领事连忙打断他的话,说:“这并不可怕!最可怕的倒是你们的军队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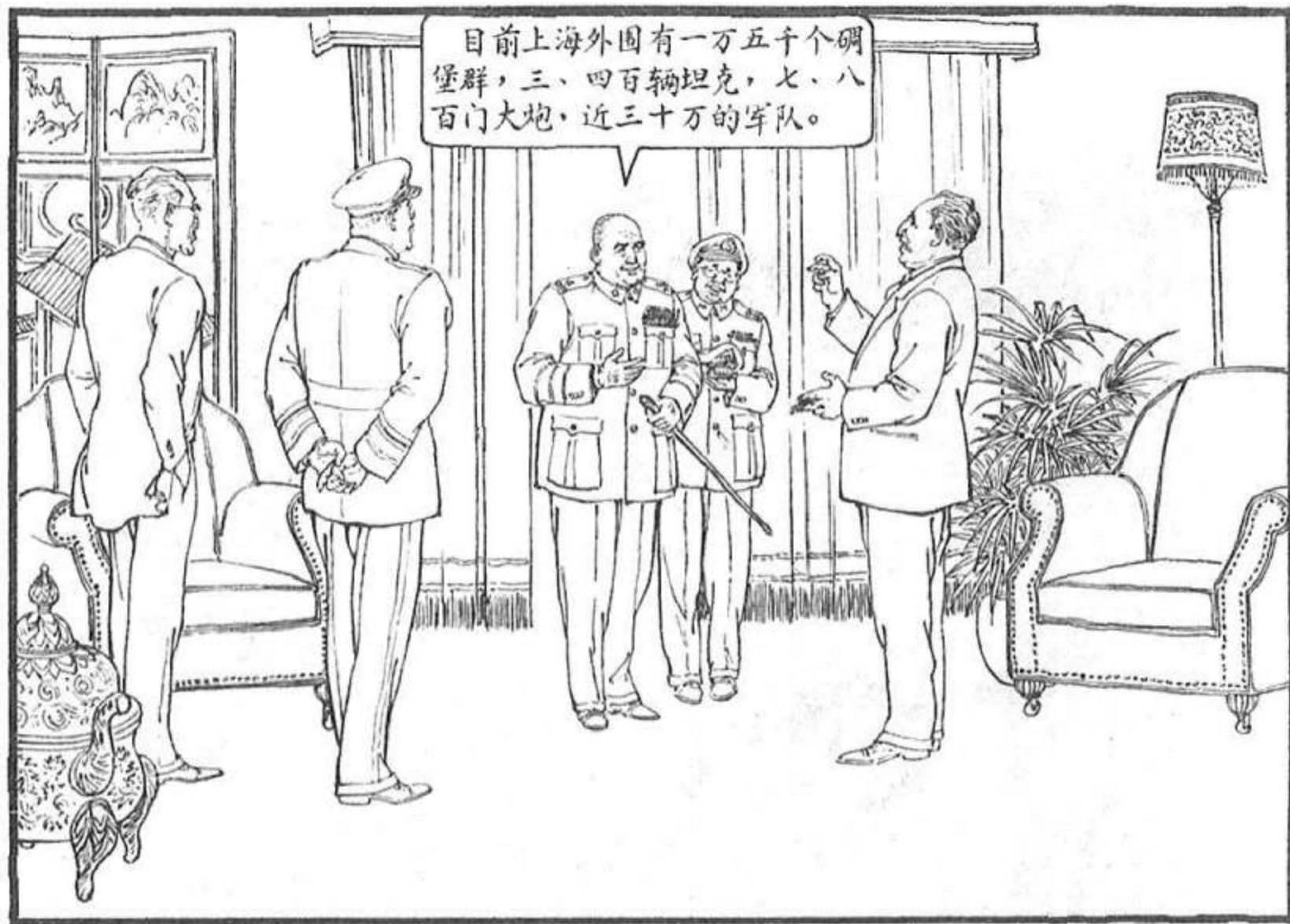


(37) 汤恩伯瞟了领事一眼，恳求着说：“以前，我们在盟国朋友的帮助下，胜利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”领事唔了一声：“可是，可是我们的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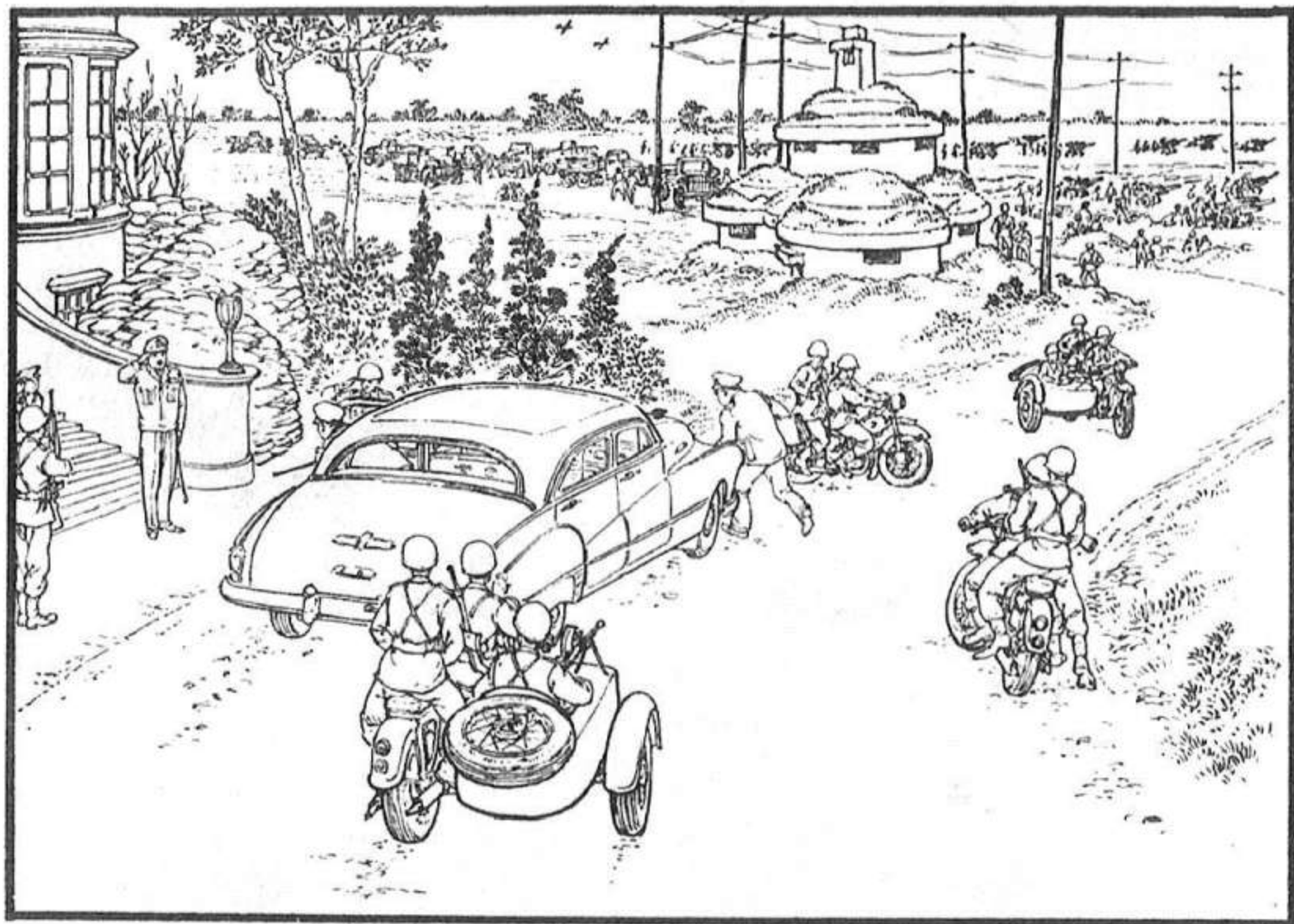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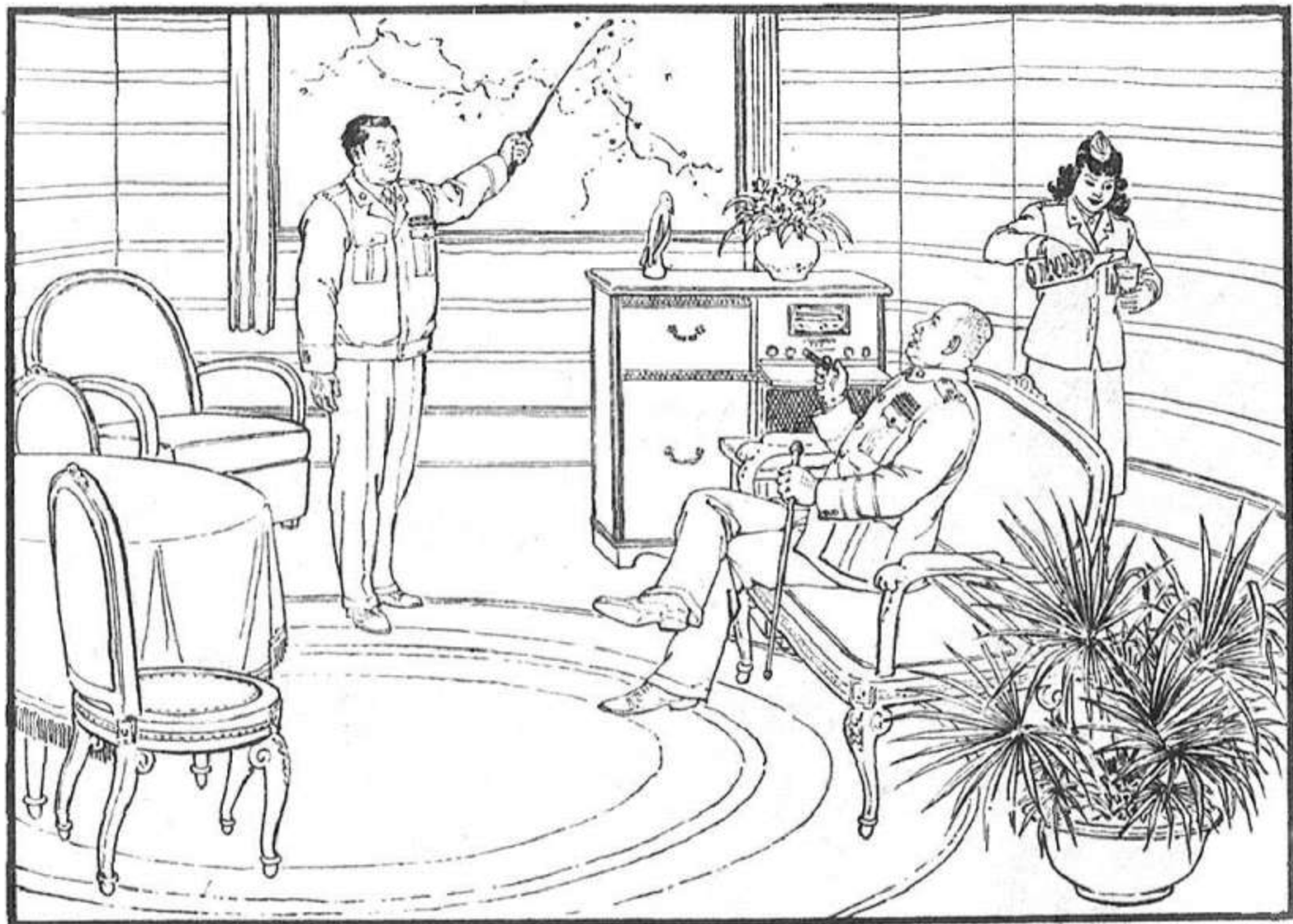
(38) 领事显得有些不耐烦，站起来走到窗前，向黄浦江了望。汤恩伯跟上几步说：“失败乃成功之母，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，再助我一臂之力，我想二十二年前的历史还会重现的。”



(39) 领事回转来对他说：“老朋友，你应该相信我们两国的友谊象相信上帝一样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。”汤恩伯听了，振奋起来，他又吹嘘了一阵：“请领事放心，上海外围有坚固的防御工事，足够共军啃上半年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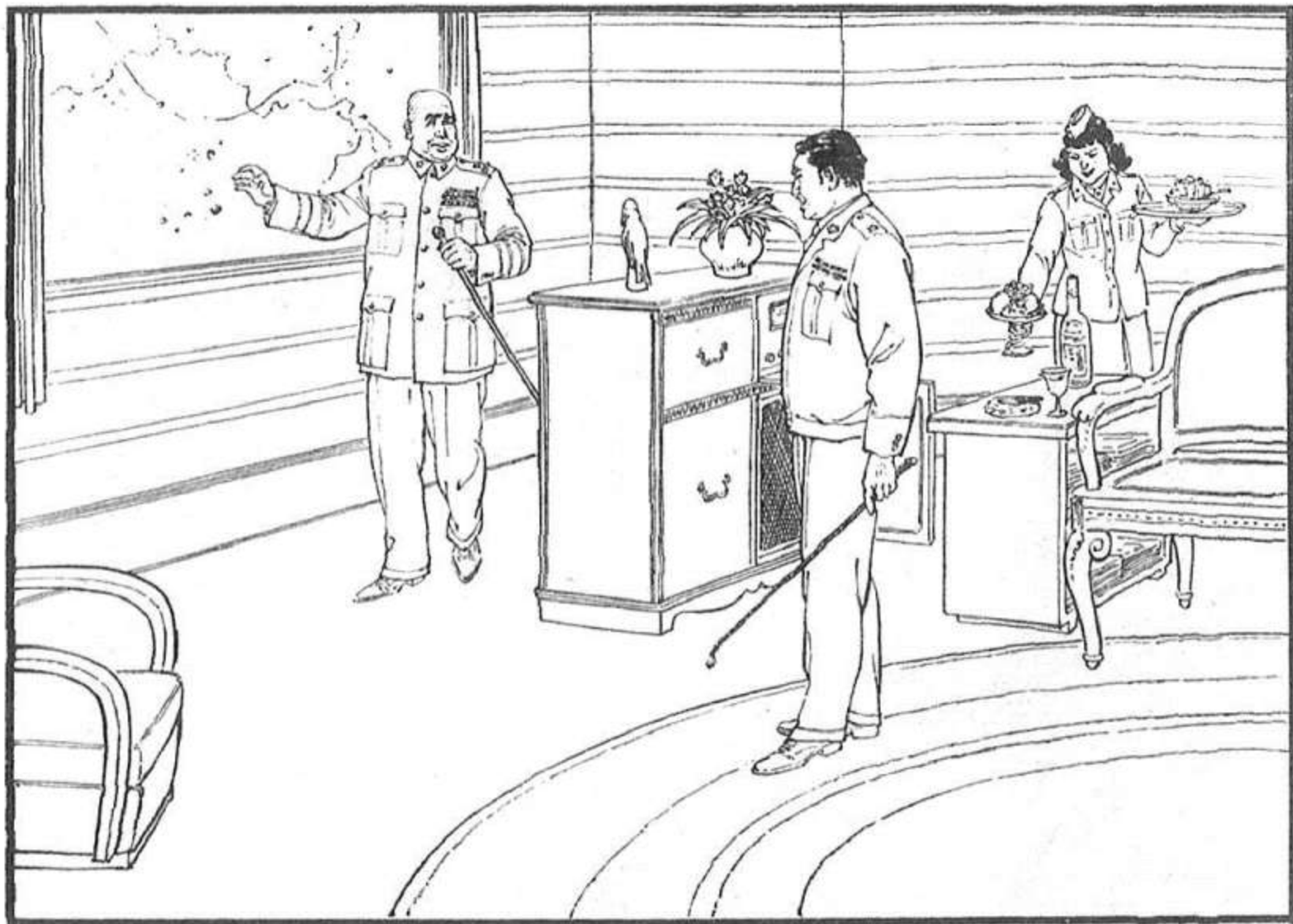
(40) 汤恩伯离开领事馆，来到邵庄的指挥部。邵庄的指挥部设立在一座花园洋房里，乍一看，象个阔绰的家庭。汤恩伯一下汽车，邵庄急忙出来迎接。



(41) 汤恩伯一坐定就说：“刚才我和美国领事谈了，美国人不会看我们失败，只要我们坚守半年，局势必然大变。”邵庄连连点头：“我坚信！我相信！”说着，便走近地图，报告防御情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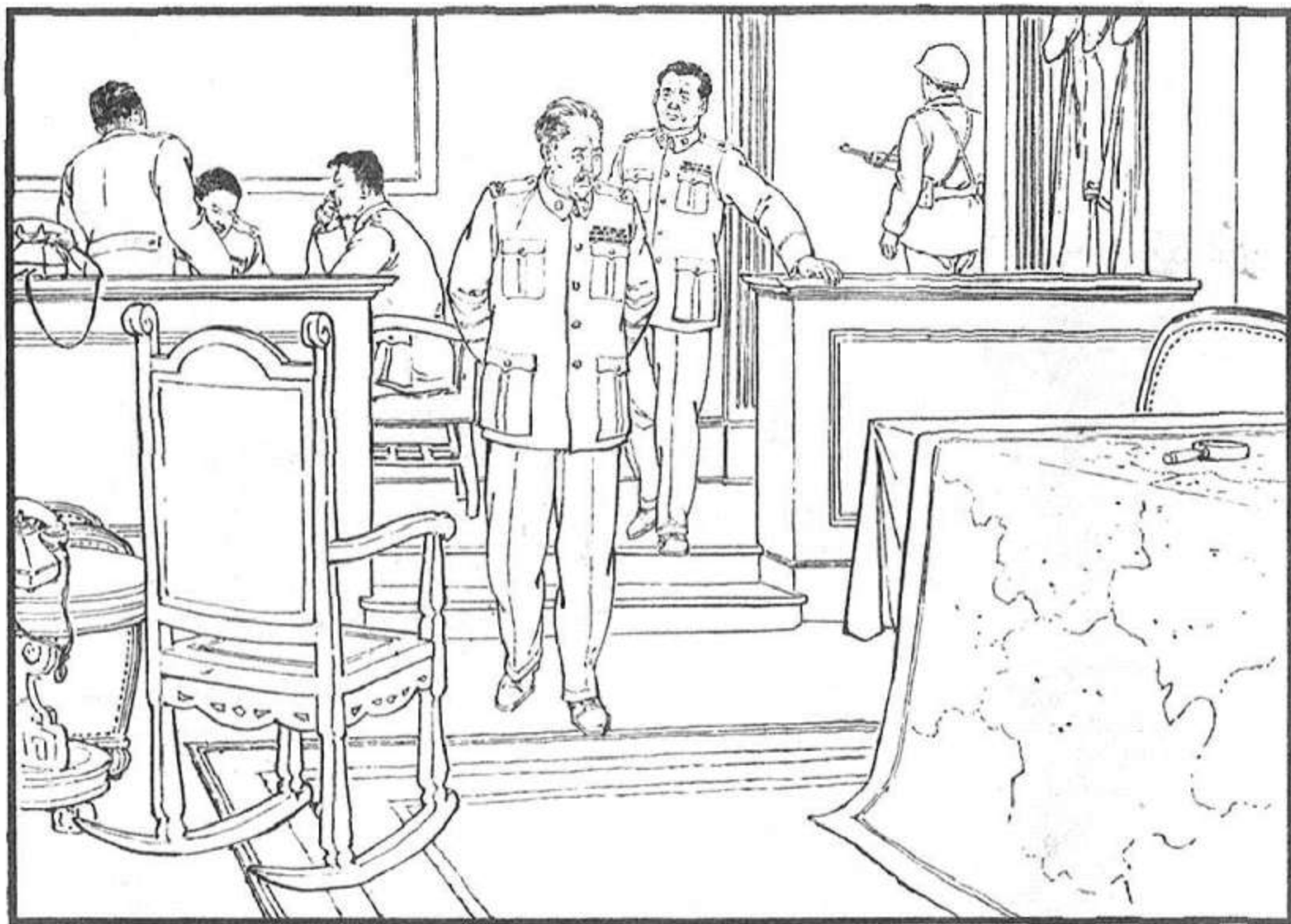
(42) 邵庄拉开窗帘，指着窗外阵地上的大炮，说：“我从美国回来还没有为党国立过功。这次是立功的机会，我可以叫周围二十里地以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，用我的火海战术对付共军的人海战术。”



(43) 汤恩伯摇晃着脑袋说：“共军一贯采用的战术是‘突破弱点，震撼全线’，右翼的刘义定是共军首先猎取的弱点。如果他撑不住，你立即把他二线阵地接防过来，卡住他的退路，逼使他和共军死拚到底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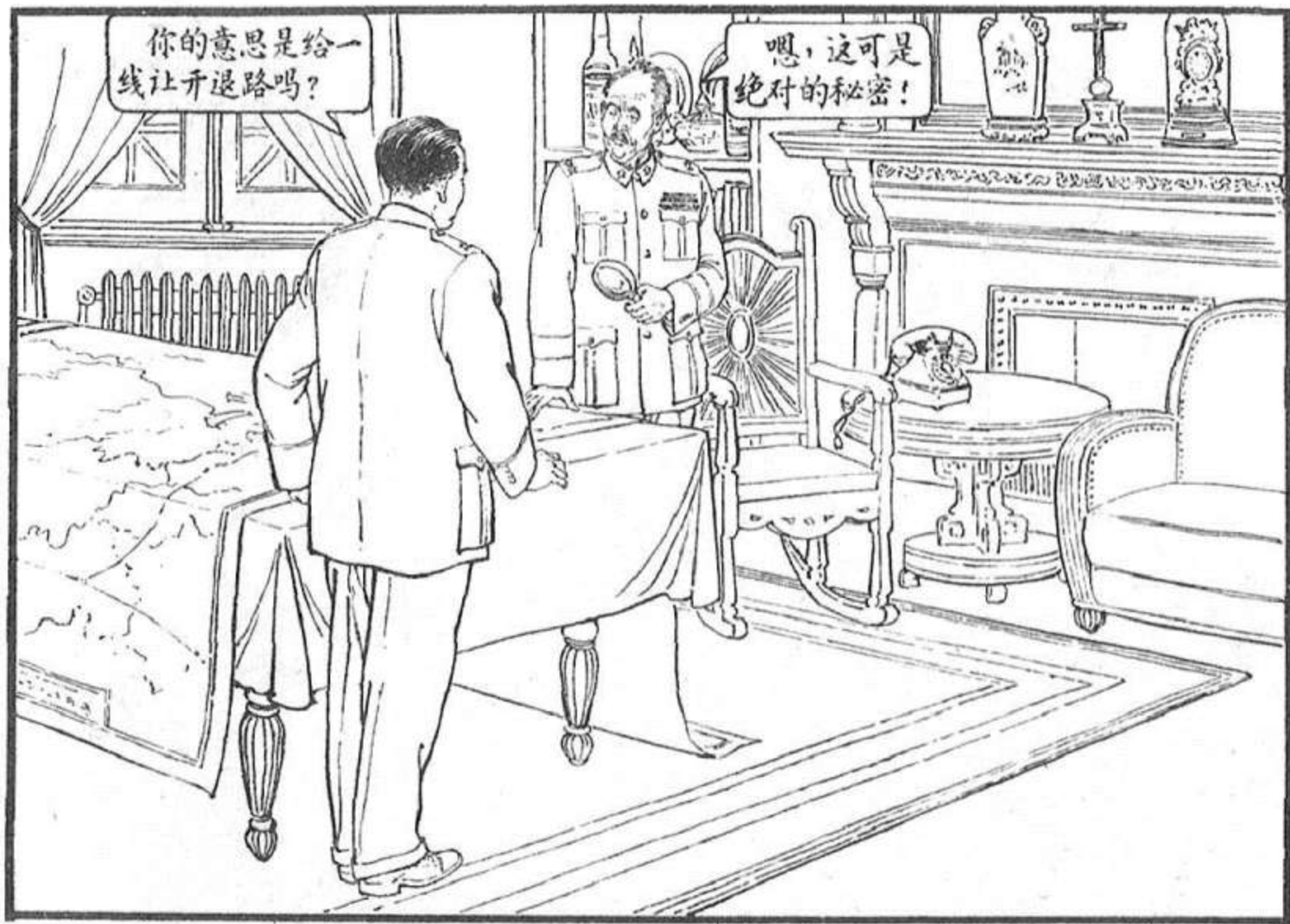


(44) 却说刘义开会回来，立即去视察阵地。阵地上，只见层层鹿砦，密密的铁丝网和经过伪装的地堡群；大炮、坦克却寥寥无几，守御的士兵就更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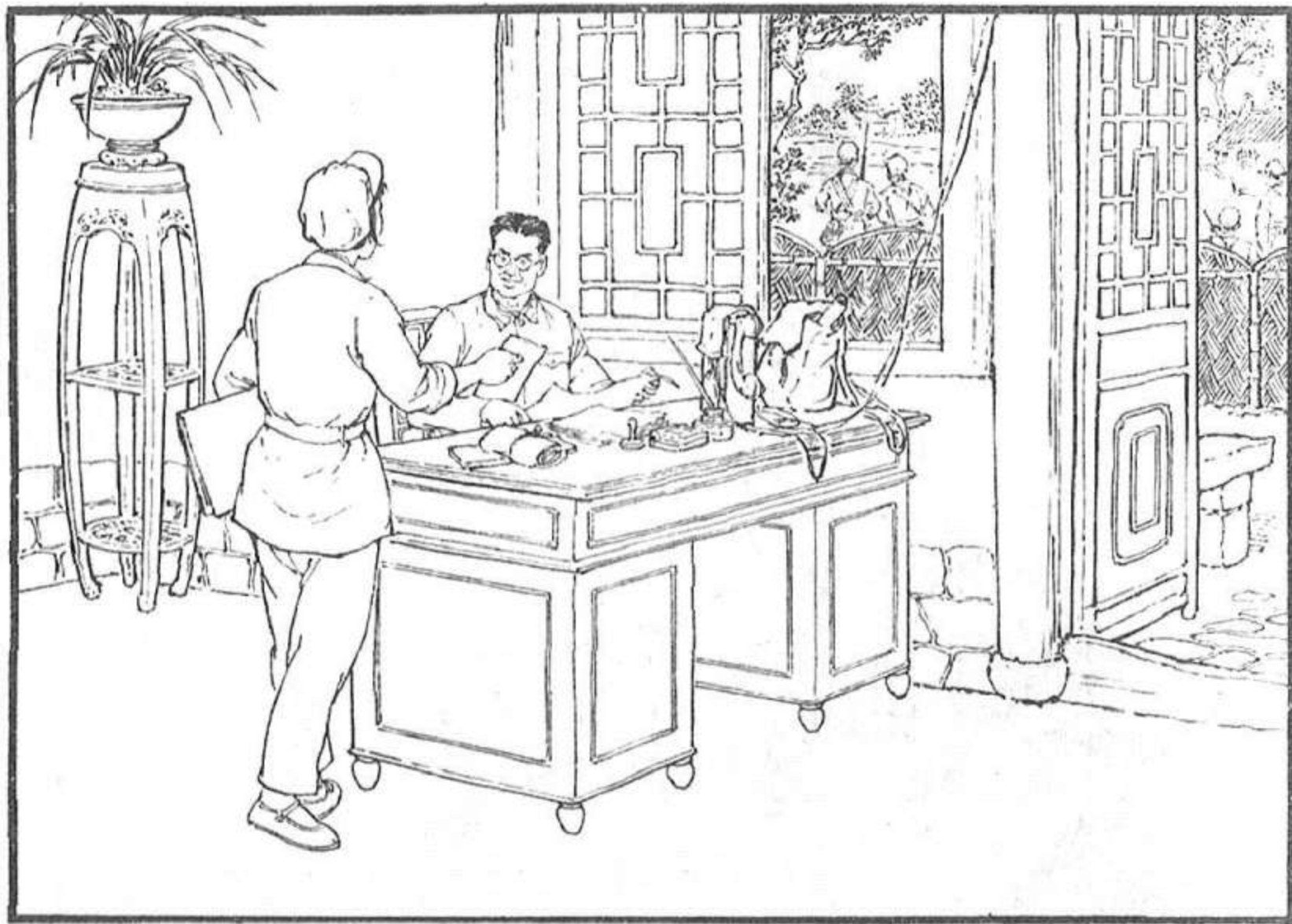


(45) 刘义视察完毕，背着手，踱着步，心事沉重，慢慢  
走回指挥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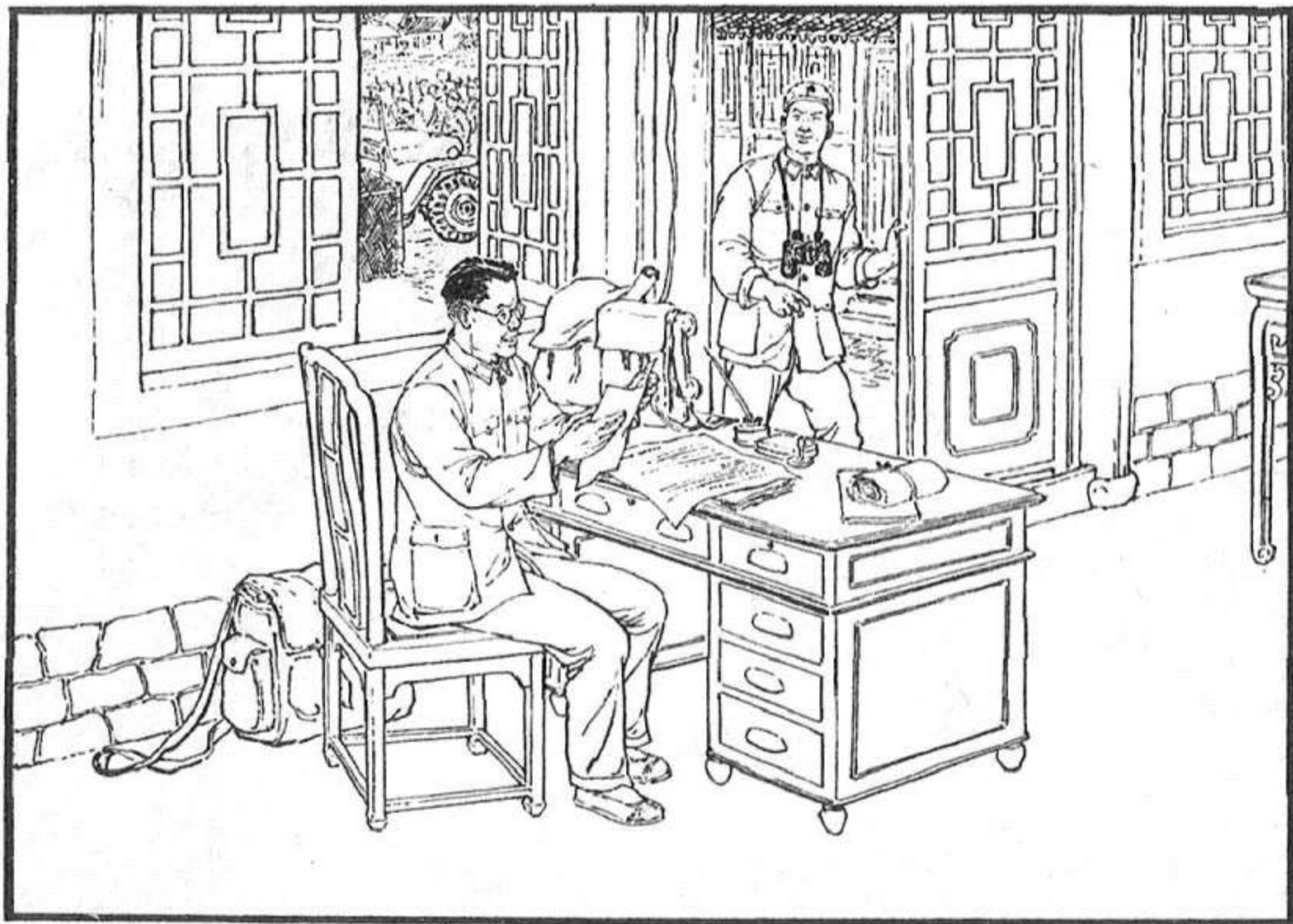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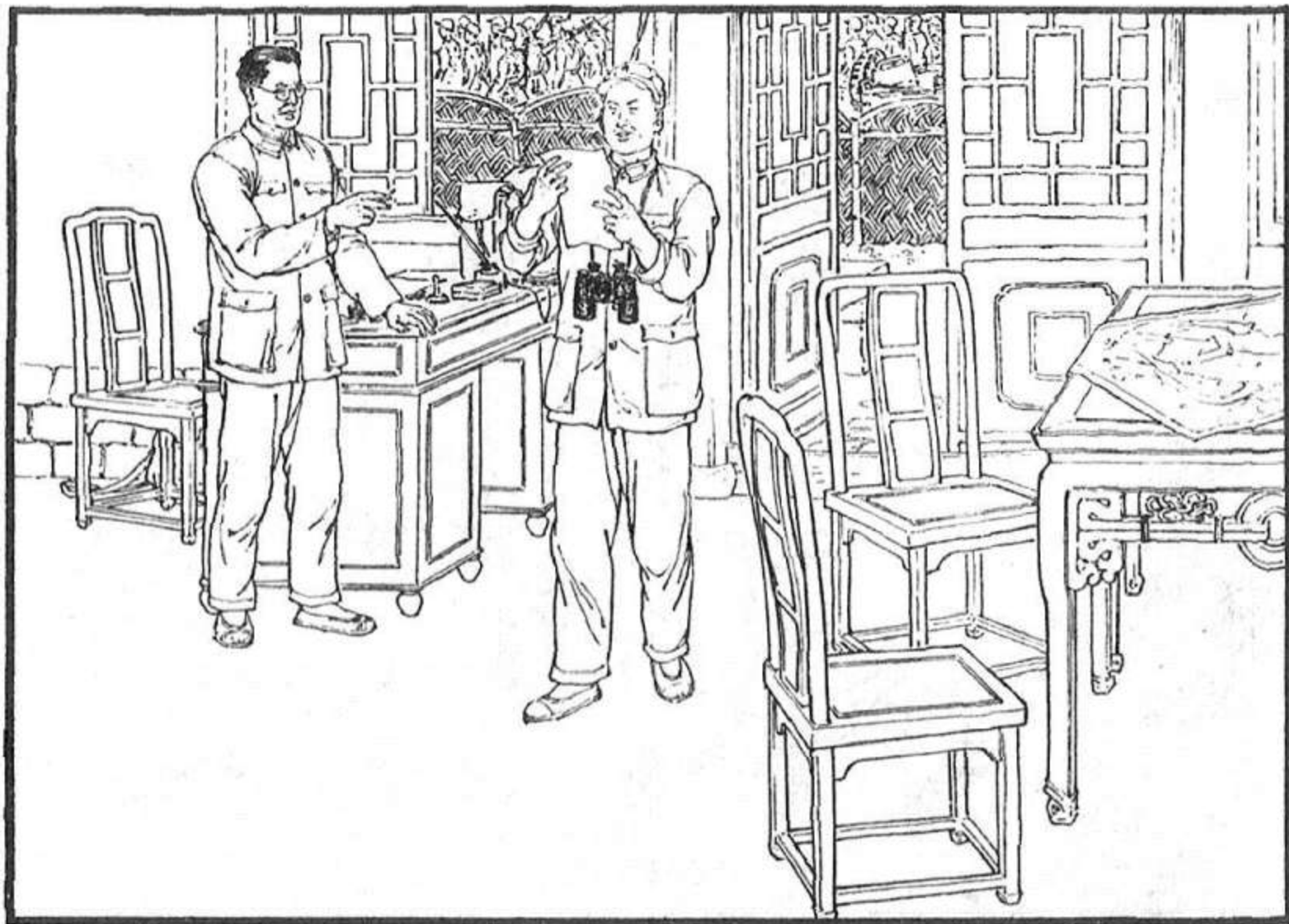
(46) 他走到桌边，拿起放大镜，在军事地图上照了一会，突然，对站在一旁的副军长说：“记住，当共军攻击第一线时，命令二线部队撤至市区。”



(47) 那天，正好梅雨初晴，四野碧绿。在解放军军部里，军长上阵地视察去了。副政委正在研究敌情，机要员推门进来，送来野战军首长的紧急命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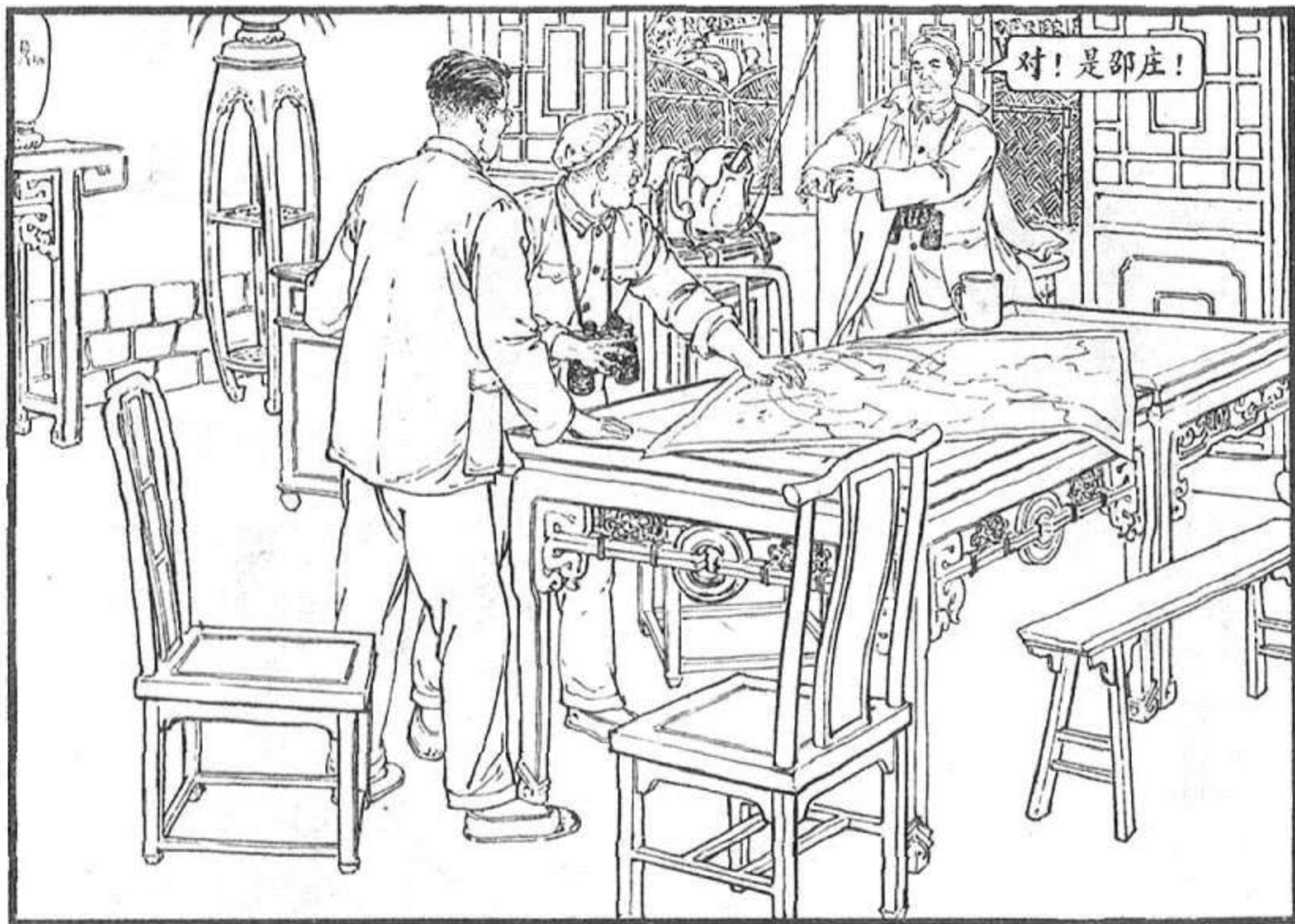
(48) 命令说：“……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，命令你军于二十四日前选择敌人弱点，迅速突破守敌外围防线，攻进市区。”副政委正在思索，萧师长闯进门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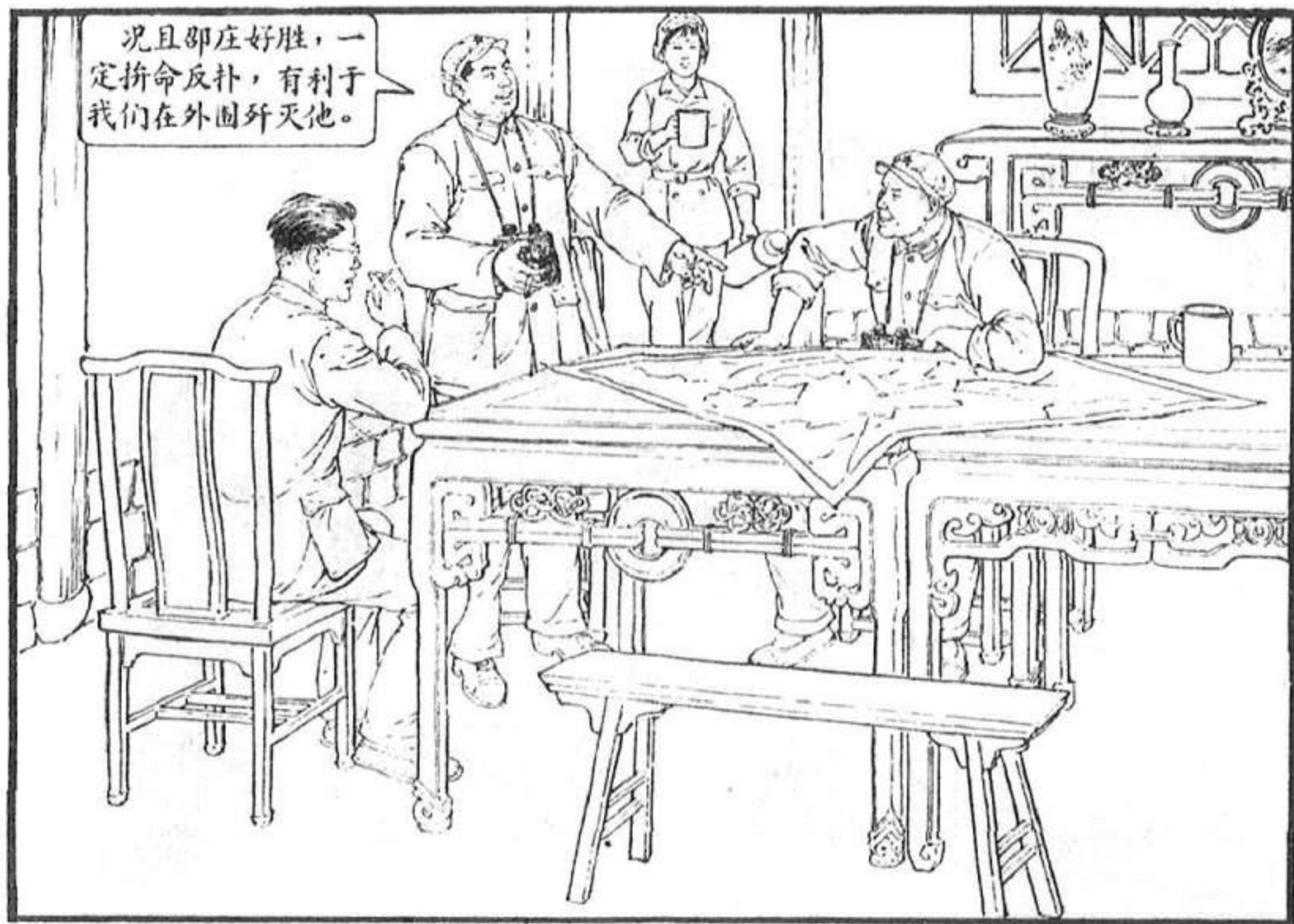
(49) 副政委便把命令递给他。萧师长边看边念，眼睛顿时放光，眉飞色舞地说：“好哇，战士们闷慌了，师部接到的决心书已有老厚一大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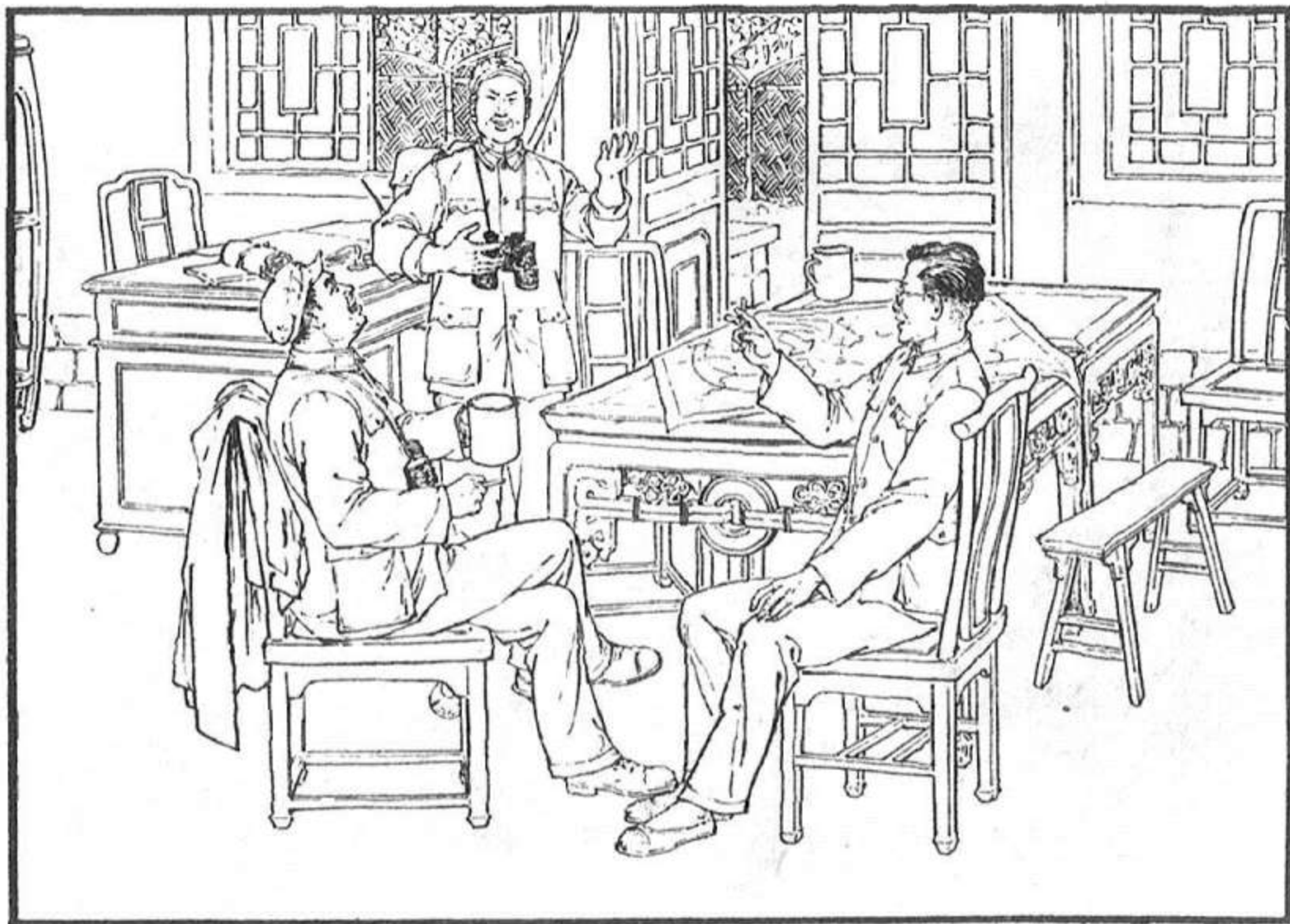
(50) 副政委接口说：“老萧，你看哪个是弱点？”师长禁不住笑了起来：“谁强谁弱，客观存在。刘义是个破落户，装备落后，击破他犹如摧枯拉朽。”



(51) 副政委却带着笑说：“我们考虑的跟你不一样。”萧师长觉得疑惑：“难道弱点反而是……”这时，一个洪亮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。一看，军长笑嘻嘻的站在门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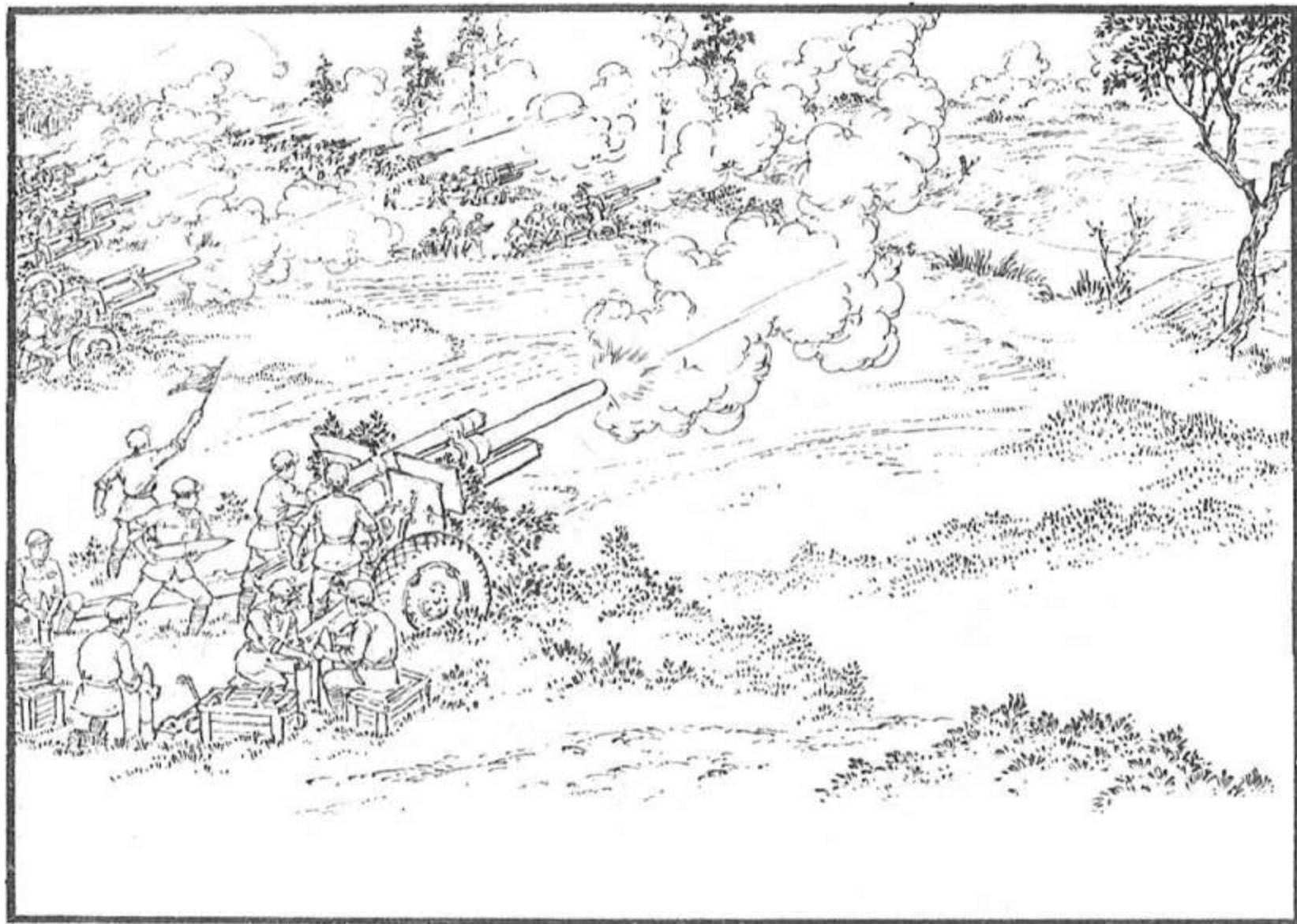


(52) 军长走进房，指着地图说：“敌人把刘义送到我们面前，我们偏不打。击溃刘义，邵庄军队很快缩进市区，那就麻烦了。打邵庄，刘义决不肯去支援他，这就加深了他们的矛盾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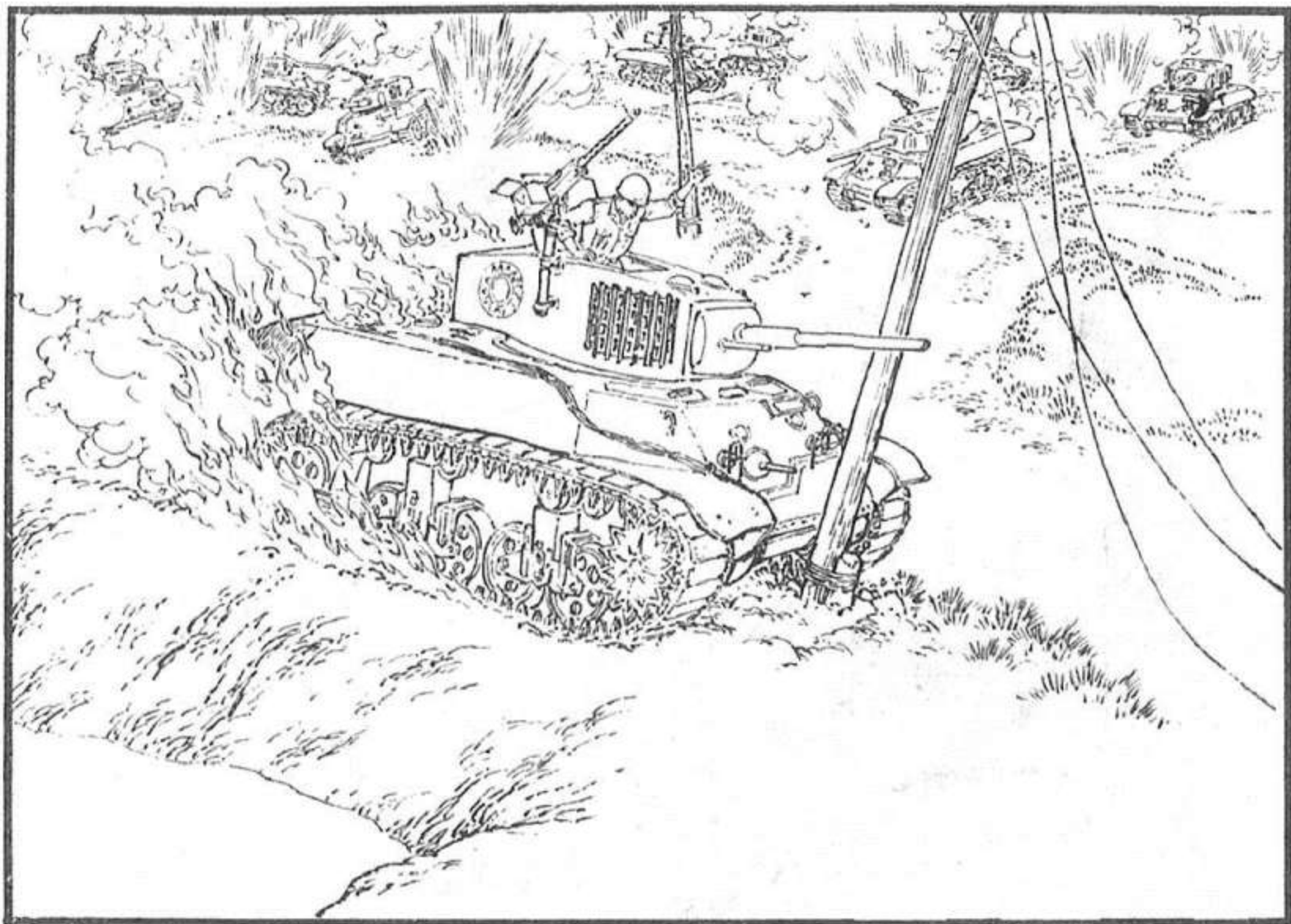


(53) 萧师长快活地说：“通啦！请两位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师吧。战士们眼巴巴地等待命令，再不给咱们任务，可要伤心啦！”军长和副政委都哈哈大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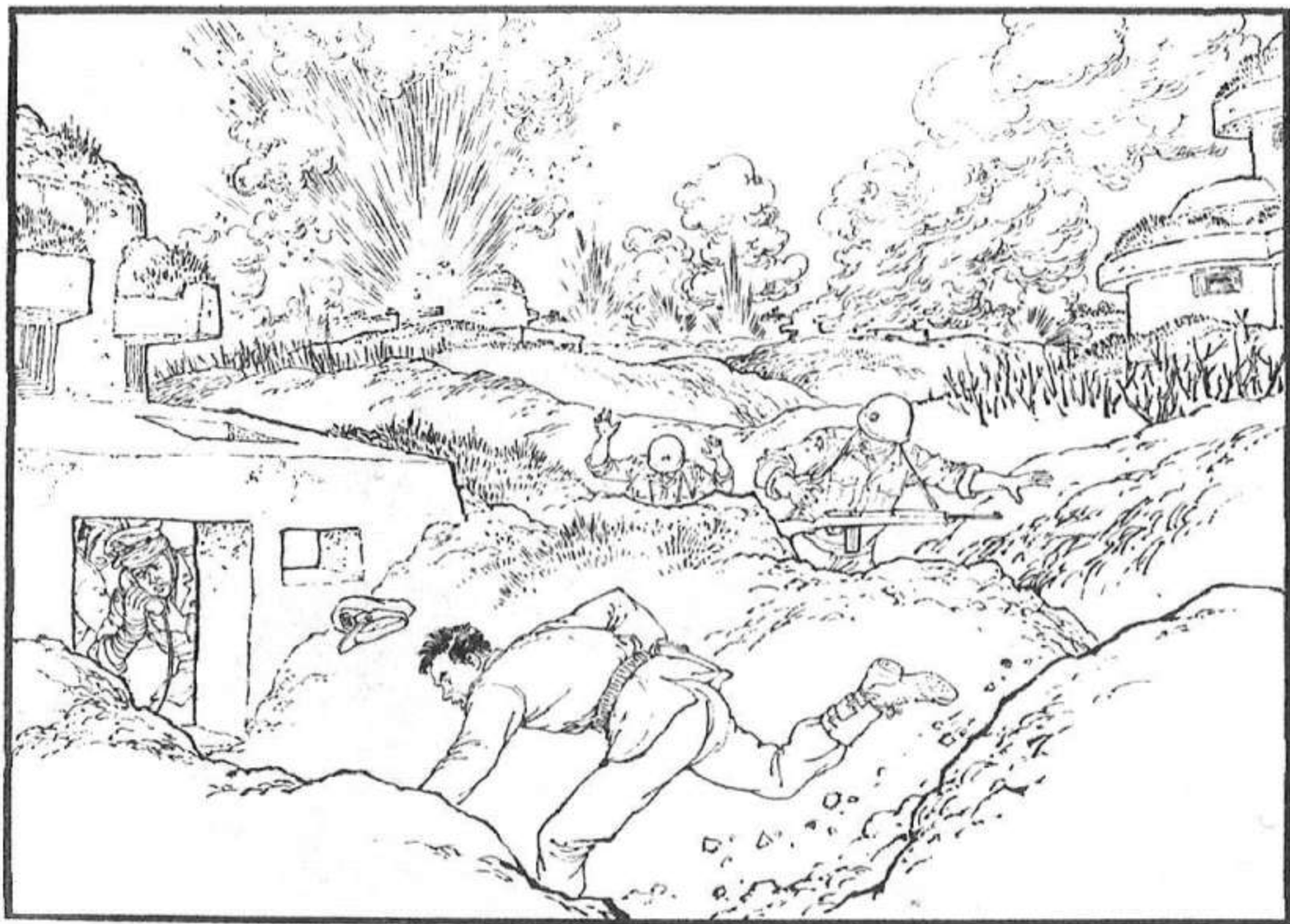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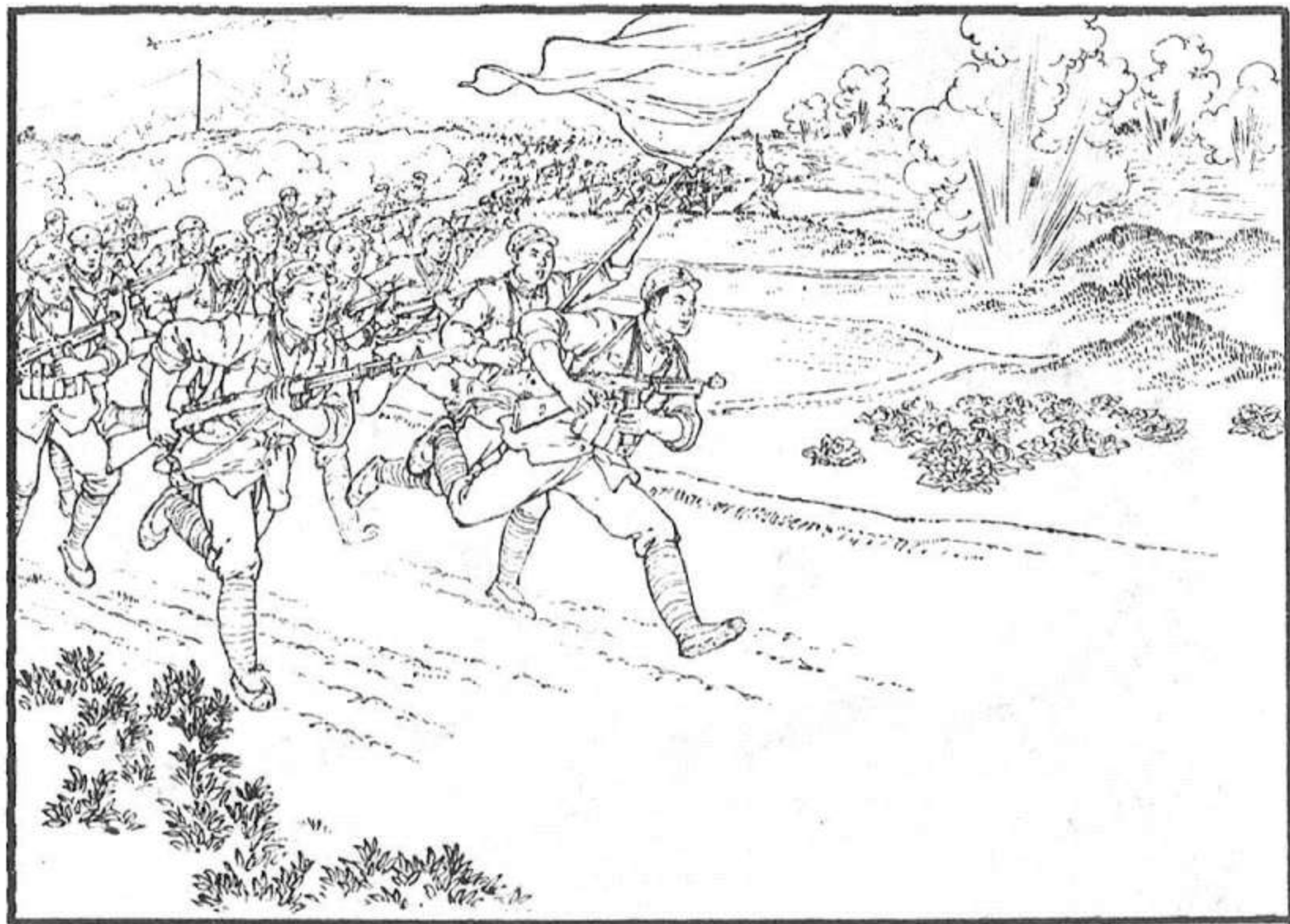
(54) 主攻任务交给了萧师长。第二天黎明，萧师长命令向邵庄部队攻击。炮声轰响，势如排山倒海。上海西南郊的激烈战斗展开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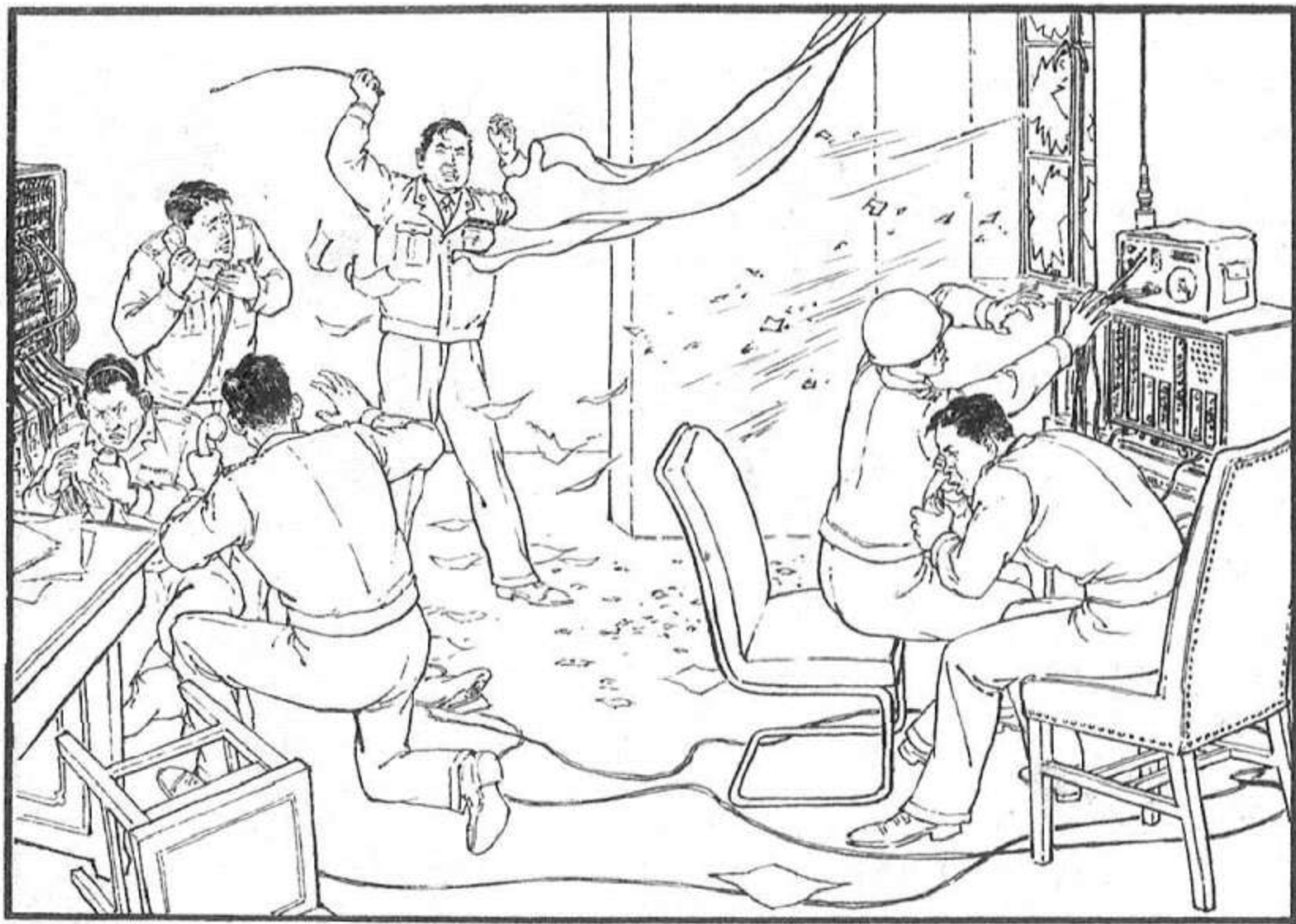
(55) 邵庄的美式坦克成为轰击的重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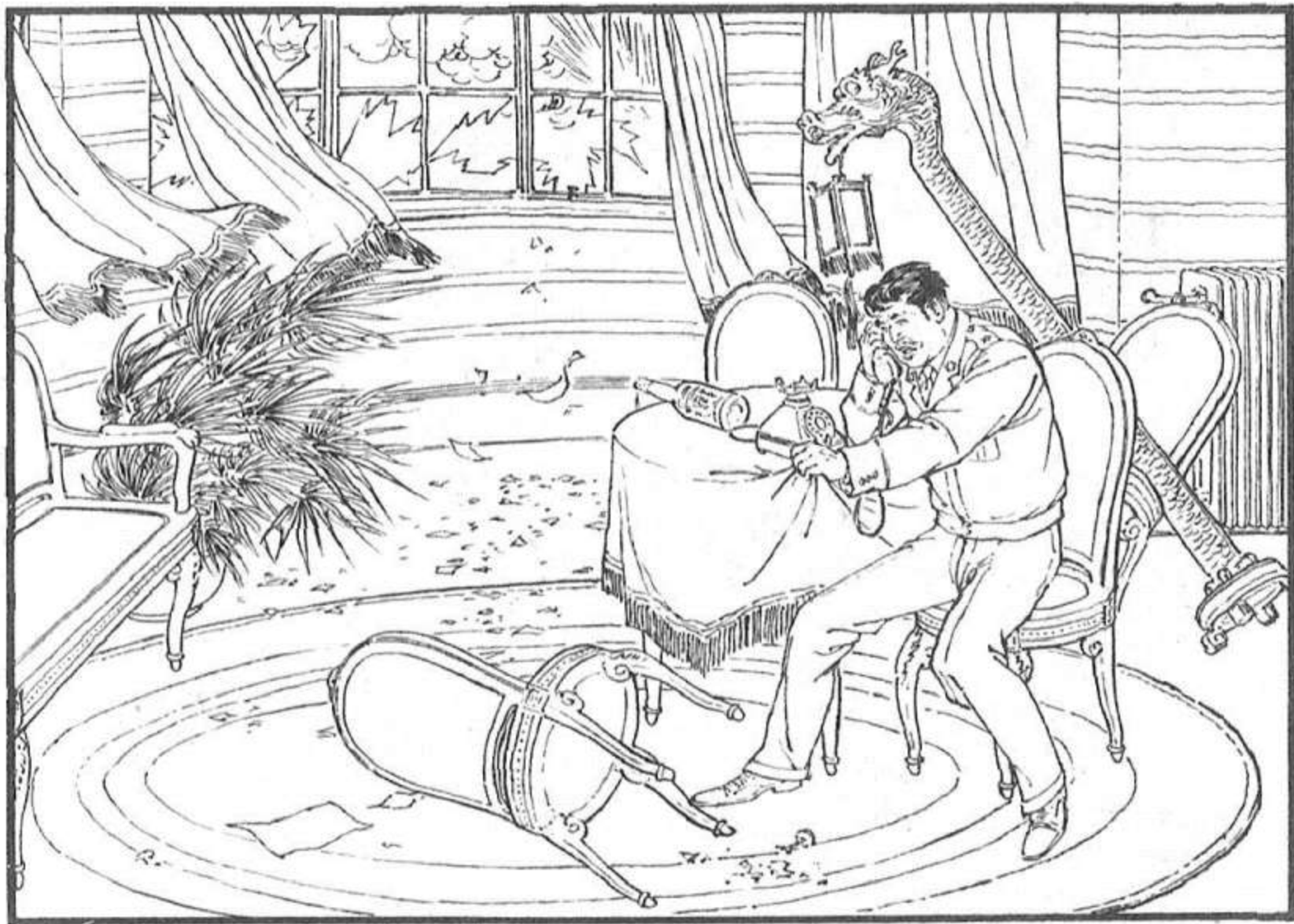
(56) 地堡被炸毁了。敌人东躲西藏，无处容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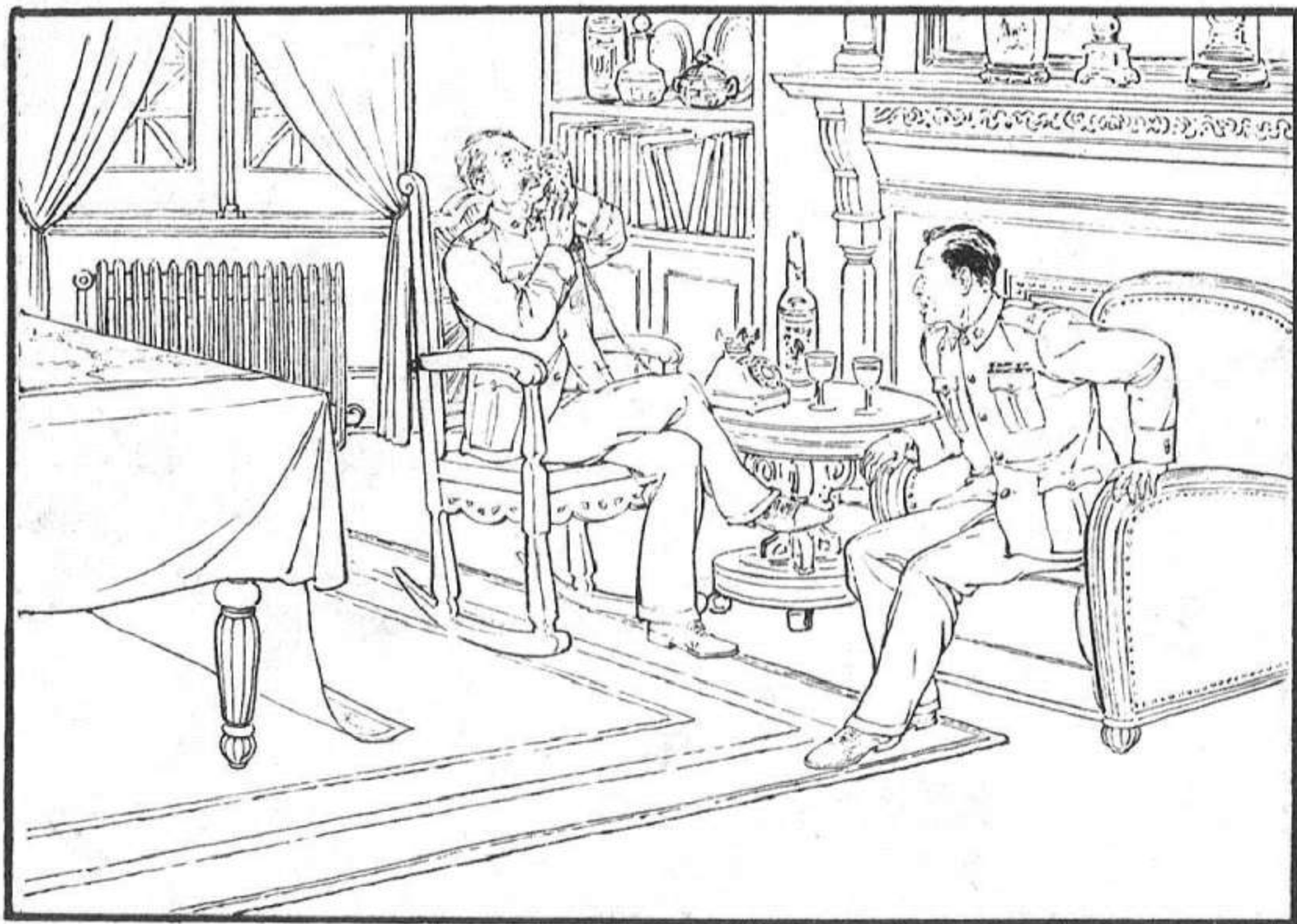
(57) 一声令下,解放军发起了冲锋。三连长把红旗一挥,赵强、小罗等跃出工事,冲向敌人阵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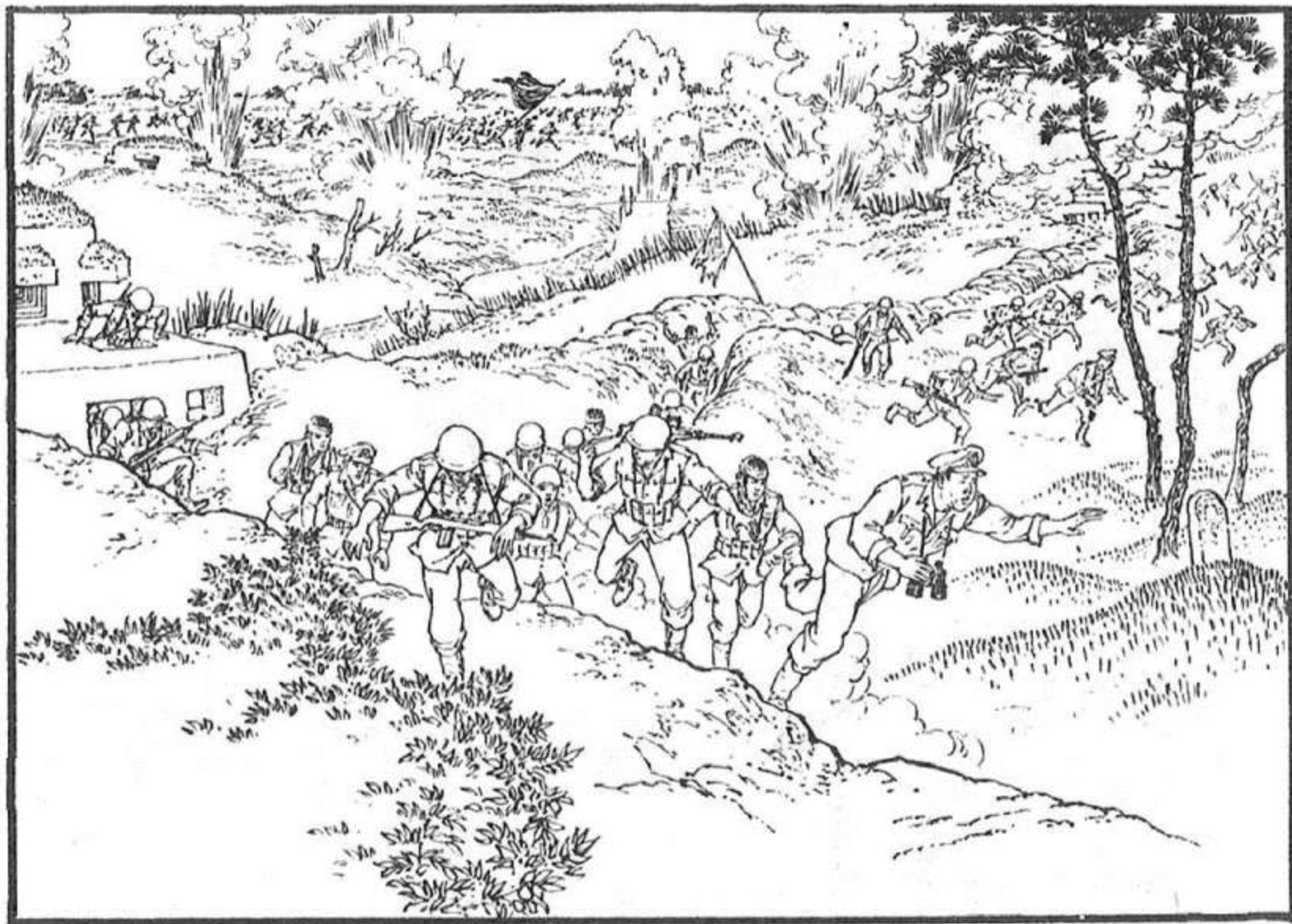
(58) 敌人指挥所里乱成一团，敌参谋长不停地在电话里呼喊：“炮团！炮团！……”邵庄满身尘土的闯进来：“别叫了，他妈的都死光啦！快传令，死守！死守！”



(59) 邵庄急得团团乱转。他一心想看刘义挨打，不料炮弹却落到自己的头上来。他又急又气，没法想，抓起话筒向刘义求救：“刘军长，请赶快侧翼出击！赶快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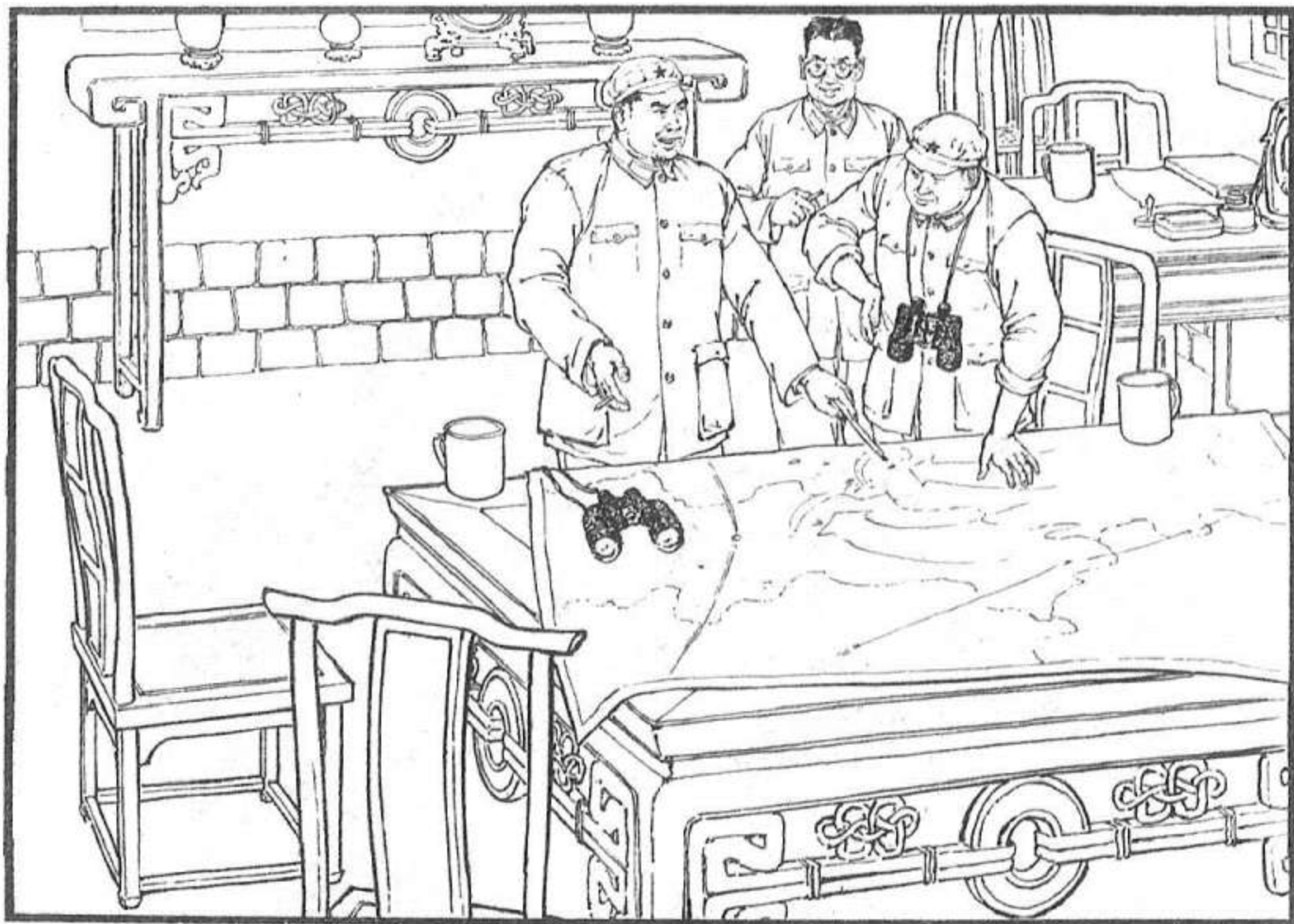


(60) 刘义听到邵庄叫救命，慢吞吞的说：“邵军长，我这里的日子也不好过啊！队伍都给共军箝住了，动弹不得。你关系全局，无论如何要抵挡一阵啊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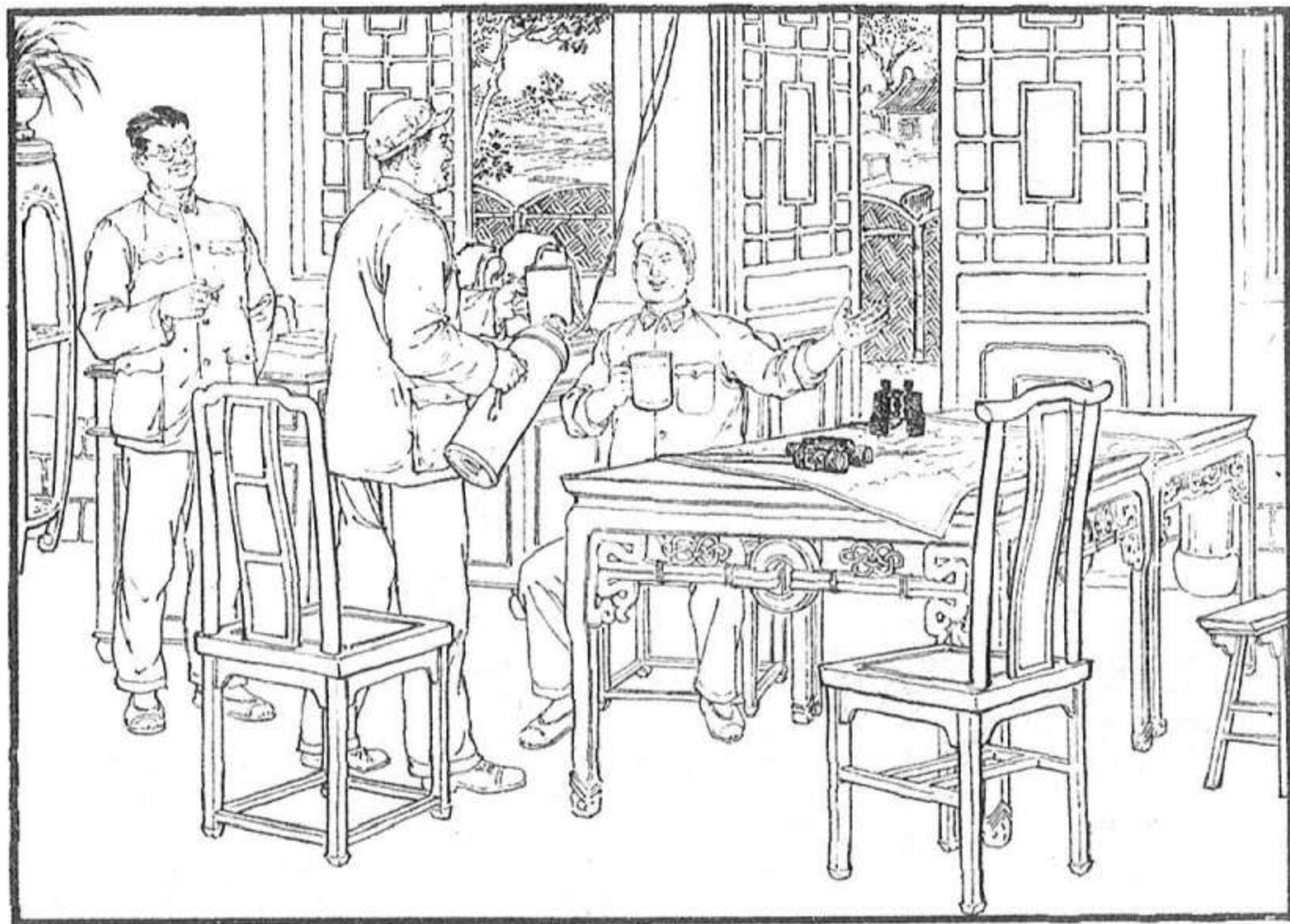


(61) 邵庄气得脸色发青，啪的攥下话筒。牙齿一咬，下了一道命令：“第一线部队撤到第二线！把刘义这个老混蛋摔给共军……”就这样，我军很顺利的占领了敌人的前沿阵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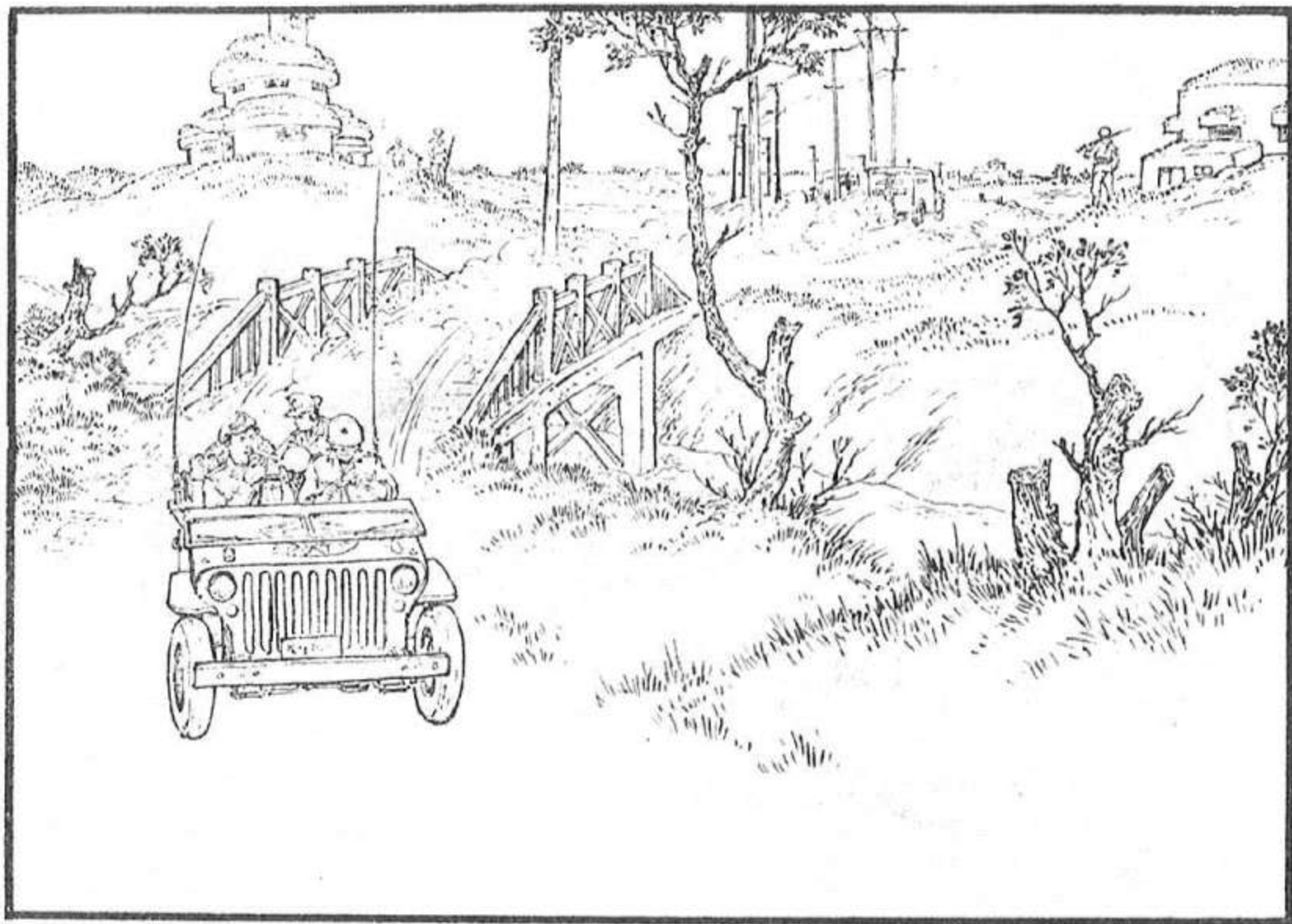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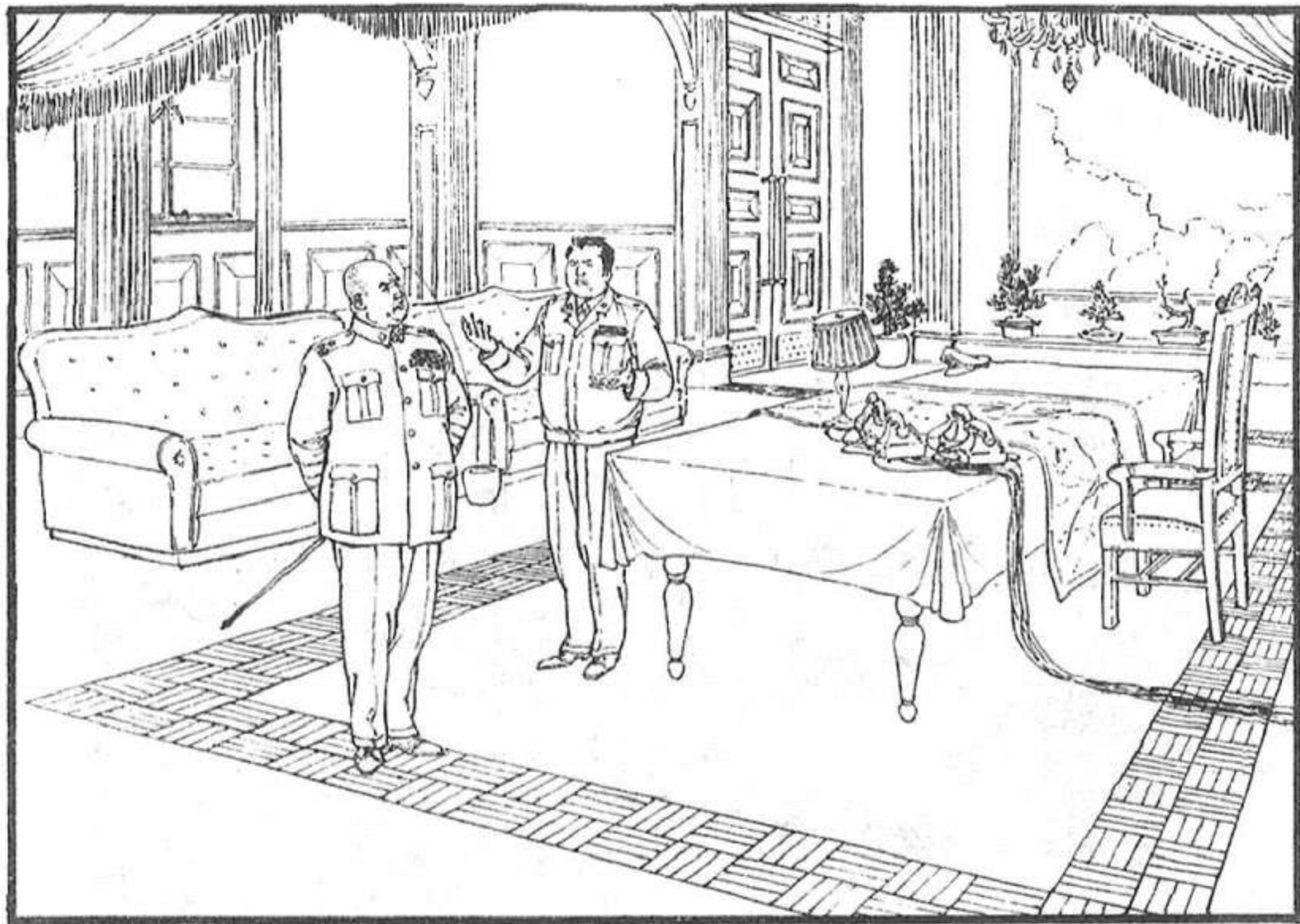
(62) 我军正乘胜追击敌人，忽然军部传来命令：停止攻击。萧师长心中弄不明白，便赶来见军长。军长向他解释说：“我们不是把邵庄赶走，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！要知道在市郊多消灭一个敌人，等于减少一分对城市的破坏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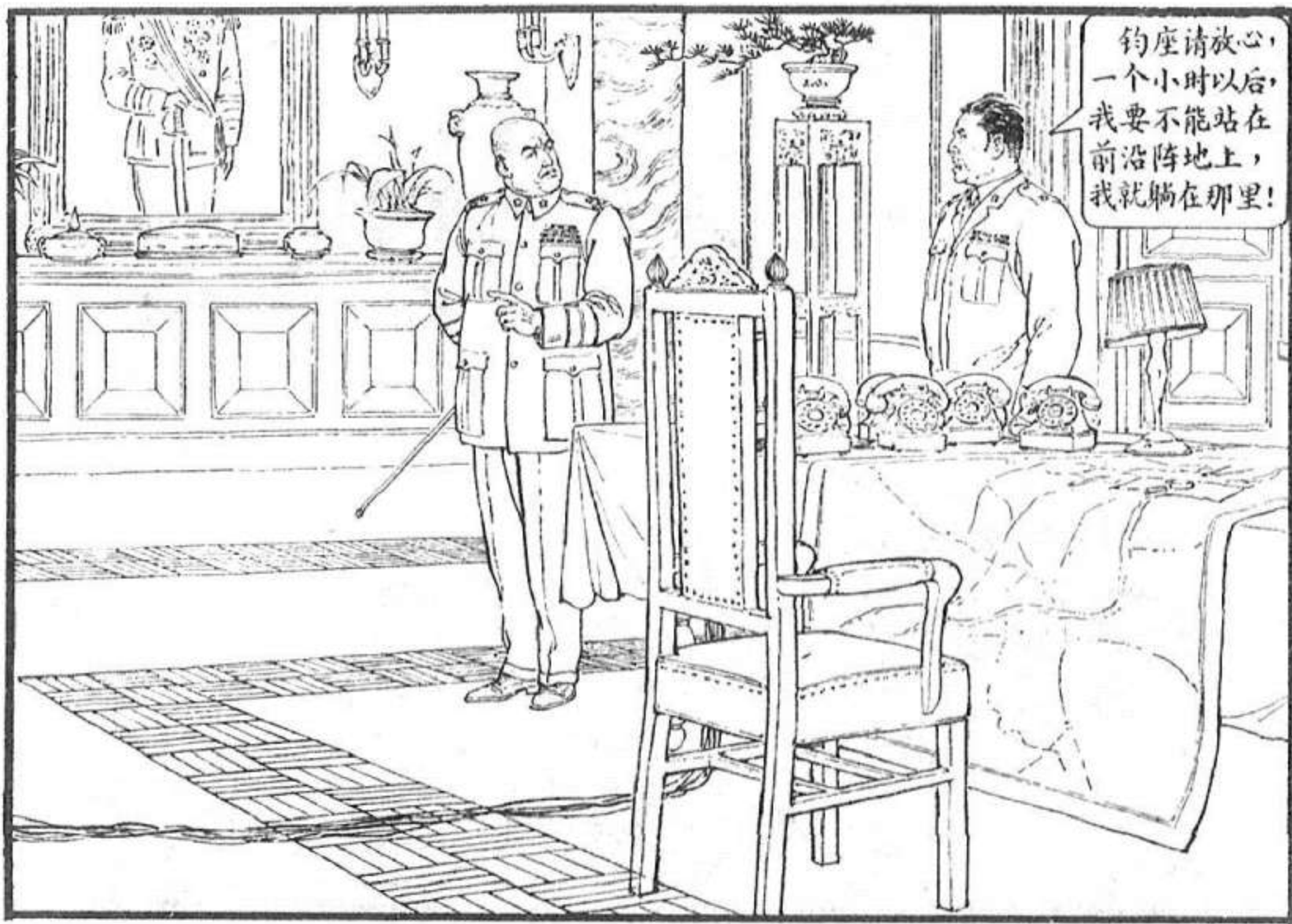
(63) 军长倒了一杯水给萧师长，萧师长喝了一口水，笑着说：“等邵庄来送死吗？我看敌人不会那样傻！”军长说：“我们不犯错误的话，一切敌人都是傻瓜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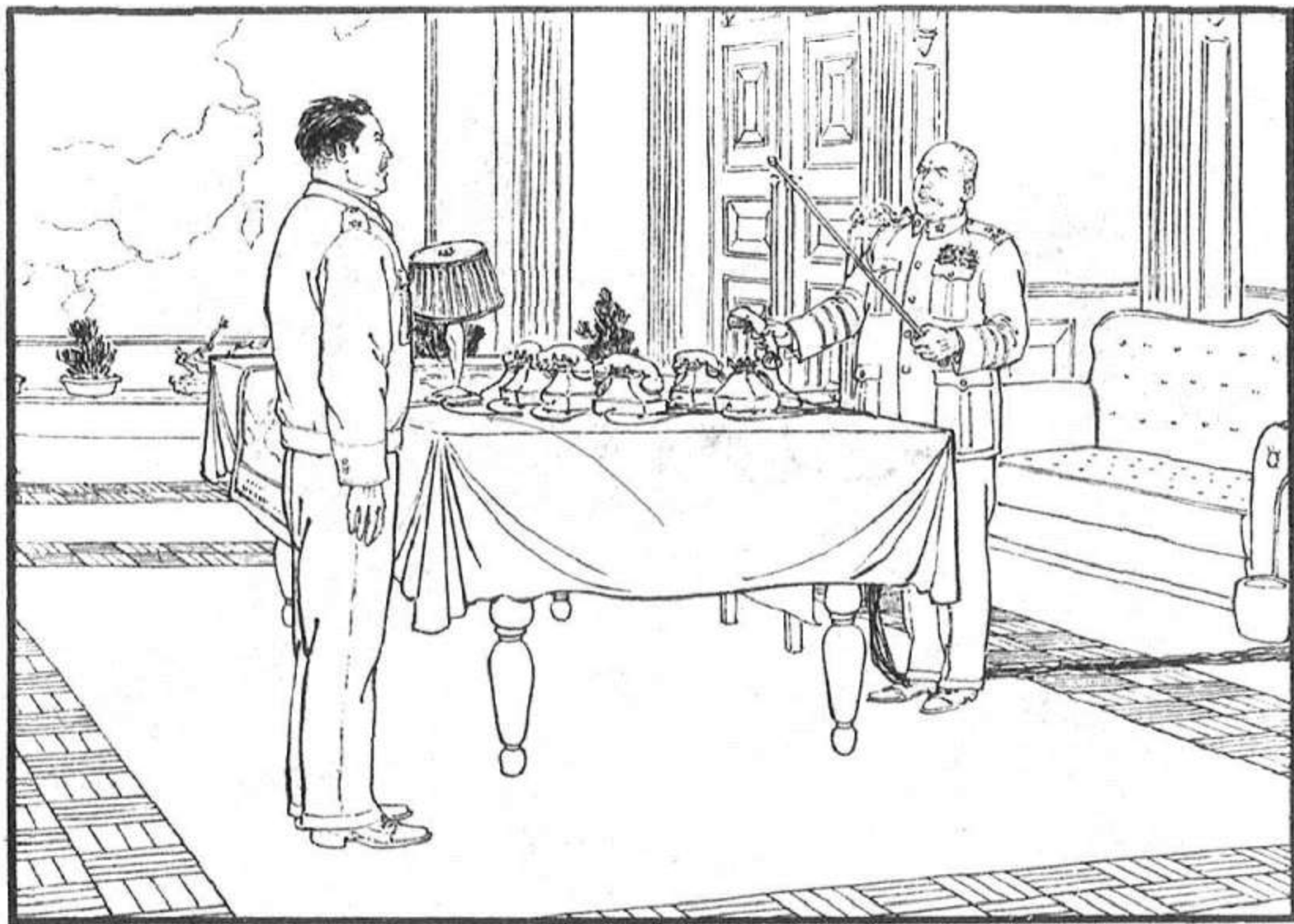
(64) 邵庄撤到第二线，慌张布置了防守，哪知炮声沉寂，解放军却不进攻了。他松了一口气，急急跳上吉普车，向汤恩伯总部赶去，存心要告刘义一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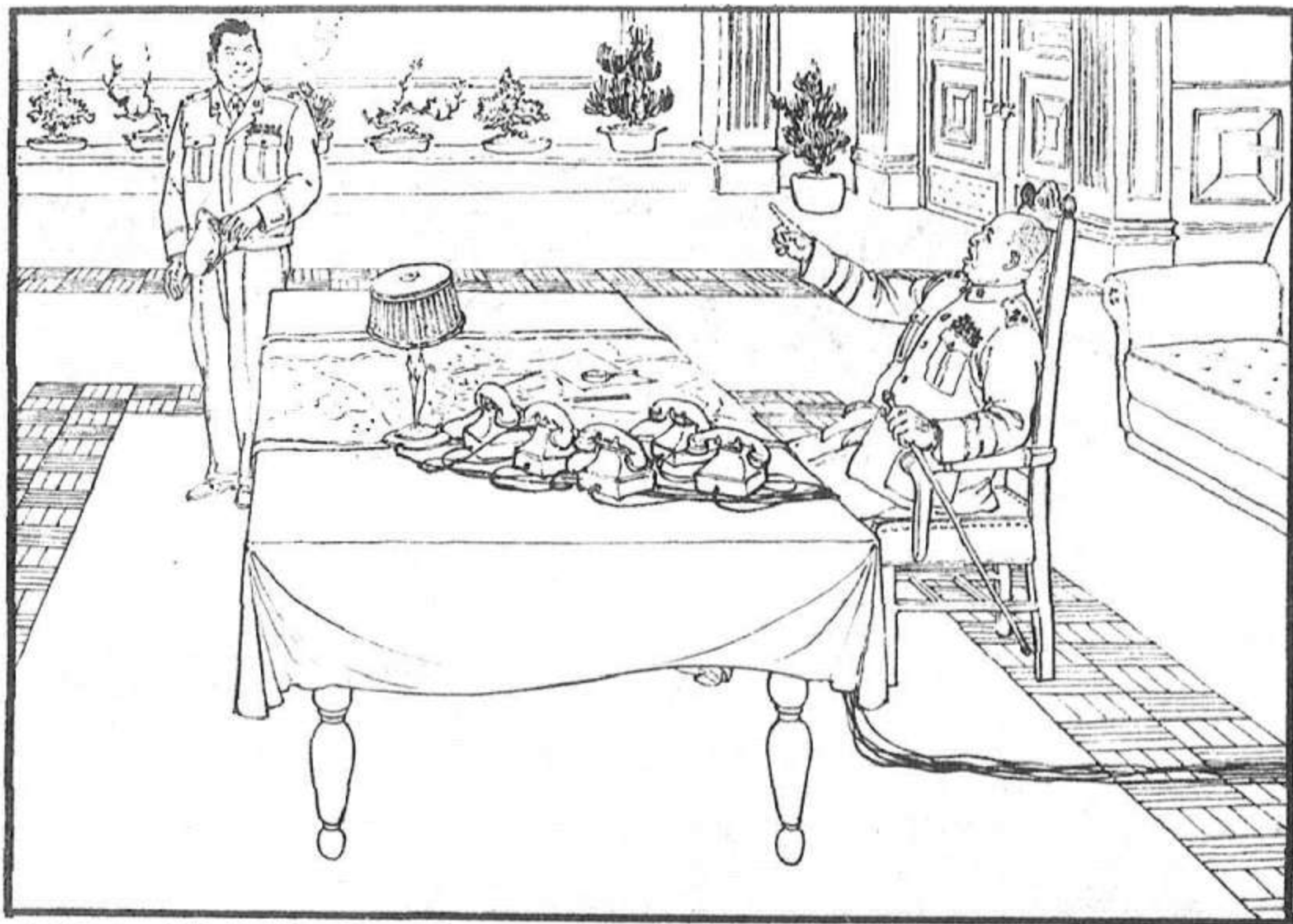
(65) 邵庄一见汤恩伯，又气愤又委屈的说：“共军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，刘义阵地上却一弹未落，我向他告急，他却按兵不动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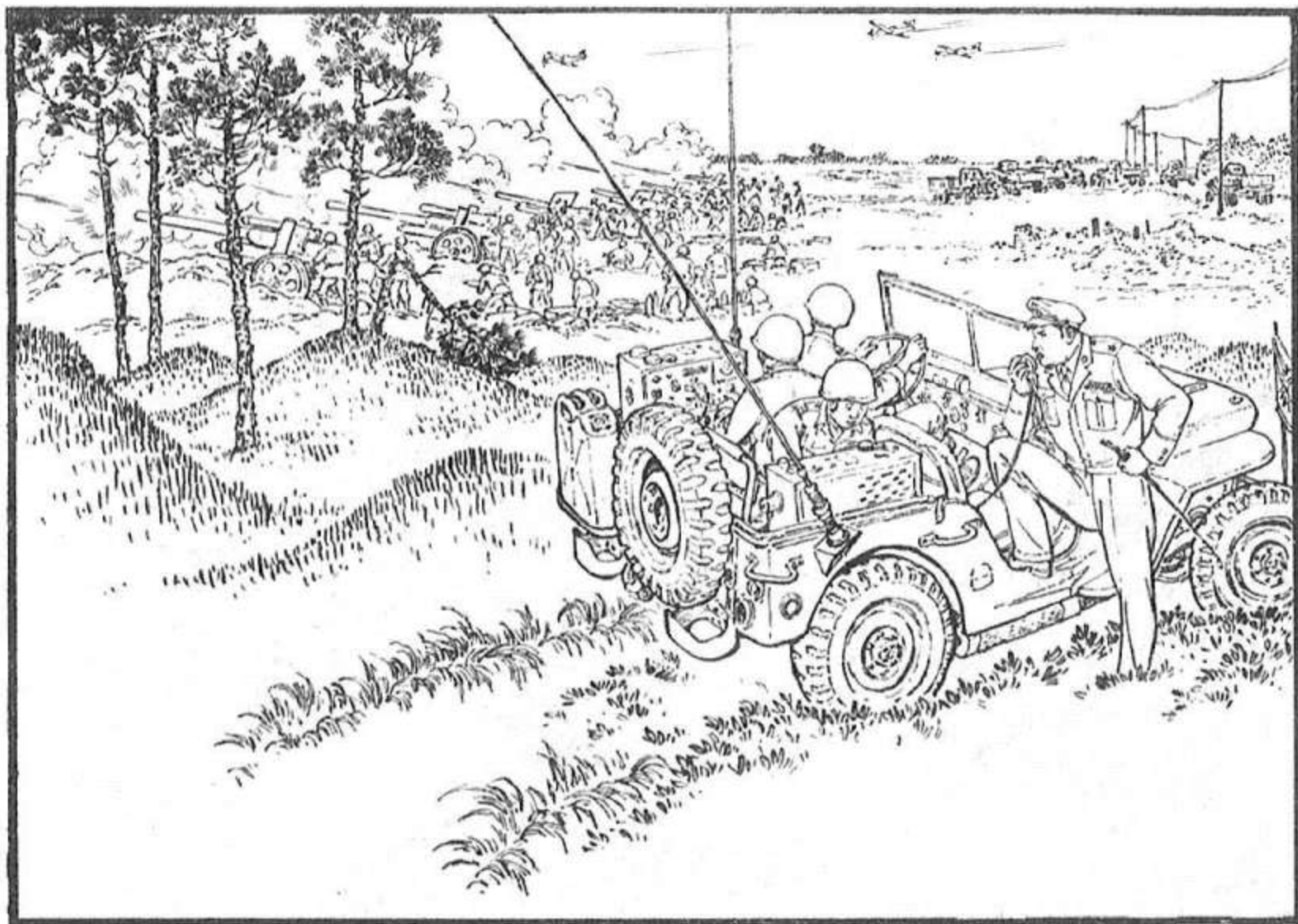
(66) 汤恩伯沉下脸：“刘义还在阵地上！你！……要是引起全线的溃退，丧失了美国朋友所需要的时间，总裁可还在吴淞口！”邵庄吃惊地退了一步，连忙辩解。



(67) 汤恩伯压住恼怒，说：“年轻人，你必须记住，当前，时间对我们比生命都贵重，我马上拨给你一个炮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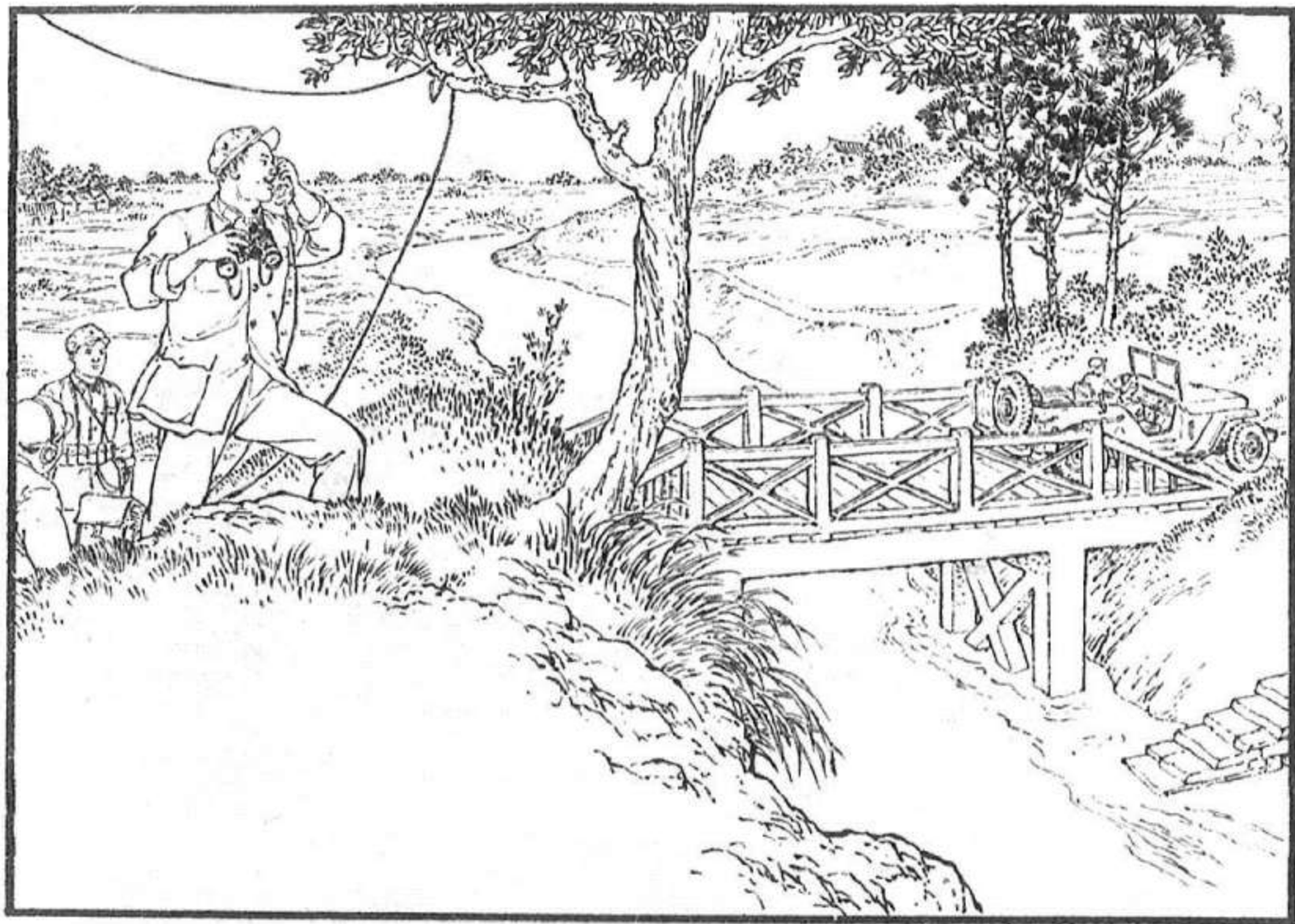


(68) 邵庄接受了命令，临走，却对汤恩伯说：“钧座，刘义的行迹，你认为……”哪知汤恩伯脸色陡变，凶狠狠地说：“我认为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——共产党。你，你该立即收回阵地！”



(69) 邵庄不敢再说，慌忙赶回防地，等到半夜，向萧师反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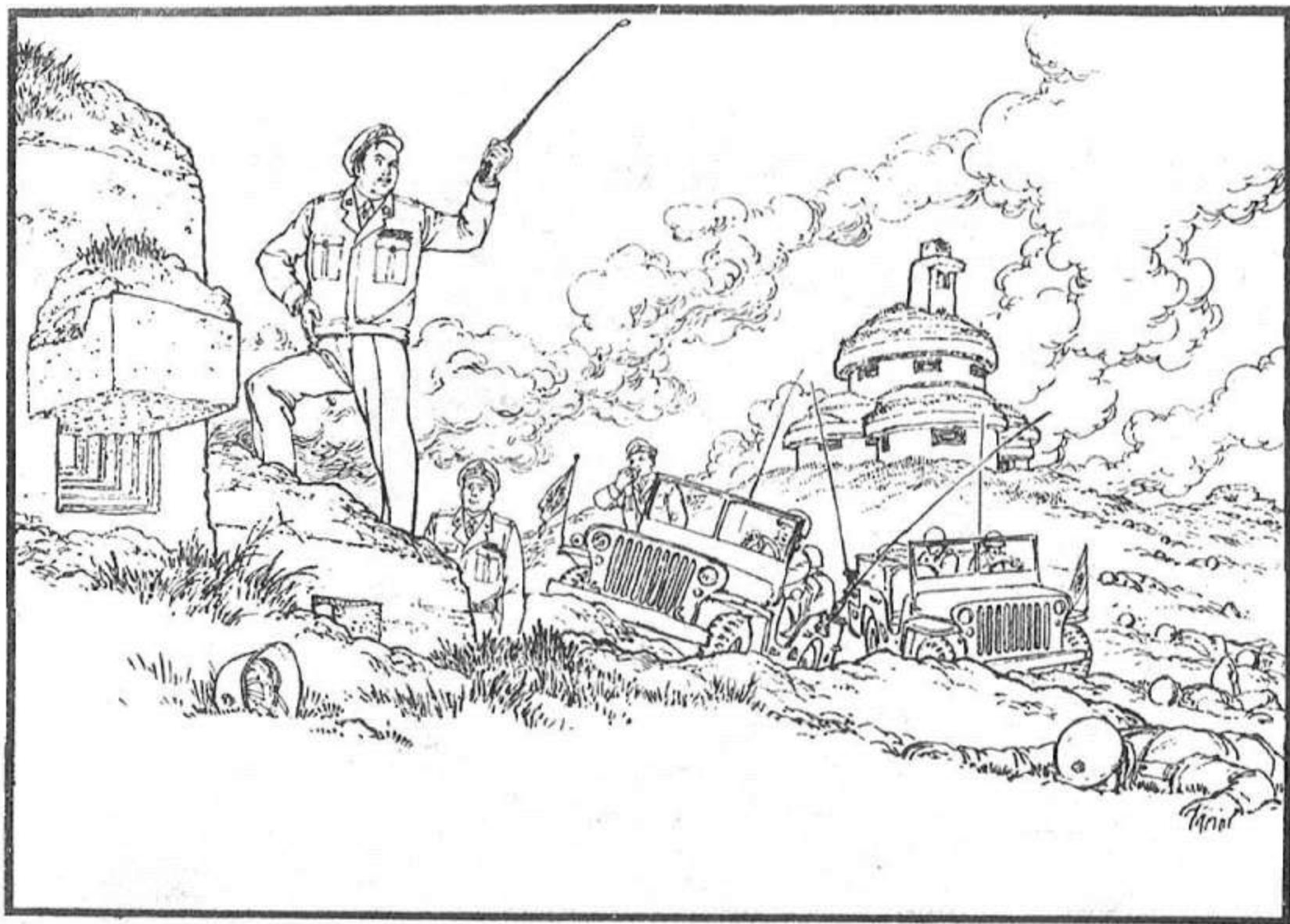




(70) 萧师长见到敌人反扑不禁哈哈大笑：“傻瓜，标准的傻瓜！”他命令前沿部队，赶快退到原地，让邵庄回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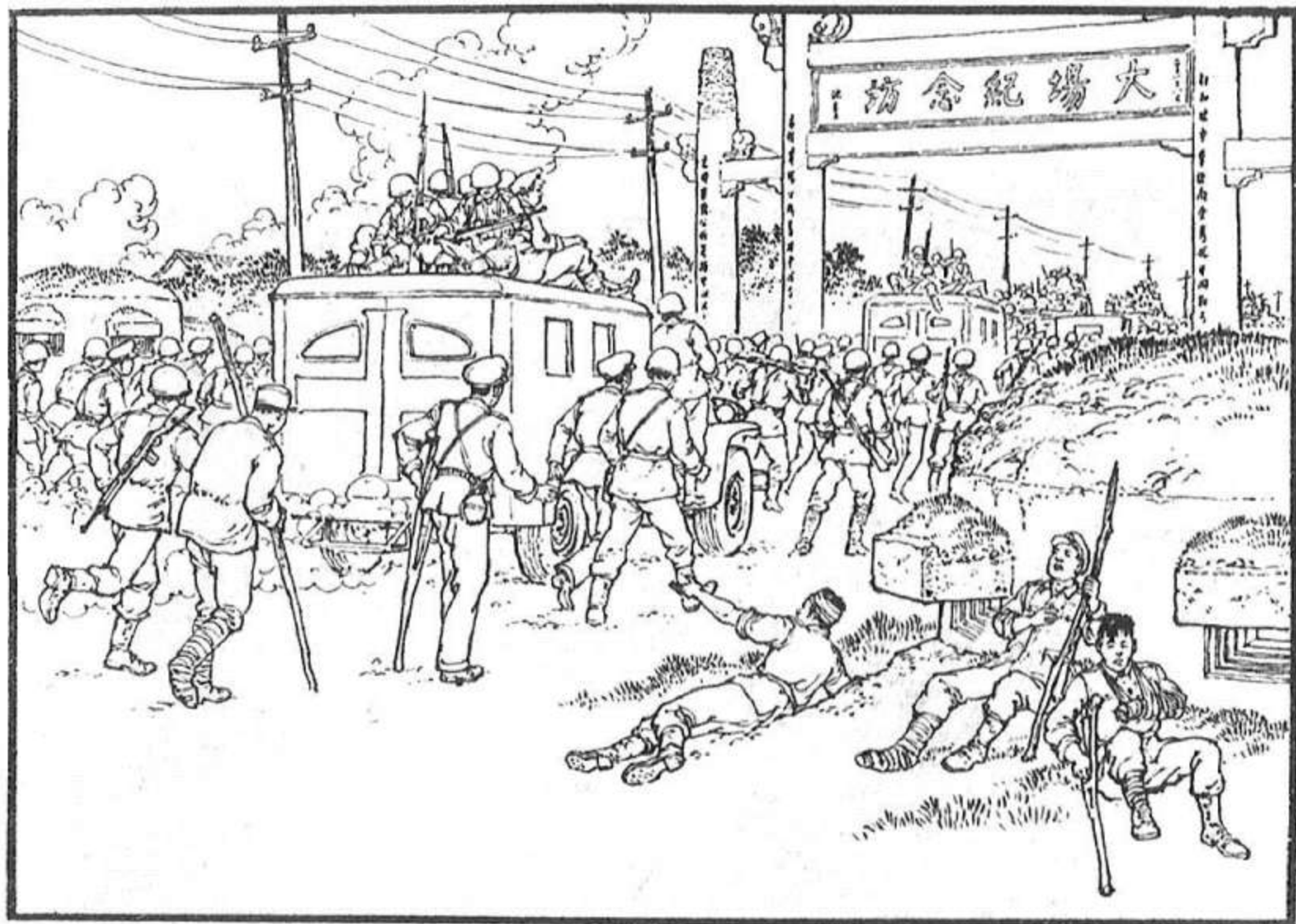
(71) 敌人等我军撤完，只留下一片空空的阵地时，才乱叫乱打着回来。



(72) 邵庄夺回阵地，得意非凡。他站在高地上左右看了一阵，傲然地对参谋长说：“给我报告老头子，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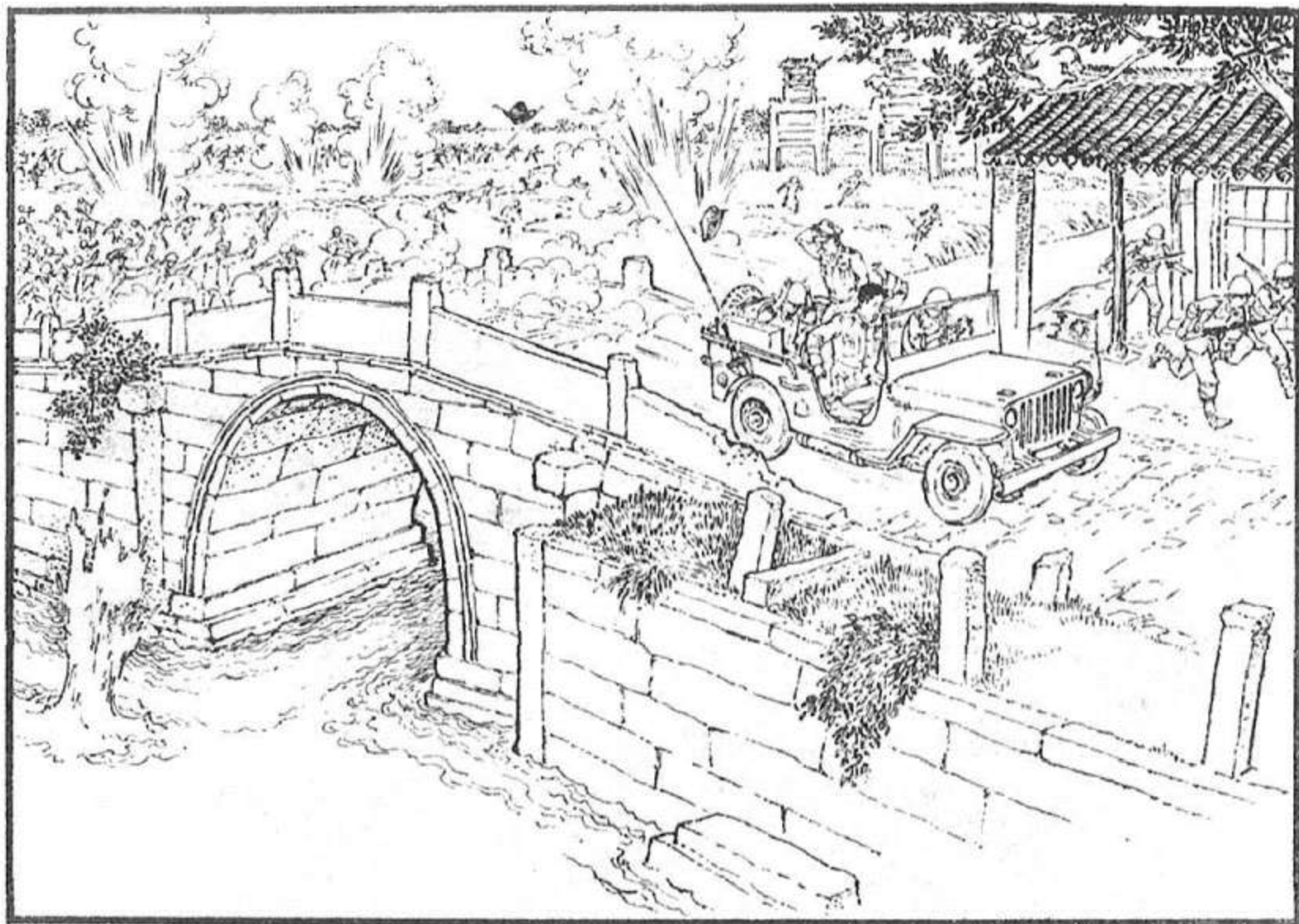
(73) 再说我西线大军这时已直逼真如，驻守在真如的敌人凭借着防御工事，梦想作垂死挣扎，阻挡我军前进。战斗空前激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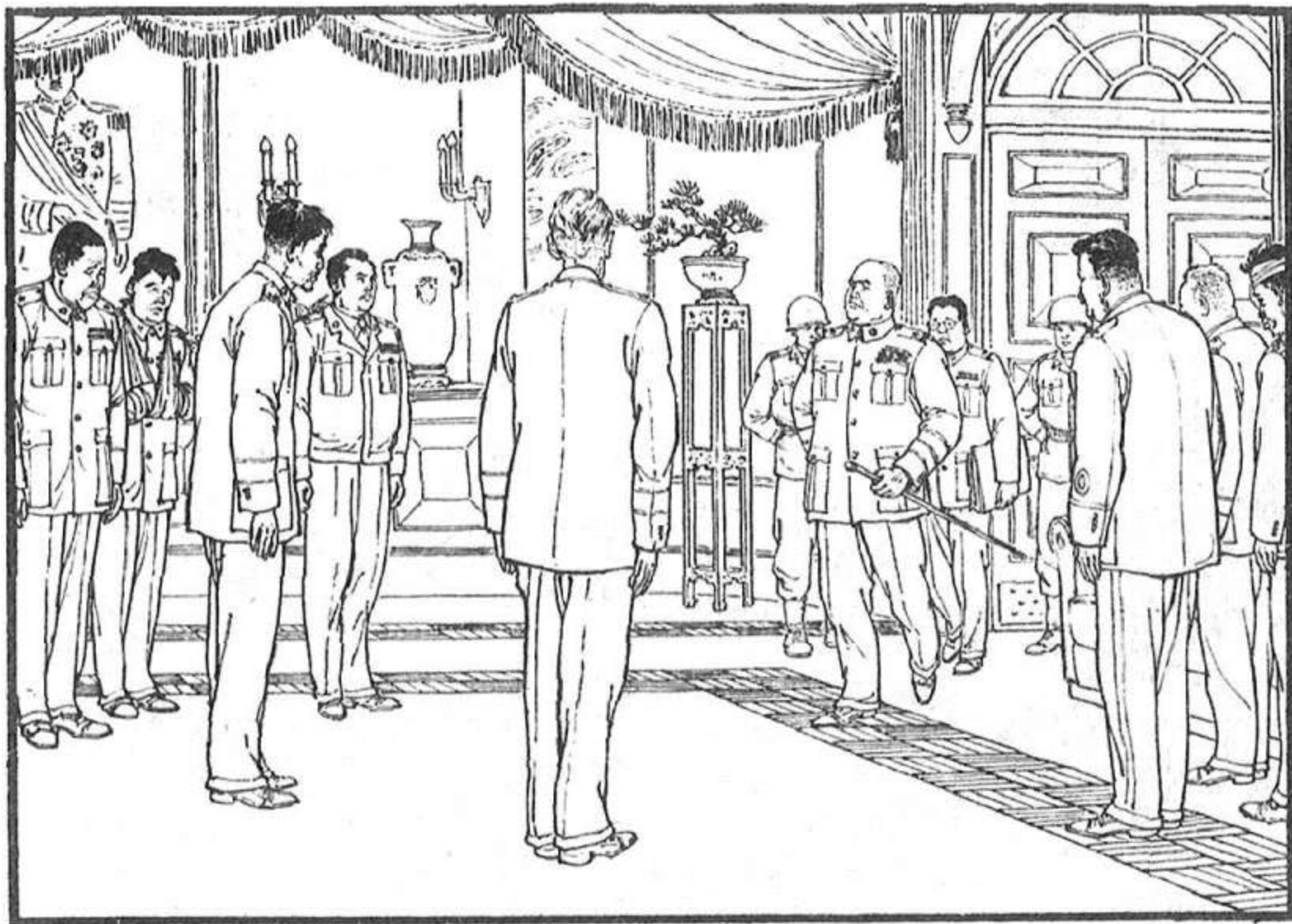
(74) 但是这些所谓永久性的防御工事，被我军的炮弹打得稀烂。敌人不得不从罗店、月浦一带，向大场、吴淞步步退却。



(75) 另一边，我进攻浦东的部队，同时连克周浦、川沙等地，以神速的动作直捣高桥镇，威胁着敌人唯一从海上逃窜的退路——吴淞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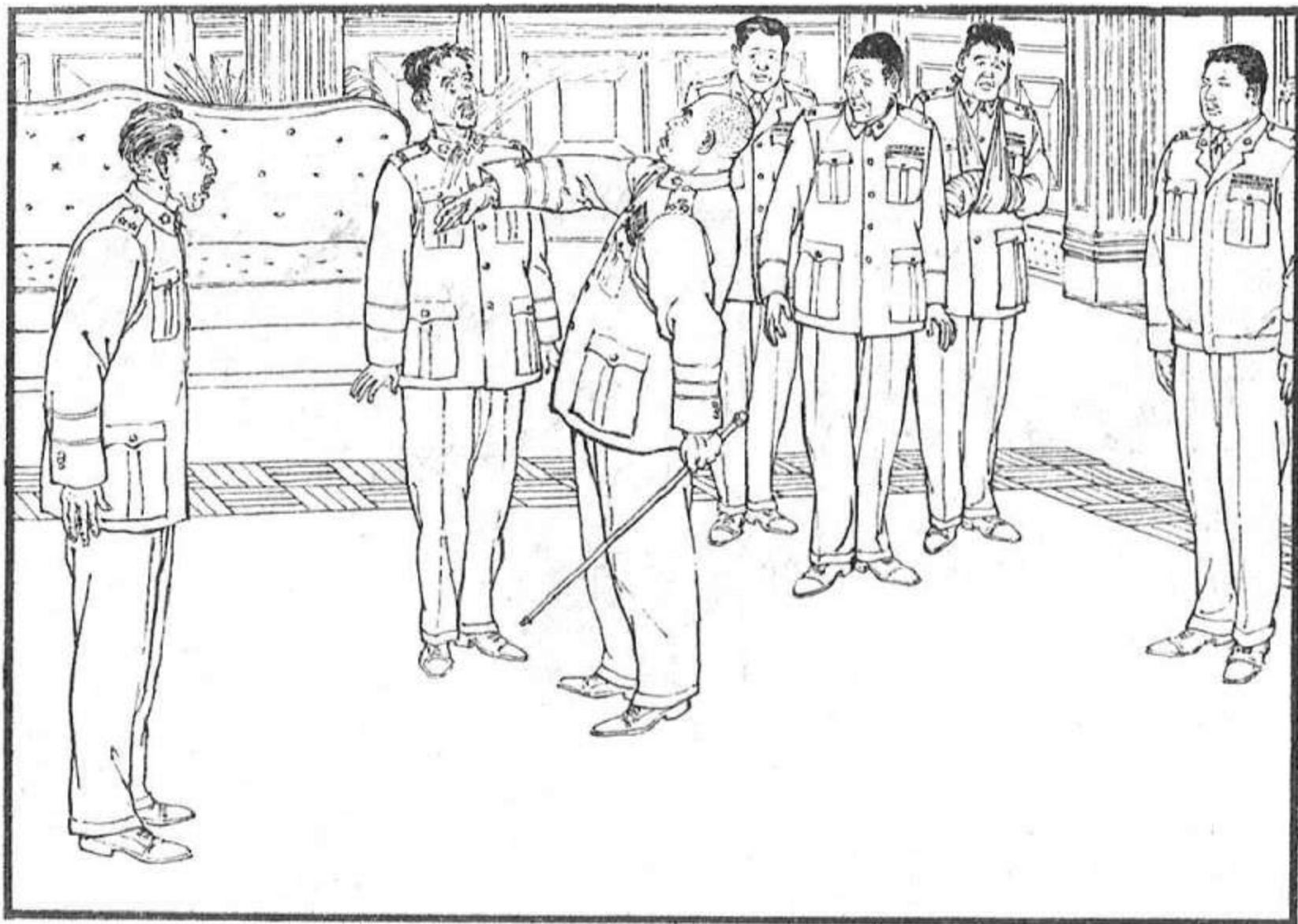


(76) 奉命死守吴淞口的韩孟，见吴淞岌岌可危，慌慌张张的跳上吉普车，来向汤恩伯求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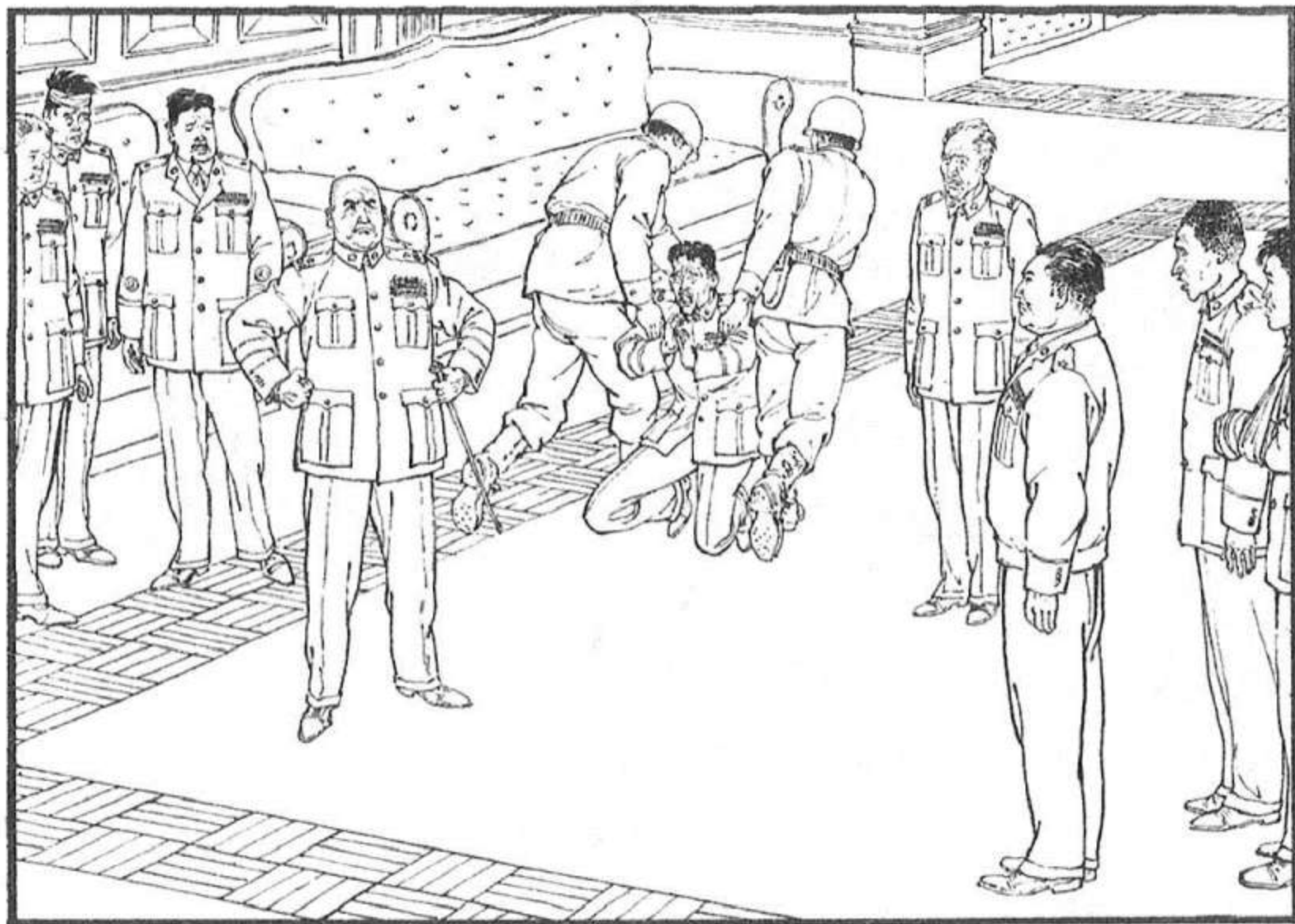


(77) 各路败将纷纷来到汤恩伯的总部，有的低着头，有的吊着臂，谁也不看谁，谁也不跟谁说话。忽然门响了一下，汤恩伯脸色铁青，走进大厅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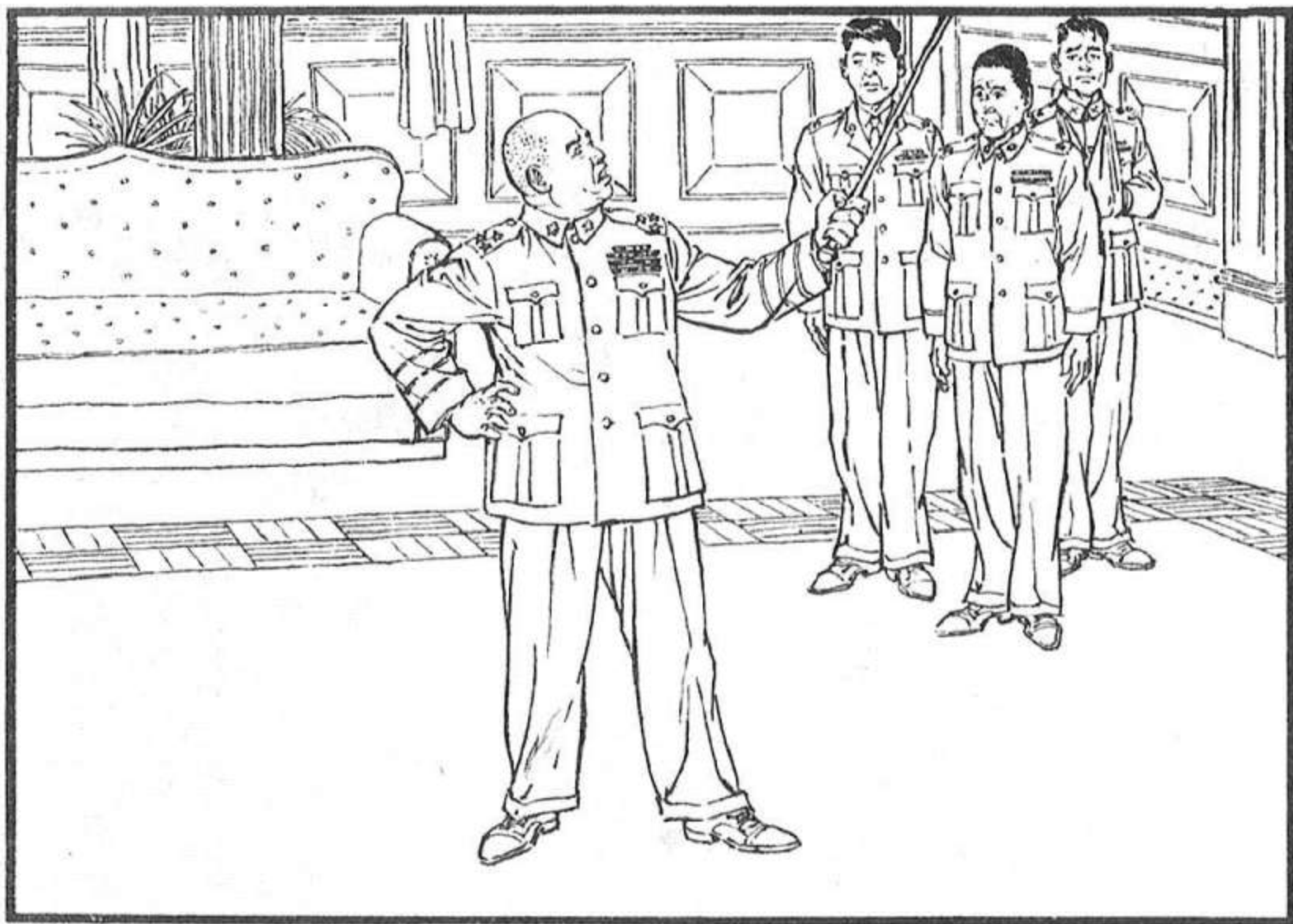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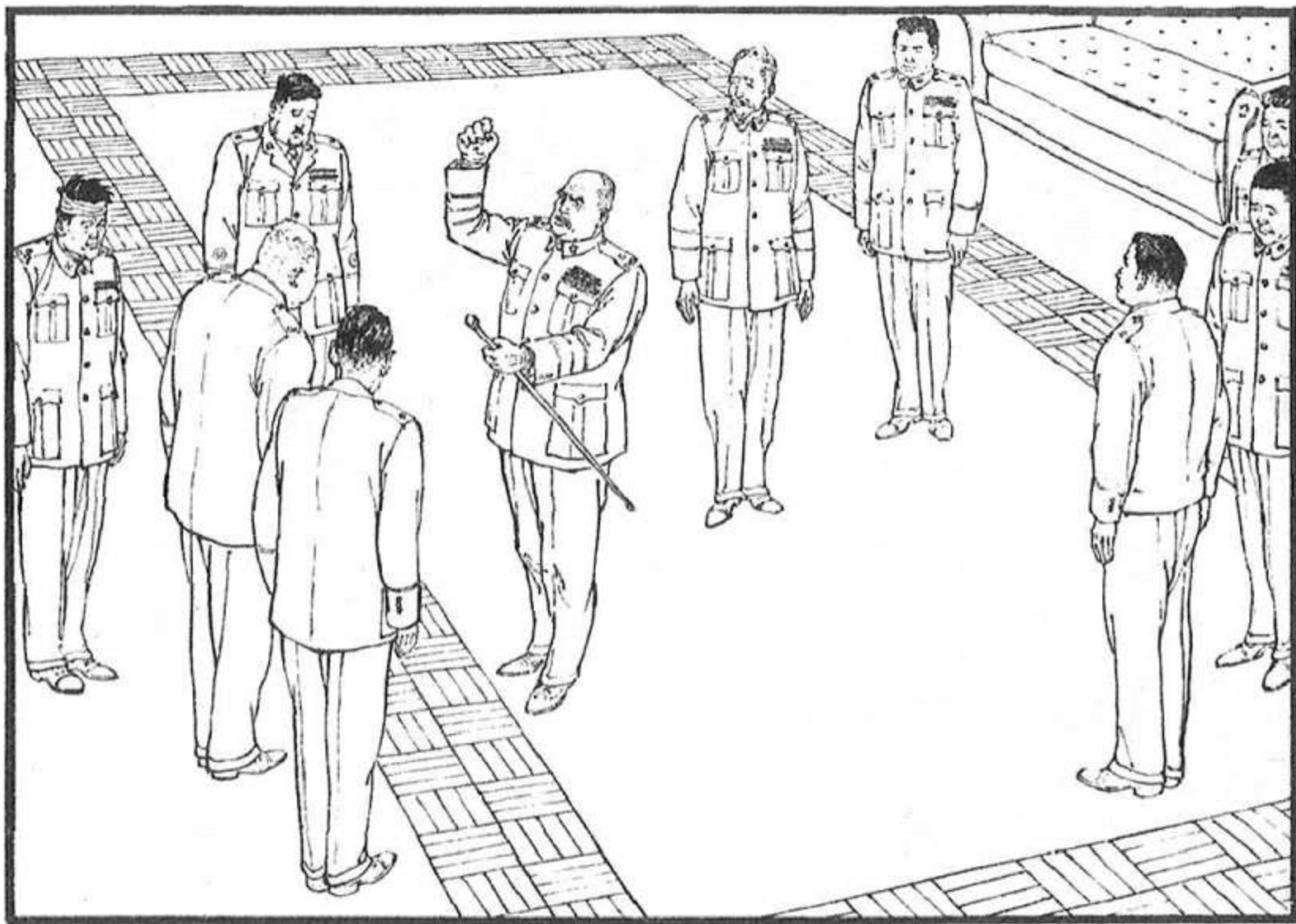
(78) 汤恩伯一直走到韩孟面前，阴森森的说：“韩兄，你还活着，嗯！”韩孟低着头，木立着不敢出声。只见汤恩伯眉毛一竖，伸出大手，在韩孟的左颊上重重刮了一巴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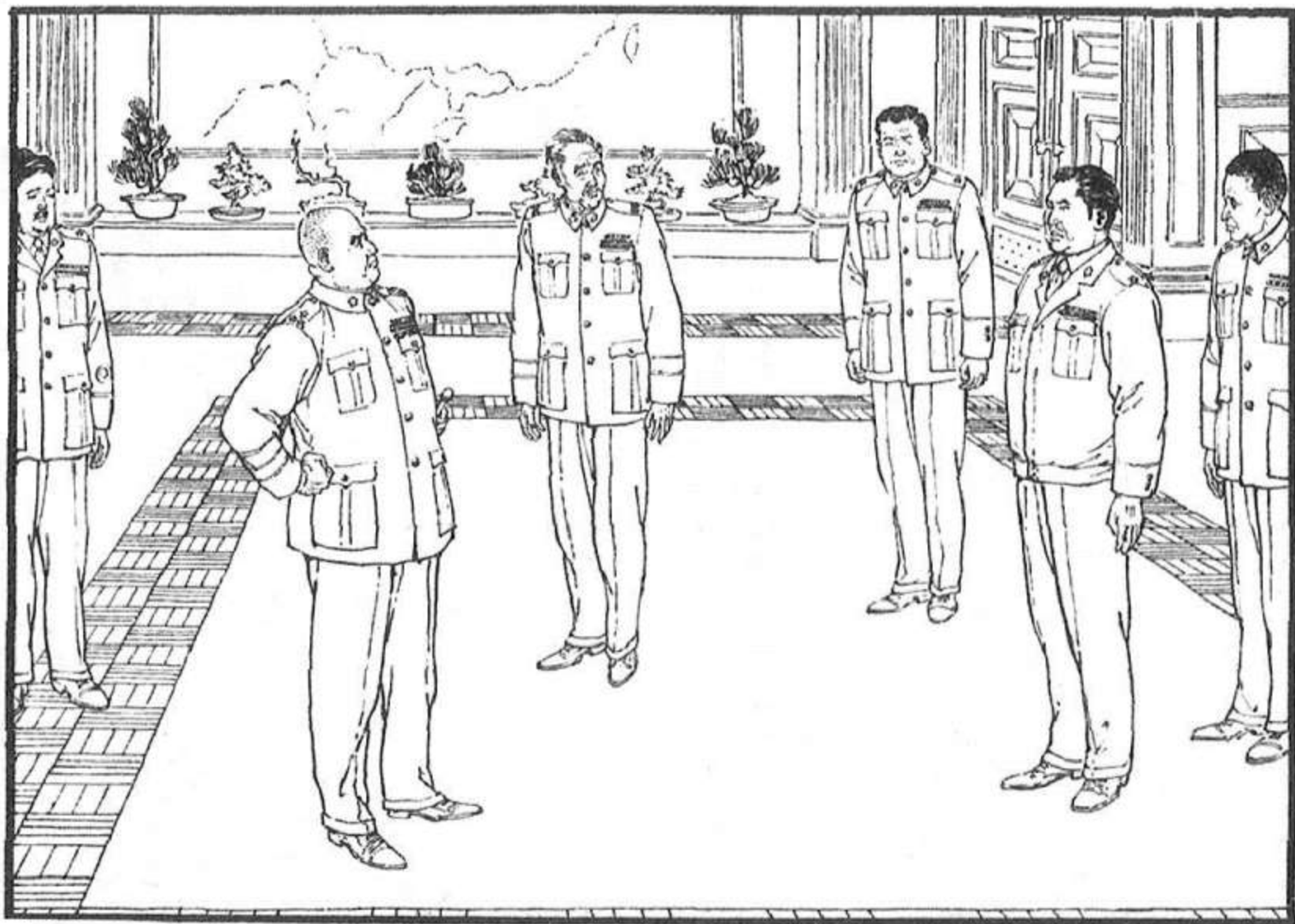
(79) 大家吓得呆若木鸡，谁也不敢出声。忽听得一声吆喝：“拉下去！”韩孟来不及求饶，已被几个卫兵连拖带拉，架出去枪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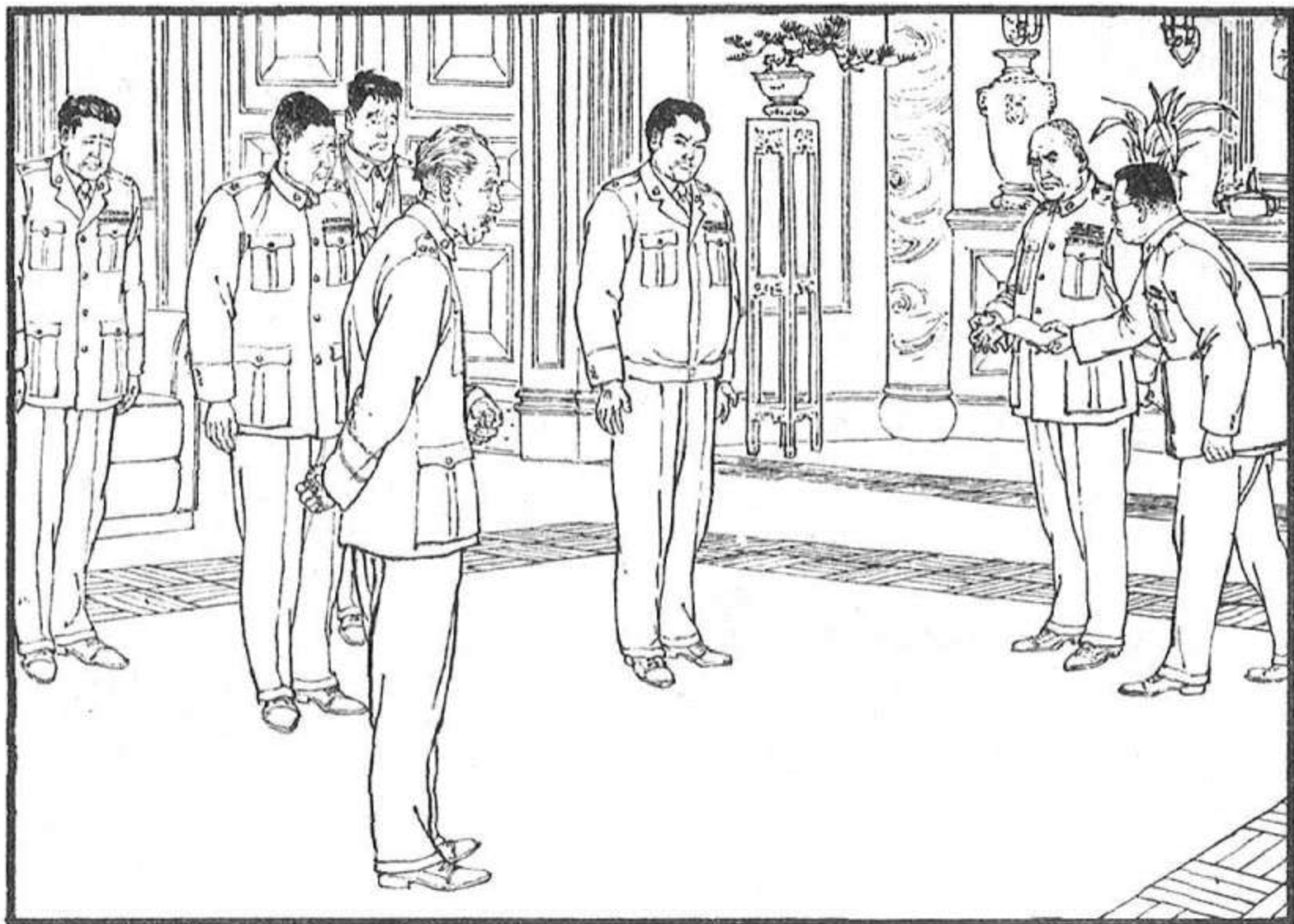
(80) 汤恩伯转对另一批将官：“半小时后，不给我把浦东阵地夺回来，我亲手枪毙你们！”接着又喝道：“你们再叫共军靠近吴淞口一步，别想活着来见我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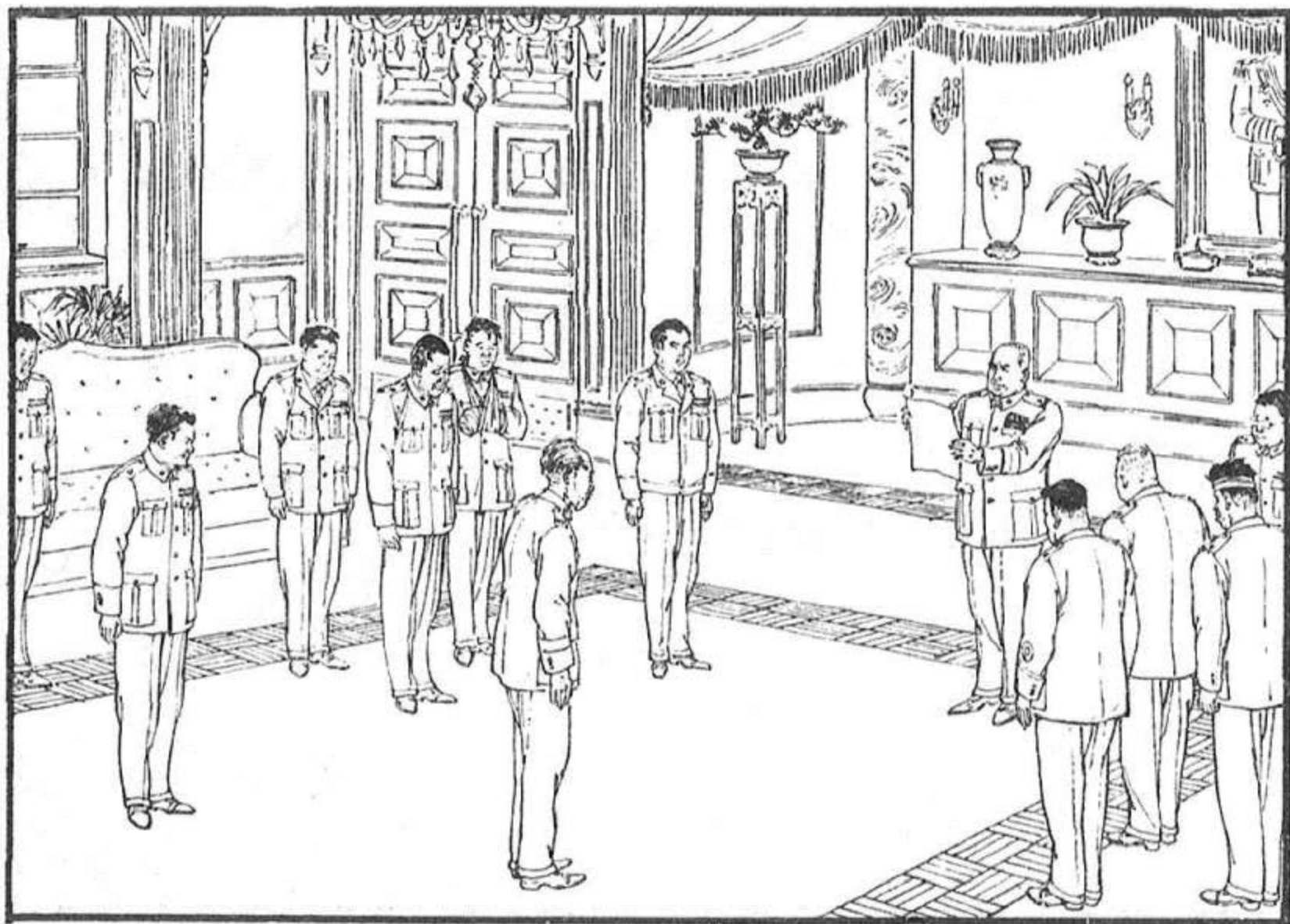
(81) 浦东失守,吴淞也危在旦夕。汤恩伯明知增援是无济于事的,却恶狠狠的举起拳头,对将官们进行大声的训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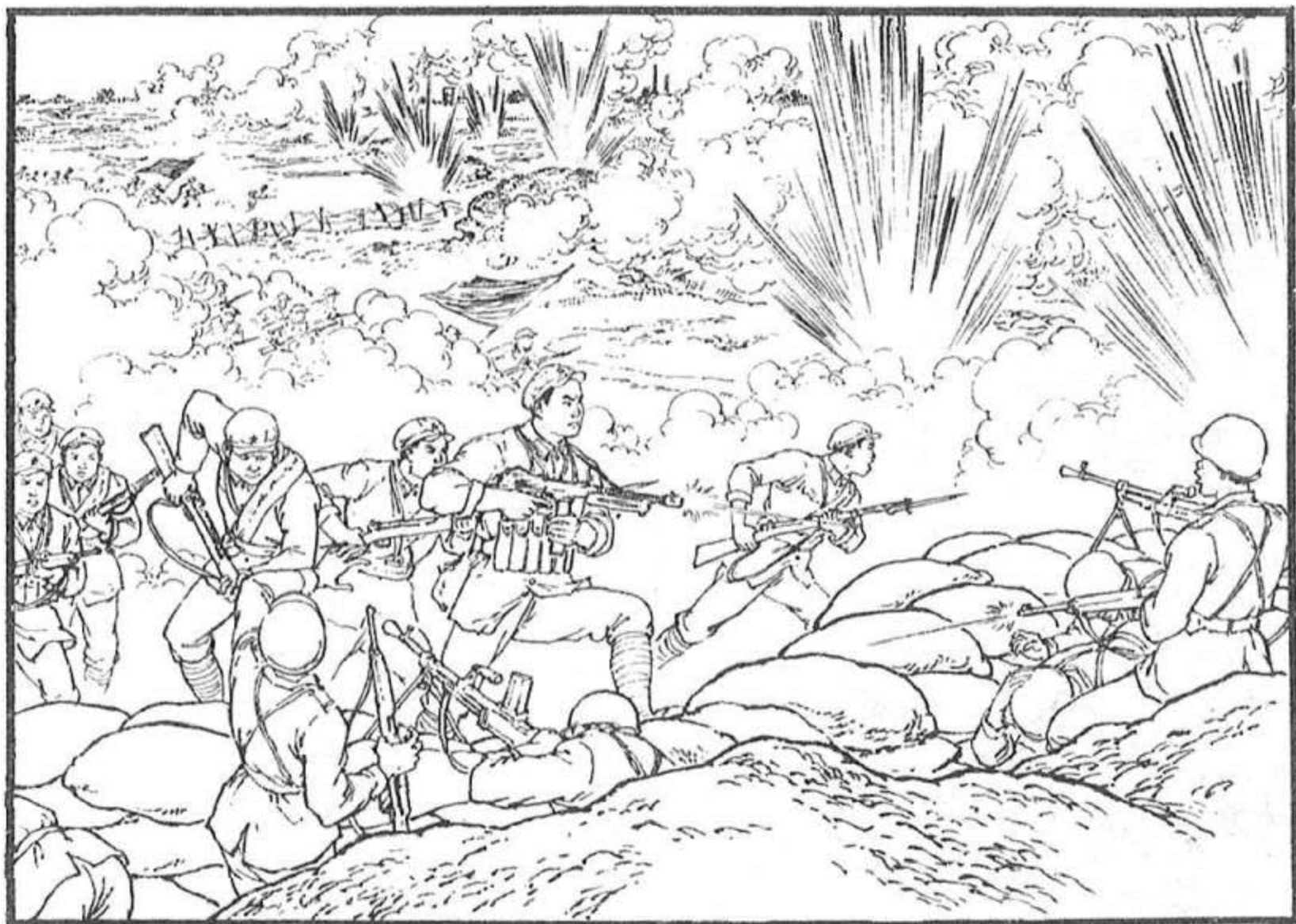
(82) 屋内死气沉沉。汤恩伯用凶恶的眼光环视着各将官，最后他把视线落到刘义和邵庄身上。邵庄向前跨了一步：“钧座！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！”



(83) 刘义慢慢的抬起头，反击说：“老弟言之有理，不过更应该惩罚那个首先丢弃阵地逃跑的人！”正说时，汤恩伯亲信递上一张纸条给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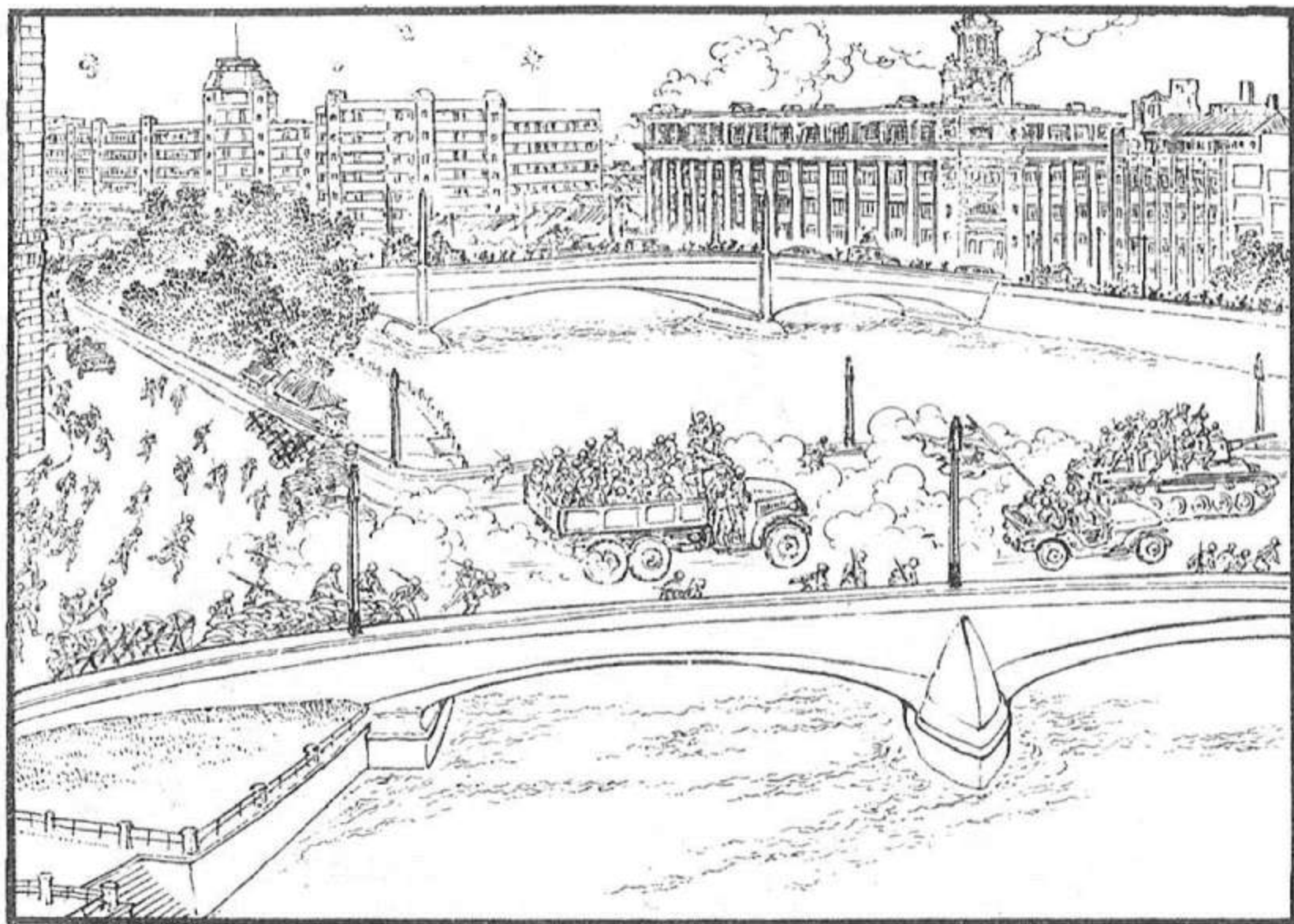


(84) 汤恩伯看毕，突然大嚎一声：“总裁手谕！”众将官啪地一声，靠拢了脚跟。汤恩伯继续嚎叫：“命我等死守上海市区，战至一兵一卒决不退让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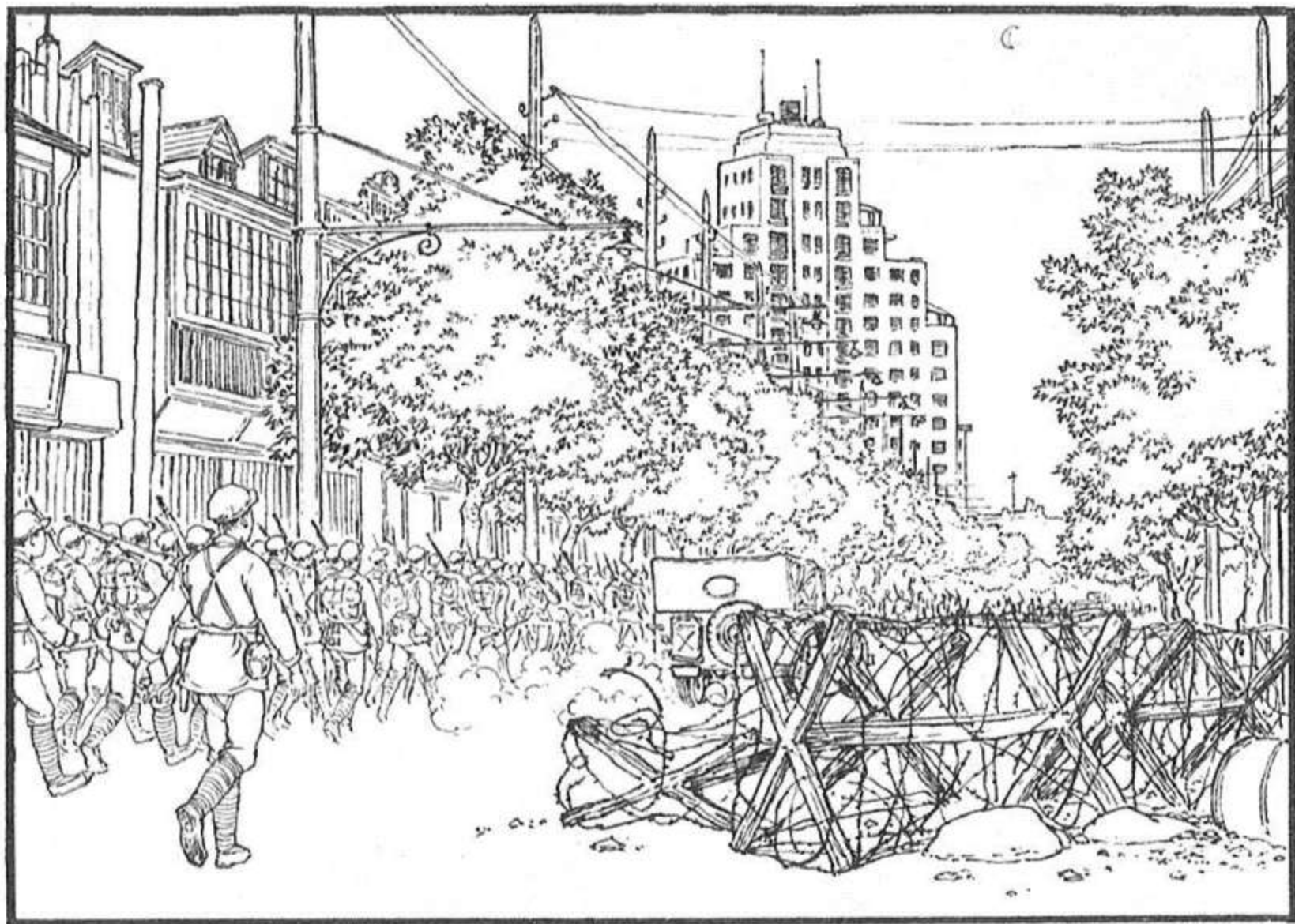


(85) 五月二十四日晚上，我军发起总攻。猛虎班班长赵强带领全班战士，冲入敌军阵地，向敌人横扫猛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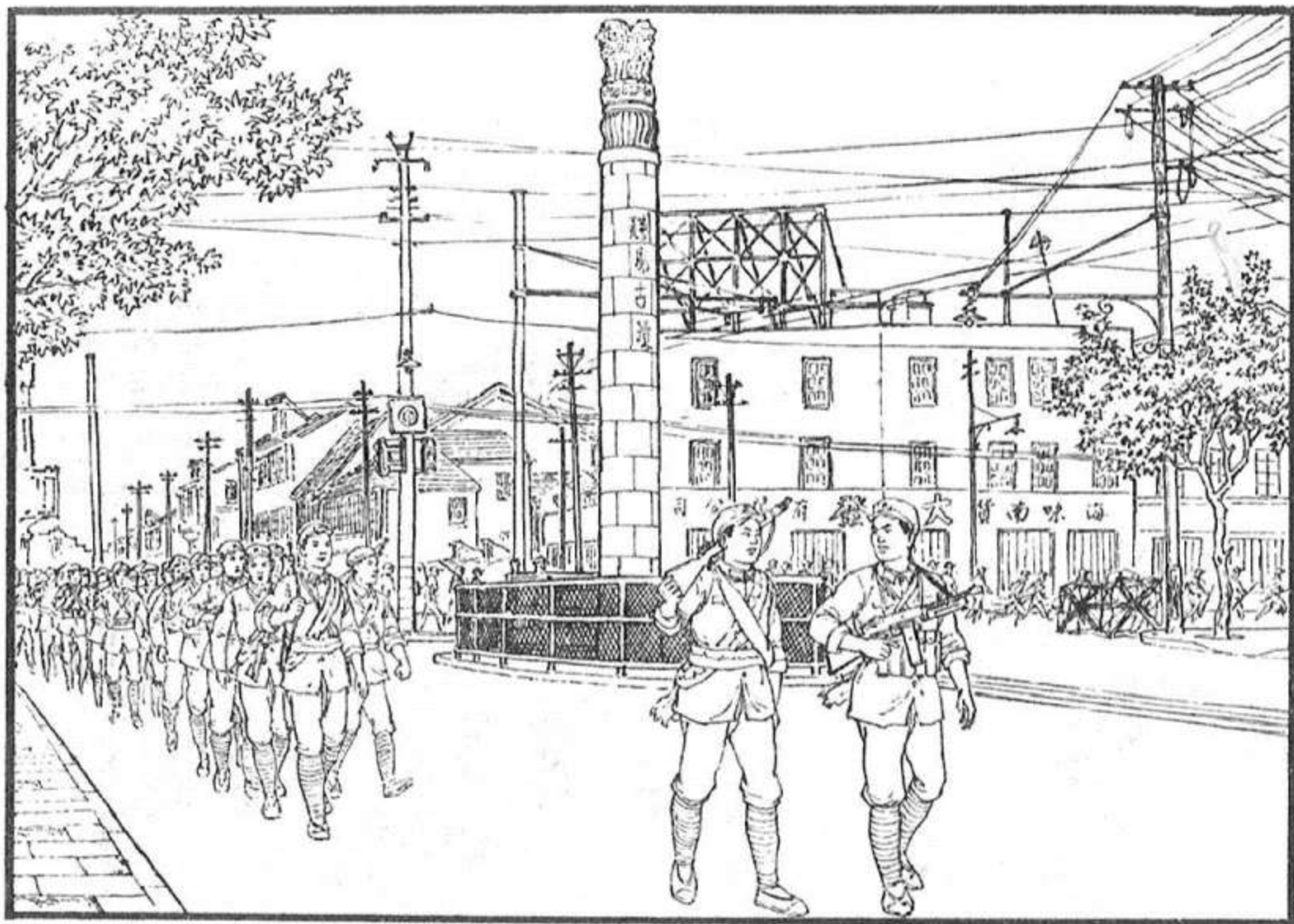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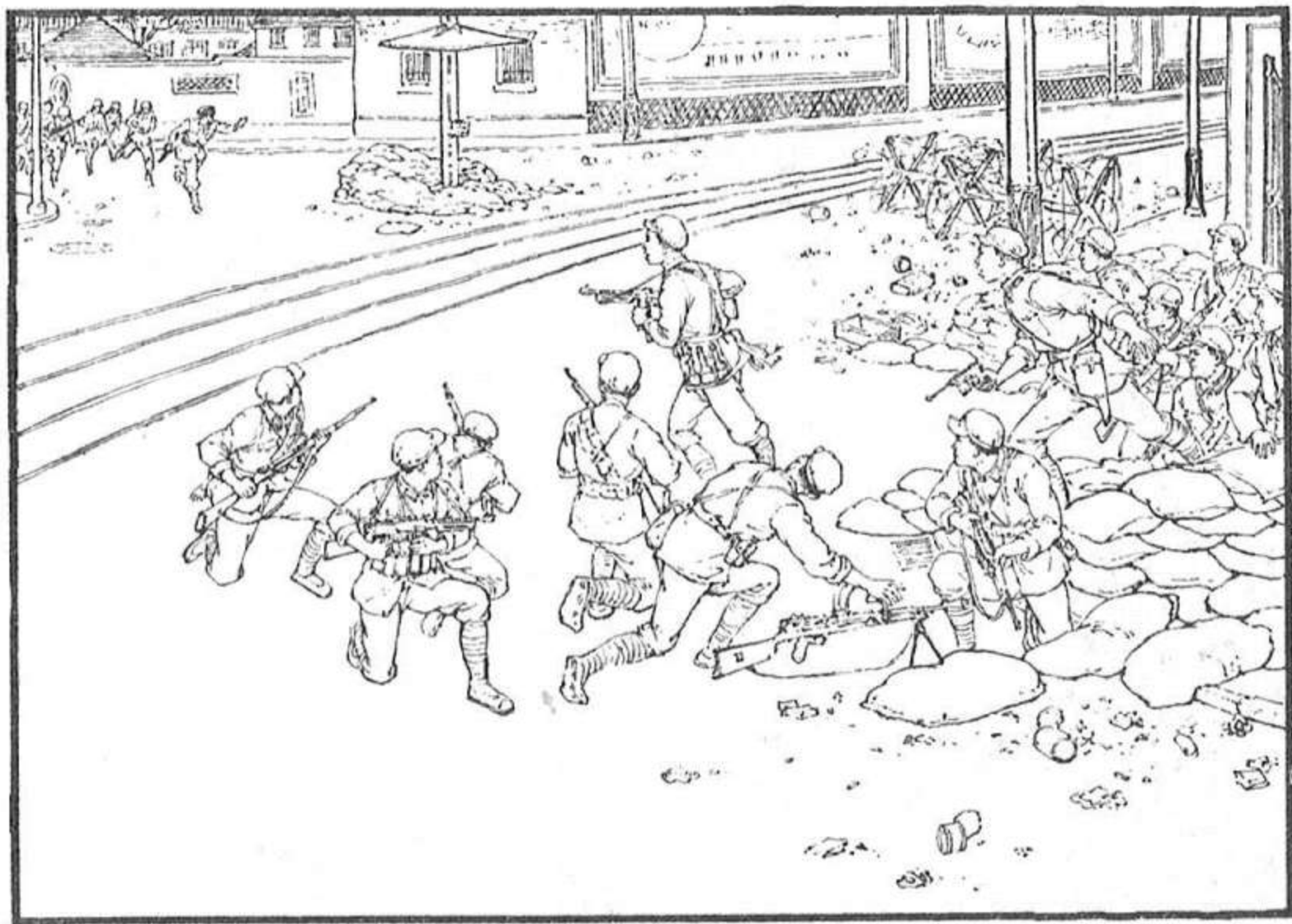
(86) 邵庄和刘义的残兵败卒逃进市区，撤退到苏州河北岸，依据高楼大厦进行顽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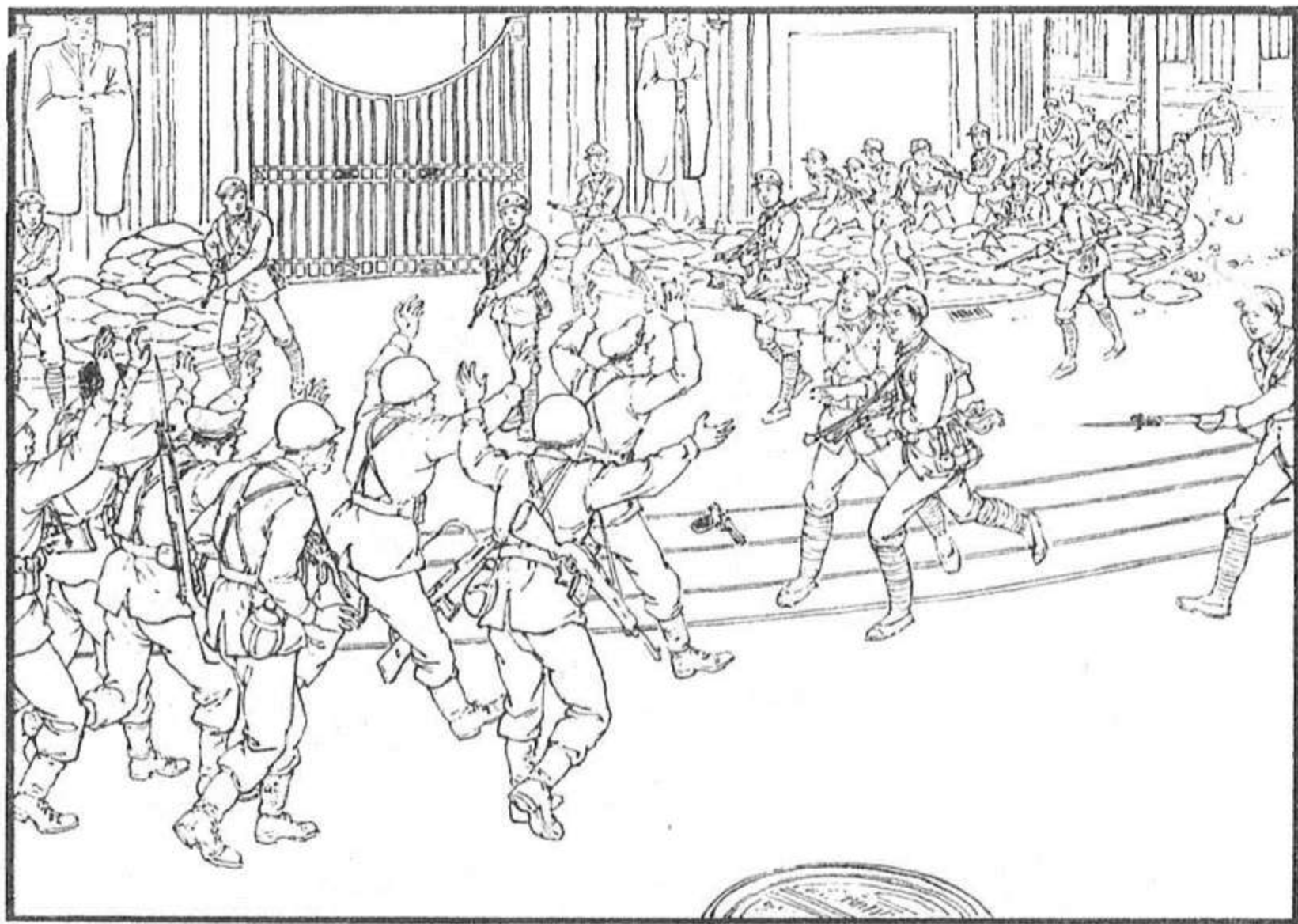
(87) 当天深夜，西南战线的解放军，浩浩荡荡开进了市区，不断向东北方向追击敌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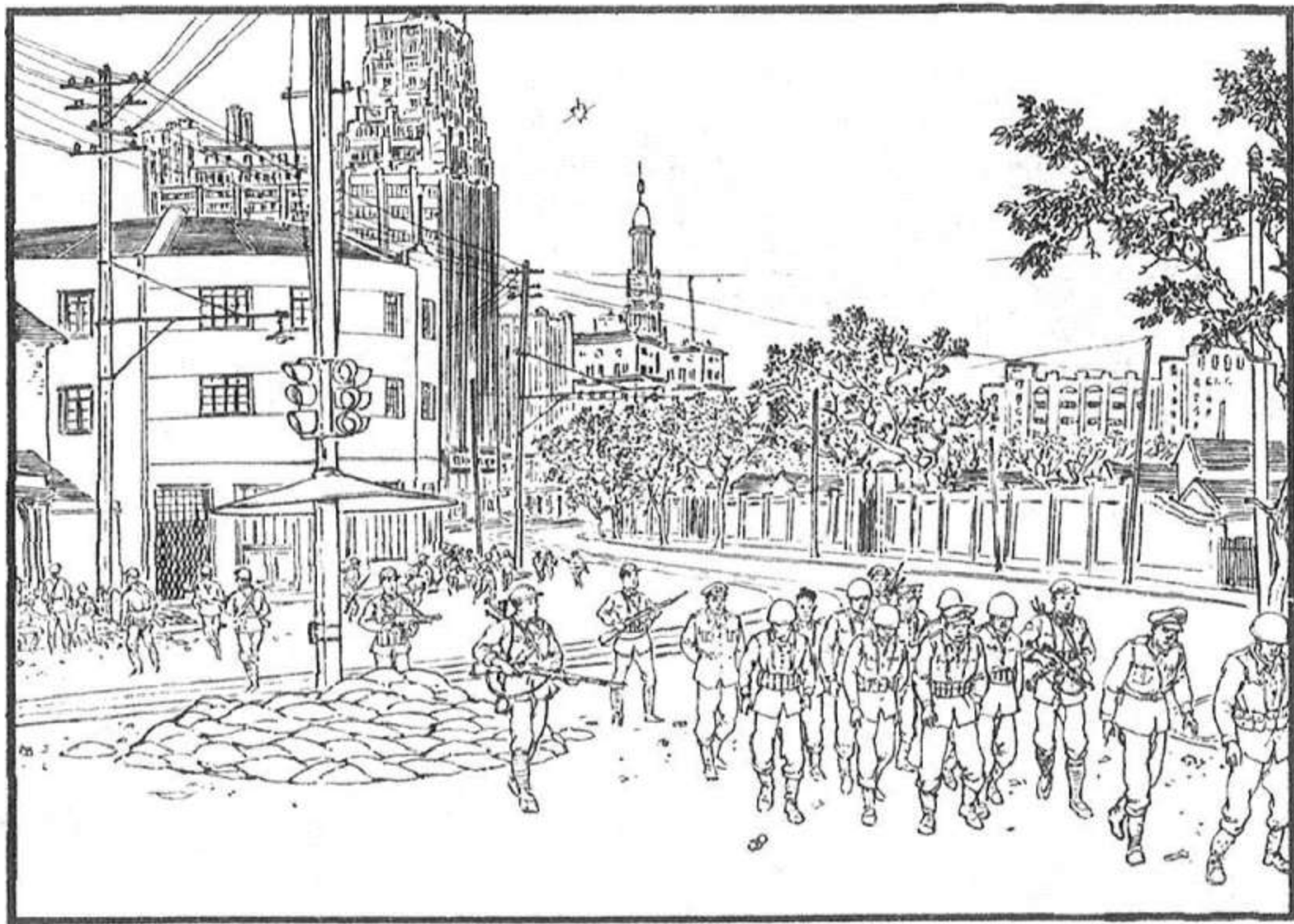
(88) 大军进入市区。赵强踏上熟悉的马路，心头十分激动。小罗左顾右盼，问这问那，一会又大嚷起来：“班长，上海好大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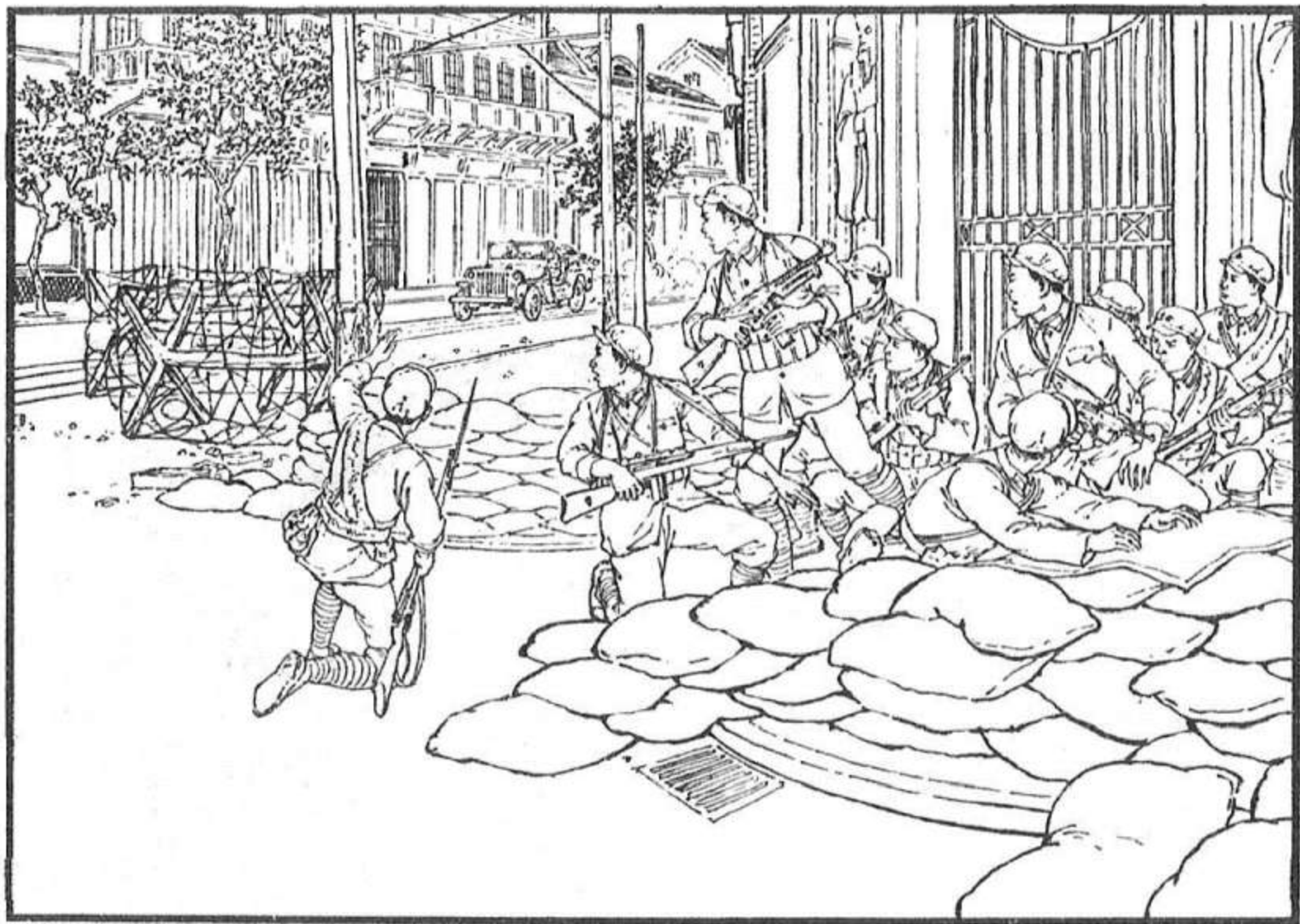
(89) 三连冲到一个交叉路口,忽然后面窜来了一股敌人,领头的大喊:“快撤,快撤,共军追上来啦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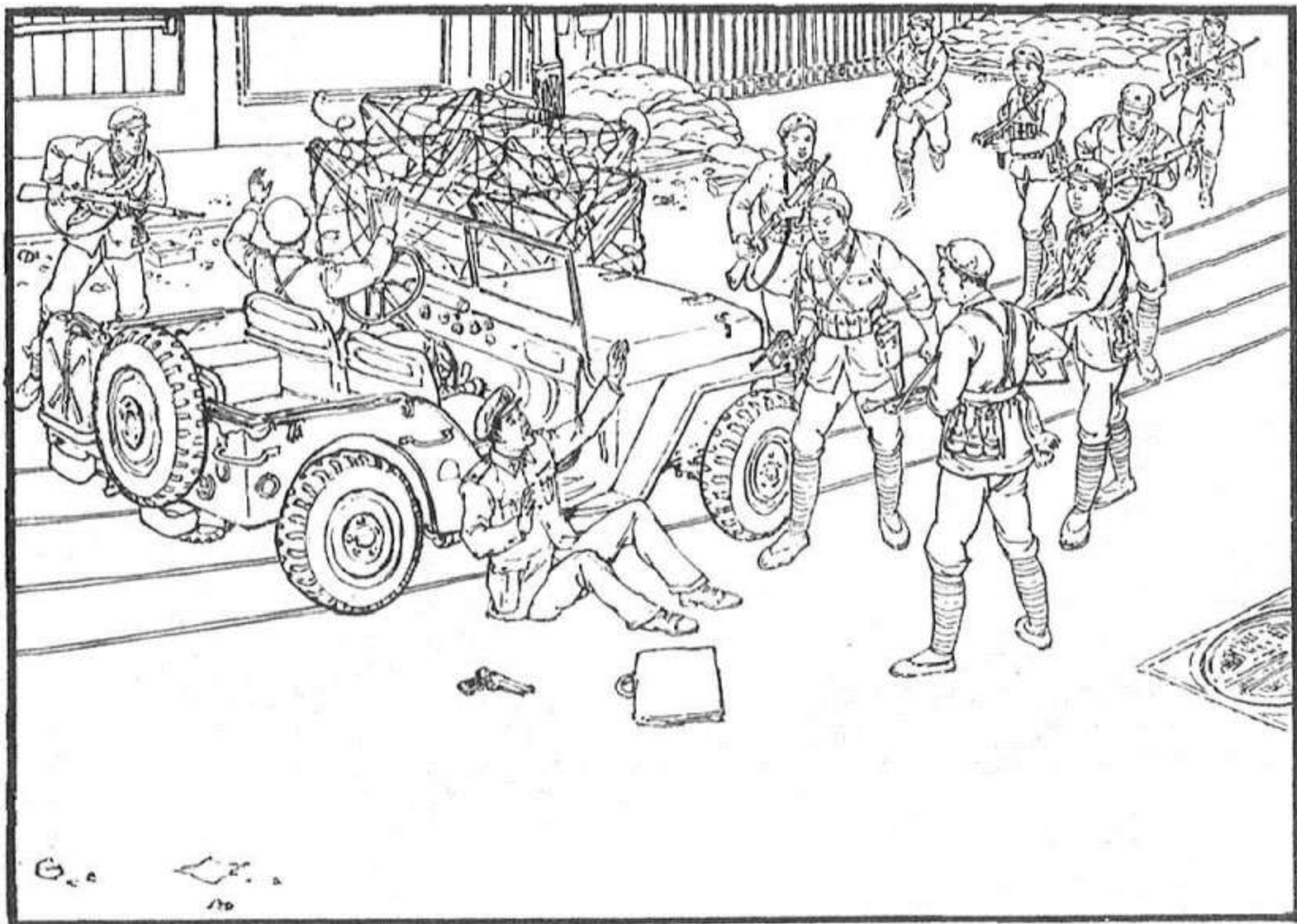
(90) 三连长和赵强急忙转过身来，向敌人大喝了一声：“你们撤到头了！”战士们一齐端起枪，跟着喊：“交枪！交枪！”



(91) 敌人楞了一阵，乖乖地把枪放下。三连长命令俘虏站好队，叫几个战士押到炮兵团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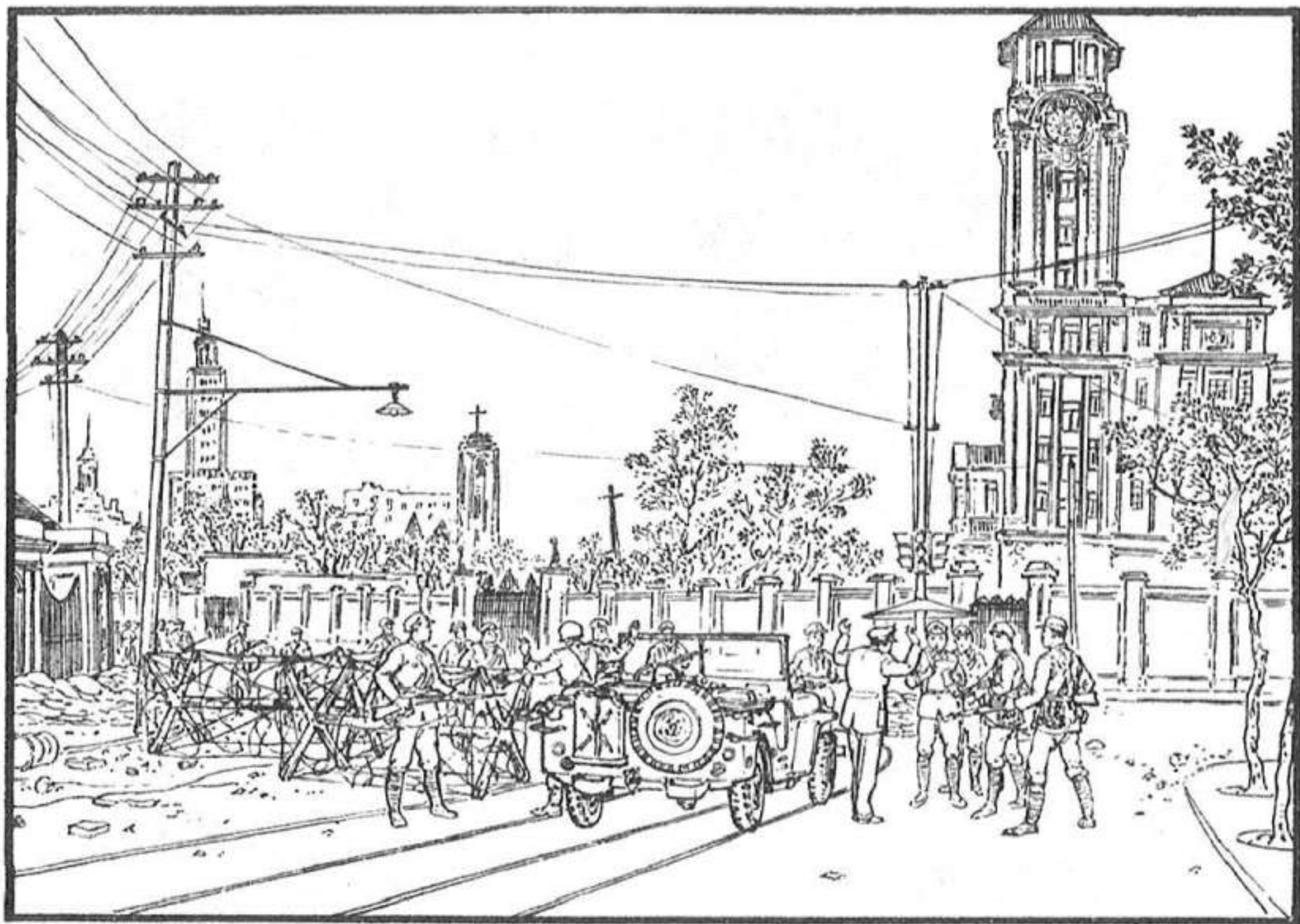


(92) 三连正要向纵深进展，忽然有一辆小吉普车亮着灯急驶而来，赵强和小罗急忙跳起来，大喝着说：“到站啦。停下吧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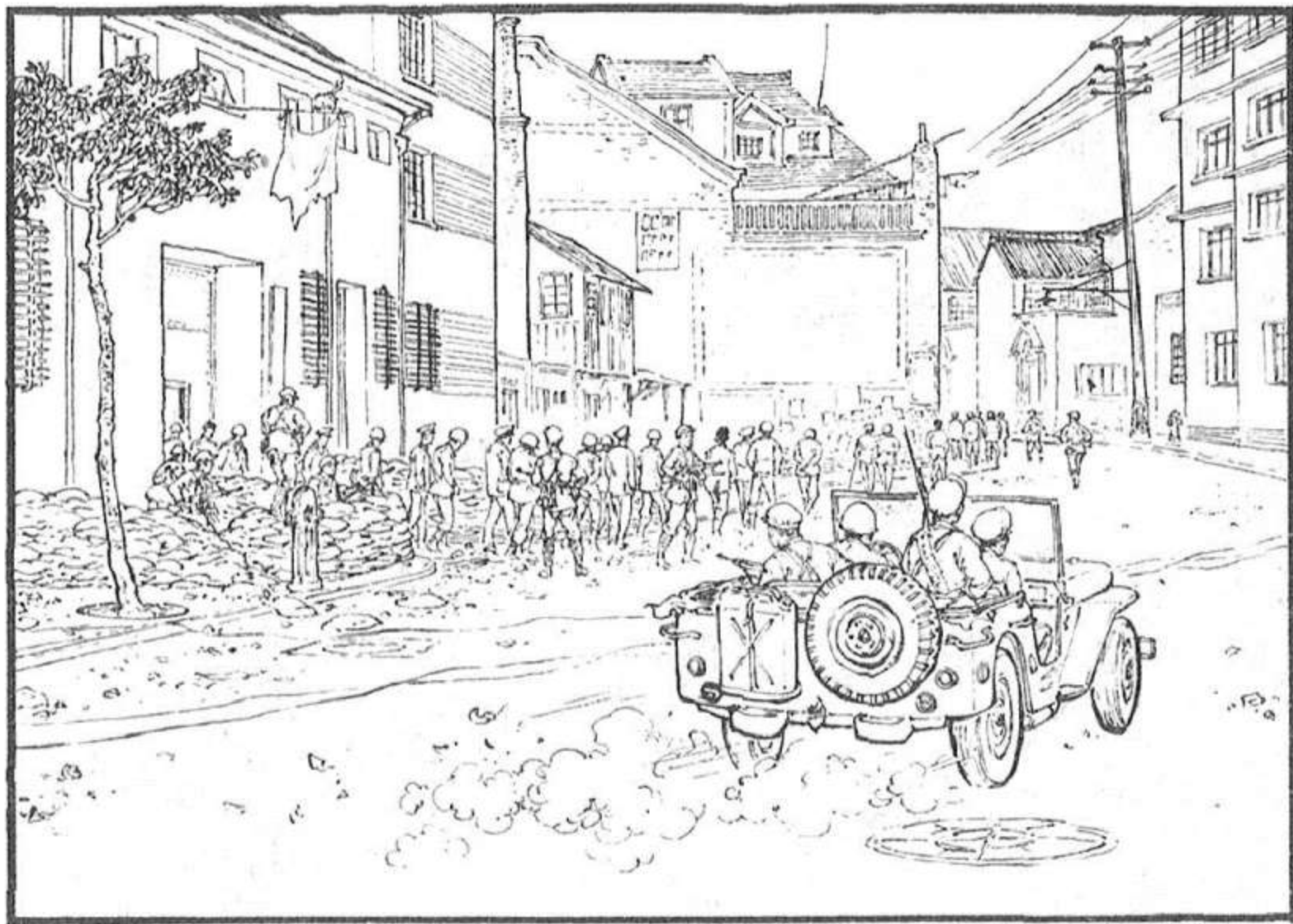


(93) 一个敌军军官从车上跳下来,挟着公文包凶恶的骂道:  
“妈的混蛋,滚……”当敌军军官看清后,惊慌的半举着手:  
“我该死,我该死……兄弟是传递命令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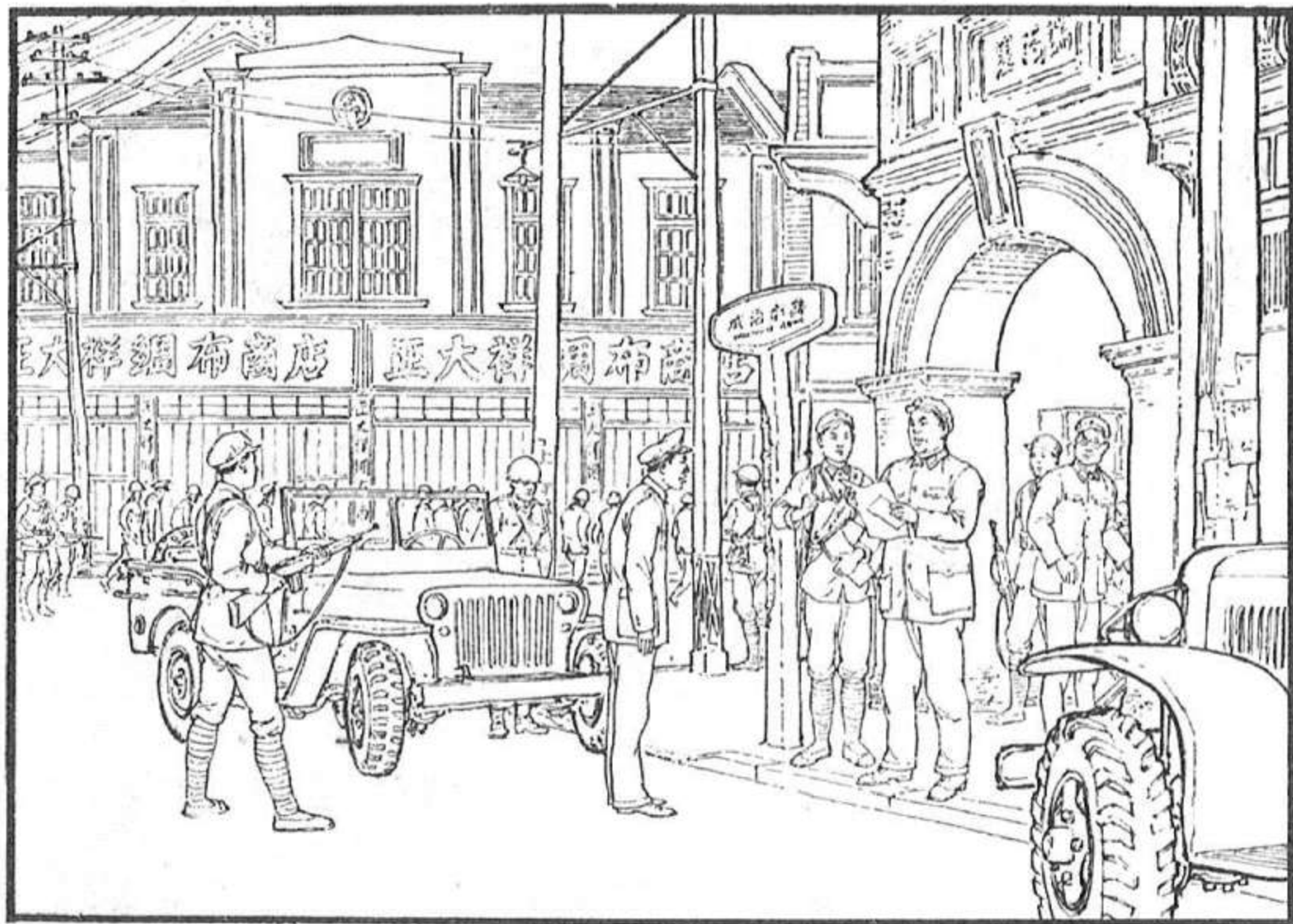




(94) 三连长检查了敌人的公文包，看到一张“卫戍司令部”的命令，上写：“命刘、邵两军，速撤苏州河防守。汤。”三连长问：“何时送达命令？”敌军官说：“在一小时之前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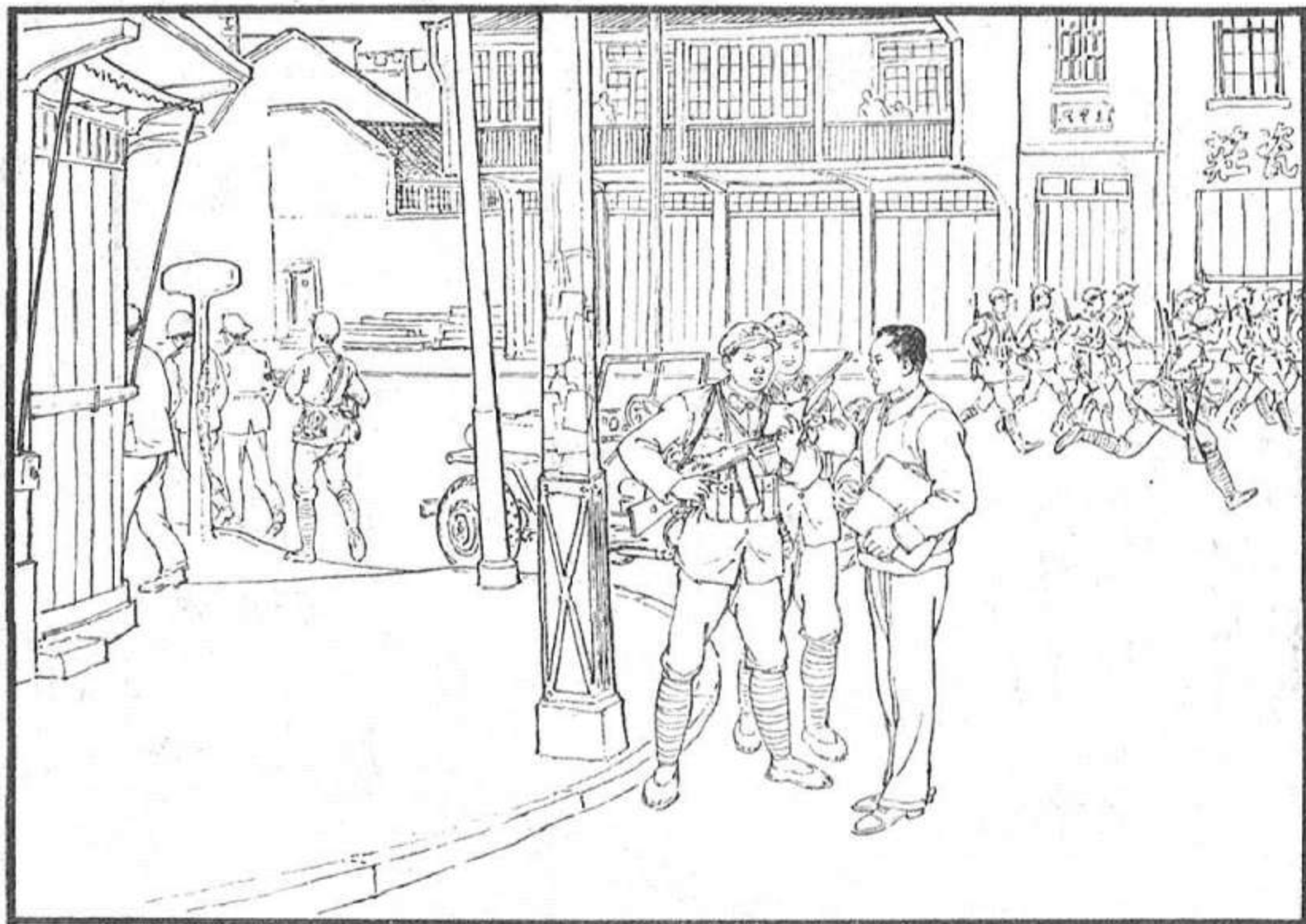
(95) 连长急忙叫小罗把这些胜利品送到军部去。小罗和一个战士乘着敌人小吉普车向后驶去，一路上，只见成群的俘虏从挂着白旗的大楼里走出来。



(96) 一刻钟以后，小吉普车在军指挥所停住，小罗从车里跳出来：“报告军长：连长叫我送来一辆汽车、一个军官，还有一个皮包！”军长笑着接过皮包。



(97) 军长看了文件，走近车旁问敌军官：“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？”敌军官躬着身，哆嗦着回答：“守不住，绝对守不住！苏州河一步就可以跨过去！”军长问完话，命小罗把敌军官押下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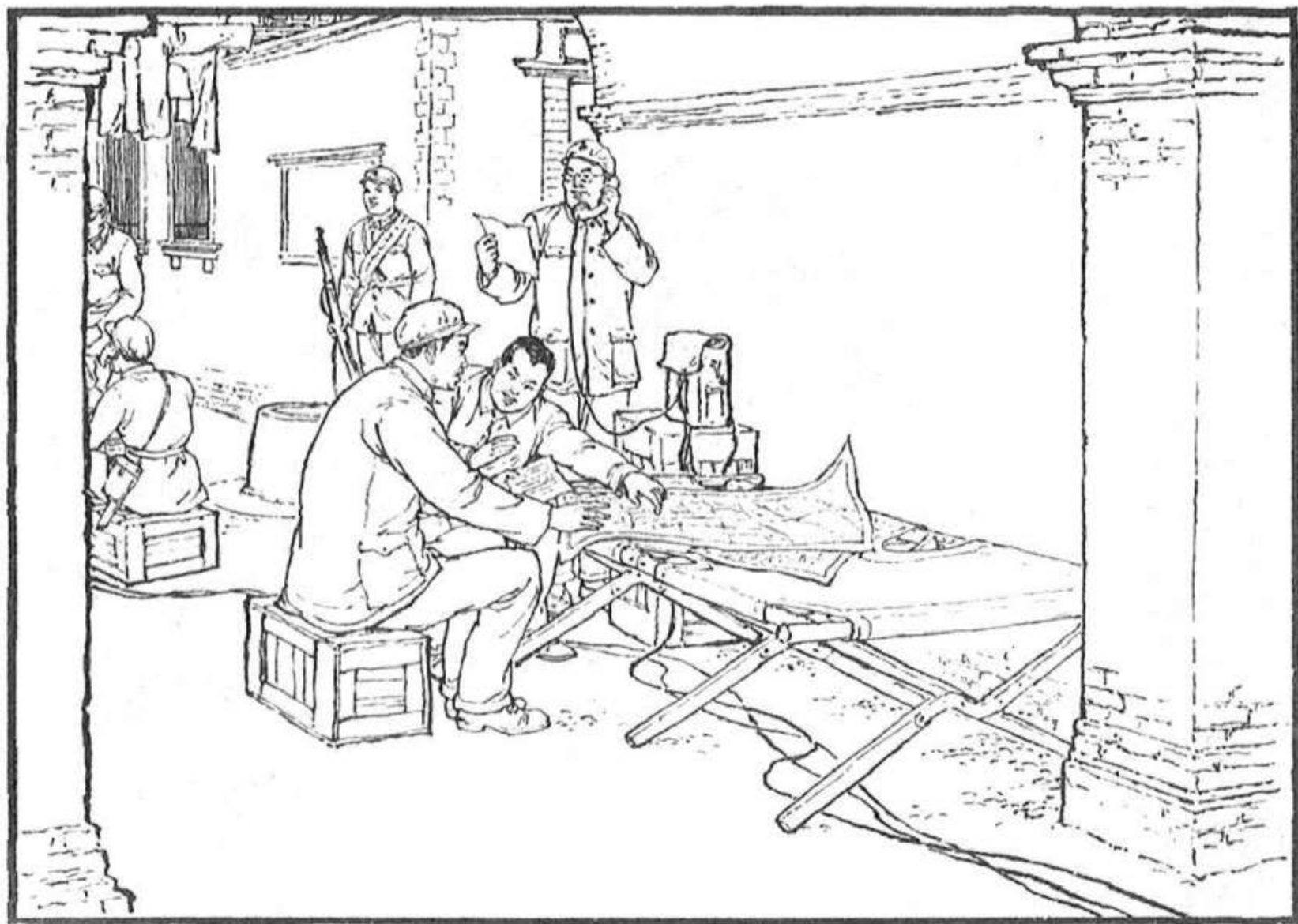
(98) 这时，区委书记林凡来找军部联系工作。他问警卫员，司令部在哪里？并拿出证件给警卫员看。



(99) 警卫员把证件拿给军长，军长看了，凑近林凡，目不转睛的上下打量着他。突然，军长抓住了林凡的两膀，又抖又晃的喊着：“哎呀呀，你是小林子啊！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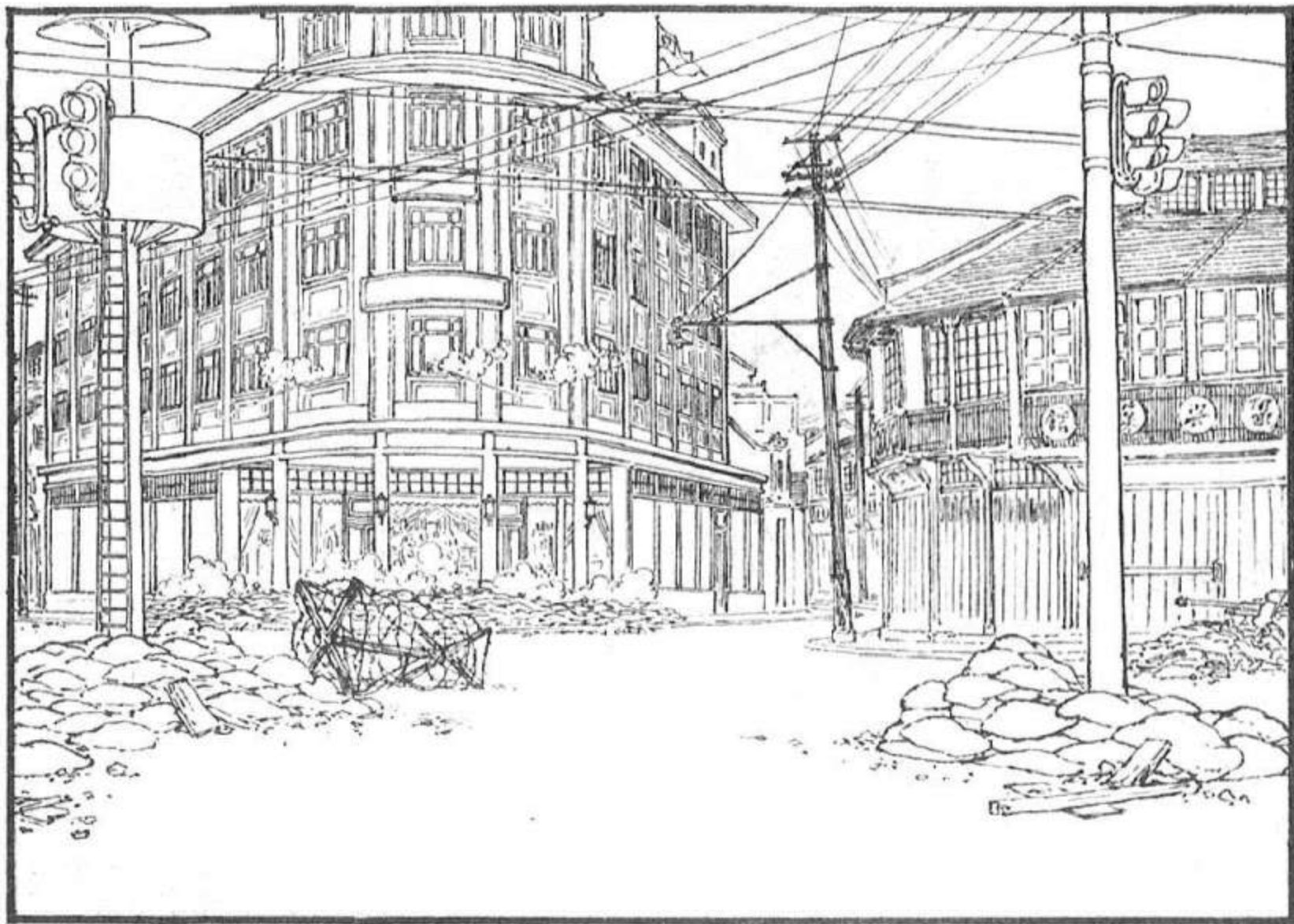


(100) 军长忙把林凡介绍给副政委，副政委激动地握着林凡的手说：“感谢上海党和工人阶级给我们的帮助。”



(101) 军长、副政委与林凡一同走进临时军部。林凡拿出许多重要文件，提供军长进一步研究对敌政策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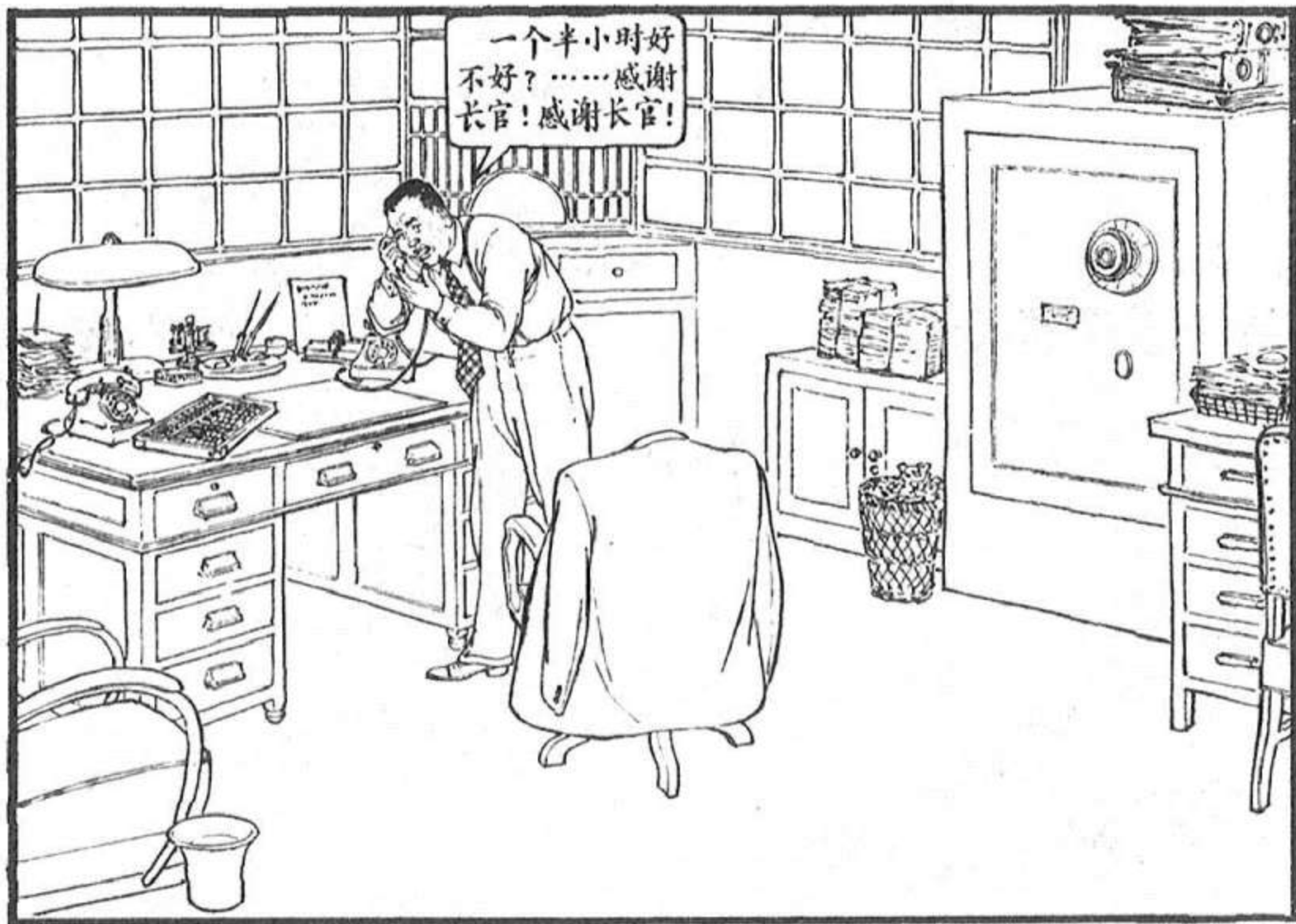
(102) 这时候，猛虎班前进的大街上，有一家商店，驻着一营敌人，封锁着几条大街，阻碍着我军的调动和进展。战士们喊话把嗓子都喊哑了，敌人还是顽抗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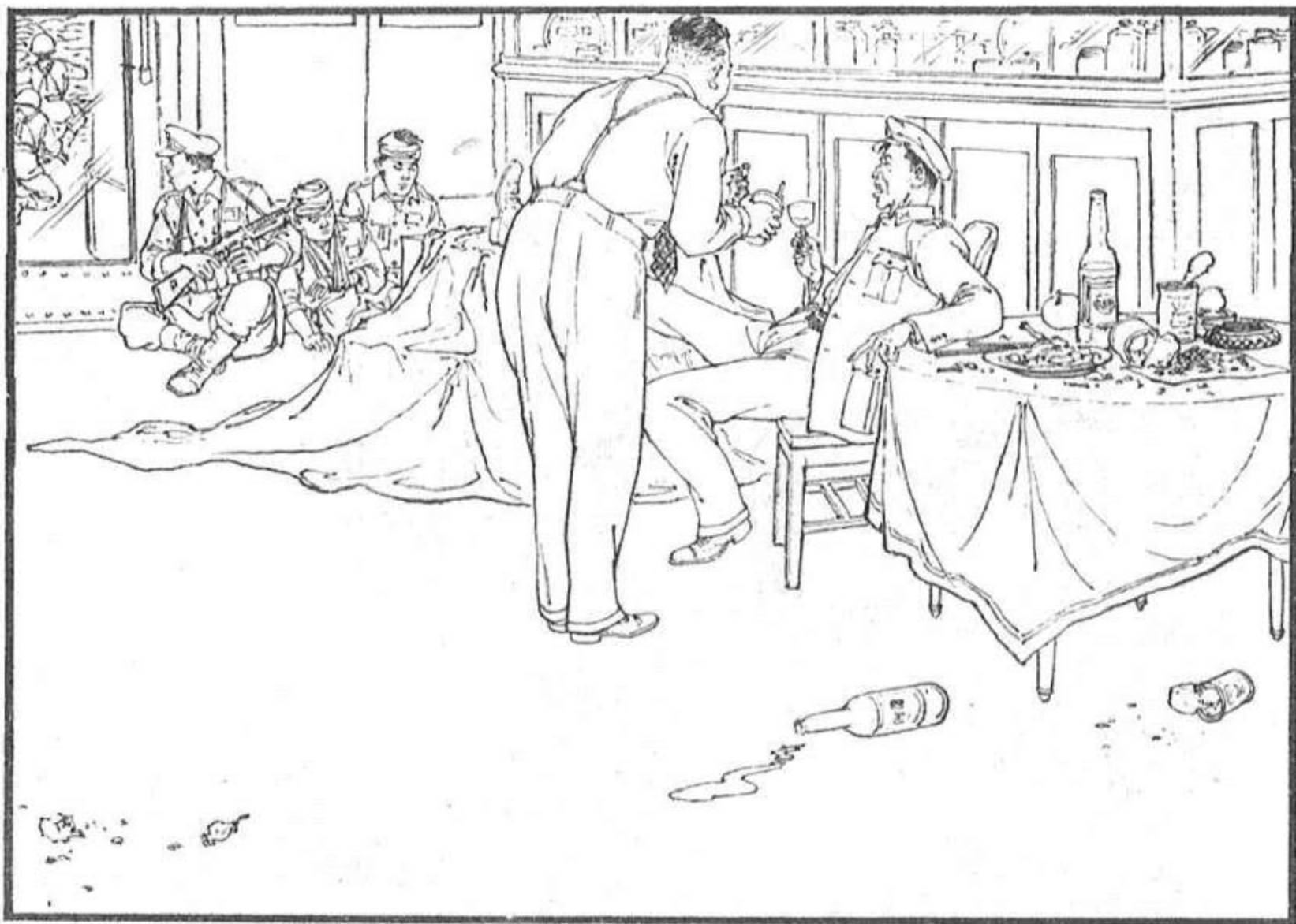
(103) 副政委得到消息，立即与萧师长一同到“猛虎班”阵地研究，决定马上扫除这个障碍。但是敌人占据的是一座民房，为了附近市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，又不能开火。



(104) 他们回到指挥所，研究了以后，查出这个商店的电话号码，用电话找到那家商店的老板，对他说明原因，通知他在一小时内，携带家小和财产，转移到安全地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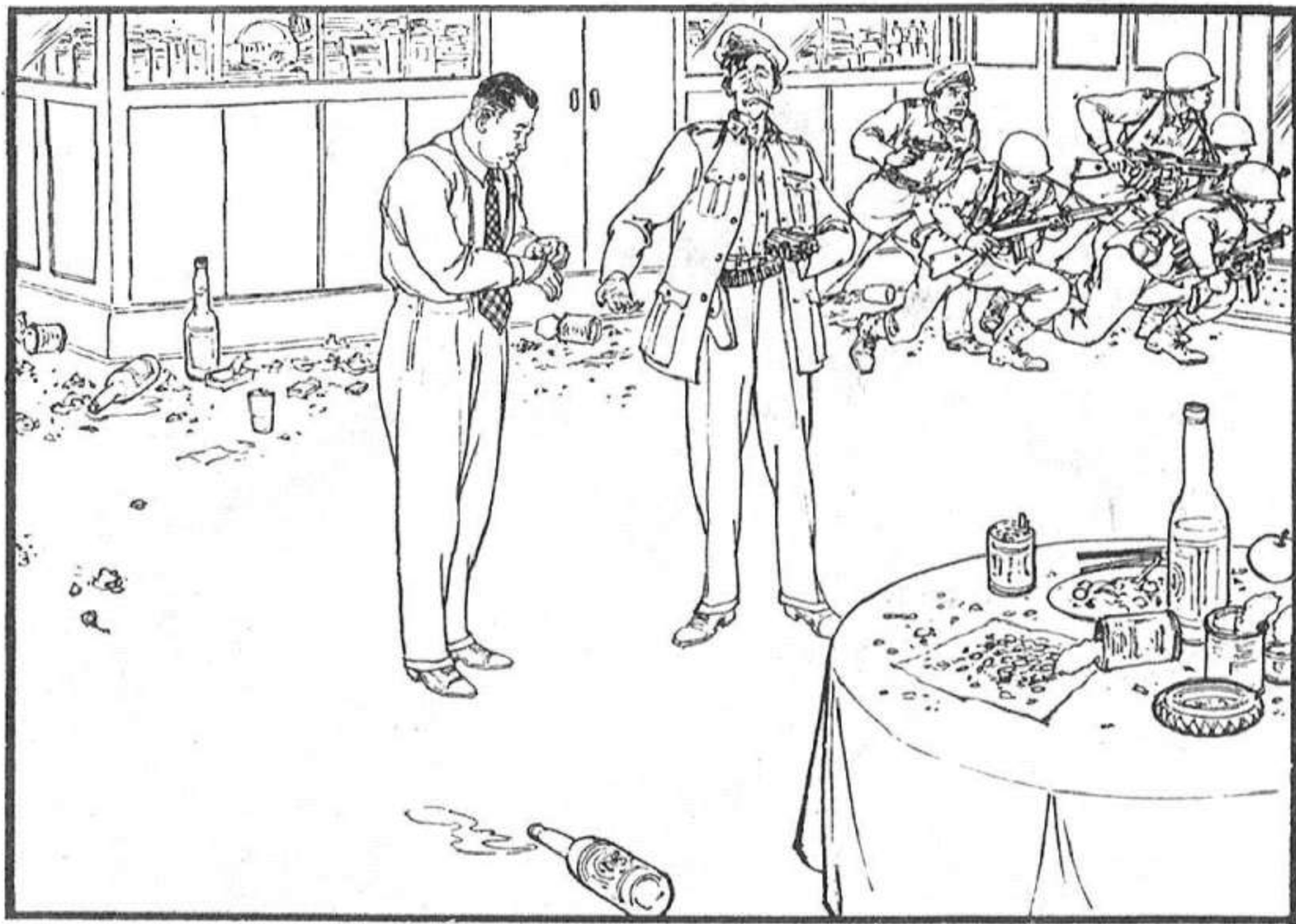
(105) 那老板一听慌了,连声道谢。又说让他去想想办法,要求把时间延长一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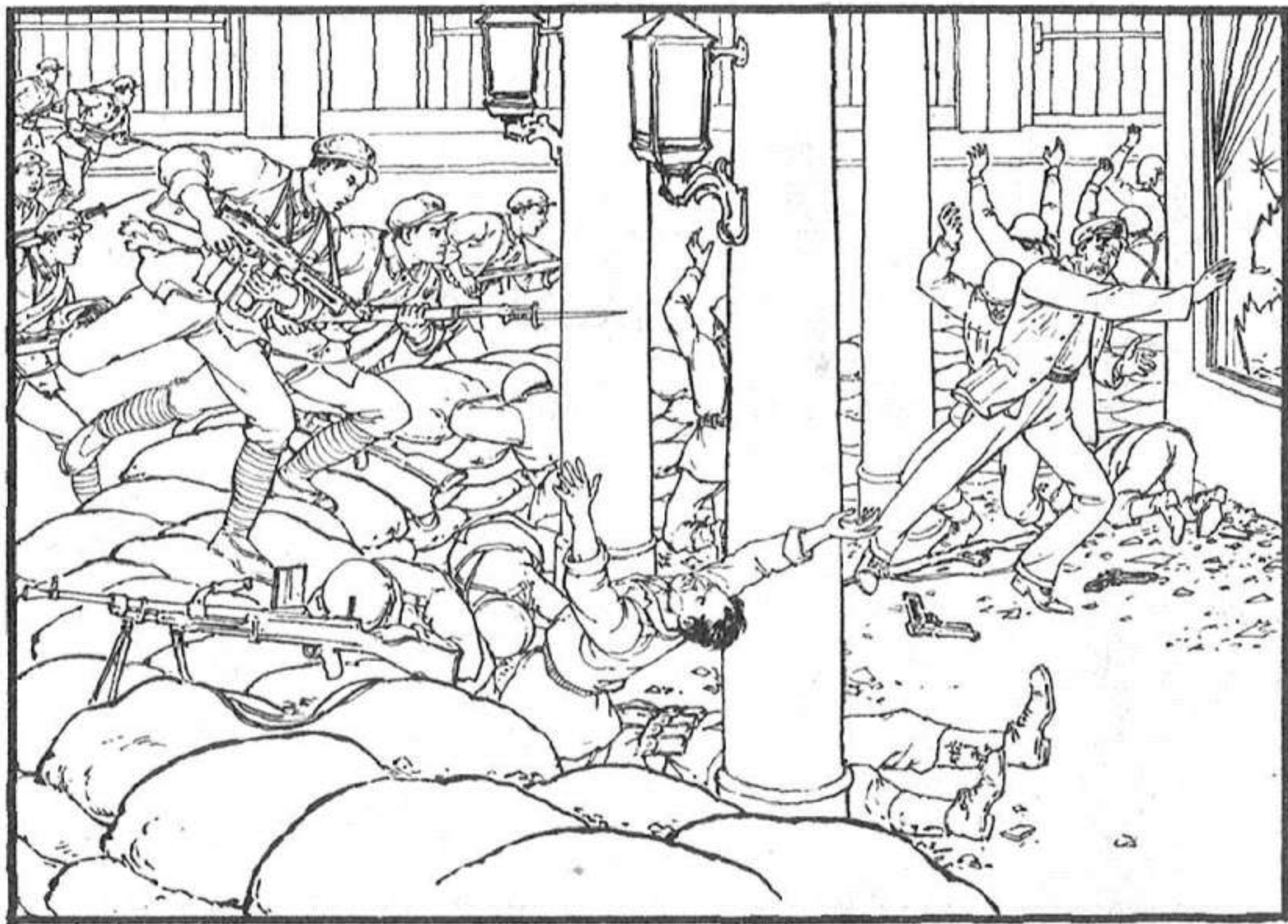
(106) 他放下耳机，急忙来见敌人营长，恳求他别在他的楼屋里抵抗。敌营长瞪着三角眼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要老子走，哪有这么便当！”



(107) 那老板早有打算，低声笑语地说：“长官肯照顾，我吗，有点小意思。”敌营长还是虎起面孔，说：“要老子起驾，你出多少？”



(108) 最后，那老板被他诈去黄金一百两。临了，还强索去金手表一只，才把这瘟神送出了门。



(109) 敌人刚撤出据点，即被我军迎头痛击，消灭了大半。没打死的都成了俘虏，那营长也被我们活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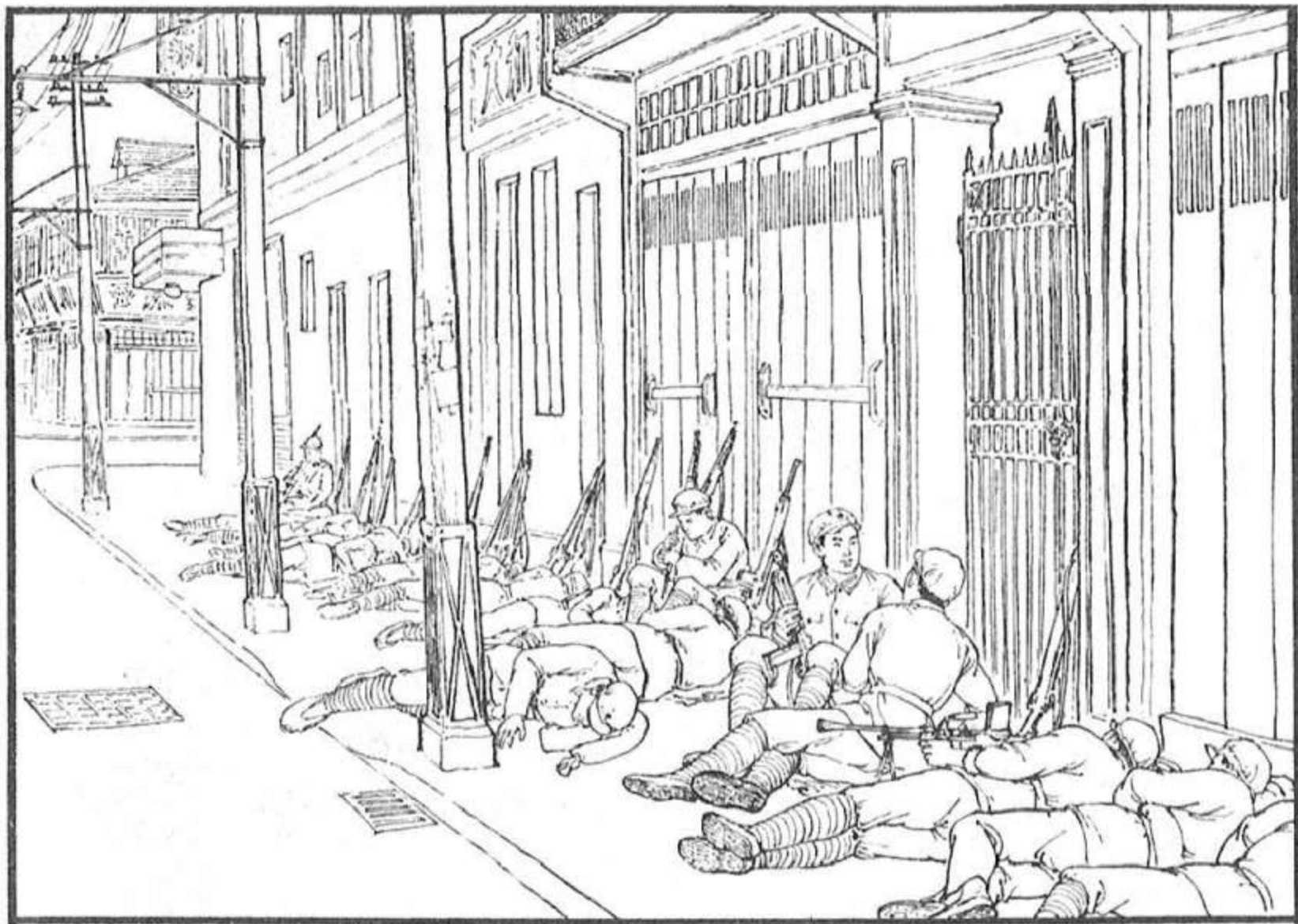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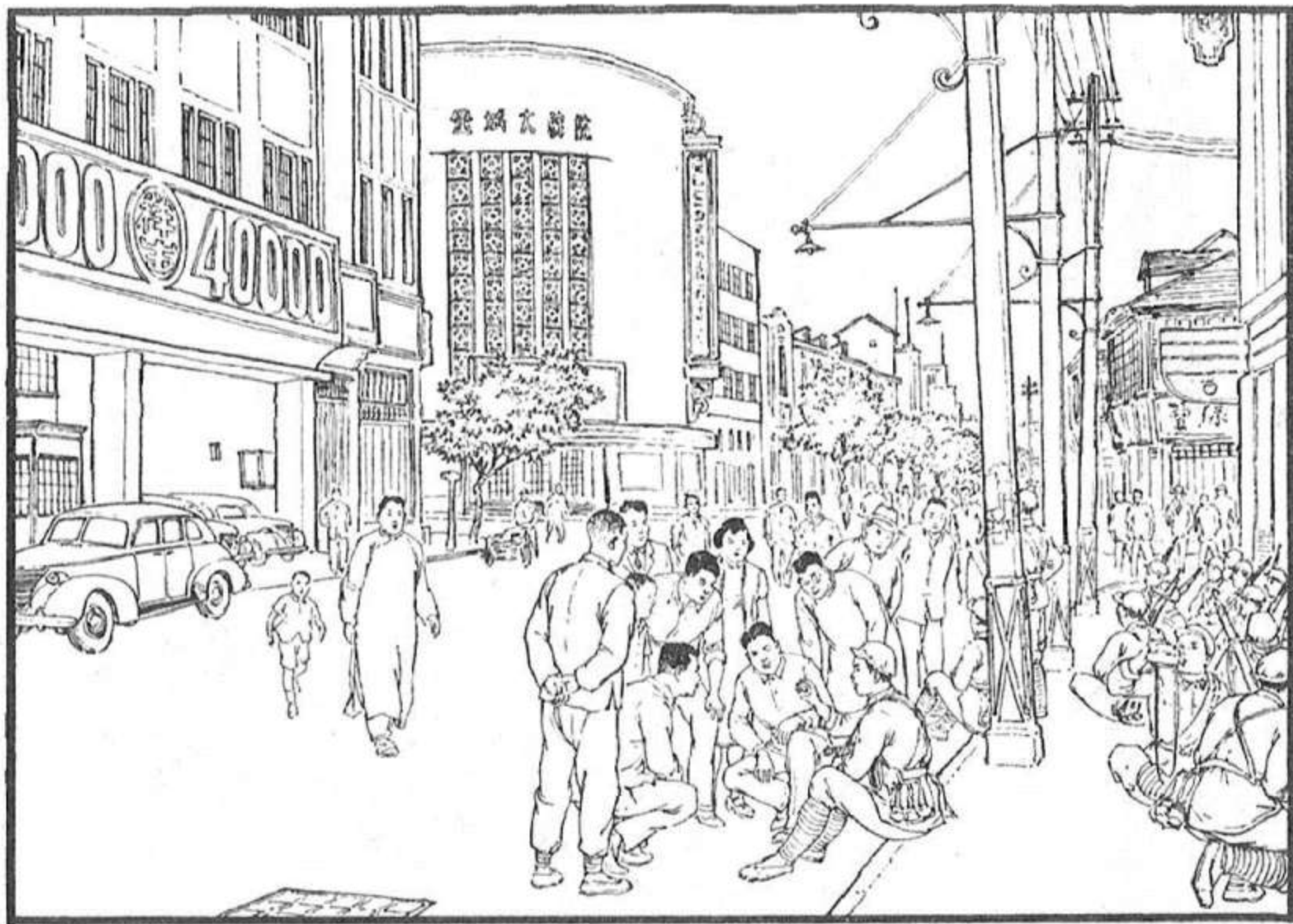
(110) 赵强在敌营长身上查出金条，问明原因，便把那老板叫来，把十根金条还给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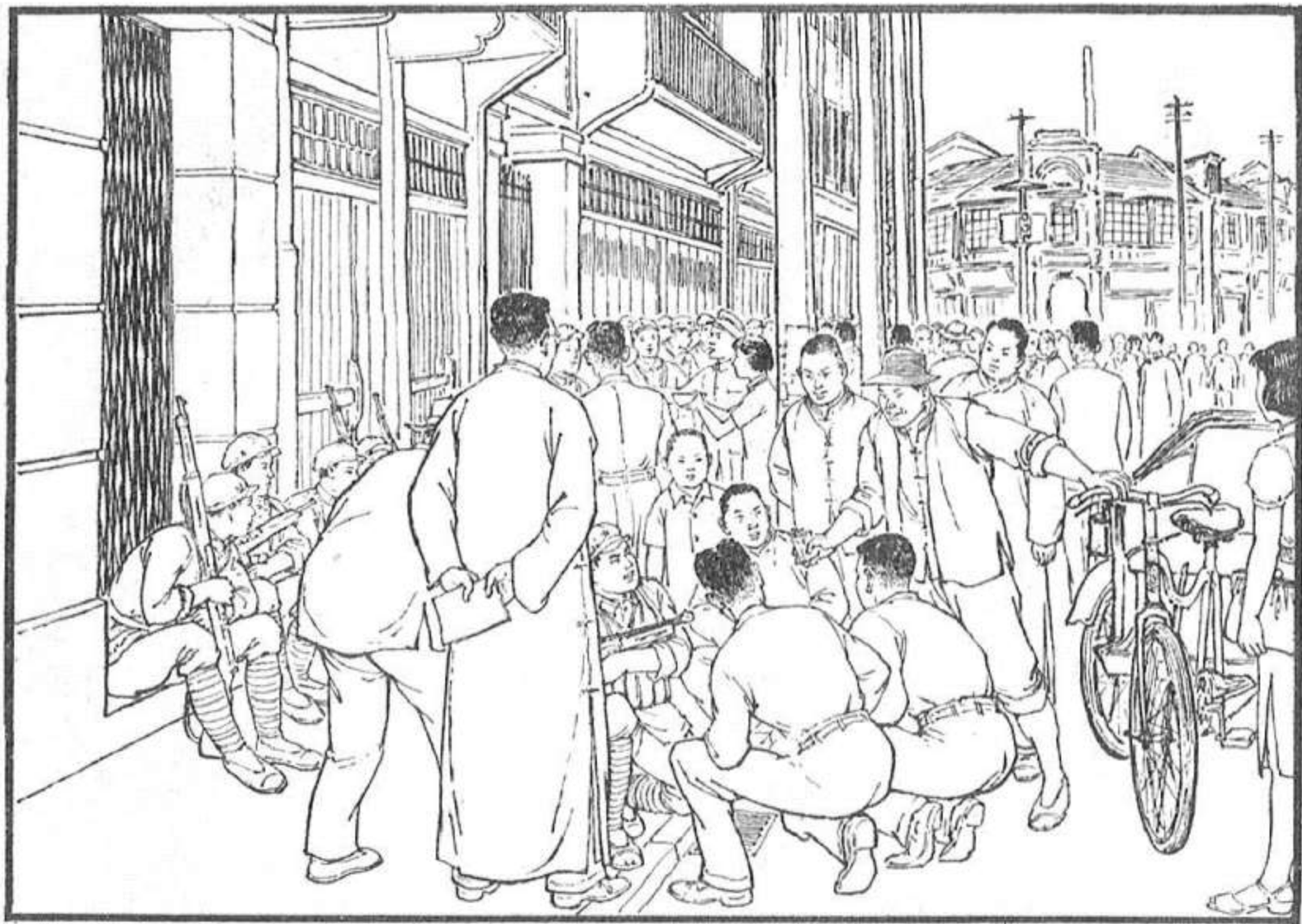
(111) 老板接过金条，赞叹地说：“了不起！了不起！解放军真是太好了，金条都不要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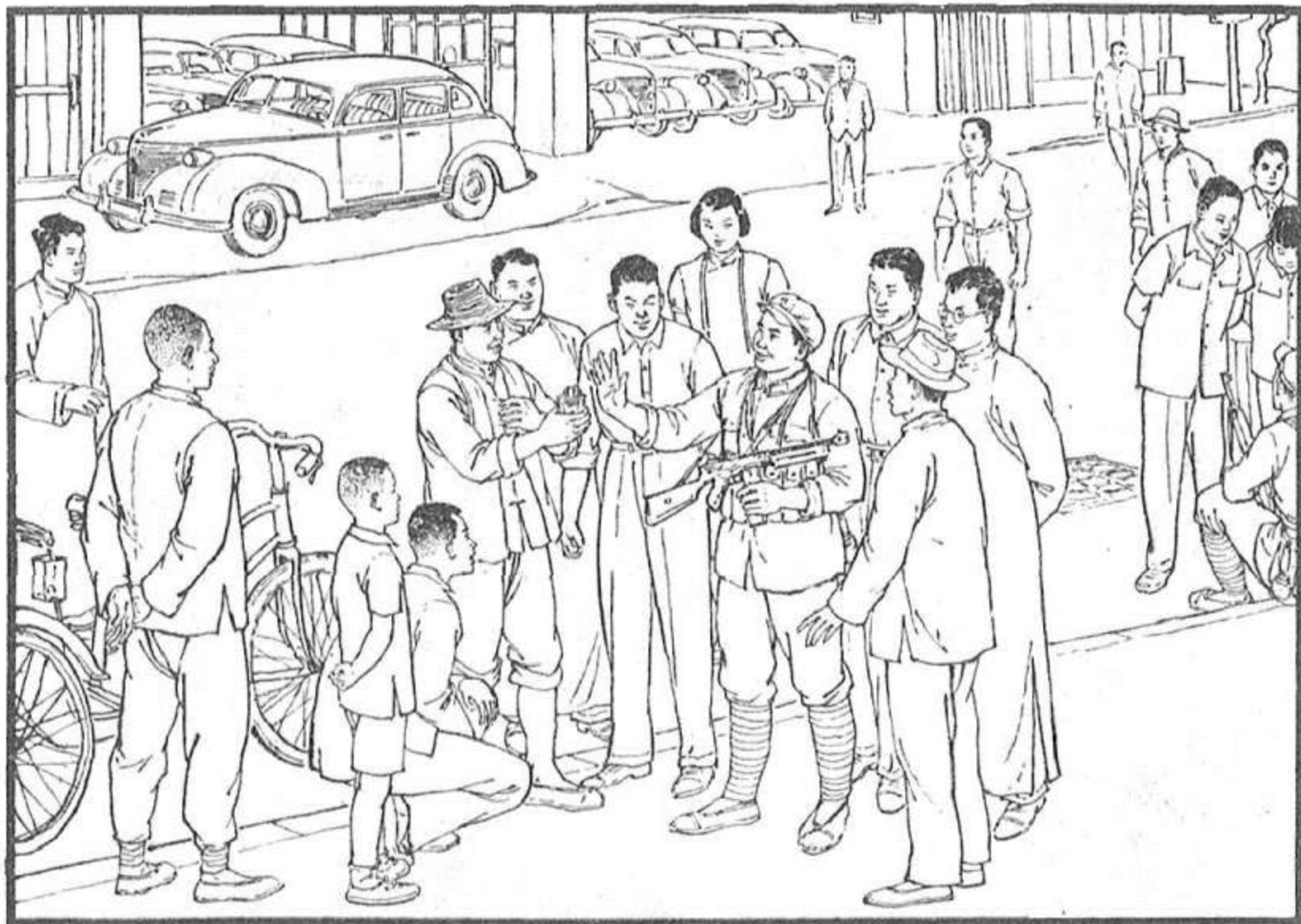
(112) 占领了这个据点后，战士们就地宿营。赵强和战友们就坐在人行道上；有的干脆抖开军毯，躺下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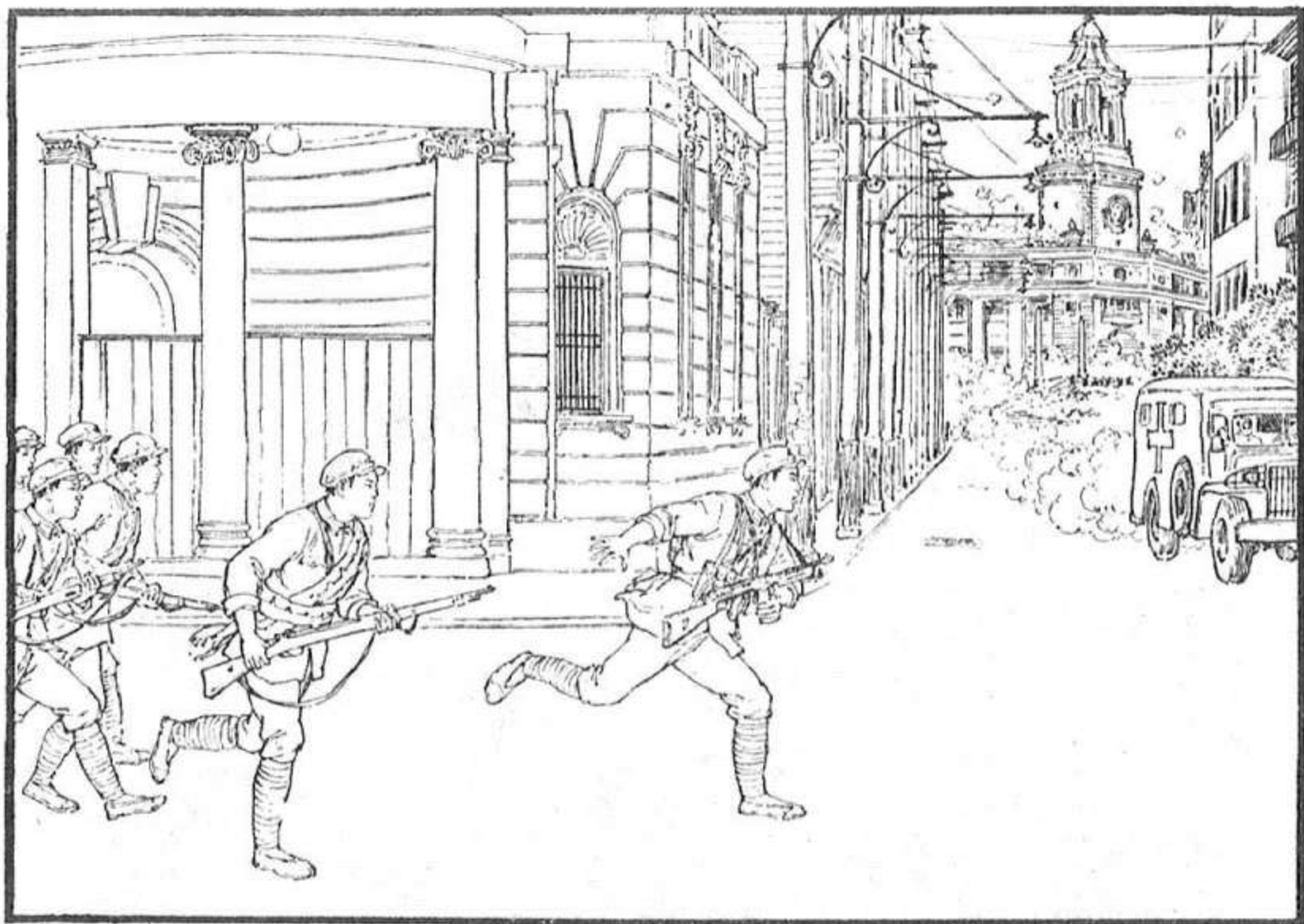
(113) 天刚亮,人越来越多。老百姓向战士们问长问短,大街上顿时沸腾起来。赵强是上海口音,人们围住他,说说笑笑,好不亲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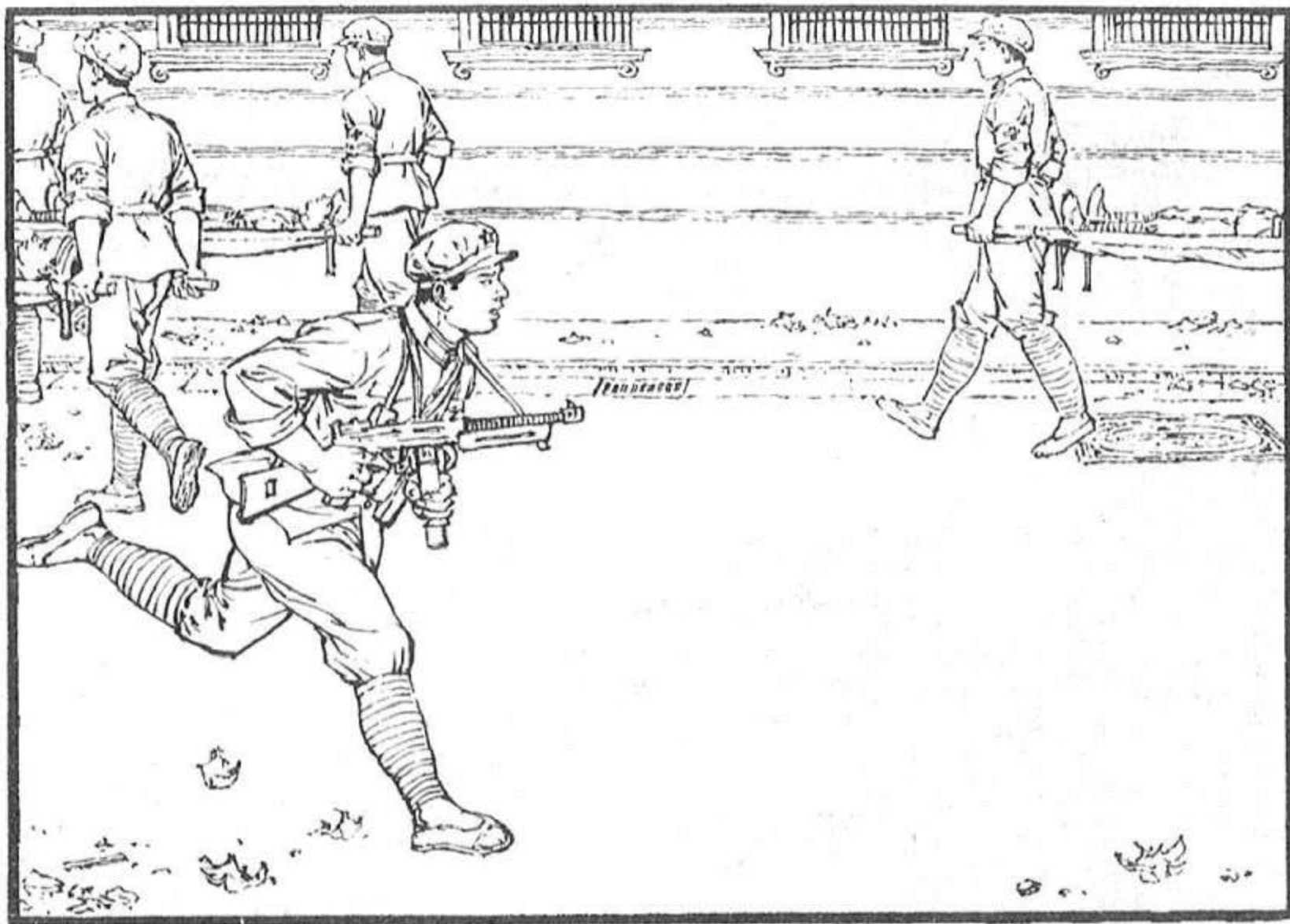
(114) 有个三轮车工人在身上掏呀掏的，掏出一包香烟来，往赵强身上直塞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同志，你们到底来了。喏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请你收下。”



(115) 赵强和颜悦色的，伸手把他轻轻推开：“同志，谢谢你。人民解放军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。”这个车工急了，定要赵强接受，赵强再三解释。



(116) 下午，三连战士奉命向苏州河北岸前进。猛虎班的阵地 在乍浦路桥南堍。赵强带领全班战士向指定地点飞奔前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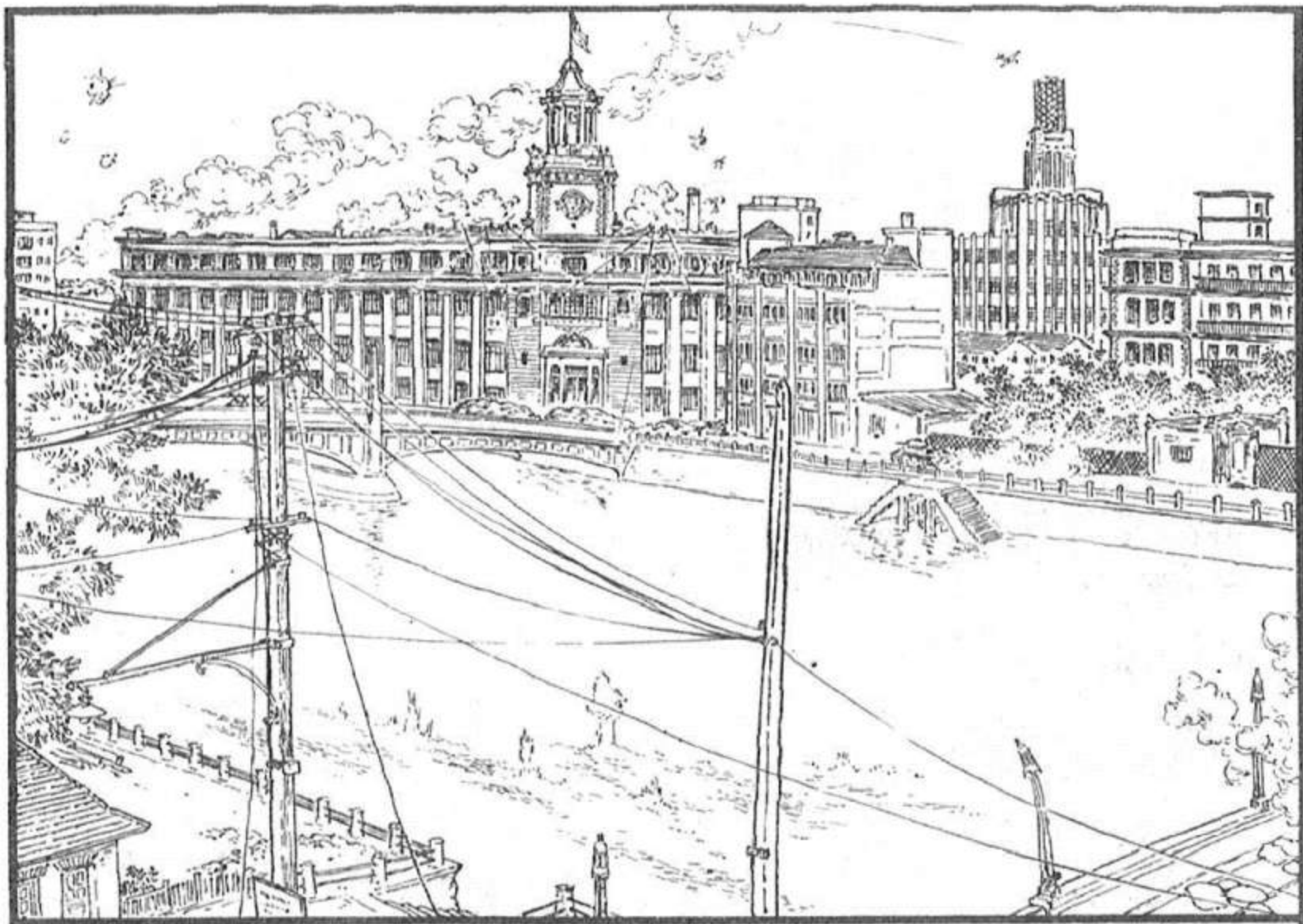


(117) 路上,赵强看到好些担架上躺着受伤的战士匆匆过来,十分愤怒,他暗暗保证:一定冲过桥去,完成任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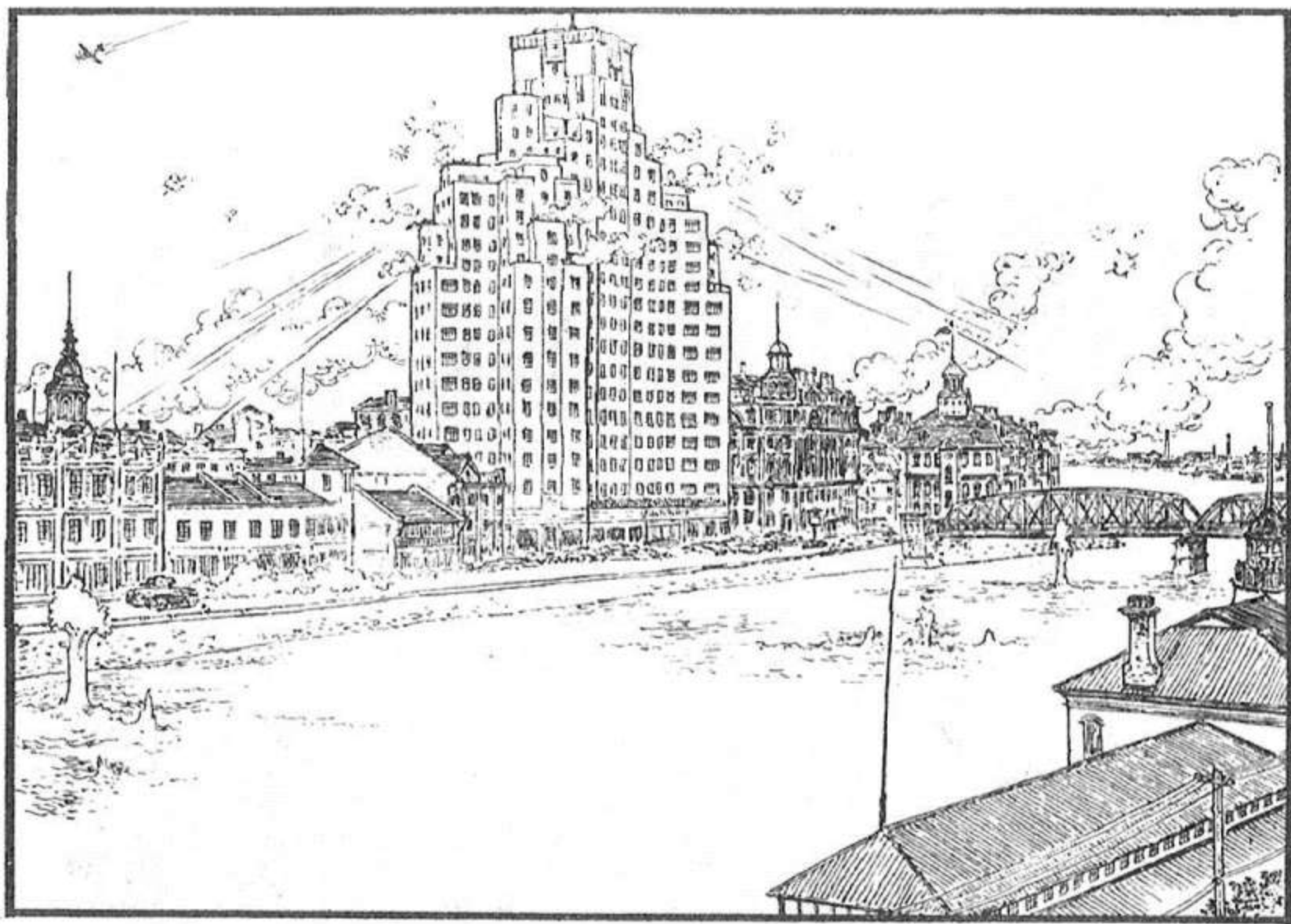




(118) 原来兄弟部队曾经几次用轻武器向桥头敌人发动突击，遭到高楼上敌人的阻击，造成一些伤亡。猛虎班到了桥边，赵强首先登上河边的一座大楼，观察敌情。



(119) 他选择一个窗口，小心地向下一望：苏州河臭水滚滚，没有船只；北岸马路上死气沉沉，行人绝迹。向西望，邮局大厦上垂头丧气地竖起一面国民党旗帜。屋顶上不时喷出火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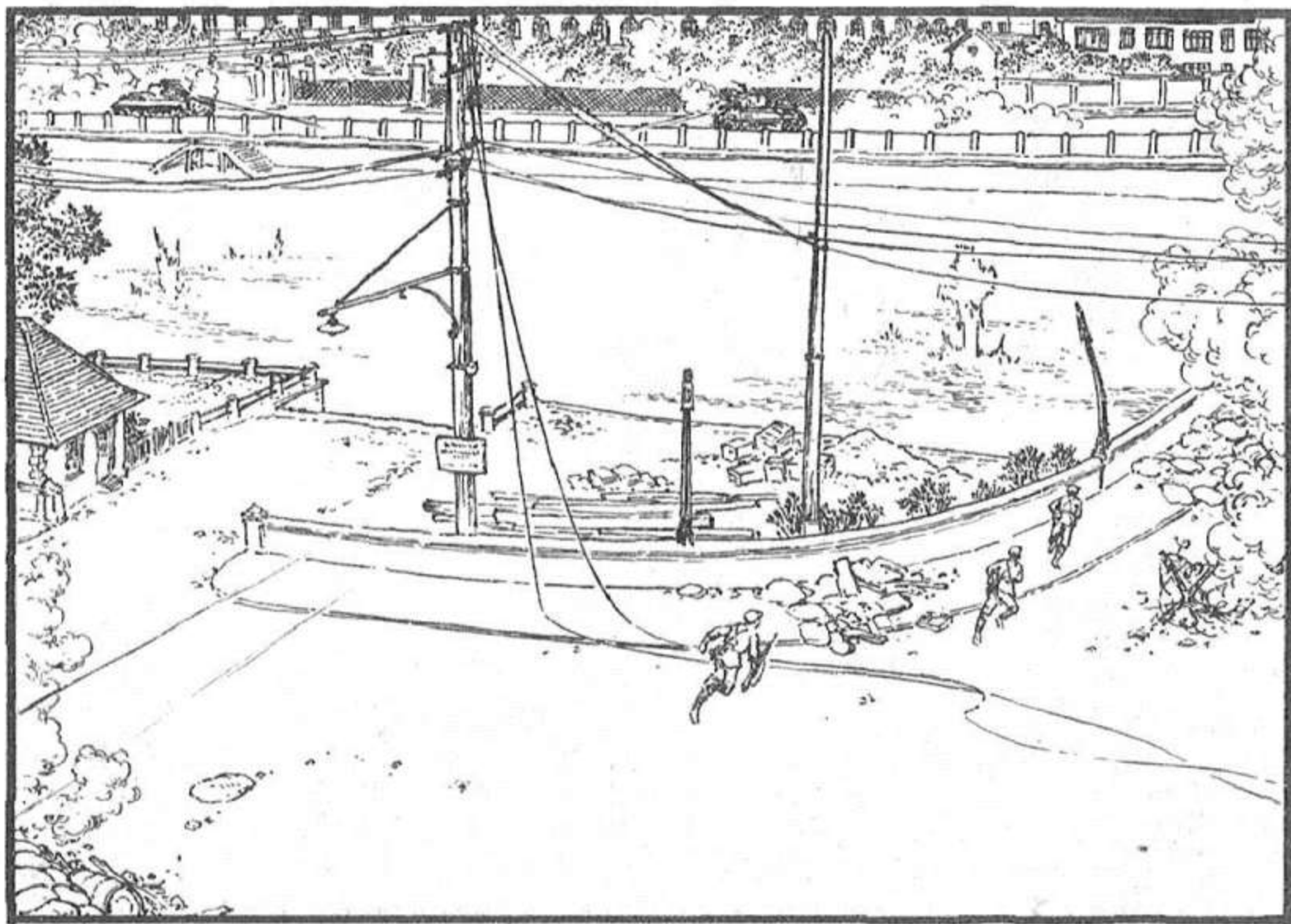
(120) 他再向东望，百老汇大厦敌军居高临下，沿河堆起沙袋，桥旁筑起碉堡，形势十分险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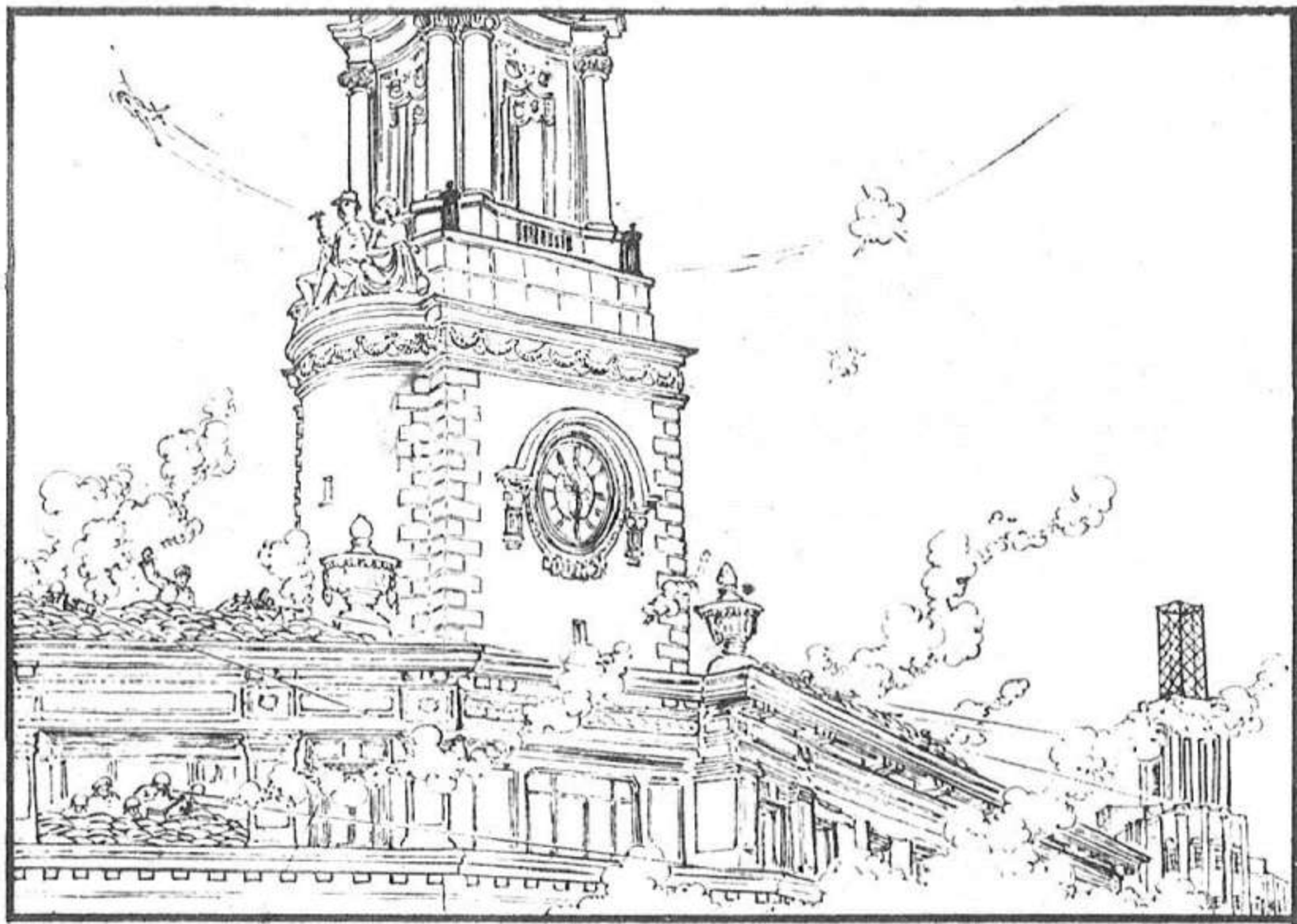
(121) 外白渡桥那边敌人有气无力的在打冷枪。突然，一颗枪弹从窗外飞来，在赵强身后的墙壁上打了个洞。



(122) 赵强骂了一阵，提枪下楼。根据连部指示，他们组织了爆破组。组长王清一，组员倪云龙、何良辉、丘无畏和桂南勋。



(123) 中午时分，赵强命令王清一、倪云龙、丘无畏三人行动。他们三个都是爆破老手，在机枪手掩护下，一跃上了桥。



(124) 他们选定死角，匍匐前进。这时，桥北敌人顿时慌乱起来，大楼上，好几挺机枪疯狂射击，弹如雨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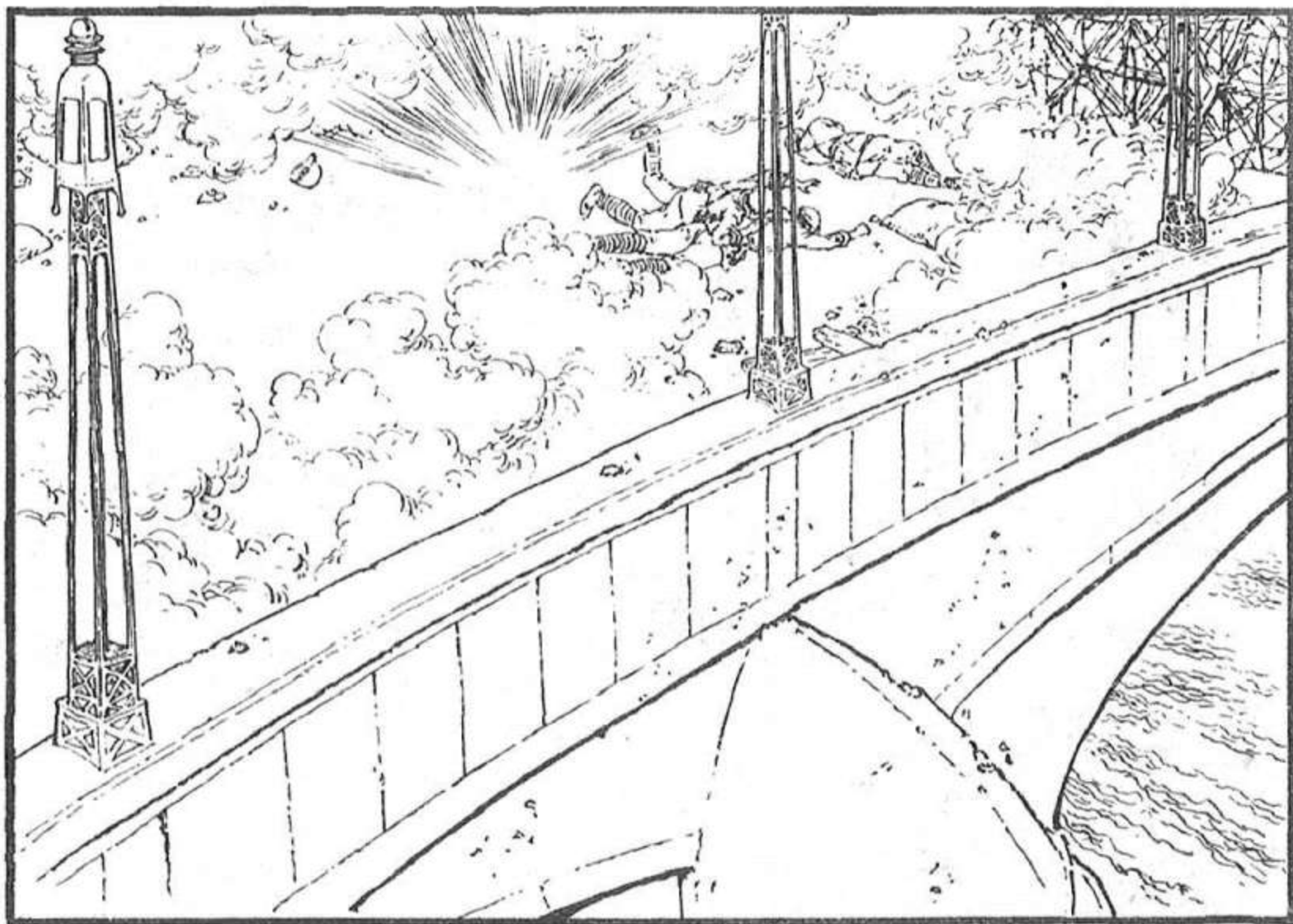


(125) 倪云龙一马当先，扔出一颗手榴弹，把敌军铁丝网炸开一道缺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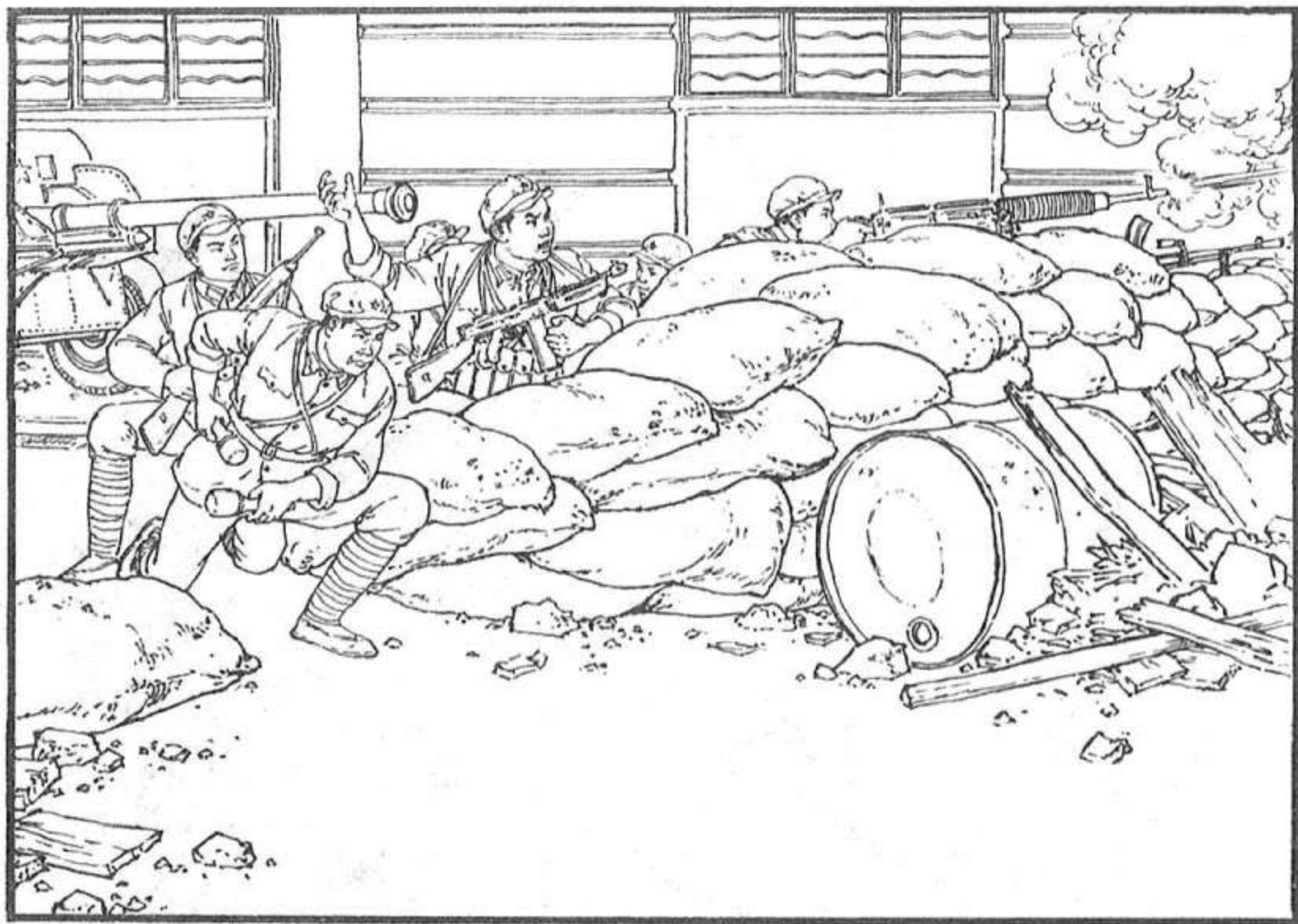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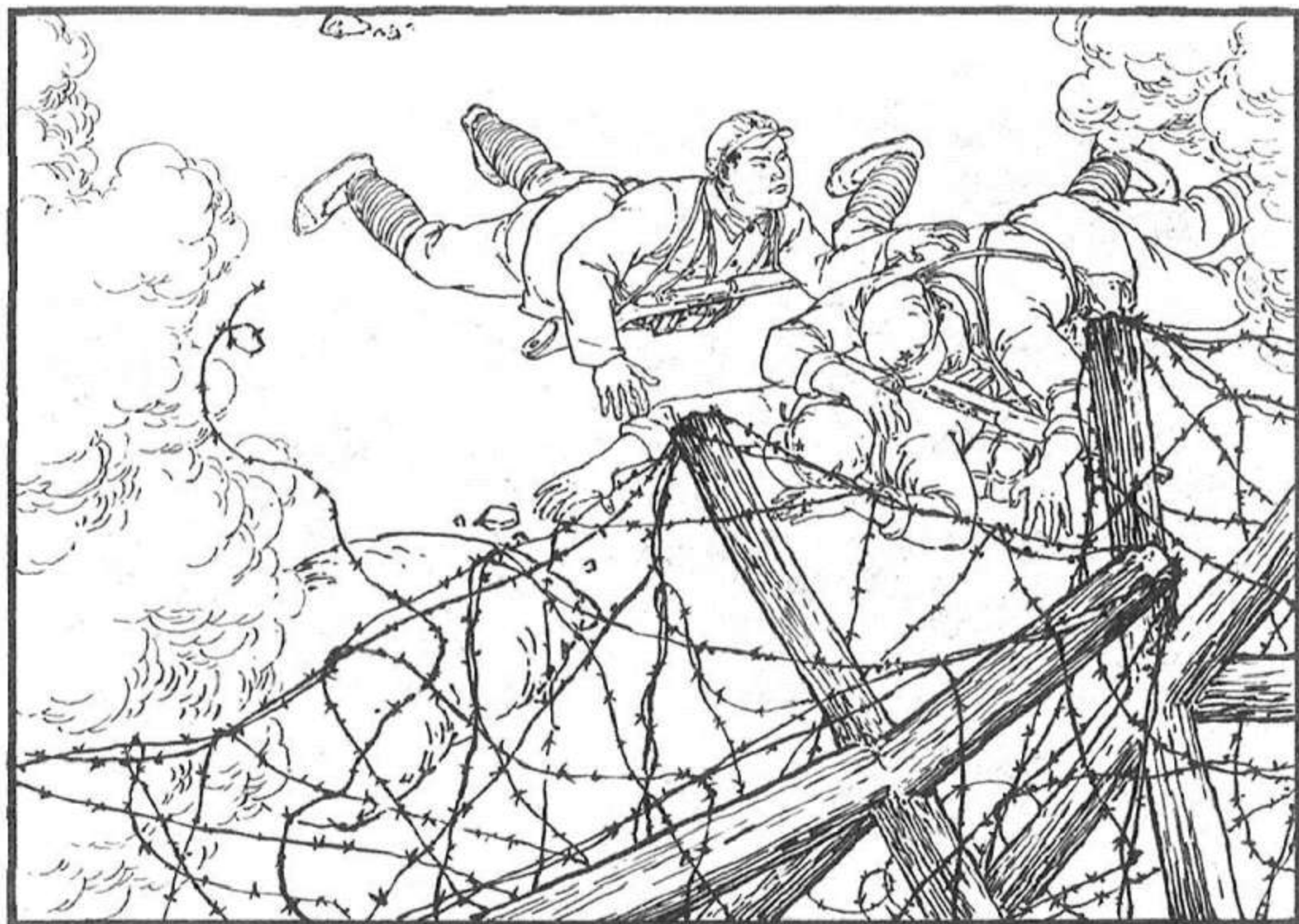
(126) 王清一抱着炸药，一跃而上，快要接近铁丝网，忽然一颗子弹飞来，正中头部，他英勇牺牲了。倪云龙腿上中弹，倒卧下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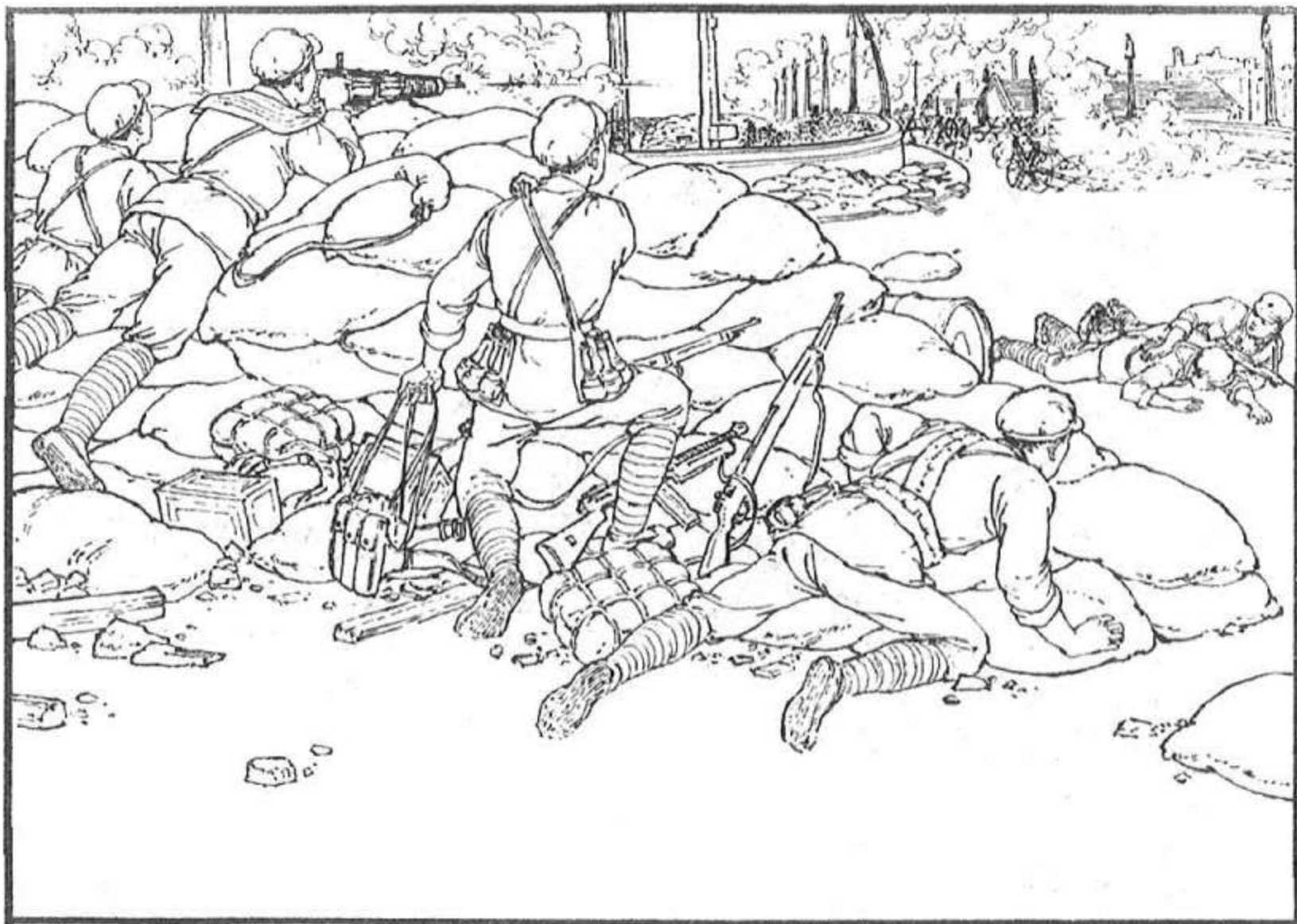
(127) 丘无畏激怒得满面通红，窜上去从王清一怀里夺过药包，刚要向前冲去，一颗手榴弹迎面飞来。他猛地蹦起，把倪云龙压在下面。手榴弹在他们不远处爆炸开了。



(128) 赵强一见，眼睛里喷出怒火，大叫：“何良辉、桂南勋准备。机枪组火力掩护。”紧接着，机枪又怒吼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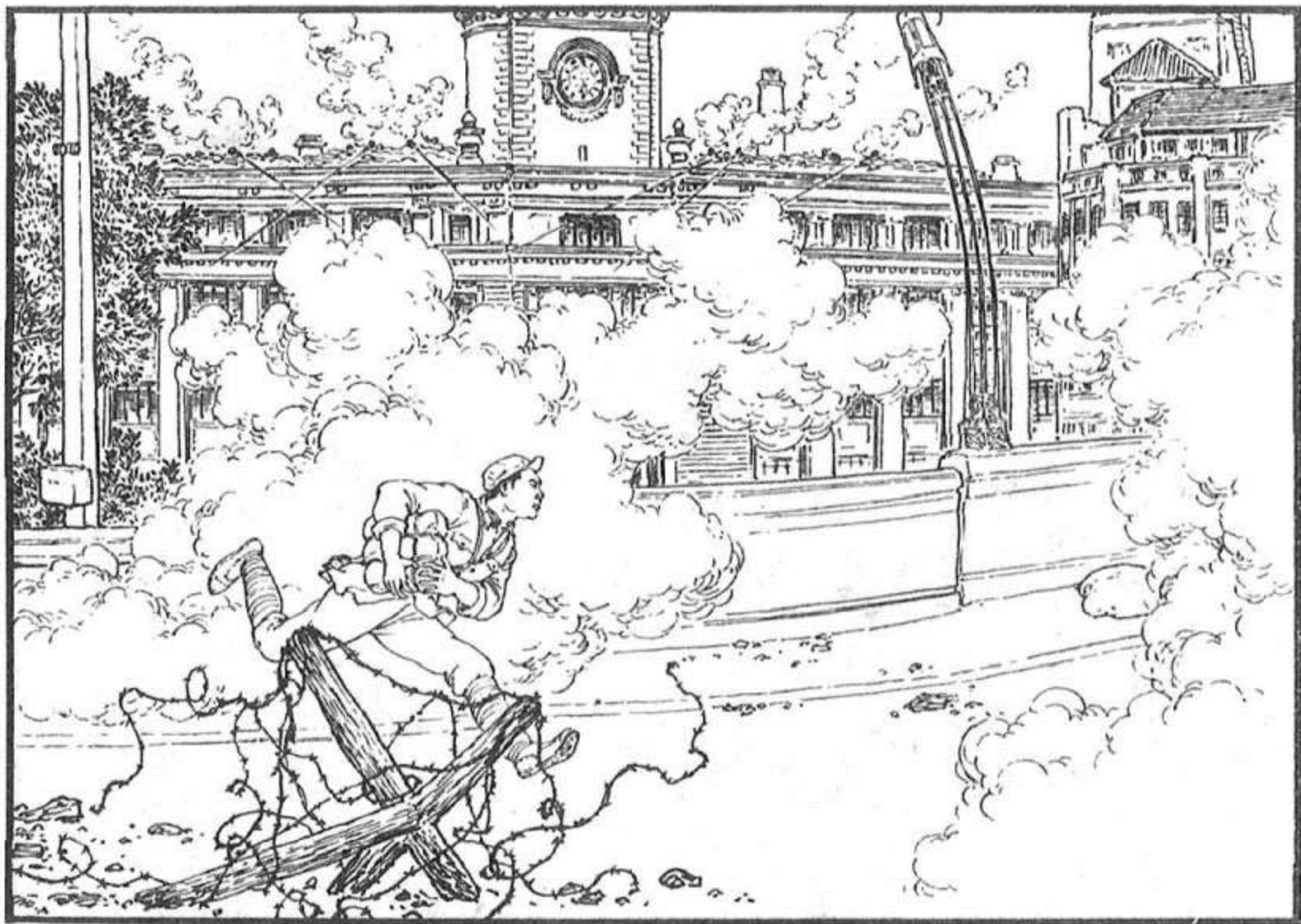
(129) 两勇士跃出工事，冒着弹雨前冲。没几步，桂南勋中弹倒地，何良辉窜到倪、丘两人身旁，只见丘无畏满身是血，已经停止了呼吸；倪云龙昏厥过去了。



(130) 何良辉含着眼泪，推开丘无畏尸体，搂着倪云龙，顺着桥的斜度，往回滚翻。滚到自己工事旁边，两人已满身挂彩。



(131) 赵强眼看五位战友三亡二伤，心里忍不住愤怒。小罗在旁叫道：“班长，让我去！”赵强厉声喝道：“不，我去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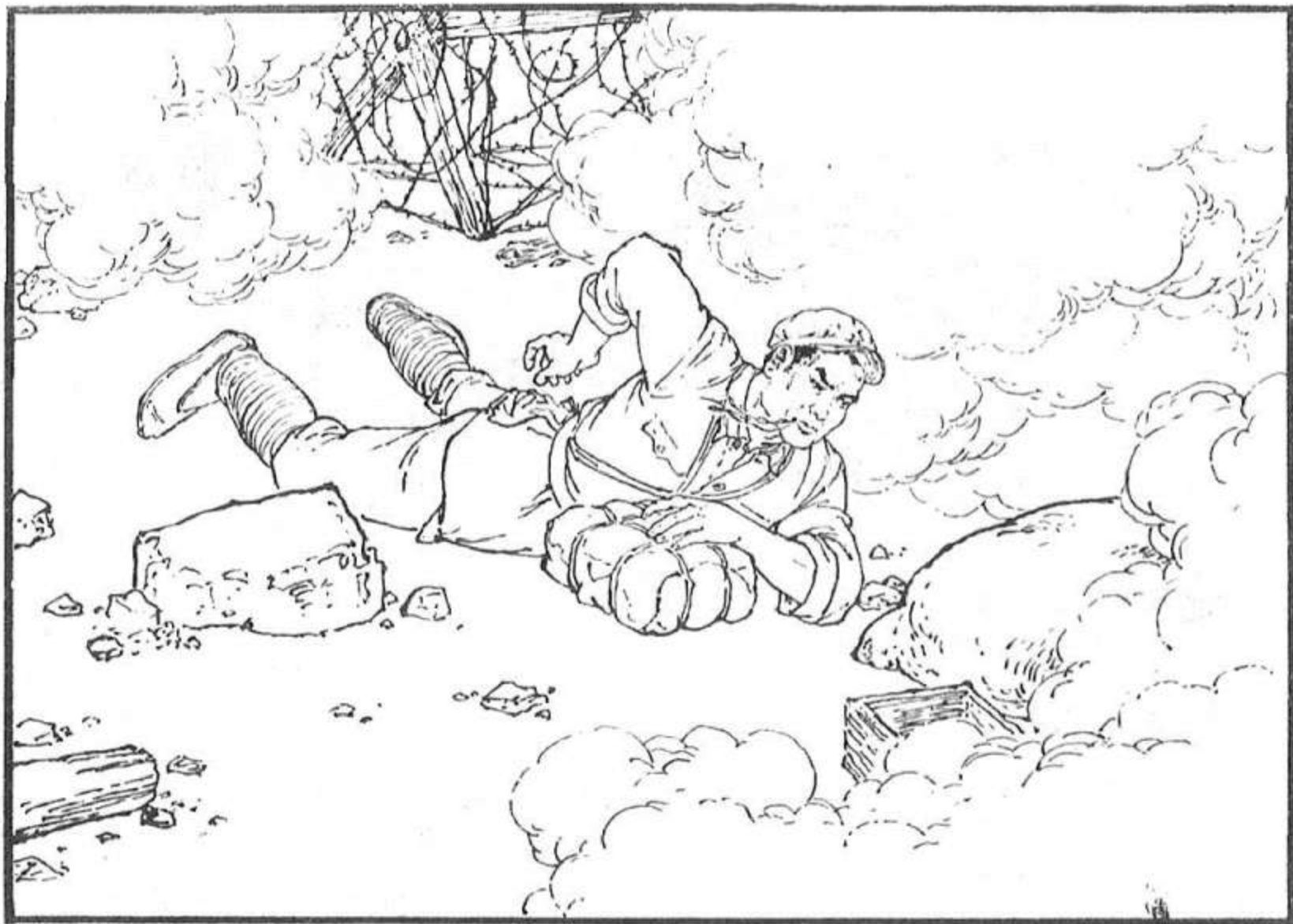


(132) 赵强立即抱起一包炸药，飞身冲出工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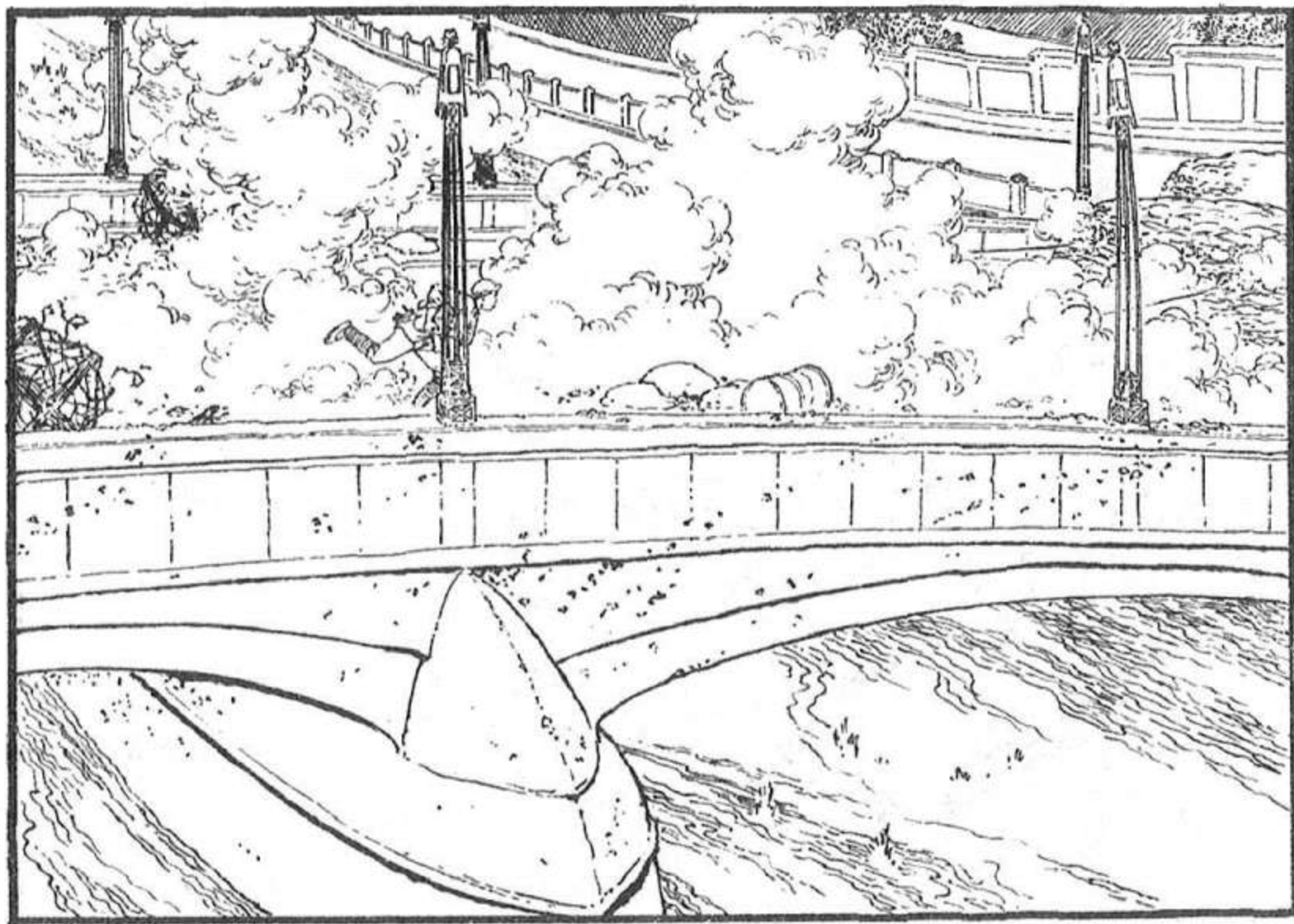


(133) 敌人集中火力扫射,弹如雨下。赵强腿上中了几颗子弹,但他忘记了疼痛,只想接近敌堡,接连摔了几个手榴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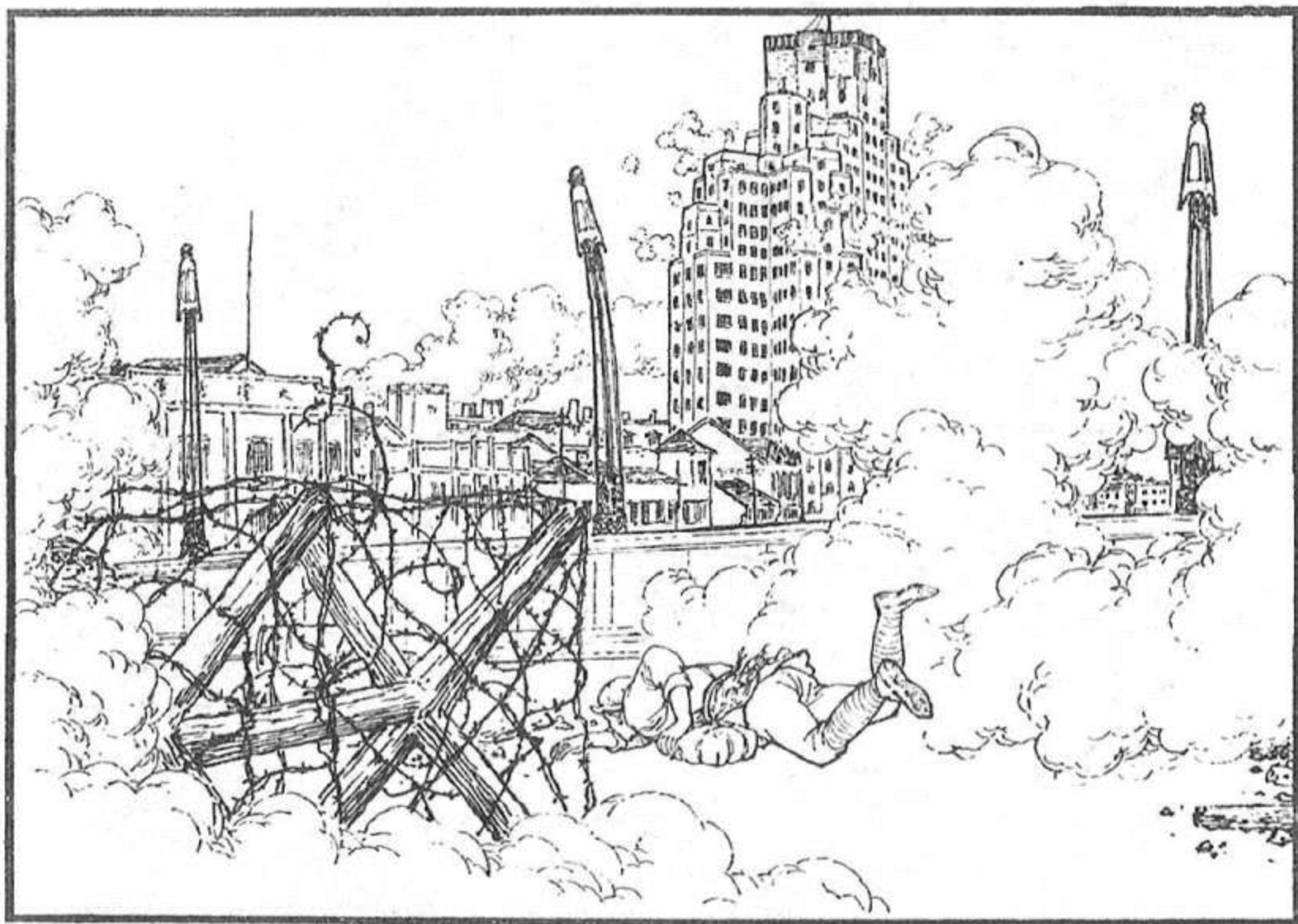




(134) 手榴弹摔光了，他慢慢立起来，拿着炸药包，向前冲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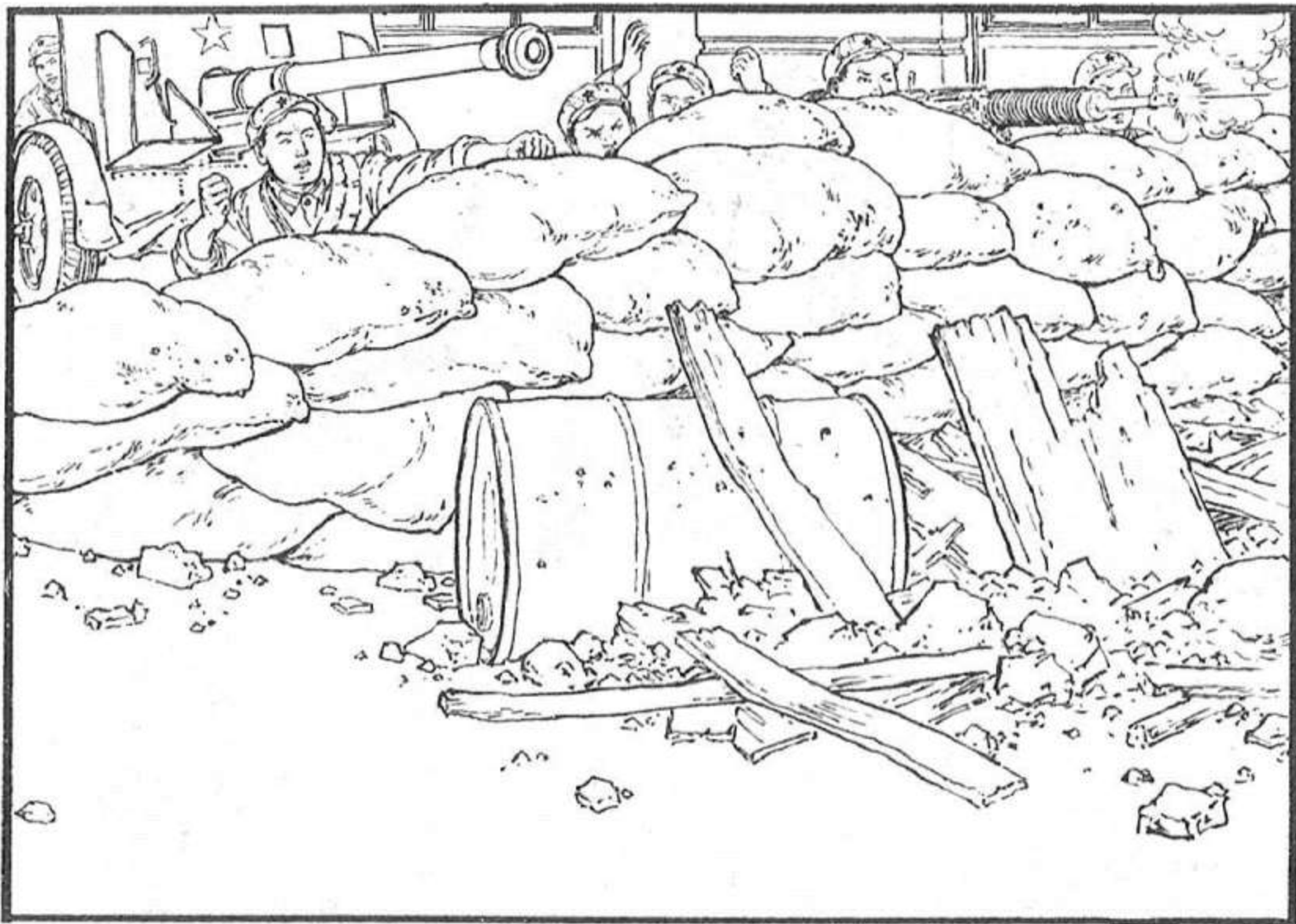
(135) 眼看再前进七、八步，就到敌人碉堡。敌人的火力打得更加猛烈，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，浓烟把他裹住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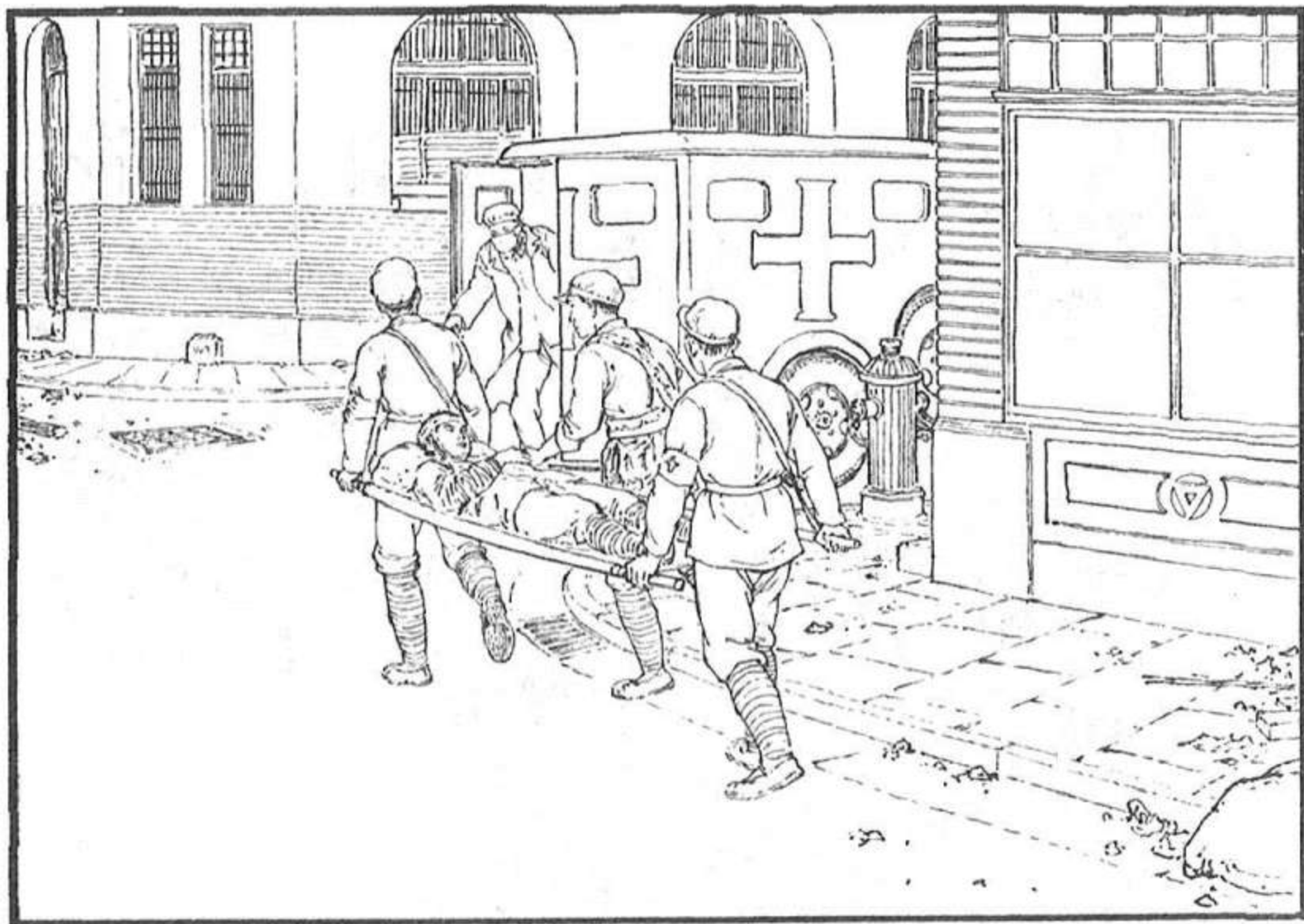
(136) 正在紧急关头，忽然一梭子机枪子弹从百老汇大厦射来，赵强中了数弹，一翻身倒了下来。



(137) 不一会，他猛地跃起，曲线前进，在桥头石柱旁又卧下，一会又跃起，直跃至桥中央才踉踉跄跄地倒下，再也不动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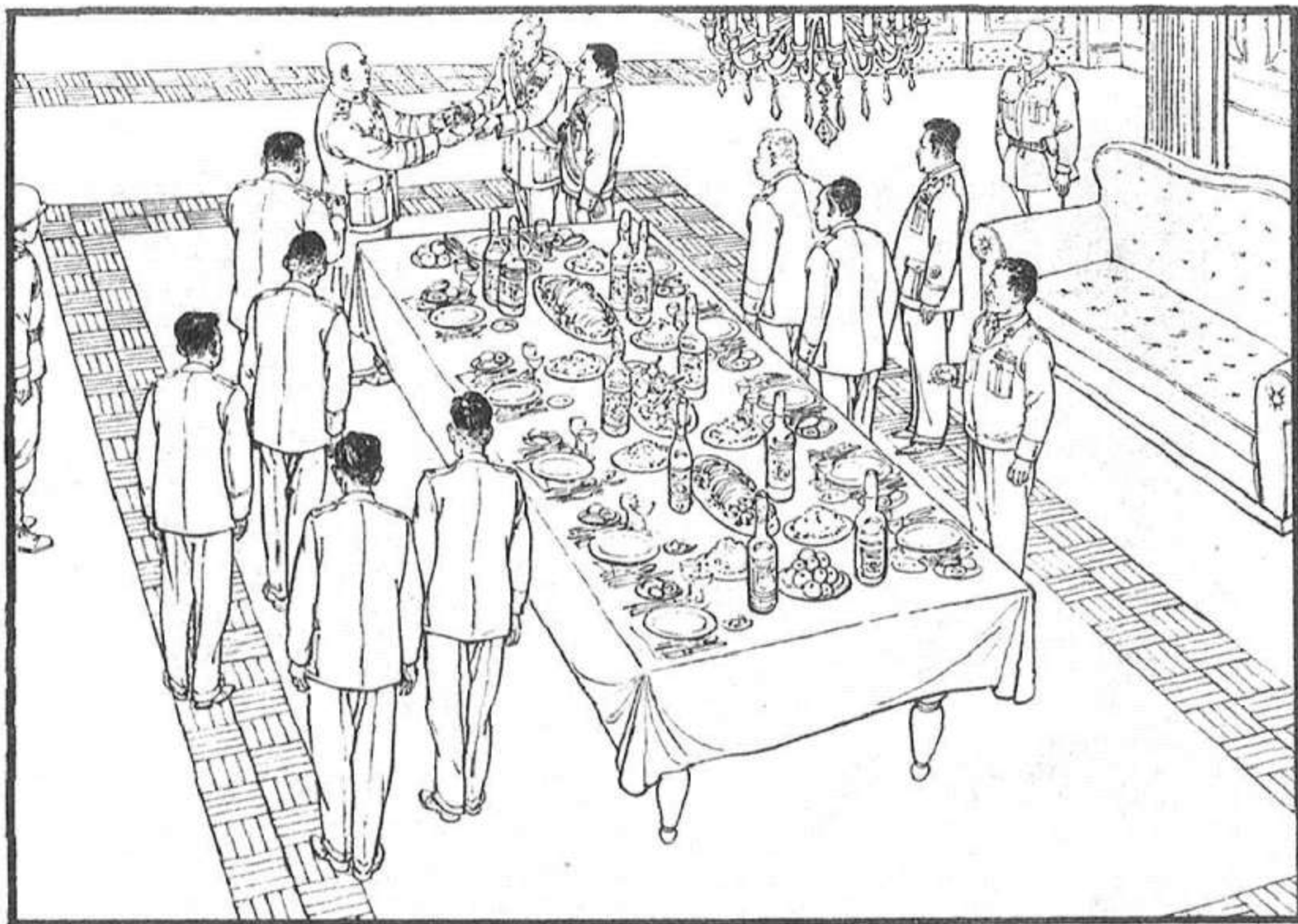
(138) 桥南，战士们的心往下一沉，小罗满面泪水，跳出工事去抢救班长。



(139) 敌人密集的机枪子弹截住了小罗。他想尽办法终于把负伤的班长抢救回来。立即用救护车送军医院急救。这时，三连突然接到了停止攻击的命令。



(140)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，党委会决定停止突击，另派一部份兵力绕过苏州河以北，打击敌军侧背；同时责成军副政委会同上海地下党即刻组织对敌工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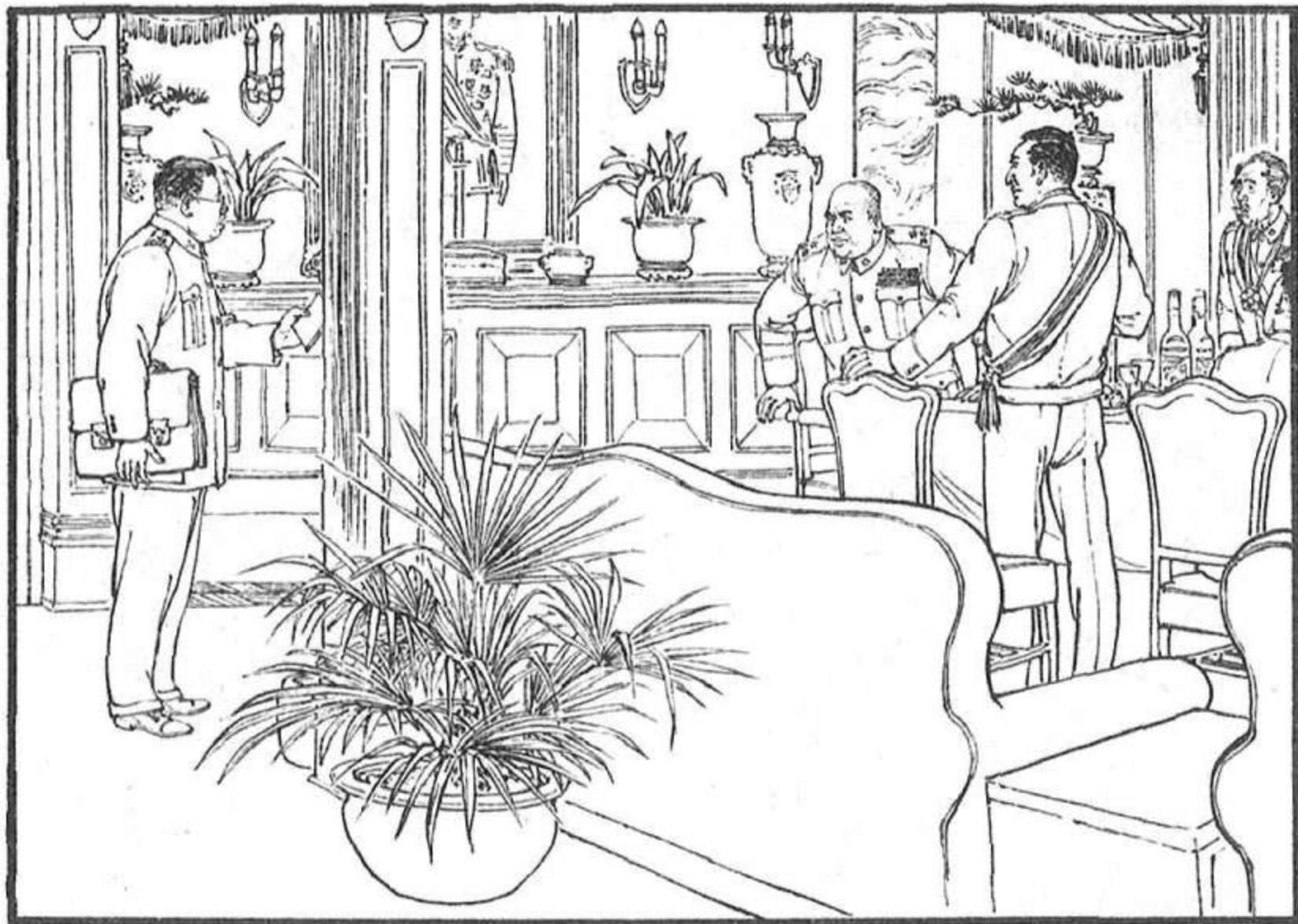


(141) 这时，汤恩伯正在设宴“庆功”。他拿出两包金条，每包三百两分给刘义和邵庄，郑重地说：“两位防守苏州河有功，这是总裁的奖赏，待战后晋升两位官职……”邵庄十分感恩，刘义只是微微点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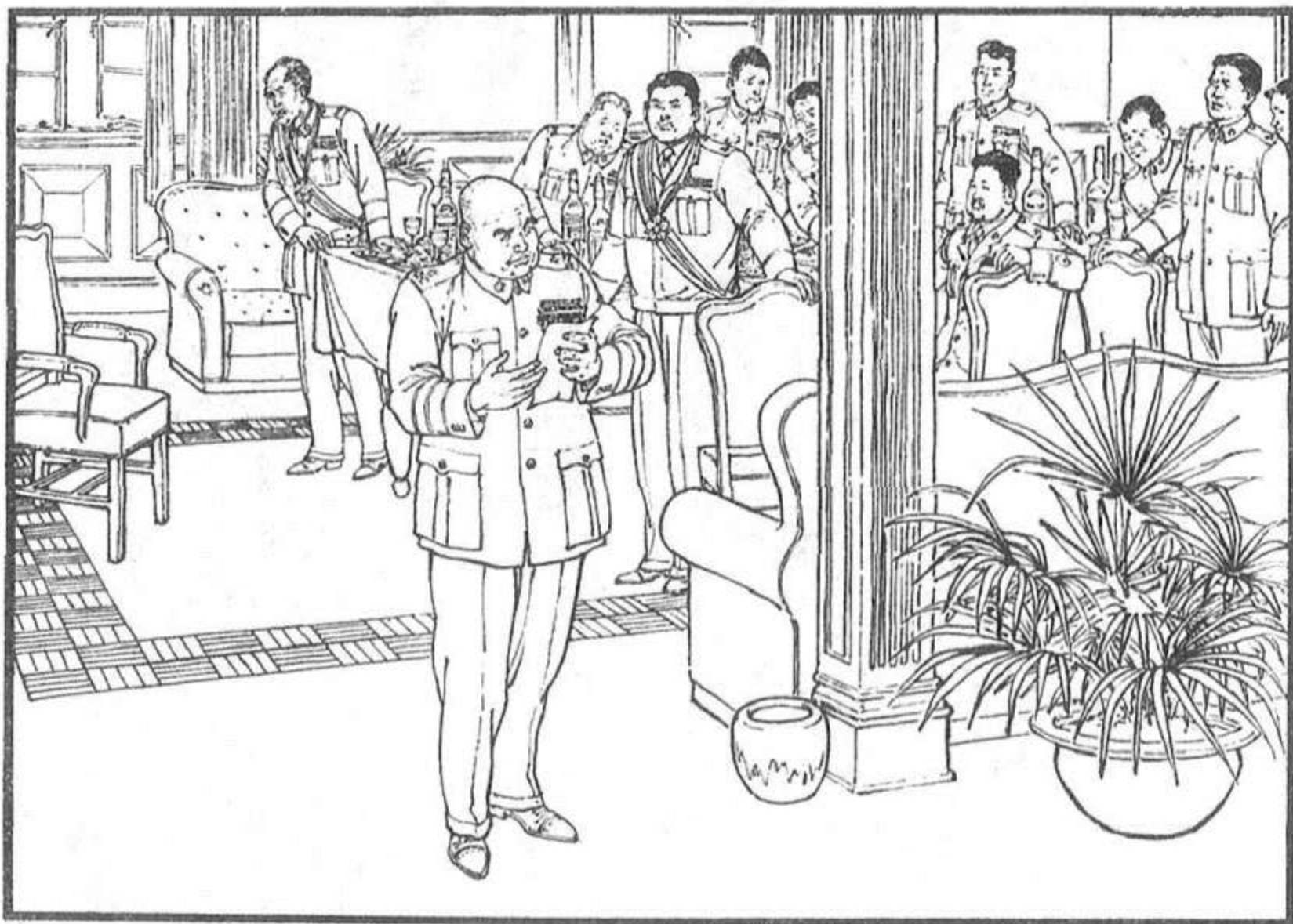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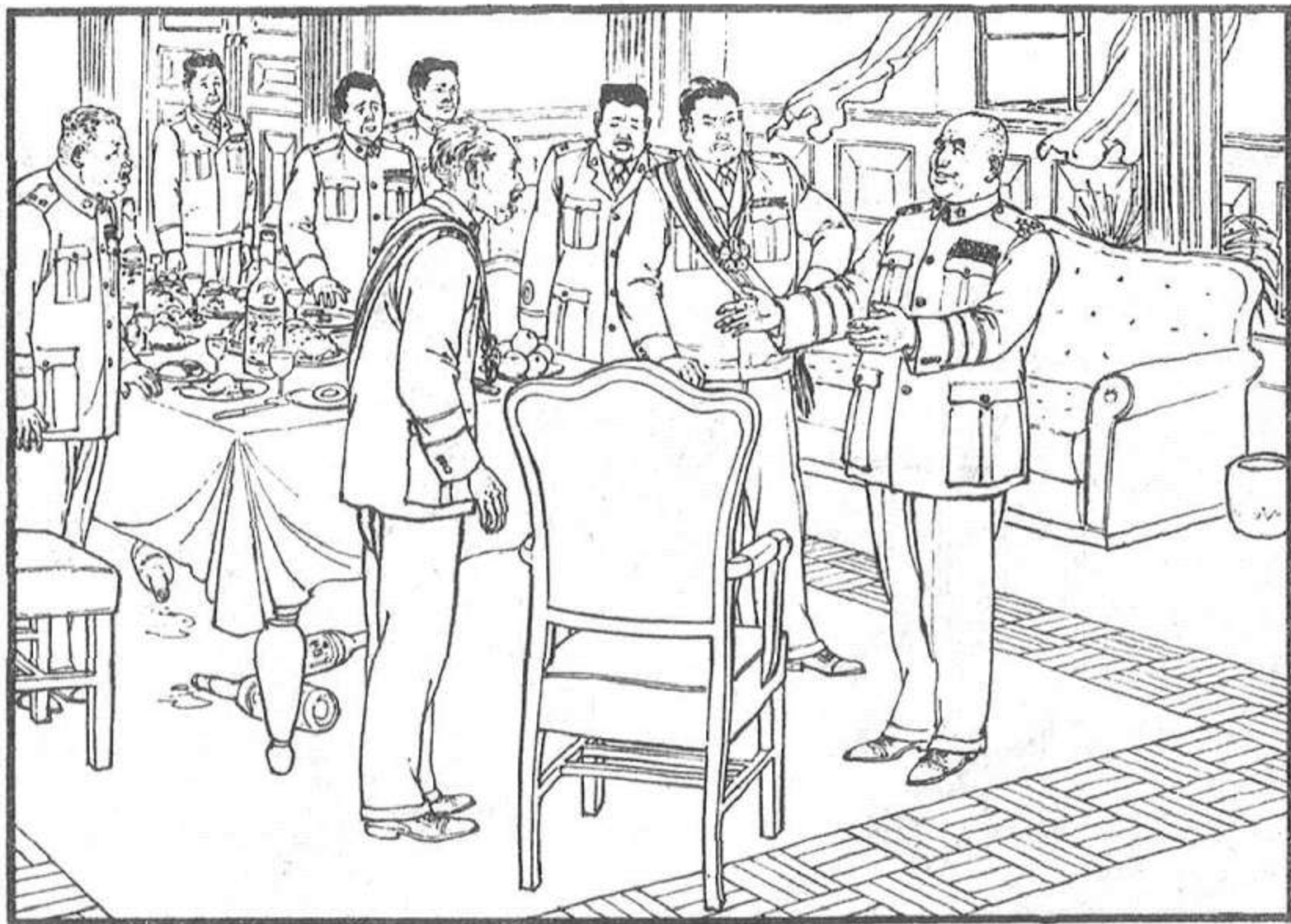
(142) 在宴会上，邵庄受宠若狂，举起酒杯说：“钧座，我看趁共军受挫之机，反过苏州河……”汤恩伯说：“只要你俩守住它，它就会变成世界大战的导火线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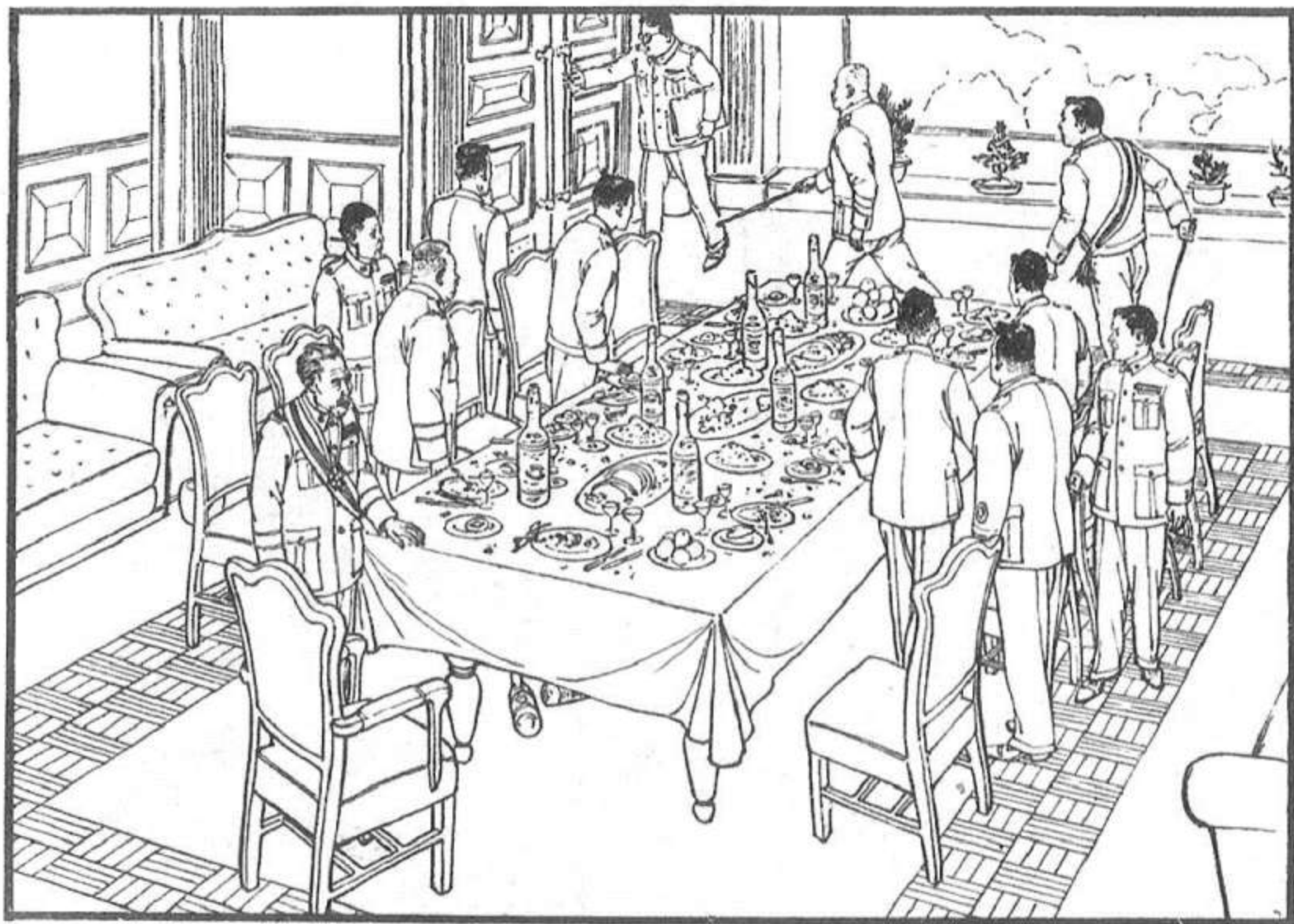
(143) 忽然，汤恩伯的亲信神色惊慌地走进来，一看到刘义和邵庄在座，吞吞吐吐的说道：“钧座，总裁来的密电！”



(144) 汤恩伯接过纸条一看，只见上写：“吴淞吃紧，请速登船。”不觉大吃一惊，纸条差点落在地上。他用眼角瞟了下刘义和邵庄，马上似笑非笑的说：“总裁命我速去吴淞口磋商大计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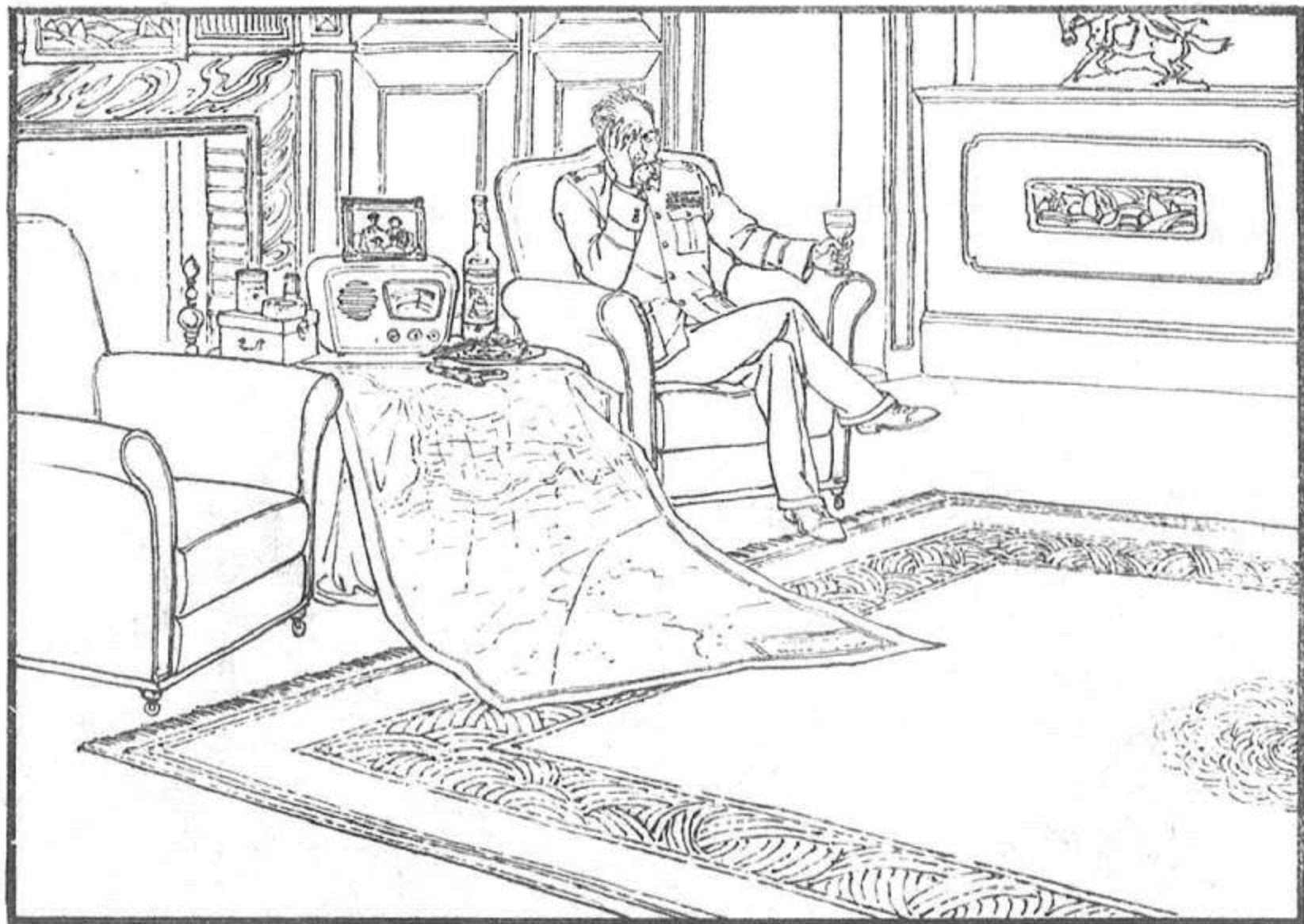
(145) 汤恩伯用颤抖的手将那张纸条放进衣袋里，走近刘义，喊道：“刘副司令！从现在起，你晋升为我的副司令官，苏州河一线，就托你来指挥啦！”刘义强打精神说：“老朽无能，承托此重任，深感万幸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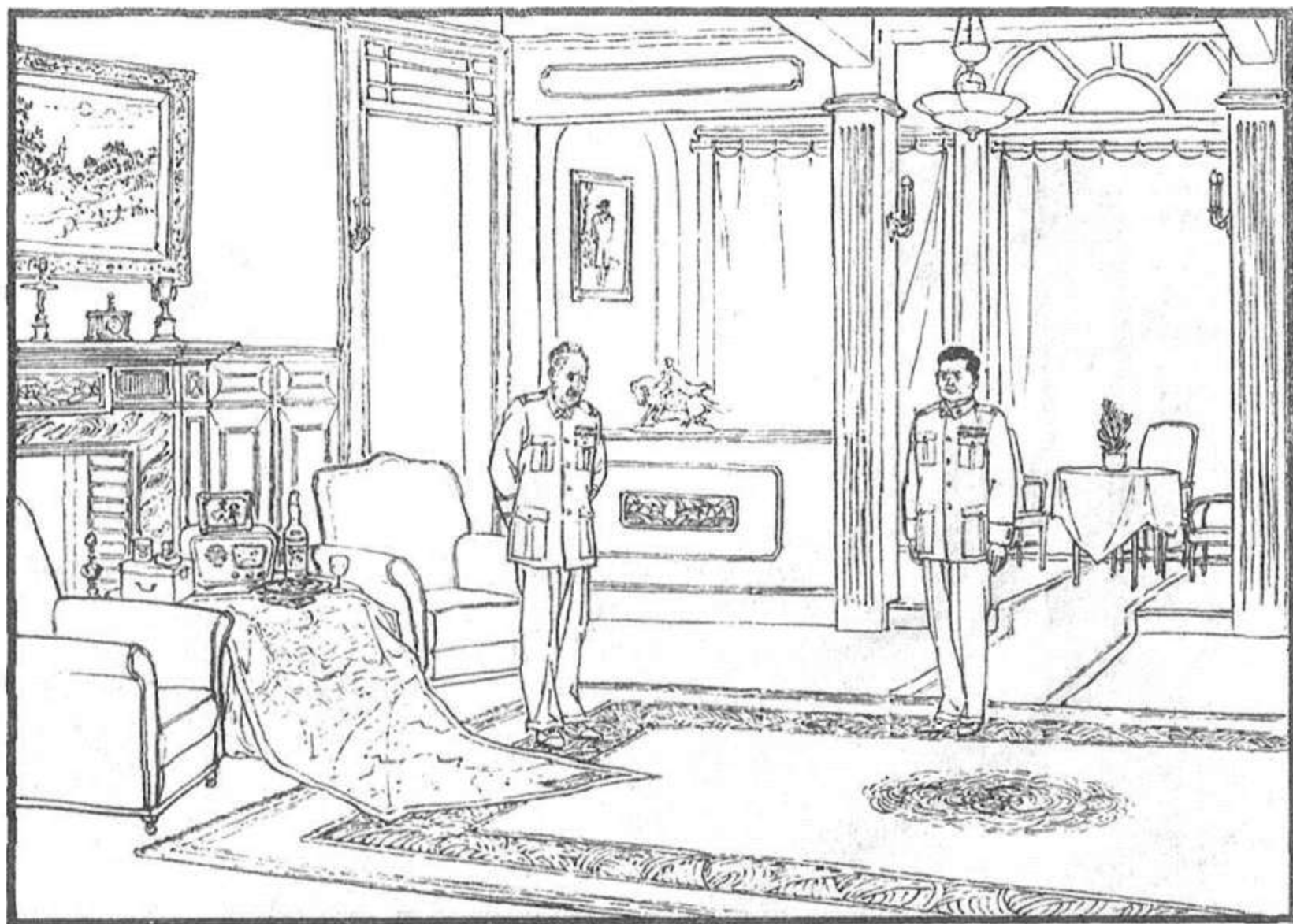
(146) 末了，汤恩伯说：“刘老将军多多保重！”刘义知道他要溜走了，忙答道：“敬祝汤座一路顺风！”汤恩伯向众将官说声再会，抬脚就走。邵庄随后跟了出去。



(147) 等汤恩伯和邵庄一走，刘义就回头对副官说：“司令部马上给我转移；那里是紧闭我的笼子。”各将官看看苗头不对，匆匆夺门而出，自打主意，应付局面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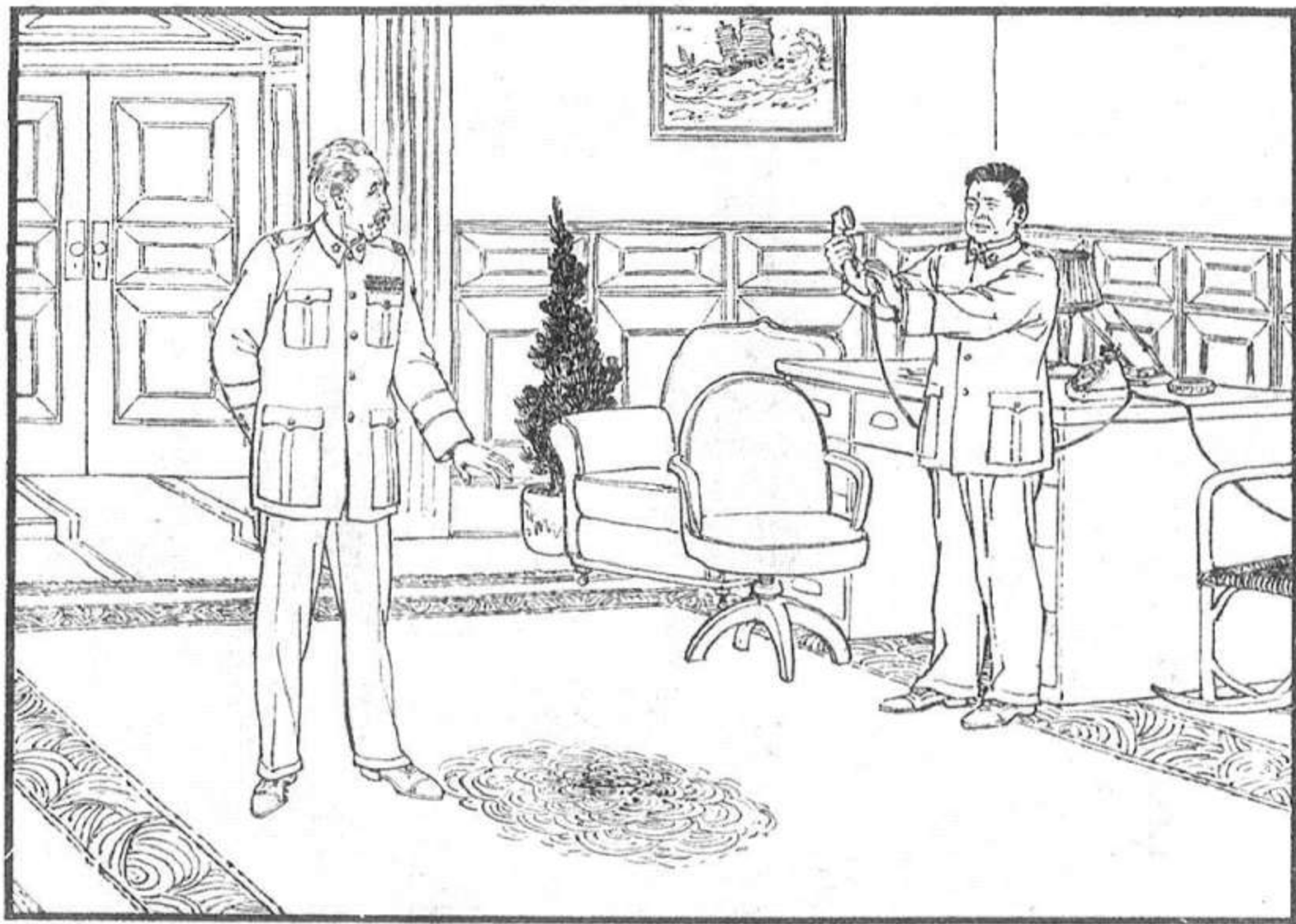


(148) 刘义自从当了空头副司令后，自知身处绝境，进退无路。回想过去，“江西五次围剿”，“曲线救国”，“制造无人区”，“重点进攻山东”……都有自己一份，自己的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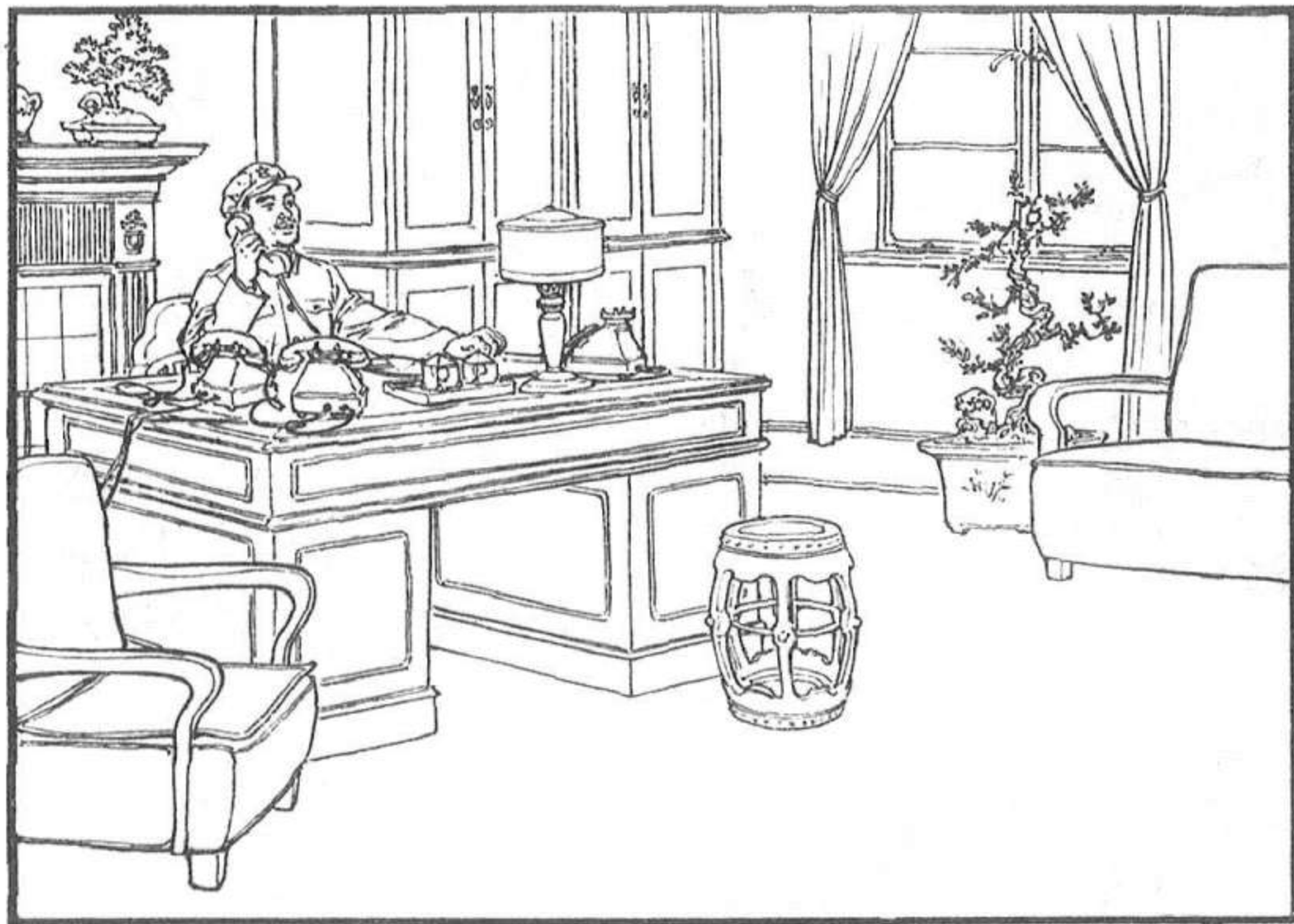


(149) 刘义叹口气, 自言自语道: “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, 落得个替死鬼的下场。”副官试探着问: “当前大势已去, 该想想别的办法啊! 高树勋的道路, 副司令考虑过没有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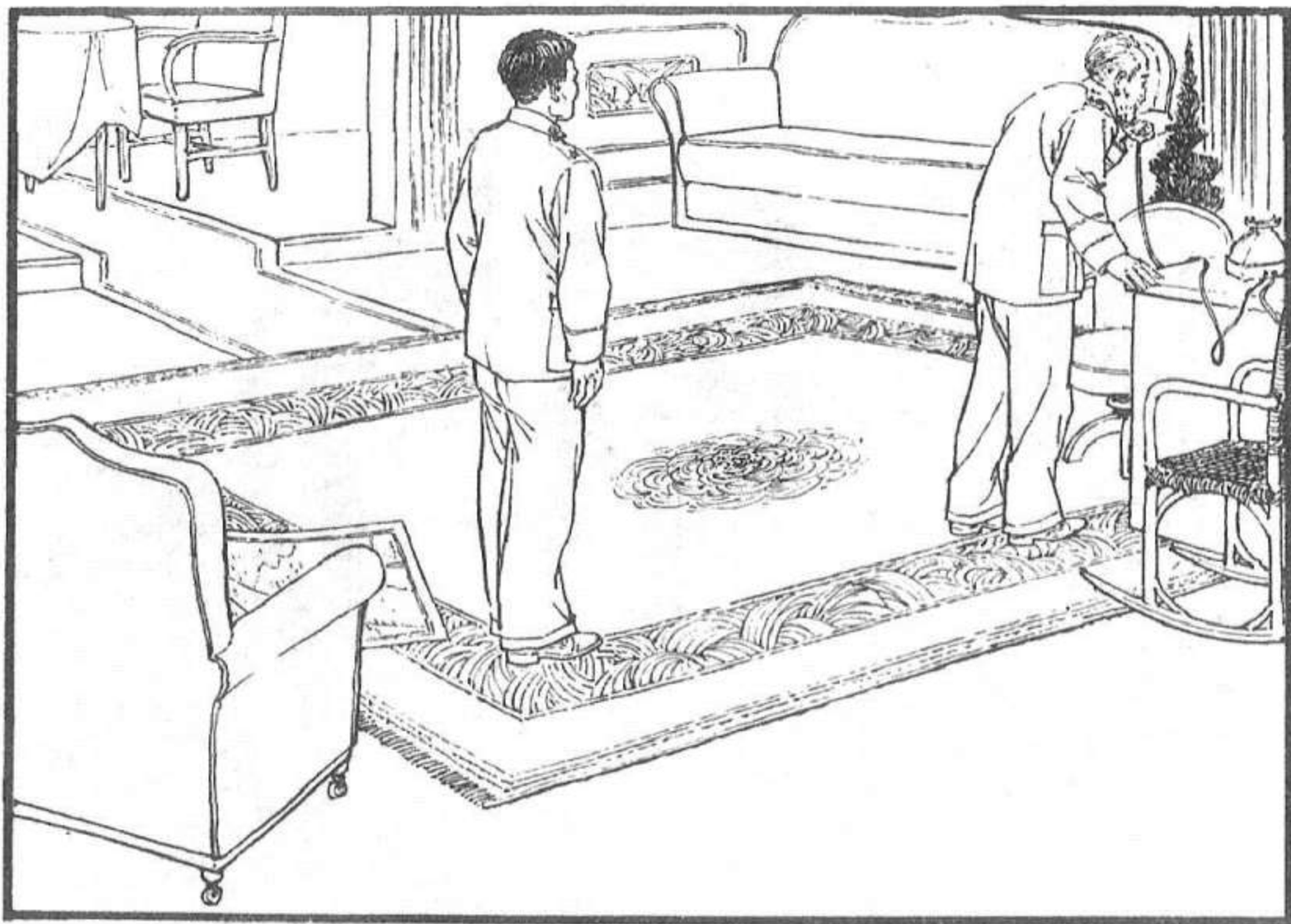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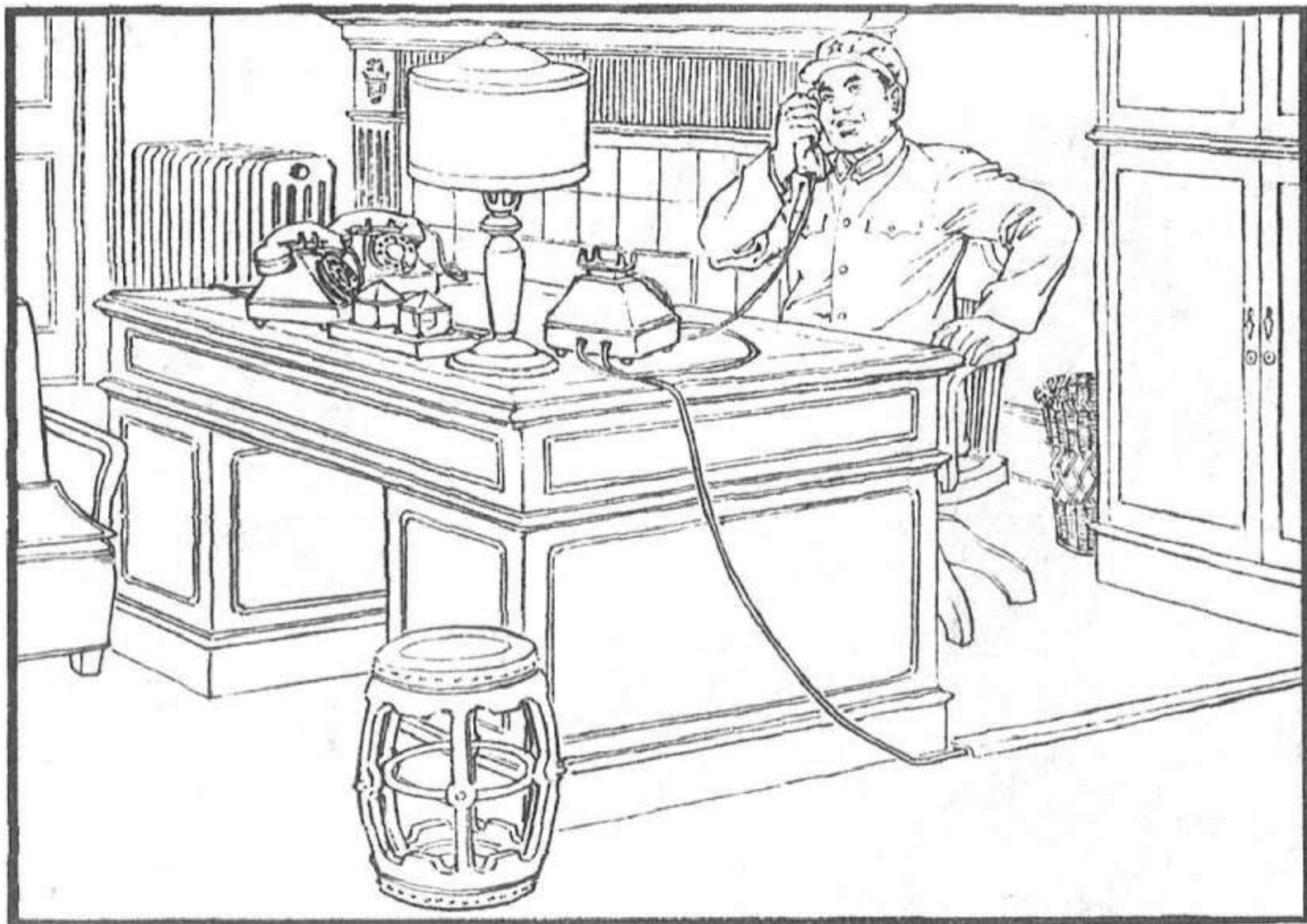
(150) 正在这时,忽然桌上的电话响了。两人都为之一怔,呆了好一会,刘义才从副官手里接过话筒,报上姓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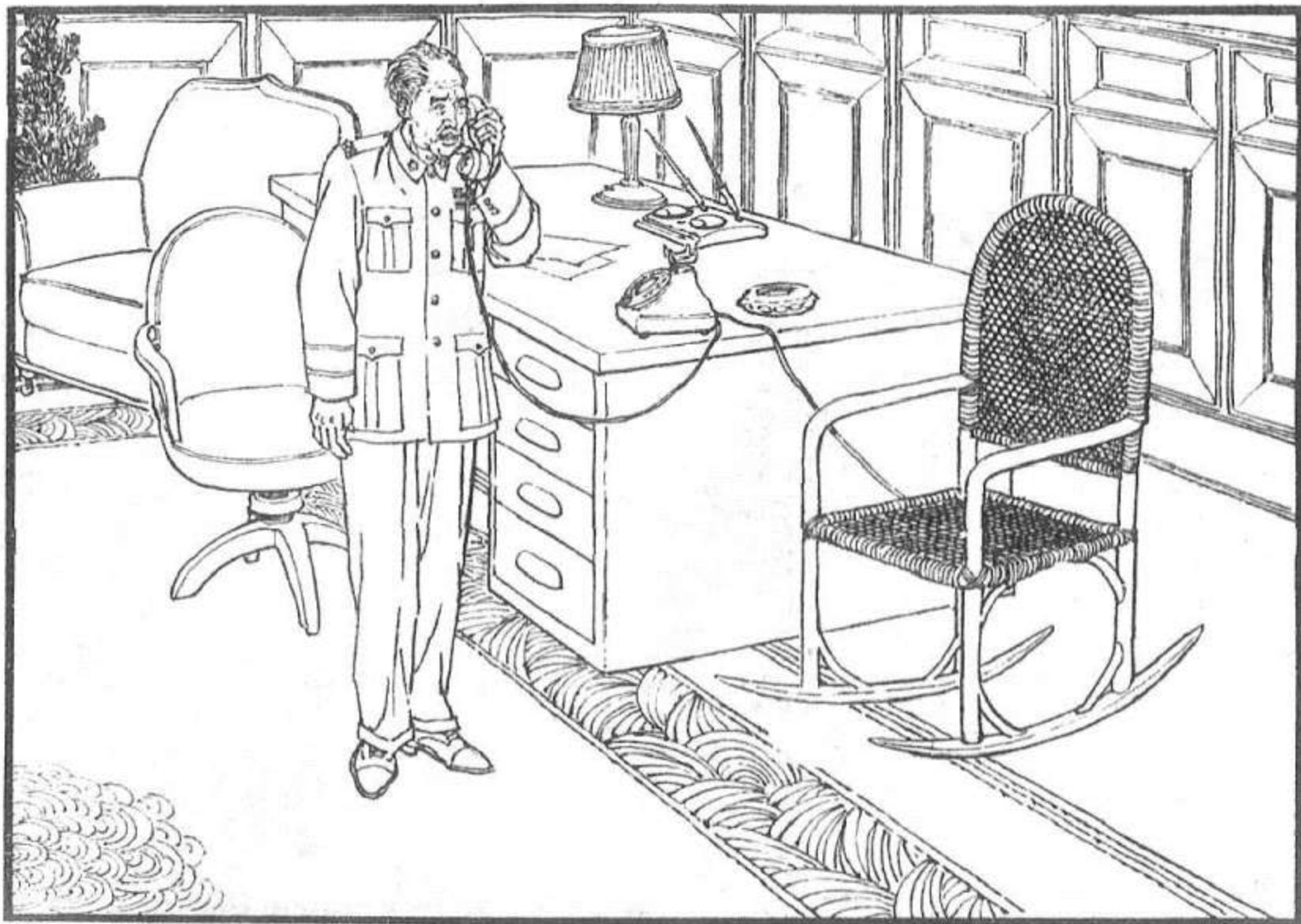
(151) 电话是我军军部打来的。军长对着话筒大声说：“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，现在有两条路任你选择，顽抗到底，其下场你也清楚；想求一生路，那就马上放下武器，我们的政策是宽大的。”



(152) 刘义声音颤抖地回答：“是！是！贵军宽大为怀已扬名天下，不过……”他说不下去了，无力地依在桌子上，回头看了看呆立在身旁的副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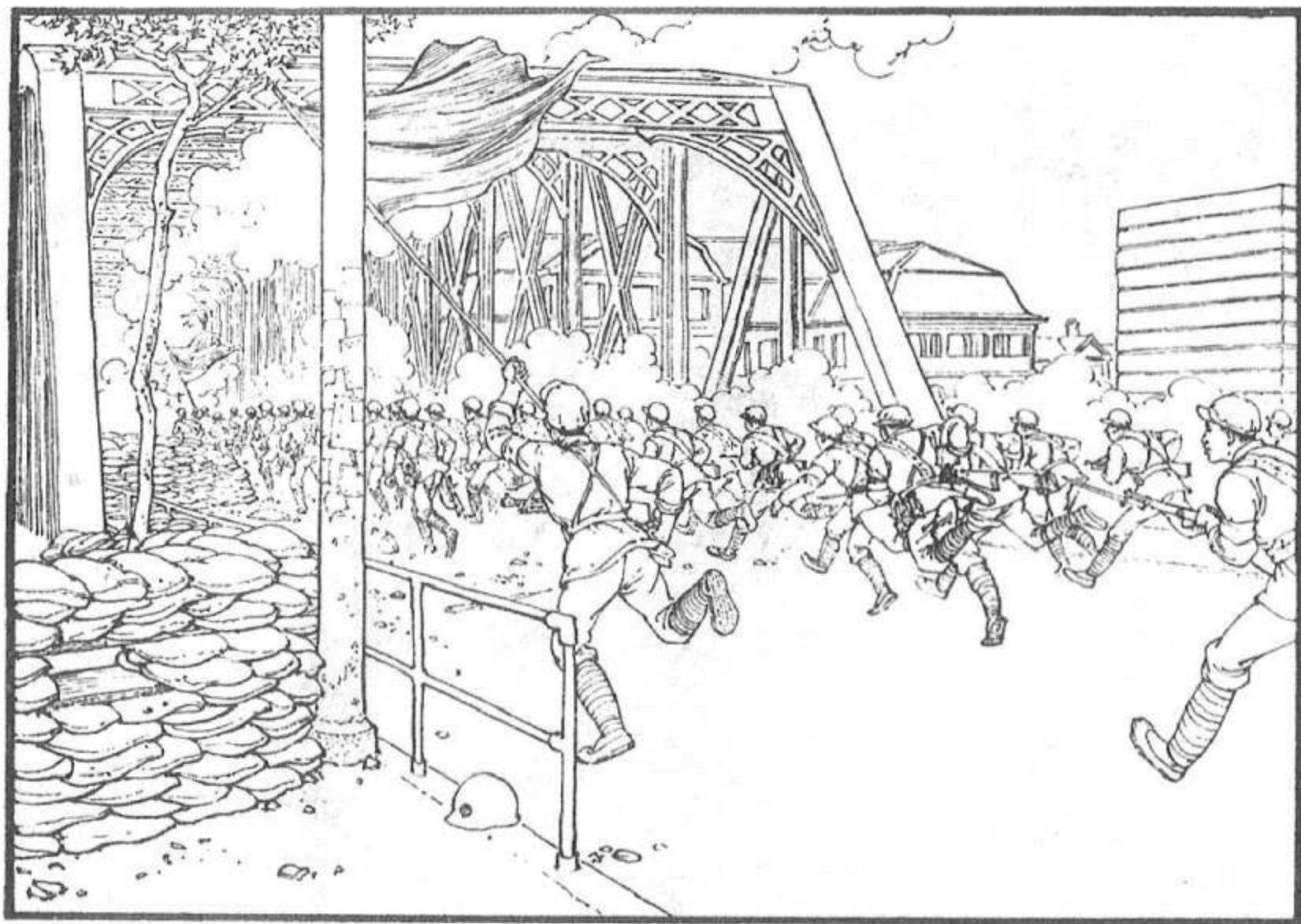
(153) 军长继续说下去：“我们了解你的过去，也知道你今天的处境，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，在市里没发一炮就是铁证，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安全出一把力，可以将功赎罪，不咎既往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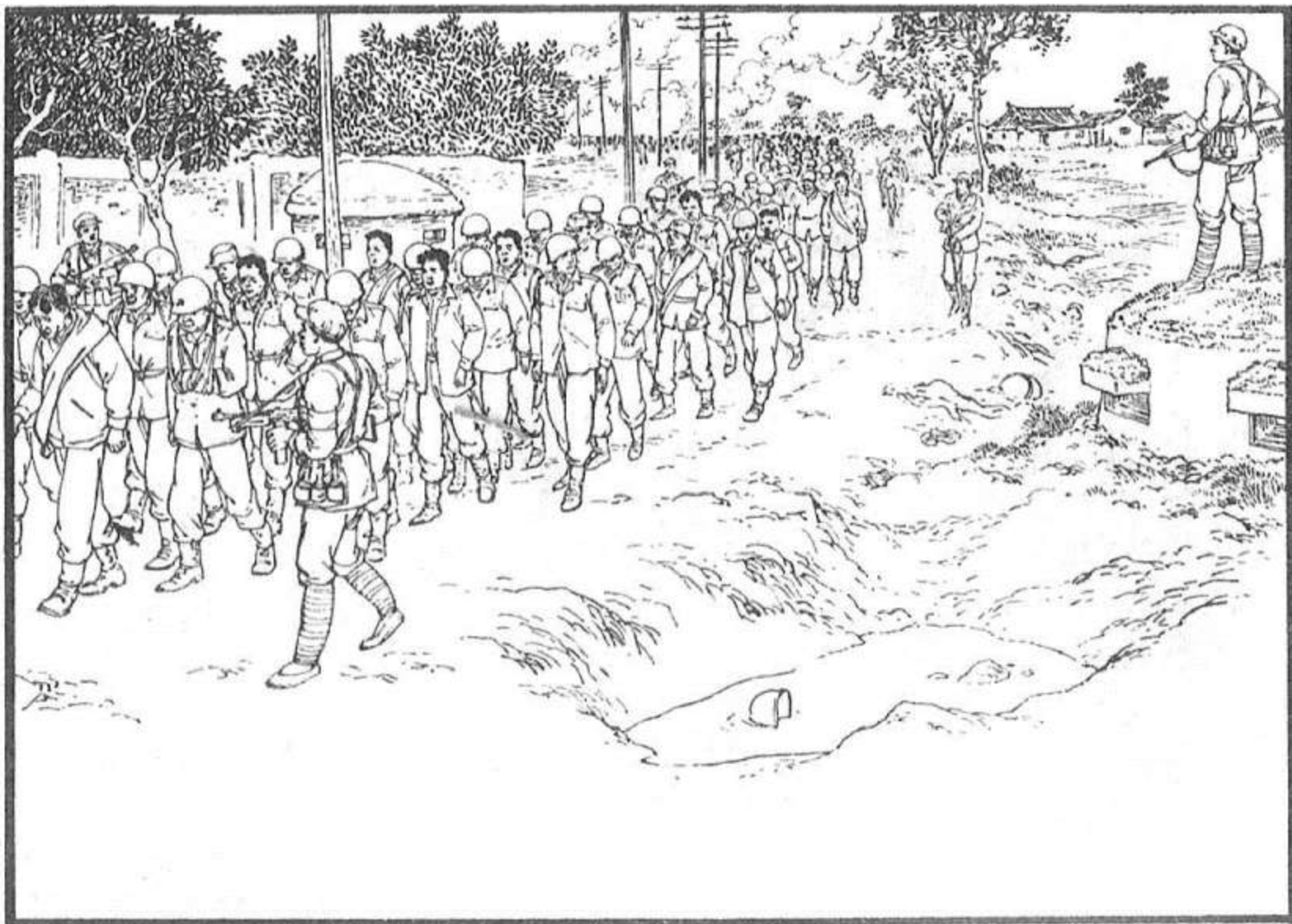
(154) 刘义低声答道：“容兄弟三思……”军长对刘义愿意投诚表示欢迎，约他在晚上过河一次，正式谈判。刘义连声答应。



(155) 第二天上午，刘义宣布投诚，军队在指定地点集中。苏州河北岸的碉堡上、坦克上、大楼的各窗口挂起了用白纸、手绢、被单等做成的白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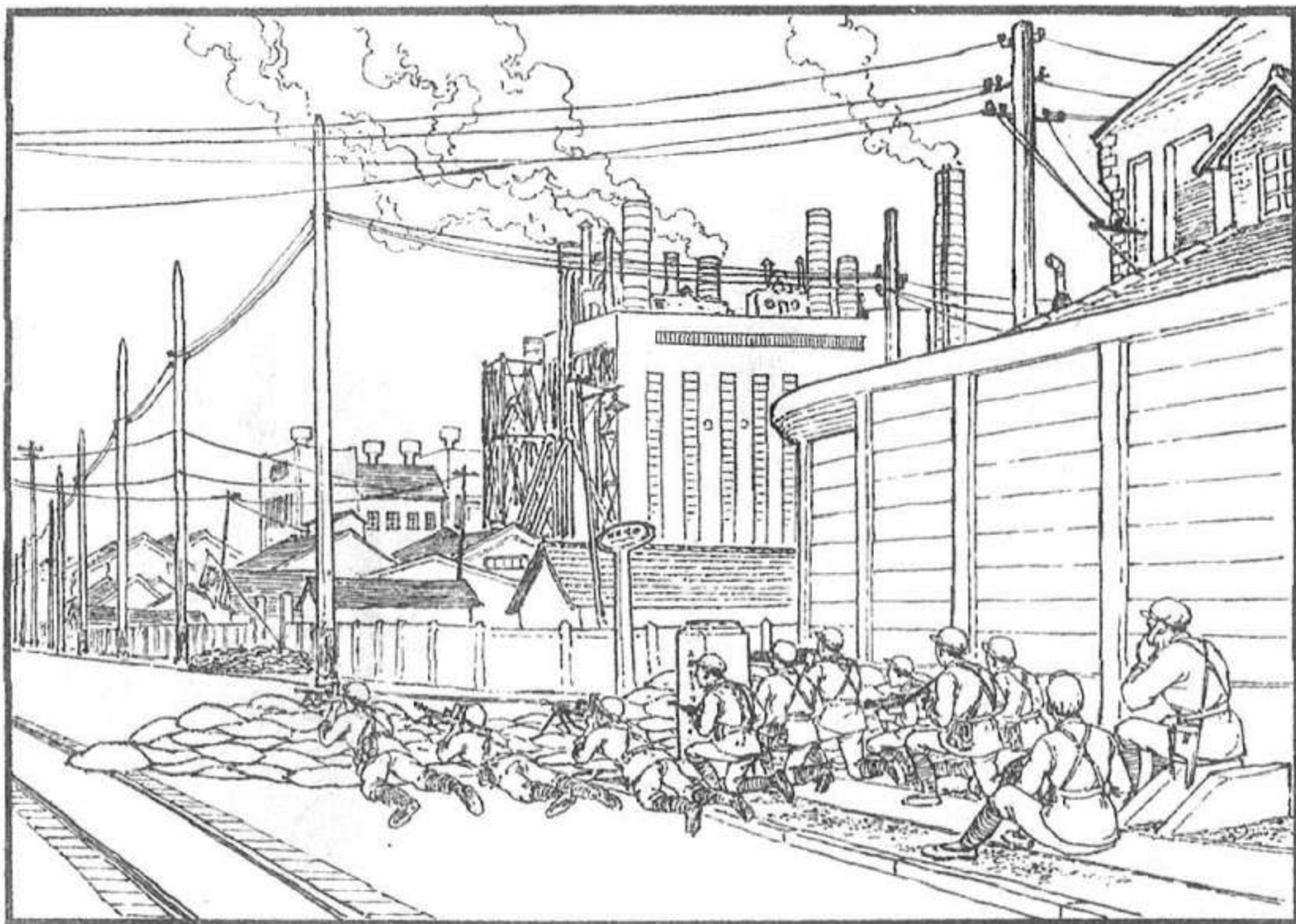


(156) 解放大军跨过苏州河，分路追歼国民党残匪。



(157) 邵庄得讯逃跑了。其他拒不投降的国民党残敌被我军打得乱跑乱窜，枪枝、弹药和军装扔得到处都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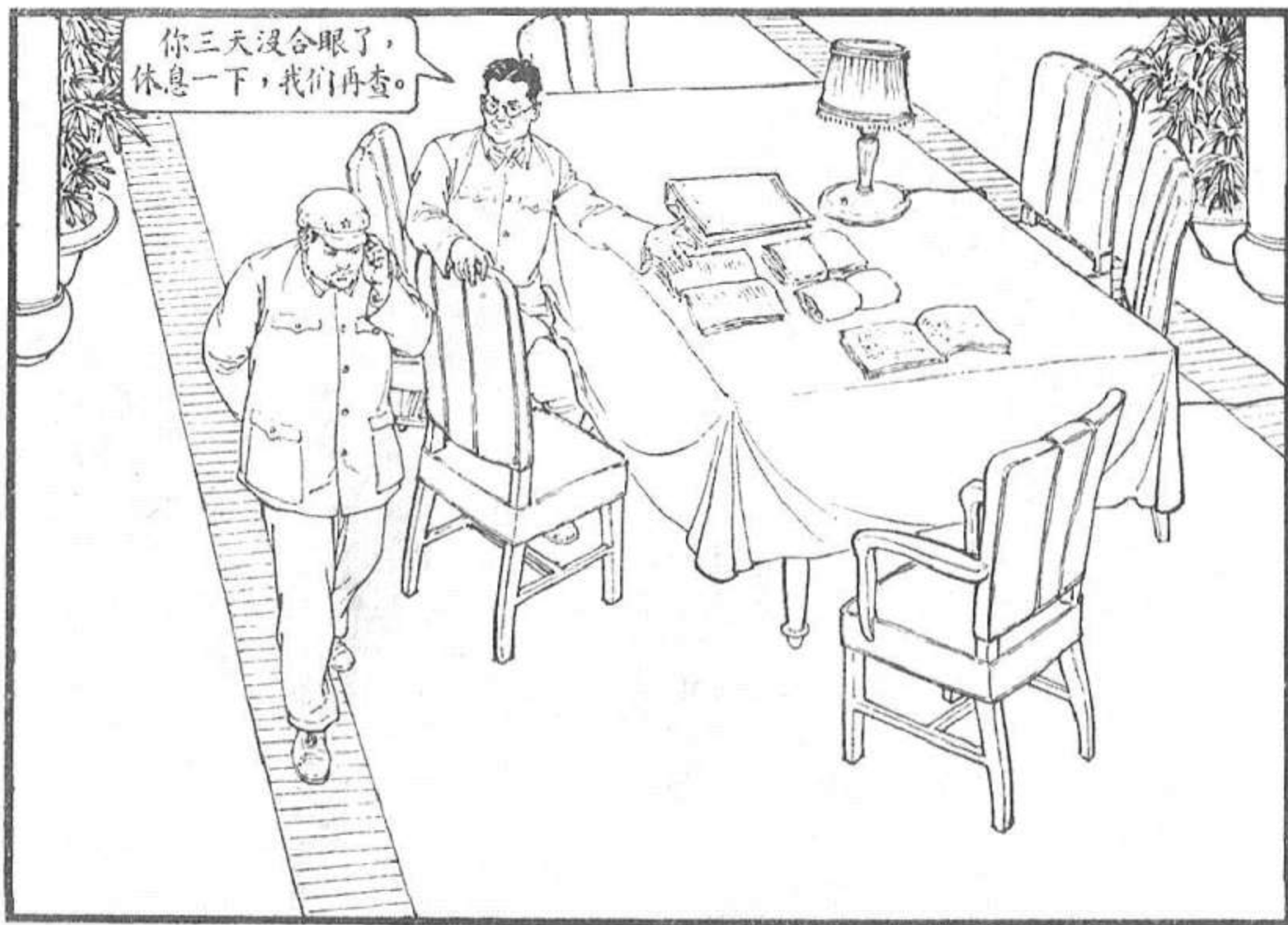




(158) 外围战已全部结束。市区只剩下东北角杨树浦地区，敌人青年军据守发电厂和自来水厂，尚未放下武器。猛虎班的战士们和兄弟部队，将守敌包围起来。一面向上级请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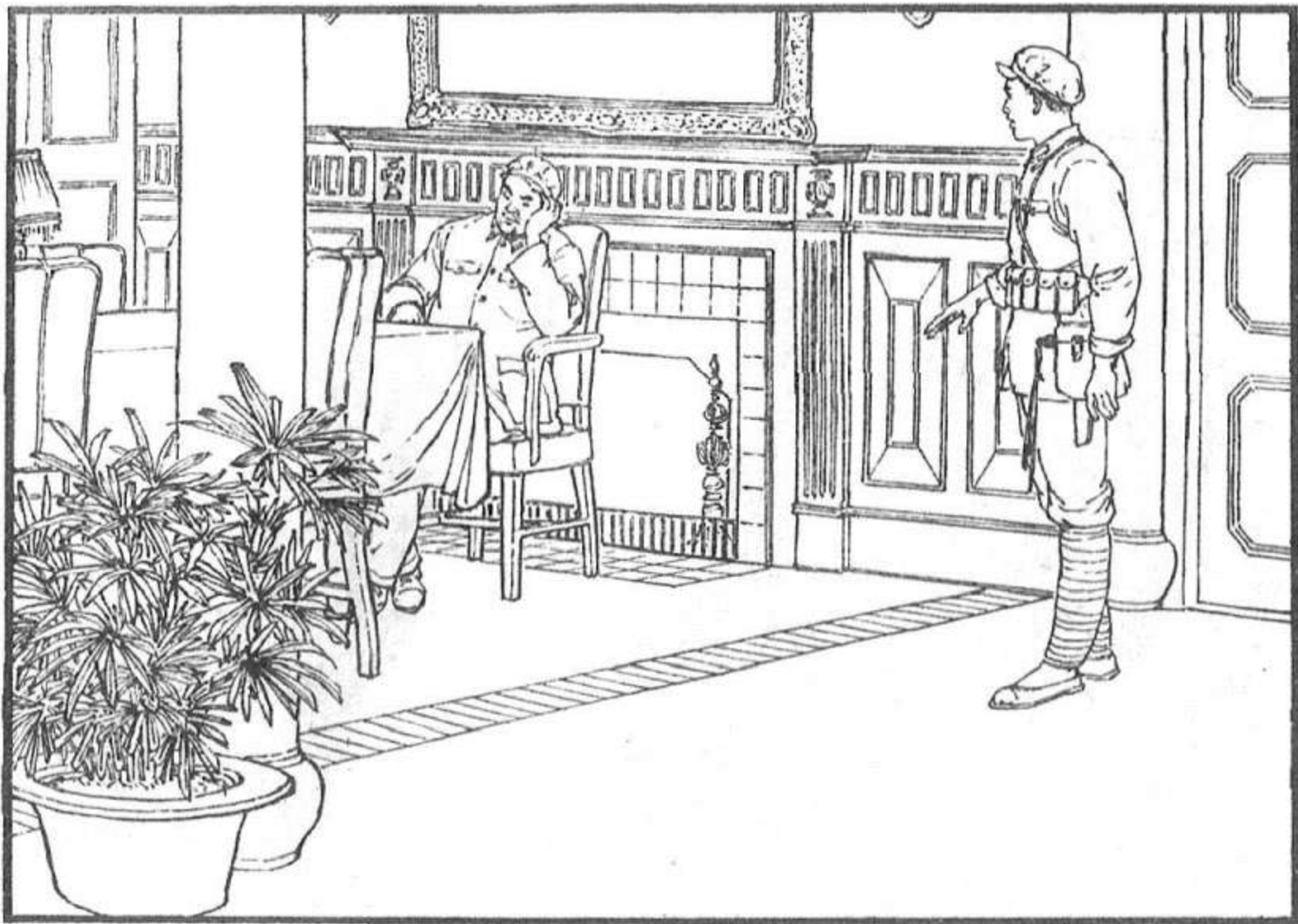
(159) 为了避免造成损失,军长和副政委研究之后,决定不使用武力,设法找关系,用政治攻势。但是查了半天,没查出线索。



(160) 军长两眼红肿，摇摇晃晃的在屋子里来回走动，思索着。副政委怕他支持不住，一再催促他去休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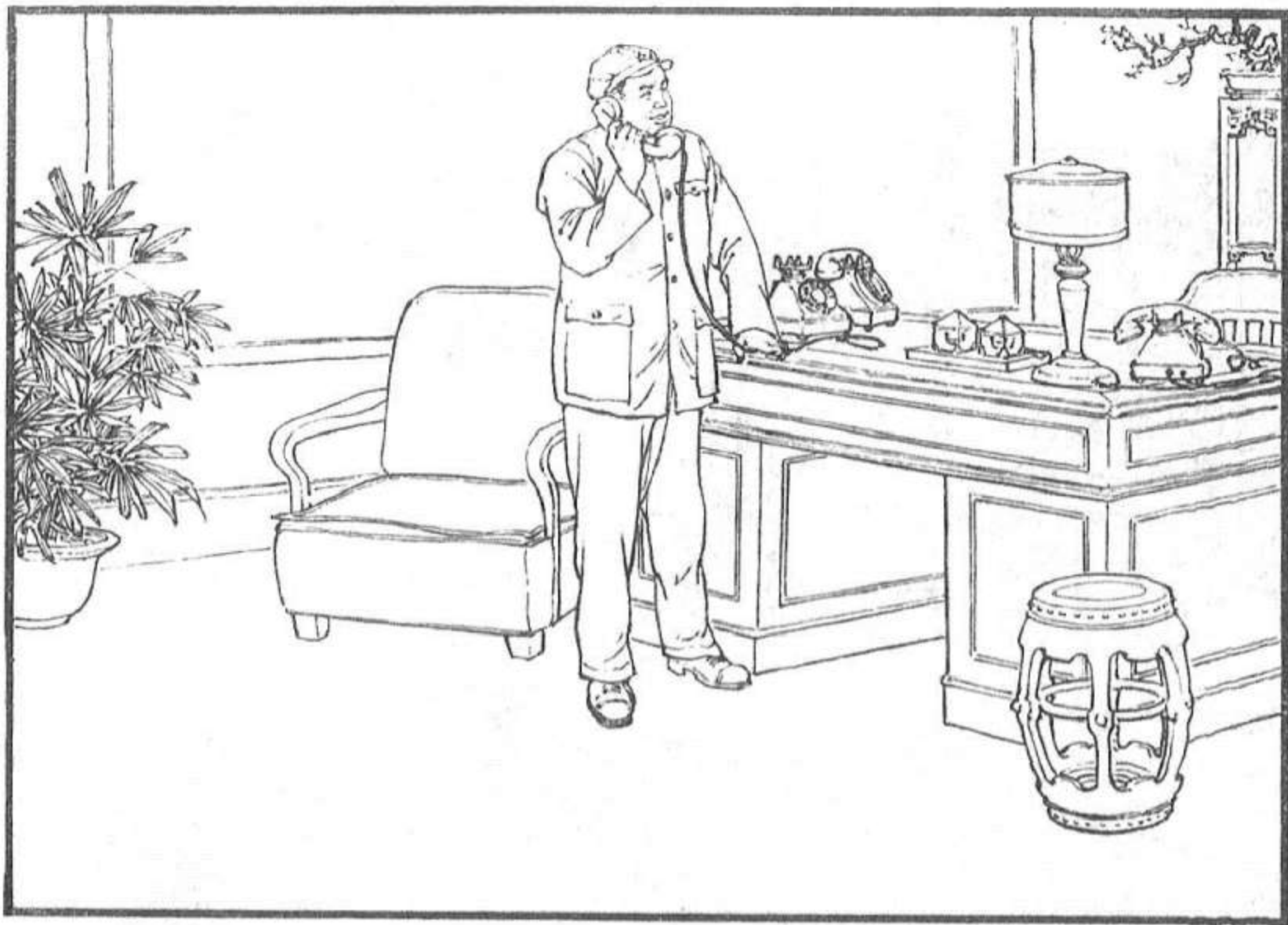
(161) 军长被副政委催促不过，才坐了下来，靠在椅子上。谁知只一靠，就迷糊过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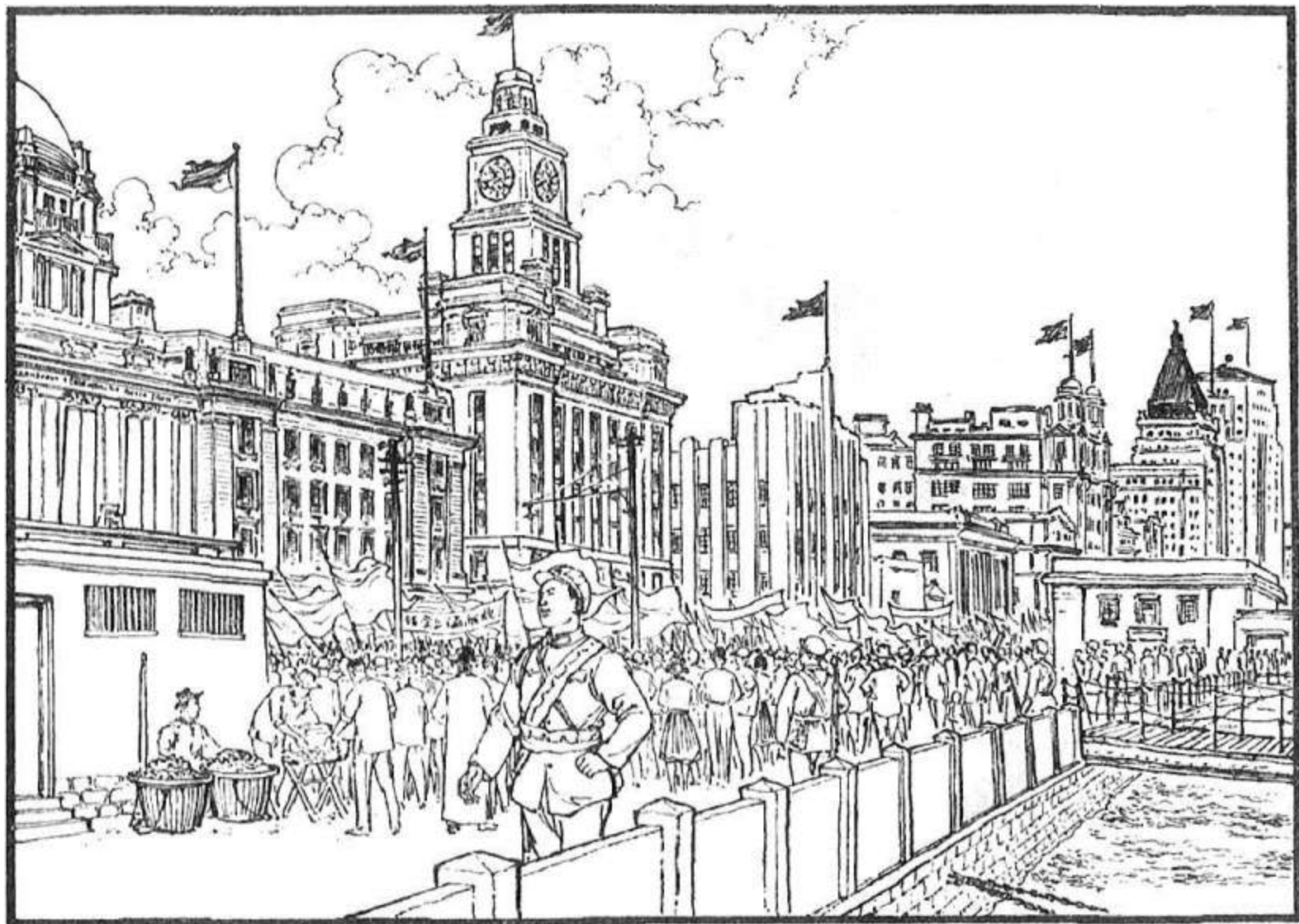
(162) 军长刚闭上眼睛，警卫员却进来报告：“野战军司令员来电话。”



(163) 蒙蒙眈眈中他听到“野战军司令员”，猛睁开眼，霍地站了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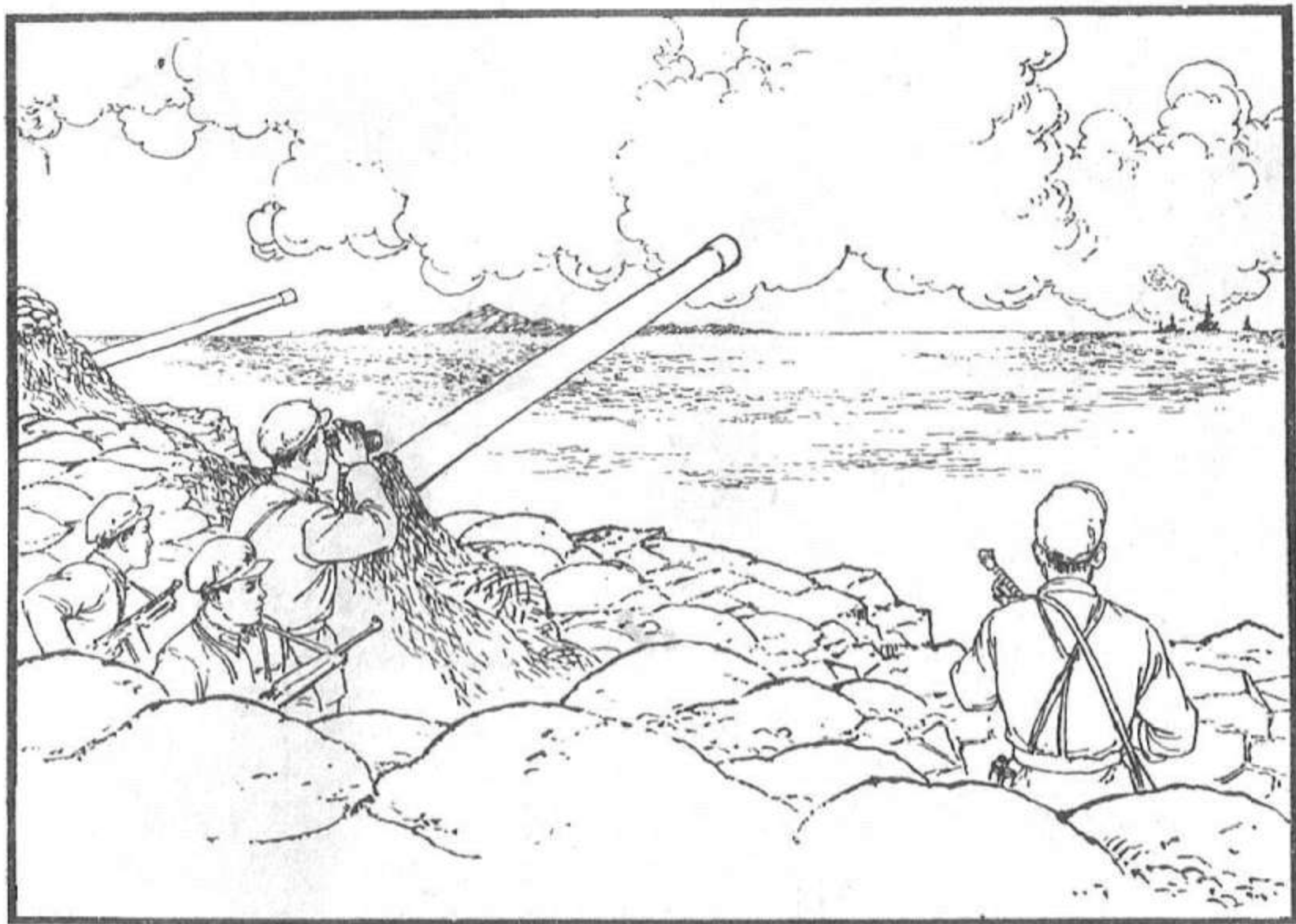


(164) 他急忙抓起话筒，只听得司令员洪亮的声音，他问明了战斗情况，并且指示了一条线索，劝说敌人投诚。



(165) 敌人为大势所迫，只得投降。经过三昼夜的市区战斗，上海全部解放了。这天，小罗请个假，去探望在医院养伤的赵强。他望望高楼大厦，心里在说：“告诉班长，上海在党的爱护下，完整的回到了人民手中。”





(166) 这时候，停泊在吴淞口外的美帝国主义军舰，悄悄地向着茫茫的大海溜跑了。守卫在吴淞炮台的战士们，调转炮口冲向海外，时刻准备着打击敌人。

本电子书由清风掠墙制作，  
版权归原出版社所有，仅供连  
友在连盟网上交流欣赏，任何  
网站不得随意转载，违者必受  
谴责。

## 战 上 海

---

原著 群 力

---

改编 林 凯 新

---

绘画 罗 盘

---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上海绍兴路五号

---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---
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---

开本787×1092 1/64 印张1 28/32

1978年10月第2版

1978年10月第8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8171·1937

定价：0.19元